

書叢家田

# 傳自者讀家田



---

版出社家田

田家讀者自傳

張 雪 岩  
劉 齡 九  
輯 編

田家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謹獻給：

關心鄉村問題的朋友們：

參加鄉建運動的同志們。

# 田家讀者自傳序言

## 序 (一)

我們這般人生的地方好，在都會裏；地位又好，在社會的上層。我們從小受過現代化的教育，二十多歲大學畢業就取得了最高的資格，從此到社會上找事幹事路路可以走通，你有大志，要做一番事業，奮鬥向前，別人當然會稱贊你「勇於赴義」；就是你沒有大志，只爲怕和人家爭競，以致退了下來，別人也會稱贊你「淡泊自甘」。我們這個地位，古代叫作「君子」，是該負有「治人」的使命的；現代喚作「智識分子」，是該負有「領導」的責任的。

我們固然佔了便宜，做事十分順當，但正因此就佔了便宜，弄得一般不動腦筋的人忘記了這是便宜事，却認爲本來該享的福分，於是他們只管伏在象牙塔裏儘量享受。如果要強迫他望一望十字街頭，就彷彿給他一個海辱似的。因此我們分

劃了「雅」和「俗」的鴻溝，「諷笑有鴻儒」是雅，「往來無白丁」是免俗。我們這般人就包辦了雅的生活。天不下雨，農民担心的是田裏的穀子快曬焦了，我們却感覺不到雨打芭蕉，減少了作詩的興趣。下雨下得大了，我們心裏怨起老天爺來，出門時腳底下泥雙擦得發亮的皮鞋又要踏髒了，卻不理會車夫和挑夫們早已溼透了衫褲，在雨濛中苦撐苦捱，一輛汽車飛駛過來時，還濺了他們滿頭滿臉的污泥。

雅和俗分列在一個世界是幾千年來的事了，雅人覺得該這樣，俗人也覺得該這樣，們也相安於無事。但時代的洪流終於襲擊到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睜眼正視，這才發見了劃界的大危險。

從前君主時代，偌大的一個國家大家承認是君主的私產。大家的眼睛永遠向上邊瞧，只要君主的地位安穩，國家的大事就已做好了一半。下邊對上邊，是該辛苦，就辛苦盡他們的「養」和「衛」的責任的；上邊對下邊，「管」固不肯放鬆，「教」就不負全責。他們的教，只想教出多少的士人，使他們將來可以幫助君主做管的工作而已；至於農工商兵，本不需他們有智識，有了智識反爾不好管。所以國民教育一件事不但無人想到，就使有人想到，也會給人痛斥為多餘的。這是時代如此，我們不必怨他們，也不必笑他們。

但是，爲了世界潮流的激盪，我們已經起來推翻了君主，我們都是中華愛國的公民了。既是公民，就當享有民權。要享民權，就應領受現代化的教育。我們再不能劃分雅和俗，我們再不能判別君子和小人，大家要站在平等的地位努力負起建國的責任。這幾句話誰不知道，誰不會說。然而幾千年來一向壓在下層的羣衆，可憐呀，他們有大才而表現不出來，有痛苦而發洩不出來，他們不知道國家和自己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們對他們說：「你們是公民呀，你們該享民權呀，你們該受教育呀！他們只會怔着，疑着，不知道應當如何答覆才好。可是敵寇是這麼的猖獗，太平洋的波濤是這麼的險惡，如果不喚起他們，同心協力，度過這重重的難關，達到安全的境界，眼看天塌下來，我們這般少數的智識分子是頂不住的了！

「必先喚起民衆」，這是我們國父的遺訓。到了抗戰的現在以及建國的將來，這更是刻不容緩的工作。然而民衆怎樣才可以喚起呢？我們不容易接近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我們。凡事說空話容易，要實際去幹，幹而發生功效，就難上加難。說到這裏，我忍不住要述一述我個人的痛心經驗。

我身上一輩子半年來不曾離開過大學教育的人，凡是到大學裏來的人們不是前朝的世家就是現代的王層，我當然看不到民衆，只想抱不高克典冊來消磨我一世的光

陰曆農曆正月初春太。我剛受五大學傳委託到青海流域一帶調查宗教。是多麼可憐。風雅事呵！想不到我假借調查了食着一些古蹟，離開了鐵路線，坐驢車赴景隆。前時聽信宿在民家，竟使我認識了真正的民間。我恍若見，一個人家只有一間屋子，在邊上開屋，這裏只有一個炕，一個灶，爐是睡墊的，灶是吃飯的，除此之外，什麼傢俱都沒有。他們享受的是這樣原始的生活，然而他們的嗜好和疾病却是現代化的。門前自己不揮氣種的雅片煙，有日本人毒化我們的白麵，又有給軍隊傳進來的梅毒！「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真是對於他們恰當不過的批評。我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國沒有亡，種先滅了！」自從抗戰之後，我又到過西部各省旅行，因為那邊的宗教事業很活躍，靠了宗教的約束還不致十分墮落。但正因宗教的力數太大了，遂使他們只知有宗教而不知有國家。我們碰到了人，問他「貴處那裏」，他只會說「我是那座廟子裏的」，他尚不知道自己在某省某縣，當然更不知道自己的籍貫是屬於中國。加以帝國主義的爪牙們潛伏在各處做分化的宣傳，更覺得危機萬狀。我看到這個情形，禁不住又嘆一口氣道：「種沒有滅，國先亡了！」如何可使國不亡，種不滅？這個嚴重的問題，在我幾次旅行之後，竟變成了心頭的癢結。我知道，這個工作是難得全體國民動員的，而我們智識分子，最該負起倡導的責任。

如何倡導，我自信看準了下手的路，就是循順了民衆的思想和興趣，給他們以精神的食糧。民衆雖然得不到什麼精神的食糧，但是他們對於它所感覺到的需要卻並不弱於我們。商舖裏的廣告畫，落在我們手裏只有隨手一扔，扔到字紙籠而已，但民衆得了它就張貼在牆壁上看幾年，欣賞一個痛快。地攤上的小唱本，我們睬都不睬，但民衆買了回去要唱了再唱，唱得一家人都熟悉了它的內容而後已。一格字一格畫的連環圖畫，略識幾個字的人看得瘋狂似的，爲它內容都是妖怪劍仙，誨盜誨淫，政府會出示禁止，可是禁的自禁，看的自看，到現在許多小販的生計還建築在和連環圖畫上；抗戰以來，新書不到，這幾本舊書已經翻得稀爛了，但他們的生意還是連續不斷。我們嘴裏講到的古人是唐堯虞舜，孔子老子，但戲劇和小說裏天天傳給民衆的歷史智識是聰明的諸葛亮，公正的包龍圖，勇敢的關老爺，滑稽的濟顛僧，以致某國教士爲在夷人區域裏傳教的方便，會造出諸葛亮是耶穌的弟弟的故事來。我們覺得倘能採用了他們固有的方式而逐漸的改換爲現代的内容，他們是肯接受的；如果能在這新穎的内容上注入了他們的趣味，而且漸漸提高他們的趣味，他們一定是更樂於接受的。於是民國二十二年長城抗戰之後，我們就在北平成立了一個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唱本，劇本，圖畫，直到近年因印刷發行的困難而

停頓，一共編出了六百多種，銷路的廣大遠出於我們的預想。凡民衆所樂意接收的，一年中可以銷到百多萬本；我們把六七年中的銷售總數計算一下竟有五萬多本。以我們微薄的力量而能有這一點成績，這很可以增加我們不少的自信力。但是我們這一點歷史只算是一個最初步的試驗，五萬萬冊，五十萬萬冊，……都在將來呢。

田家半月報是熱心社會教育的人士八年前在濟南辦的，以全體民衆爲教育的對象，以輸與民衆現代智識爲工作的目標。以最大的同情心和不懈不倦的精神爲自己工作的力量，所以得着無數民衆的切實擁護，在發行上造成極廣大的紀錄。自濟南淪陷，內遷到成都出版，又使西部的民衆得着接近的機會。編輯者張雪岩劉齡九兩先生爲要知道讀者們的處境和他們的理想是什麼，徵求他們的自傳，一年以來輯成一集，囑我做一篇序文。這是給民衆以表達意思的機會，我們看了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從不幸的環境中找出路，是怎樣的獨力艱苦支撐着事業，他們希望得到那些新舊智識，希望實現什麼樣的社會，他們對於民族國家又想如何的克盡他們的責任。

不過，能在這裏寫文章的，我可以斷言，決不是下層的民衆。他們有享受教育的機會，有看到報紙雜誌的幸運，有寫文章的魅力，有寄與報社發表的勇氣，這都

不是下層民衆所具有的。然而他們正是啓發下層民衆的最適當的導師。爲的是他們最容易和民衆接近，最懂得民衆所缺乏的是什麼。我何以在這篇序文中發了前面的一大段議論？又何以舉出我十年來所經歷的事實？我正爲想鼓起他們教育下層民衆的勇氣，爲將來建設國大工程行一回奠基的典禮。

我前在北平編輯通俗讀物的時候，大學裏的人們只有目笑存之，也有用了矜憐的態度而說道：「可惜！可惜！一個上等人會做這等事！」可是鄉村裏的小學教員對於我們就十分表同情，他們願意替我們推銷，願意替我們寫作或收集材料，甚且拿了我們的唱本劇本在鄉村裏歌唱表演。我常常覺得，中國的亡不亡，同大學沒有多大關係。而和小學的關係至爲緊密，這就因爲他們是接近民衆的智識分子，只有靠了他們的力量才可以真正喚起民衆。現在在這本集子裏所表現的人物，我敢作大膽的斷定，就使不是小學教師也必是接近小學教師的人，再不然，就是有做小學教師資格的人，他們一樣的可以担当這個大任。所以大家須確切的認識，在這個大時代中，所有的民衆都應當領受現代化的教育，可是政府的力量來不及，一般高等的智識分子看不到，那麼，凡是能接近民衆的智識分子，他的責任就特別重大。我們給民衆以教育，這並不是我們的慈善事業，乃是我們上對祖先下對子孫們的必須盡的

## 序

務！

不過提到鄉村中的小學教師，又使我們起了傷感的回憶。因為中國的大，小學的多，一時不能造就許多良好的小學教師，自然不免有濫竽充數的。加以交通不便，報紙不易寄遞，鄉間風氣閉塞，容易養成孤陋寡聞的習慣，以致若干的小學教師，除了認識教科書上的一個一個的方塊黑字之外什麼都不知道。有一位先生旅行到甘肅，問起一位小學教師，西安在那裏，他老實說不知道；成都在那裏，他也承認不知道；說不定他還不知道有蘭州呢。還有一個小學教師，在堂上講書，課本上有「自九一八以後」一句，他不明白「九一八」這個典故，也無處打聽問訊，然而他是有相當的聰明的，就對學生說：「書上掉了一個字了，應當是「一九一八」，記的是西歷年呢！」這種笑話是多得很的，我們聽了該持「哀矜而勿喜」的態度，替他們抱怨處境的艱難和擴充不了智識的痛苦。現在讀到田家報的，能寫自傳投寄的，都是些鄉村裏的優秀的智識分子，也是幸運的智識分子，他們應當覺得一般不幸運的同輩靠了他們的努力鼓吹而成爲同等的優秀分子。能夠這樣，小學教師個個健全，全國人民就真能負起建國的大任來了。至於如何可使每個鄉村裏都有相當的精神食糧，這事需費浩繁，必得政府當局用了國家的力量負責來幹才好。然而如何能

使政府當局認識這方面的重要，這依然要靠鄉村中的優秀分子把當地情形與其需要盡量公布，造成輿論，以促起政府的注意和實行呵。

我謹致敬禮於田家報的編輯人和這自傳的作者與讀者！我相信他們致力於喚起民衆的工作，不懈不倦的做下去，一定能從他們的手裏造成一個簇新而光明的中華民國！

顏頡剛

三十一·三·九。

## 序 二

## 序 (二)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靈，他的思想，他的感覺，不但支配他自己的生活，而且影響旁人的生活。自傳就是表現個人思想，個人感覺的一個良好工具。中國人素來不太喜歡分析自己，所以自傳這一類的著作是很少的。記得小時候念過一本浦化人的自述，述其本人幼年生活，當時極爲感動。對於此後思想和工作也不無影響。

浦化人姓浦名化人，彷彿是蘇州一帶的人，家裏很窮，無力上學，只好在一個親戚舖子裏當學徒。他除了作學徒應作的服役以外，對於中文和珠算非常認真學習。所以在二三年之內，文筆便已相當清順，且能閱讀報紙雜誌。因爲讀了不少報紙雜誌，知道一些天下大事，科學常識以後，感覺非再求上進不可。因此二三年準備工夫之後，居然考入了蘇州棧塢中學，每年都因成績優異取得免費待遇，一直到聖約翰大學畢業爲止。

浦先生的自述裏，詳細敘述其幼年艱苦奮鬥的情形，使筆力上進的人得到不少鼓勵，使有力上進而不長進的人感覺十分慚愧。作者本人本打算在中學畢業後會學的商，並且在商業學校念過半年書，在一家洋行作過三個月事，因爲受了浦化人自

述的影響，才決心升學。那時因為家境相當困難，所以考入了一個不收費、供給膳宿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在這種不要學費，供給膳宿的學校更多了。青年上進的機會自然也更多了。

### 楊開道

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序

二

## 序 三

## 序 (三)

張雪岩教授主辦田家雜誌幾年，今將其讀者自傳出版，承蒙惠示原稿，不禁引起我許多感想。

田家是以基督教的傳教精神向民間傳佈現代化的知識的刊物，抗戰以後，在各種物質條件限制之下，竟有超過一切的銷售量；這一方面證明主辦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示民間心理反應的水準與熱度。

讚田家的人怎樣寫起自傳來呢？據張教授說，係在那個刊物上登了徵稿啓事的緣故。有了啓事，經過半年之久，陸續收到六小篇幅的自傳，約十八萬言，三百六七十篇，以經費所限，刊印出來的僅有一百零四篇，文字只有刪減，沒有修飾。來源代表十六省，作者的年齡與性別，也有很好的分佈。內容方面，不管描寫的技巧如何，都是寫實的民間史料，都是鄉村社會學不可多得的寶藏。

至於田家為甚麼要發動讀者自傳呢？張教授也說：

(一) 增加大眾寫作的自信心，

(二) 引起知識分子對民眾之注意及敬信，

### (三) 爲民衆爭取在歷史上的地位。

不消說，這都是值得提倡的。也許有人以爲那是多事，因爲他們可以說：民衆在歷史上的地位只有民衆自己去爭取，用不着旁人來越俎代謀。這話也是對的，即國家主辦者暨其同工也以爲是對的。試問支持一切上層社會的消耗的，除了專事生產的大衆，尤其是農村大衆以外，還有甚麼人呢？我們在抗建過程中要求「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試就比例而論，出錢出力最多的，不特別顯然是農村大衆嗎？倘若任何人有甚麼歷史地位的話，農村大衆是最有這種資格的。這種資格並非由於怎樣排山倒海的鬥爭而來，乃是由於羔羊似的忍耐，用一滴血一滴汗，在每件布東水火庸言庸行當中扎爭而來，所謂無名英雄的便是。

不過實際有無歷史地位是一回事，是否被人承認，尤其是歷史學家的承認，另是一回事。因爲被人承認的歷史是歷史學家寫的，而且史學家要靠着史料，所以替民衆留下一些關於歷史地位的史料，乃不是越俎代謀的事。無名英雄之被人承認，是很晚近的現象。所謂「新史學」，即是除了政治檔案（更不用說要人的起居注）以外，還注意社會基層的過程與發展。而社會基層之被視爲寫作的對象，這是由於社會科學家的緣故。那麼，張教授以社會學家的資格，既創辦田家報於前，又發動

## 序 三

讀者自傳於後，豈不是關心農村社會的自然趨勢嗎？順着專業的自然趨勢，實現傳教熱的精神與魄力，其能為羣衆爭取歷史地位，必無疑義。

另一方面，一種社會貢獻的影響大小，常要靠兩個條件。一個是內在的，即主觀的自信力；一個是外在的，乃旁人對於它的欣賞。民衆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然其影響的大小，則不能不靠着民衆自信力與知識界對於他們的欣賞爲斷。自信力大者影響力大，自信力小者不易行所無事，因而影響爲之減少。然而自信力的大小除了主觀決定以外，尤要外界加以鼓舞。沒有內行的觀衆發展不了高等的演員，沒有聰明的信徒也產生不了開明的教主。我們徒知享受，而不知怎樣給生產者以獎勵；慣於喊倒采，而不慣於恰到好處的機會來個與會淋漓的同聲讚揚；這便是我們的社會比較貧乏的原因之一。我們站在人家的面前，人家怎樣反應，我們卻在那些反應當中看見我們自己的形像。同時，人家怎樣反應，也靠着我們怎樣表現；因爲自我與環境乃是互爲因果的東西。如此，作家報發動讀者自傳，以冀達到增加大衆寫作的自信心以及引起知識分子對民衆之注意與敬信的兩種目的，自然是同一事物的兩方面，也自然是十分應該的。

我們喊了鄉村建設有年，這其間自然不乏明達貞堅之士，然而客觀的檢討一番

，不免發現一個很大的毛病。這毛病是甚麼？即大部分是城市人替鄉村人說話，替鄉村人辦事。求其深入鄉村，同着鄉村人一起辦，已算鳳毛麟角，那裏還有多少真正鄉村人說了自己的話，辦了自己的事，可以被承認算作鄉建運動的主流的呢？譬如打官司，只見原告臆皇數萬言，或者頂多也只見律師代作申訴，從來見不着被告者分庭抗禮，這個官司還打的甚麼勁兒呢？

美國產生了一部農村社會學的名著，乃是湯姆士（William I. Thomas）與茲南尼奇（Florian Znaniecki）合編於一九一八，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幾年出版於紐約 Alfred A. Knopf 的歐美波蘭農夫（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書。該書兩巨册，共二三四六頁；先將波蘭農夫的冷熱問題加以客觀的研究，然後再將他們的個案加以比較的敘述。全書分四編，計：

- 一 農夫基本社會組織（頁三〇三以上）附農夫儀札（頁三〇二——三〇四）
- 二 農夫基本社會在波蘭之解組與社會政治社區之改造與劃一（頁三二七——三六六）
- 三 在美國之波蘭移民（頁一四六七——一八三〇）
- 四 農夫自傳（頁一八三——二二四六）

根據頁數的指示，自傳與儀札等直接材料，竟佔全書的二分之一以上。可是這本書

## 序 三

之所以據有農村社會學的權威地位，便是因為直接客觀的事實。

回家讀者自傳在印刷中，不會看到原稿的全豹。然據陝西，湖北省已經看到的部份，已夠珍貴的了，已是破除代農村立言者的偏見而有餘了。好在這裏寫的是序，不是在分析材料。關心的讀者還是自己去領會，去作自己的分析吧！

張雪岩教授促成這樣鉅量的材料，不但達到他所說的三項目的，而且給我們自己去欣賞，去分析，去作結論的機會，是我們一切讀者所該額手稱謝的。倘若中國農村社會學有走入正軌的一天，有可以貢獻給世界農村社會學的一天，這本自傳應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

李安宅

三十一年讀於成都小天竺

## 編者序

自古到今，寫文章，好像是白面書生的專差，高等文人的特權，出書呢，更是聞人名家的專利，老百姓不與焉。至於傳記和自傳之類的作品，就更說不到了，因為那是英雄豪傑權貴名士們的優先權利。所以即便偶有平民文學之類的作品問世，也非平民自寫，仍是弄文舞墨的名士們的恩賜。故此幾千年來，出書寫文章的事，就老為幾個人所謂天才也者的明星所包辦。

因為文章被特殊階級所壟斷，所以功德的歌頌，也都為他們或窠窠他們的優等者們所專有了。至於勞苦大眾的問題與功績，無論怎樣嚴重怎樣顯赫，也是不能入史，難以進傳的。打開幾千年的歷史看看，參加歷史推動歷史創造歷史的雖少不了平民大眾，但他們所佔的地位却是微乎其微，即偶有發現，亦不過帝王英雄們的陪襯而已。

史分正野，老百姓不論有多大本領，只能入野，不能入正，即或有之，也是附篇尾聲，不能視為正文。水滸傳雖是寫的平民人物草澤英雄，但究竟是稗官小說，會被帝王目為叛筆，文人視為怪誕，得到重視，還是較比新近的舉。不過重視這類

## 編者序

作品的摩笈文人，其注意點多在文學本身之美，少及社會現象及社會心理之時代反映。結果這種有圖平民疾苦的優美作品，最好也不過供現代紳士派文人們茶餘酒後之談天資料而已。同時，這種作品，多是潦倒文人之筆，有的因官途欠亨，致生憤喪而同情受壓迫的民衆，有的因為操行甚高，看不慣惡濁朝政及社會黑暗，以致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但又因缺乏革命勇氣，於是不得已而走了明哲保身的兩全之路，一方面不同流合污而往隱的路上退却，另一方面則假神話或小說之類替老百姓把黑暗搗破。還有一種清雅的平民文學者，就是專以鄉村風景為題目，寫些五穀豐登國泰民安的昇平歌詠文章。所以不論前者與後者，皆非民衆為自己寫照，不是假借而為發洩自己的鬱悶，就是為閒情怡趣來做鬆活的排遣。這種作品從文藝本身看，也許很成功，但由實際講，却未免失實曲解，縱有惻隱賢者，真誠替民衆說話，而且能搔着癢處，也是鳳毛麟角。

近年來雖因潮流關係，「普羅」「大眾」等的時髦口號喊的很響，出品也會雨後春筍般的上過市，但體裁內容，除了使民衆更感晦澀的洋八股和些偏見宣傳的皮毛之外，血肉筋骨，剩不下多少。當然，帶着偏見成見的摩登文人來替大眾搖旗吶喊，自會打楮不入，甚至流於投機取巧。結果，口頭在喊大眾，事實却離大眾不知

其幾十里。

除這外，還有一個客觀而堅硬的阻難。就是近來雖然文壇上對無名的平民作家有鼓勵注重之勢，但多限於報尾，真正大而系統之寫作的鼓勵，就微乎其微了！難處不在文壇巨子的不提攜獎掖，乃在書店老板們的名利關連政策。只要是名人，作品不論好壞，書店完全就買。因有名氣是「洛陽紙貴」的保障，銷路一廣，自然利市三倍，黃金萬兩。至於獎掖後進，鼓勵平民寫作，是冒險賠賬生意，發財至上主義者那能不相率裹足。可見書店對推動教育促進文化的天職，盡以利為本的。因為以利為本，所以無從牟利的平民寫作，就永無問世之希望了。書店老板的拒絕，除了無利可圖，亦有一大串其他理由，如：（一）這類作品，多不成熟，使人得不到多少教育上修養上的好處；（二）作者所受教育大半有限，經驗欠豐富，不會引起高等讀者的欣賞。不過我們要問（一）成熟的作品怎樣成熟的？是否由不成熟的長期訓練而來？其間是否經過多少人的提示，獎掖鼓勵而漸得熟練？（二）多在寫作上做功夫，是否會豐富其經驗？多得發表或出版機會，是否會鼓勵其在自修的教育上倍加努力？試問古今中外，連小學教育都未完成，或尚未進過小學之門，而終成一流作家者又何乏多例！如果這些人能享到教育的權利，其造就必然更高，成功必然更

編 者 序

大抵這人羣也必更爲深厚。有的問世太晚，有的當世埋沒，直至死後或過幾百年，方被發覺爲不朽之作，他們自己固然是費志以終，同時人類文化思想的發展，更因此遭受了不應有的滯遲和無謂的損失，這種滯遲和損失，出版界應負其責。

這個問題，在中國尤其嚴重，因爲教育未普及，尤其鄉村民衆，一個「窮」字把世世代代子孫孫的教養權完全給被剝奪了！因爲無教育，所以世界怎樣進化，與他無關，都市中受過新教育的摩登人信科學講衛生與新潮流賽跑了，他們還在燒香拜佛給迷信做奴隸。因爲他們落在時代後頭十萬八千里，所以自命爲知識階級的高等人罵他了，罵他愚蠢，糊塗，不衛生，不可救藥，於是大家不理他了，他們——鄉下人——的環境太壞，腦子太愚蠢，對高等人的建議太也不知接受，所以不送教養給他們了，不指導組織他們了，不給他們謀社會經濟的福利了。這些高等人做事，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他們辯護的理由，是說國家經濟有限，爲民衆造福，應將資本投在最容易得利的地方，送官閥紳及受過高等教育者之子女，總是優秀的，培養他們，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人才易得，經濟少費，豈非一舉兩得。這樣一來，知識階級的江山是穩固了，官永遠他們做，紳永遠他們爲，寫文章出書，也只有他們有資格，得以永享專利，不過老百姓的經濟及教育發展權，却被剝奪淨盡而永

無抬頭之日了！從此他們就老在悶罐式的圈子裏兜，因為窮，就沒錢買教育，買不起教育，就糊塗，糊塗就被人瞧不起，被人瞧不起，就沒有發展機會，發展機會丟掉，自然永久的窮。因此他們的事，因為自己不能寫，或寫了無處發表，往往好的人不知，壞的被人罵，即有代寫的，也是每每曲解事實，真理不彰，以致這輩構成國家基礎的窮苦大眾含冤莫伸，影響到國力的不能發揮，國本的日見衰弱，這是令人憂慮的地方，但光是憂慮，並無用處，我們不作杞人之憂，願使山東叫化聖人武訓之計，針對問題，謀求解決。不怕人譏，不替人笑，我們只求民衆在知識上得到發展的機會，好把卓異天才為國家大量發掘出來，並為他們爭求歷史地位。

這個志願分兩個步驟來實現。第一，根據民衆實際需要，假文字工具將現代國民應有的起碼知識介紹到他們面前，這叫做透知識。不過出版書籍，困難甚多，因為編著一本書，往往限於一方面，難以應付各方面的需要，即多方面的編寫，因書價關係，亦非大眾經濟所能問津，同時一本書出版之後，也許不久就因性質關係及時勢變易而無人過問。解決這項困難，有效辦法，是出期刊，因為刊物內容，不限一方面，並且按期介紹最合時的新穎材料，價錢低廉，所以銷行容易普遍。這即做同人等所以於民國二十三年秋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出版田家半月報的原因。第二，

經驗告訴我們，單靠編輯人在編輯室裏埋頭寫文章，是不能盡滿讀者需要的。而且  
有流於「閉門造車，出不合轍」之弊。故為解決這種困難，我們引用了鼓勵讀者參  
加寫作練習的方法，如「讀者園地」「問答」等欄之開設，徵文之提倡，都為使讀  
者有實習知識的機會，同時由他們的問題意見和思想中，也可使編者得到觀察，分  
析的機會，對讀者的需要有更深的了解。對取材與編寫更能知所改進。這是一個編  
輯人訓練自己的良好方法。

不過近來我們感覺單在刊物中使讀者訓練寫作，篇幅是不夠的，所以徵集讀者  
自傳的意思發動了。動機很單純，就是要藉此收集些學術材料，以料學方法，加以  
分析，以便明瞭各地民衆生活的實況，發現社會問題的所在。藉供社會學，社會心  
理及史學等專家的研究。學術理論的創建，須有事實做根據，否則必屬空想。於應  
用學術。

徵集自傳的目的有三個。第一，鼓勵讀者寫作，促進大衆寫作的自信心。傳記  
和自傳向來為兩種人所矚目：一是「流芳百世」的賢哲，二是「遺臭萬年」的惡霸  
。替這兩類人的賢哲寫傳，記懿德，載豐功，示範後人，創建賢風，固然應當，但  
若完全片面誇張，毫無春秋責賢意味，把人鋪張成神，揚厲為靈，未免有失寫傳本

意。所以將信史捏造成怪誕神話，不僅有侮前賢，抑且貽害後輩，嚴格講來，這亦難逃製造迷信之罪。明明生於亂播社會或內森種私生，偏說其母身係後蒙靈龍見虹光，為聖靈附會到臨，家與又進一步扯更大之謊，把孕期延長到五年五年改年，甚至數十載，靈寶教主，總是神生，中外似無異致，似乎不知此，就變貽毒族類的頑固的傳統的社會觀，影響到對社會關係的矯造曲解，增進不淺，百損幾文化進展，痛惜甚！

為賢者寫傳，一味隱惡揚善，除蘇赫梁勇，彪炳盛業，人傑傑其他，固辭不謝；倘若為豪霸作記，祇是相反的隱善揚惡，將其誇張成鬼，描述為魔，也一樣不通。傳記文學在中國尚未發達，有也大半限於「流芳」和「遺臭」兩大範疇，僅於寫的傳記和自傳之類，不俱為垂麟角，簡盡絕無僅有。一說芳和「遺臭」的背後，是由於主觀道德見解的作祟，因為向來的傳記作者都沉醉在這種傳統的迷途，道德變裏，所以代表真實人生的傳記，就永遠產生不出來。同時因為這類傳記，是以宗教觀念迷信手段有意造成崇拜英雄的結果，所以傳記描地就變為賢豪新樣，不但平民，就連造福無功地地方鄉賢，也很少描寫的餘地，從此大眾心灰意冷，自慚形穢，再也不敢稱存奢望而再寫作之念了。因為那是不自量不知恥，應當貶斥。

編 者 序

。自信心一失，還有什麼作爲？所以爲了破除迷信，特藉自傳的嘗試，鼓勵其寫作之興趣，增加其寫作的自信心。平民寫書，尤其是集體的寫，在中國史上恐怕還是破天荒第一遭。爲了保其原貌，藉示鼓勵，除稍事修刪外，未敢多動筆墨。所以體裁與技巧方面，也許咬文嚼字的高等文人覺得毫無價值！不過其質直樸實天真自然的風格，却非永離人間的風箏文人所得了解。璞中之玉，俗眼難能識透。但修造高深的時賢中却有不少慧眼，如顧頡剛，李安宅，楊開道諸先生，讀讀他們動人的序言，即可知其趨俗見解和非凡識見。這幾篇序論，不但直接給本書增光，更間接給百餘作者以無限鼓勵。

徵集自傳的第二個目的，是引起知識階級對民衆之注意及敬信。中國社會自儒家以「君子」「小人」或「士」與「庶人」界定之後，人間關係，從此劃了鴻溝，分爲天上地下的兩大階層，君子是學而優則仕的官紳，小人是目不識丁的老百姓。君子們爲了保持其階級的優越性，很巧妙的以讀書專利權樹立了千年不拔之基，但恐有「狡黠」之流譏破天機而謀造反，所以又創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謬論。從此老百姓求知的機會石沈大海，除以血汗努力孝敬士大夫們外，還要挨些「愚」「賤」之罵，世間之不平，豈有過於此者！所以爲打破這種最不合理的階級

觀念，掃除士大夫妄自尊大的優越感，特徵集這部自傳，敬獻文人學者官紳名士們，以便於茶餘酒後，略賜閱覽，看看究竟老百姓是否「其愚不可及」，是否笨到應永淪於「治於人者」的地獄層！假如發現了奇蹟，伊們有知識工具——文字——在手，能如專利數千年的士大夫一樣表達其情意，那末我們應當懺悔，應當痛改前非，對他們關切，同情，並敬信。從他們學真誠，坦白，以及忍苦奮鬥的美德。所以這本平凡的集體創作，也許會收打破階級之效，把社會關係藉「君子」對「小人」的敬信重得合理的界定。

第三個目的，是為民衆爭取歷史地位。前面已經提到我們的歷史觀，這裏不過補申前意，說明今後歷史的動向，至少民衆應與英雄豪傑平分天下。即以目前這個歷史階段而論，抗戰建國這幕莊嚴偉大的史劇，的確是人類歷史舞台上空前的大場面。為國家民族獻身的忠才良將固然出了不少，但這輩英雄的成功，却非單憑自身的聰明才力和忠誠勇敢，這些固然是殺敵致果所不可少的條件，但最重要的，還是民力的貢獻。例如我們這次抗建國策的運用，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這是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唯一絕對條件。試問力由何出，錢自何來。一錢以蔽之，爭取勝利的，物力人力，皆由平民大衆而來。更明白的講，壯丁和實物這

抗建的兩大條件，何一非自民間而來？爭勝的基本條件，兵源物資既皆出自民衆，  
還有誰說功勳即單歸一將領，而把達成功勳的功者，完全忘掉？絕口不提？何  
不公尤之甚耶！徵集民間抗建史料，實屬史家當務之急。如游擊隊衣母趙春春，  
如驅敵車撞河的胡阿毛，抗戰來還類可歌可泣的故事甚多，其影響民氣士氣，並不  
減於一個身陷的大捷，尤其捐產獻國，送子從軍之類，感動天地的義行和壯舉。民族  
復興的大業，是這類偉大事件集成的，其點點輝煌並不能於任何英雄豪傑之豐功偉  
業。所以這些老百姓應當入正史，應當佔一席之地。這樣國史才真真正正，寫史  
才算有正法。同時爲求信實，民衆的事還是由民衆自行執筆寫書，如能發動運動，  
大量徵集民間抗戰史料，定有重大收穫，收集到手，然後由專家加以整理，必然蔚  
爲大觀，這是創新的作法，我們希望政府注意，專家採用。所以我們徵集自傳的最  
後一個目標，就是爲歷史開闢新路，爲民衆爭取應得的歷史地位。自傳之寫，雖係  
嘗試，但會鼓起民衆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作進一步的勞力，參加以生活學際寫史  
的運動。

關於本書徵集的方法，倒是一編有趣問題，即由本報（由家半月報）刊登徵稿啓  
事後，不出十日，即有作品寄來，不過這種速成作品，都祇成爲傳記（如自傳）

謝他們是個陌生名詞，也許不會正式寫過文章，體裁不曉，章法更說不到，同時又兼情懇摯我們的啓事，於是本了本報第七卷第二十三期（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徵稿啓事中的自傳寫法和原則逐條簡單填寫。爲供參攷，特將原啓事介紹出來：

## 一、徵求讀者自傳

本報爲對讀者有更清楚的了解，及讀者彼此間有真切的認識，特發起「徵求讀者自傳」這個運動，以便將來出版，把大家的世身經驗志趣介紹全國民衆，使人人由田家讀者得益處。因此我們希望每位讀者不論男女，都參加這個有意思的運動。若自己不能寫，可以找會寫的幫忙。自傳的寫法，自然不能一樣，但以下的幾項，是自傳中必須提及的：

- (1) 姓名，年齡，籍貫。
- (2) 家世，如幾輩同居，家庭多大，家中代代相傳的職業。（農工商或其他）家中的教育和宗教信仰等情形。
- (3) 兒童時代的趣事，特別是影響你處世爲人的人物和事件。
- (4) 青年時期的重要且有興趣的事情，如結婚，夫婦感情，以及人生觀有什麼

編 者 序

轉變，對宗教的態度等。

(5) 成人時期的種種，如對事業的興趣及兒女的感情等。

(6) 如果年歲已高，可將老年來與人有益的經驗寫出來。

此外寫自傳還有幾條原則須加注意：

(1) 寫生活中的事實，須句句確實，不要誇張。

(2) 選敘的事，應當是別人影響你，或你影響別人的動人的事件。

(3) 選寫的事須生動有趣。

(4) 內容佈置，須順乎自然，并前後連貫。

當時收到這類填表式的稿件，頗感失望，深懼要失敗的。但又過些日，竟收到一二篇較合章法的作品，當立刻刊出，以作表樣，結果甚好，從此入了正軌，人人會寫自傳了。這次得的寶貝經驗是，為民衆服務，須知其知識有限，不能急躁，不能失望，須以百折不撓的精神，與觀察分析的科學態度，施行「循循善誘」的工夫。這點體驗，這點進步實是民衆的賜與。

半年後，收到作品共三百餘篇，幾經審選，得百餘篇。筆調多屬素描，態度均極坦誠，如以同情讀之，會見天暈，會聞天籟。有好些是可歌可泣的生活奮鬥史。

其學術價值，彌覺可貴，尤其社會問題的探討，社會心理的分析，個案的研究。

所有材料，容秋即已編製就緒，因紙價印刷，忽告飛騰，如按原定價目出版，勢必賠累至鉅，本社經濟拮据，又何能堪。幾經討議，始以募化及加價方式勉強出版。雖不幸而延擱半年，但還能於萬難中問世，實亦不幸中之大幸。

最後我們對以下幾位，要特申謝意，顧頡剛先生為當代史家，也是平民導師，在北平北京大學執教時，曾主編民衆週刊，銷至二萬餘份，所以他對平民文字運動的淵源甚深，現為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文史雜誌主編，同時也是邊疆學會的領導人，這些職務夠要緊，夠繁忙，然而顧君竟能在百忙中抽暇寫此長序，其對民衆文學需要的熱情，躍然紙上，讀來令人感泣，我們特深致謝忱。李安宅先生是成都華西大學社會學系的主任，也是邊疆研究的專家，在甘肅拉卜楞研究藏俗和喇嘛教育以及宗教制度有年，頗有心得，李先生雖屬學者，却同情民衆，讀讀他於萬忙中寫的序論，就可知道他是平民的良友，我們深表感激。楊開道先生曾任北平燕京大學農村社會學教授多年，後又在山東濟寧六大學所辦華北鄉村建設學院指導研究，現在重慶中央貿易委員會担任重要職務，楊君於為國勤勞中為我們抽暇寫序，我們特致謝意。

編 者 序

編 者 序

這三位都是知名學者，同時都是平民教育和農村建設運動中的先進，每人各有專長，且均著作豐富，有此三篇佳作，本書可以洛陽紙貴矣。同時我們也誠謝著者大學同學蕭祖華先生曾以整個暑假幫忙我們作材料之初步整理。

本書係嘗試性質，編寫方法，未盡愜意，所以大胆出版，除鼓勵作者外，亦有拋磚引玉之意，本報同人正擬根據顧剛先生之建議，做鄉賢史料的徵集，大約除史的注意外，更要顧到領袖條件及社會組織等問題。同人等心餘力拙，望海內賢達，多賜指導。

張 雪 岩 識於成都田家社

三一，五，十。

目次

四川省

- 序 (一)
- 序 (二)
- 序 (三)
- 編者序

顧頡剛  
楊開道  
李安宅  
張雪岩

林藝圃自傳	.....	(一)
我的自傳	.....	(一)
熊超凡自傳	.....	(七)
瘡中自述	.....	(九)
楊開道自傳	.....	(二二)
	.....	(二)
	.....	(七)
	.....	(四)
	.....	(一)

目次

目次

譚光傳略.....	(一四)
孤雁零影.....	卻鄆鄆(一八)
五十三歲自述.....	劉登宦(五三)
全家自述.....	(六四)
我的一生.....	張朝宗
我的奮鬥.....	張承恩
我怎樣作母親.....	張文先琇
我的願望.....	張萬庶
我願快長大去打敵人.....	張萬仁
放牛讀書.....	張智安
半生經歷.....	張厚豈(六八)
不精靈的我.....	周性全(七〇)
我的願望.....	周維書(七二)
我志存傳道.....	曹德明(七三)
汪懷仁自傳.....	(七四)

西康省

楊日新自傳

(七五)

苦命人

余中賢(七六)

...

...

路漸小轉

張啓新(七九)

生活略述

周才清(八〇)

河南省

陳靜自傳

(七一)

浪子回頭

馬重生(七六)

蒙恩自述

王伯虔(八三)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

吳祖泰(八七)

偉大的慈父

王定華(九六)

爲了我的慈母

徐建甫(一〇〇)

目次

目次

半生經過	孫福基 (一〇三)
憂患中的半生	白廉潔 (一〇六)
我是主的肢體	逸殷軒 (一一〇)
全家踏史	周得恩 (一一一)
一個殘廢者的自述	陳鴻根 (一一三)
梁靜軒自傳	(一一四)
我的半生	李席珍 (一一六)
六十自述	迭樹之 (一一八)
爲善最樂	劉俊立 (一二九)
我的志願	馮丹 (一二〇)
學醫的經過	魏之祥 (一二一)
懷念我的祖父	專作謀 (一二三)
我的自省	成悟生 (一二五)
我的小史	常魯呆 (一二七)
王謹小史	(一二九)

# 陝 西 省

# 湖 北 省

我如何有今日？	王佑民 (一三五)
從死亡線上托擡出來的我	龔重新 (一四二)
九死一生記述	劉子仁 (一四四)
一生的歷史	劉子清 (一四八)
生平自敘	吳輔宸 (一四九)
汝明自傳	崔汝明 (一五一)
我的自傳	朱永馥 (一五三)
王樂民自傳	..... (一五七)
五十自述	蘇軾軒 (一七五)
我的小史	易榮會 (二〇二)
我的半生回顧	吳升階 (二二二)

目 次

目次

張楚仁自傳	.....	(二一六)
我的家世	.....	(二一九)
爲國盡義務	.....	(二二一)
時一屨貧苦人的自述	.....	(二二二)
三十自述	.....	(二二三)
傅明齋自傳	.....	(二二五)
<b>湖 南 省</b>		
王道隆自傳	.....	(二二六)
證恩小傳	.....	(二二八)
我怎樣在高中畢業的？	.....	(二三一)
我怎樣信的教？	.....	(二三五)
我的半生	.....	(二三六)
一個孤哀平凡的人	.....	(二四四)

### 山 西 省

我的小傳……………張漢屏（二五〇）  
 我的一點感想……………朱明春（二五二）

武清林自傳……………（二五五）

我的傳記……………白學誠（二六一）

自我介紹的片斷……………曹 新（二六七）

### 甘 肅 省

劉桐山自傳……………（二七五）

我的自傳……………劉永生（二七九）

我怎樣作了基督徒……………高易明（二八〇）

我的小史……………李蔭棣（二八二）

目 次

山 東 省

我的自傳.....孫芹英(二八三)

我的自述.....楊翼振(二八八)

漢經自傳.....于漢經(二九二)

孫慶雲自傳.....(二九三)

三十自述.....趙 瑄(二三一)

河 北 省

我的自傳.....張紹鏞(三〇五)

一生思想轉變的經過.....梁魁三(三〇七)

我的自傳.....牛星奎(三一)

廣 東 省

## 貴 川 省

- 五十自述……………李官春(三一五)  
 我還想讀書……………李松林(三一六)

- 我的生活片斷……………楊志成(三一九)  
 王光湘自傳……………(三二二)  
 我是個牧羊人……………王志昌(三二五)  
 我的自傳……………朱德新(三二九)  
 我的家鄉及生活……………卯光漢(三三〇)  
 我的自傳……………聶光靈(三三一)

## 雲 南 省

- 半生經過……………楊翠堂(三三三)  
 往事的回憶……………陳文德(三三八)  
 身世自述……………劉安仁(三四六)

目次

我的縮影.....周君友(三五〇)

我的讀書經過.....楊明昌(三五七)

白世光自傳.....(三五九)

安徽省

我的自傳.....呂朝陽(三六一)

丁在行自傳.....(三六四)

江西省

三十歲生活之回顧.....李祖泰(三六六)

母親最愛的一個.....余提多(三六八)

江蘇省

一個貧苦的孩子.....蔡啓光(三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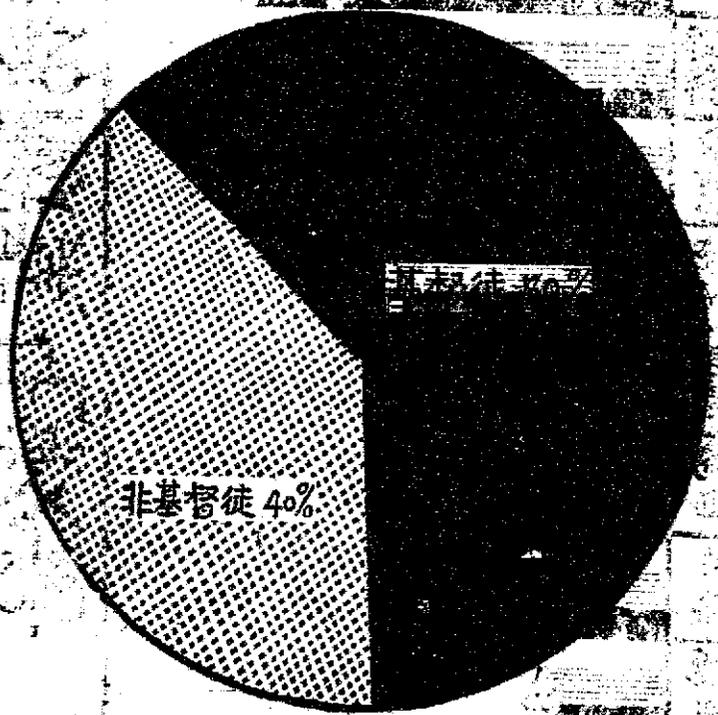
生活短述.....劉長杰(三七六)

編後的話.....劉齡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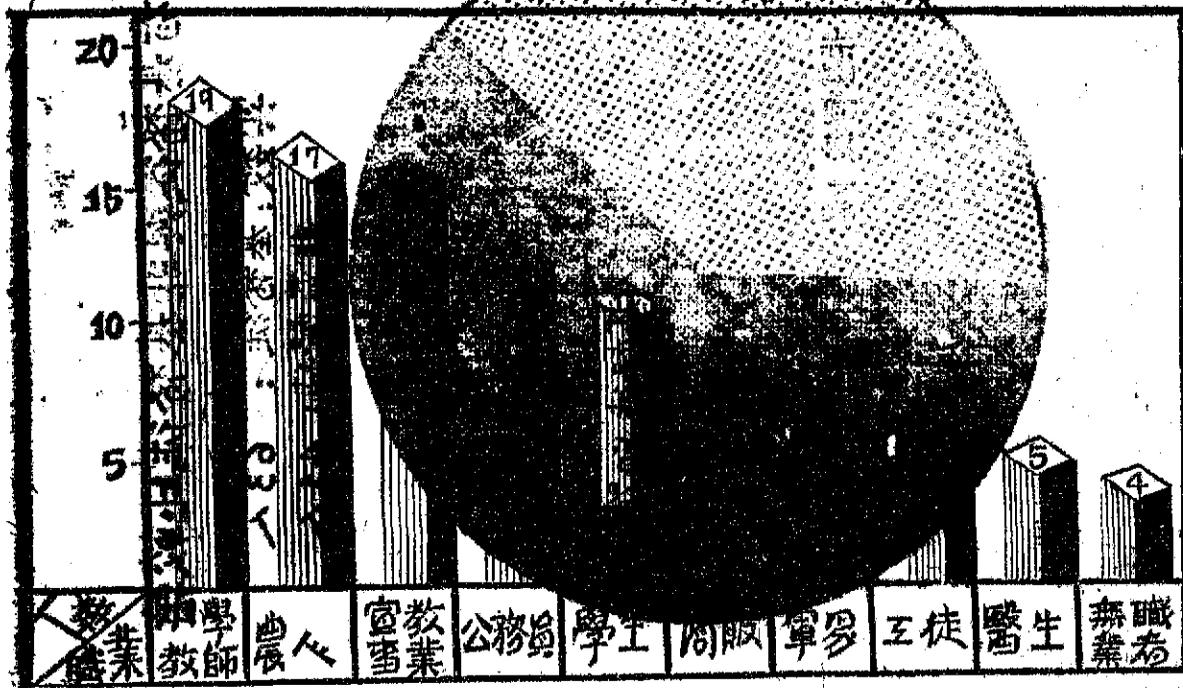
# 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比較

實數：基督教徒：63人

非基督教徒：4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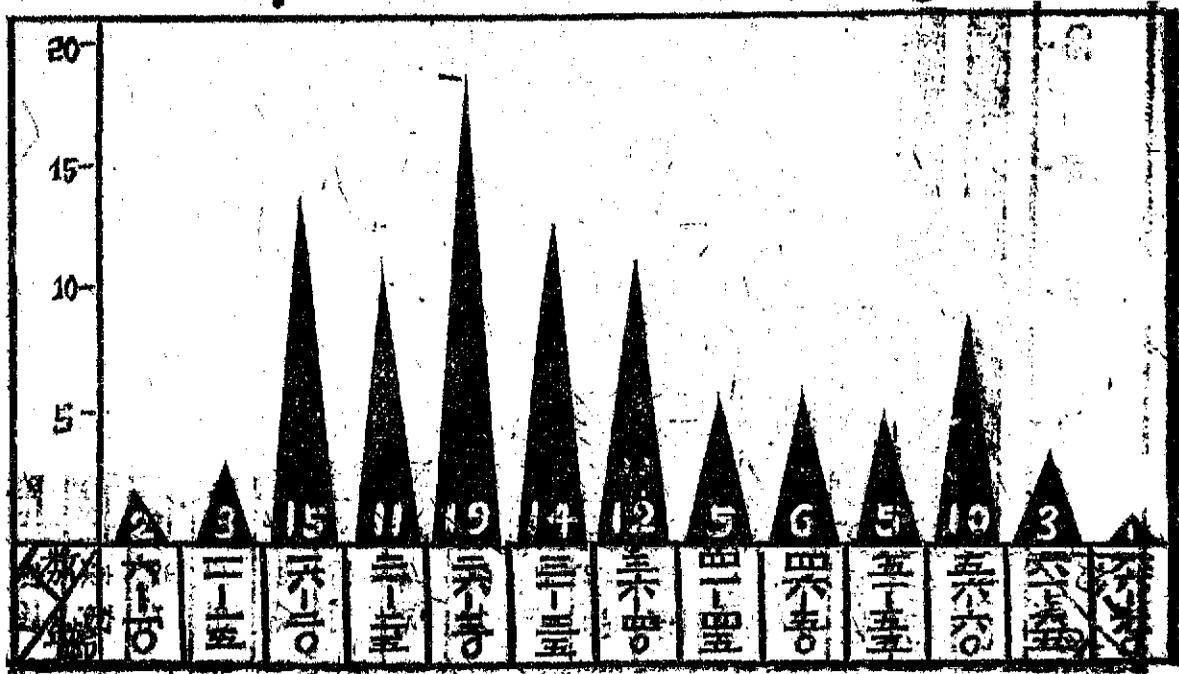
# 作者職業比較圖



# 作者證書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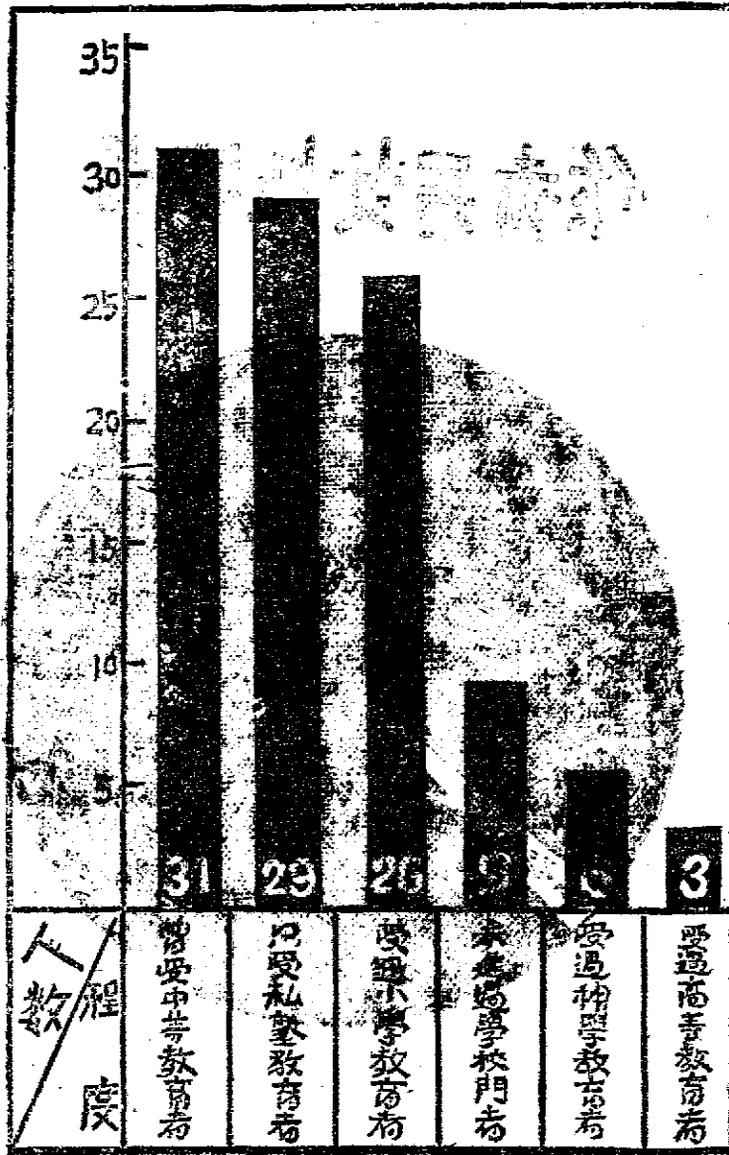
省別	5	10	15	20
四川	21			
河南	21			
陝西	9			
湖北	9			
湖南	8			
貴州	6			
雲南	6			
山東	5			
甘肅	4			
河北	3			
山西	3			
安徽	2			
江蘇	2			
北平	2			
廣東	2			
西康	2			

# 作者年齡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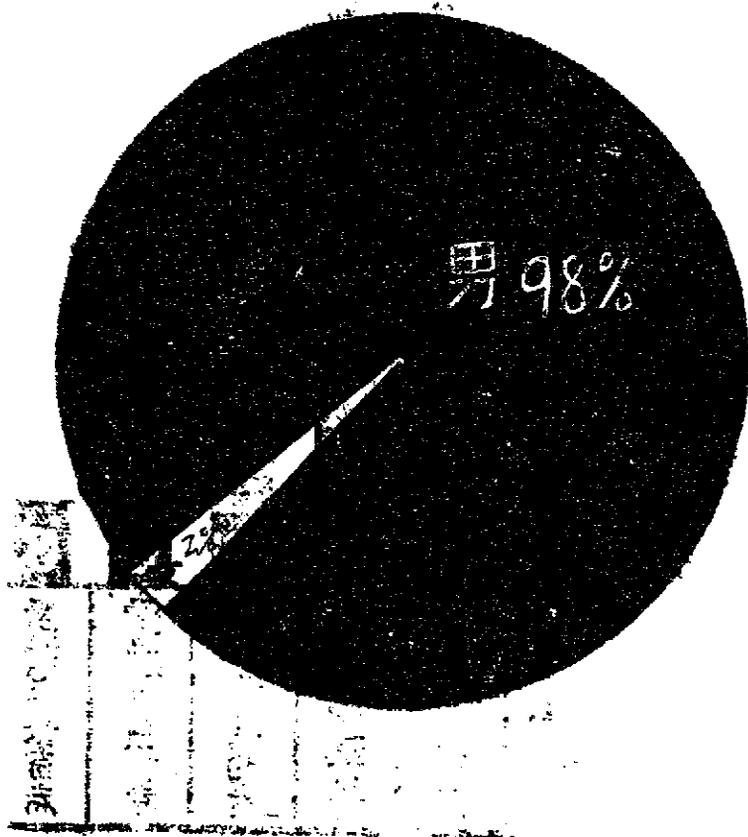


村上龍

# 作者教育程度比較圖



# 作者男女比較圖



# 四川省

## 林藝圃自傳

——一員鄉建運動的健將——

藝圃字逸俠，民國五年九月十九日，生於四川南部縣的一個僻靜的農村裏（新政鎮），父親是一個窮苦的秀才，他是他的第五個兒子，祖父逝世得早，留下的田穀僅二十餘挑，旱地約種四五斗種子（地方市斗），哥哥和母親除替人家傭工外，便耕種自己的田地。還有兩個姐姐，連我共九口人，如果要安然度日，是很困難的。父親是一個不能勞力的人，只會操他的教書生涯，天真活潑的我，每一動作，都能使他們歡喜。父親和母親，都很喜愛我，我在六歲的時候，看見他們整天整天的在田裏做工，都不覺得辛苦，便引起了我勞動的興趣。有時我也去幫助他們；澆澆水，拔拔草。父親晚上回家來，照例教我認幾個字，我是很不願意的，我曾直接詢

林藝圃自傳



## 林藝圃自傳

他們提議說：「認字的生活，真是苦悶極了，那像你們那樣做工的快樂！」次年我堅決不認字，他們終被我屈服了。他們替我買了幾隻羊，我便安心做我的牧羊工作，天天把牠們領到山坡上，或青草地去放着，讓牠們自由行動。我和一般村女牧童們，閒逛着，唱不成詞句的山歌，或做做捉迷藏的遊戲，真是快樂得很！

八歲的時候，二十軍的祝團長，在廣安辦學，祝團長是我的同鄉，歡迎父親去做學校裏的國文教員。父親感得寂寞沒趣，要我跟他同去，我也同意。就離開了慈祥的母親，和親愛的哥哥和姐姐，跟着父親到廣安，一連讀了幾個年頭的书，都沒有回家來一次。我在这小卒了業，升學到中學裏去，又過了兩年的光景，不幸父親患病了，我於是便與學校暫別，隨父返籍。不數月，父親辭世。次年的春天，母親也相繼死了。依照鄉俗，是要延請僧道懺悔和超度的，空費了一大筆無益的金錢，耗去了累年的儲蓄，幾乎破產。我升學的計劃，就因此失敗了啊！

次年家庭改組，我便成了孤立的失業者。友人介紹我，去替茂盛興馬路做店員，可是那主人，是一個極端刻薄的巨賈，看待店員和工友們，連他的舊娘還不如。但是，積極主張平自由的我們，在那惡勢力威脅之下，仍是不斷的進行我的工作。同店員陳文俊林永靖等，組織全市總罷工運動，散發了許多石印的標語和傳單。

經喧騰一時。結果我們勝利了。

民國二十六年，我鎮民教館成立。得該館負責人同意，創辦民衆週報，每週出版一冊，免費送讀。那個報紙的對象是民衆，它能深入農村去，做農友們的良友，它也正是田家的「一顆明星」。我抓着了這個機會，便憑着我一管毛錐，擴大開明國家高於一切的真諦，掀起自力更生的生產建設的真理，頗得一般農友們的好評。

次年的春天，政府檢定小學教師，我參加檢定，被錄用。我便在農村裏埋頭工作。目的是要做一個「準鄉村運動者」。但是；所得的薪俸，除供給個人的生活外，絲毫沒有儲蓄。

自從民國廿三年，我與王玉琳女士結了婚，便與三哥和嫂，正式成立了「合作協定」，因為他們都是勞働者。他們合力新墾了不少的荒地，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雖說不上怎樣富裕，到也不感覺貧乏。我的家庭，住的是「廟宇式」的房屋。他們對於鬼神的信仰，非常認真，但我對於鬼神，始終是漠然的。對新的宗教，也是徘徊的。我在學校裏，除讀報紙，和與學生上課外，只有借筆來發揮我個人的理想，和「自我的批判」，去剖解一切事物的真理。計有「藝圃暇筆」，和「新亭聽淚集

## 我的自傳

「等拙著，現正修撰中。擬刊印成冊，貢獻於社會，歲月似流水般的過去，個人二十餘年的生活如斯，聊作此以記之。」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於南部富利鄉中心學校辦公室

## 我的自傳

謝應欒

——自學成功的一位青年——

我今年已是二十四歲，原生長於中江的鄉村裏，家世歷來就是務農，所以從小時候，我就居住在鄉村的自然環境中，每日除與其他孩子，羣聚玩耍，或搗水，或口中亂叫，亂跳，遊戲外，有時打架，父母長輩看見便要責罰我。

常聽到母親說：我在兩歲時的正月，就有病了，服了很多醫生的藥，都沒有好。整整一年多，身體非常瘦，許多人看見，都說這娃兒已不可醫了，慈愛的母親，仍將我奄奄一息的生命，耐耐煩煩的求藥，終於得着災滿病除，漸漸的好了，然身體還是孱弱得很，面上總暈黃黃的。

歲月一天一天的前進，我的年齡，也一天一天的大了，父母時或教我行禮，時或教我牧牛，或耘田裏的草，幫助務農，十歲那年，父親始將我送入私塾讀書。

那時所讀的書，是三字經、百家姓和四書，先生嚴厲得很，每天要背誦三次，背不純熟，或背錯了，動輒就要挨打，所以都很怕先生，看見他心裏就害怕起來。而且從早餐後，進了書房，一直要吃午飯才出來，也沒有什麼運動，和遊戲，有時因書未讀熟，怕挨打，便去躲懶，若是被父親知道，或同學告發，那又要受證實打罵了，精神上，簡直是沒有快爽過的，這種可恨的私塾生活，整整過了兩年。

這偏僻的鄉村，隨着時代也漸漸的改進開化了，民國十八年，我十二歲，離家三里之聖壽寺，說要辦學堂了。這是才興的完全小學，由地方士紳倡辦，父親便叫我去，又封了兩個贊敬禮，因為聽說學堂不要束脩，便把贊敬禮封得重些，共計四吊錢。初入學校，先生叫我讀第五冊，先生講的我都很容易懂，先生也很稱許我。學期考試便是第一名，當時真是高興，父母也喜歡。次年我十三歲，父親不料身染一病，醫藥罔效，竟丟了我而長逝，童年喪父，使我心靈悽楚得不堪，只是幻想或許還會活吧？那知終成絕望。

以後時間一天天往前進，我的哥哥仍叫我繼續讀書。是年初小卒業，翌年入高小，至民國二十二年，高小畢業。因無法升學，於是便幫助哥哥，在田野間，學習耕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而求學的心，並不因此而消失，得着空閑，便去闢

## 我的自傳

讀各種書籍，或借來的資料等書。因「學足三益」，幼學上說的，夜晚是白天的多餘時候，下雨是晴天的多餘時候，冬季農事完了，是一年的多餘時候。莊戶人家。有這三種的多餘的時候，便可以求學。還有當活路休息時，別人就談要或吸菸，我便去看書。看到有不懂處，就記着那問題，去問老師和同學，以求解釋。「田家半月報」，這時作了我的好友，因此無形中，增加了學問。有時聯保處叫我幫助繕造表冊，編整戶口，為社會上做點事情。民國二十八年冬，本縣土地陳報機關成立，招考編查員，我也去報了名，結果被收錄了，受訓十日，被任用為編繪員。我以拿了公家的薪資，應盡力服務，才是對的，辦了三保，主管當局，以我成績甚好，調我任副班長，於是益加努力，至六月外業完竣，適十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奉令辦國民教育師資訓練班，造就大批教師人材，作為推進國民教育之用，招生廣告，貼出本縣，由縣府考送，我又參加投考，結果也沒有落第，於九月十號到遂寧入班受訓。

我是一個失學的人，因我能自己學習，也得到些長進，得進這師訓班受訓。自己深感既要作將來的教師，便必須具備許多的條件，所以不敢懈怠，努力學業，免得將來感覺困難。

## 熊超凡自傳

——一位堅苦卓絕的小學教師——

余今年三十六歲，世居溫江縣蘇坡橋，父親是獨兒，業工而兼商，生母徐姓，體素弱，生兄及余。余出世時，祖父母都亡故了，長到三歲多，母親又去世，余因五月端陽多吃了蛋，致感食積，因脾胃不強之故，臥病連年。可憐無母病孩，累蒙父親不少，幸虧母親有個女兒，幼年出家，本佛祖的慈悲，把我帶在清靜寬敞的寺中，將息療治，經兩年才好，可是背脊骨已害變了。後來父親因沒人手，娶來繼母王氏，待我兄弟很好，隔幾年又添了一個弟弟，但是愛我們的心，與以前並無二樣。

人生難料，前途的障礙來了，父親幾宗生意不順遂，把兩畝祖遺的薄田賣去，兩處街房也賣了，只剩下父親手創的一所鋪房居住，其房東面臨河，一江上清風，天空明月，一賞不盡的自然。春秋佳日，真個受用無窮！不幸一漏漏偏遭連夜雨，河邊的石砌坎子又坍塌了，連房屋一齊沖下河去。這時，父親沒法，只有歎命而

熊超凡自傳

## 熊超凡自傳

已！

我因此在舊制高小畢業后不敢再朝前進，就這三年當中也多虧一位姓周的親戚援助啊！這一來我的前途失了光明，家庭還貸賬千餘元，真焦緊了！還幸我飽讀幾年私塾，後來巧碰遇到一個合脾氣的吃飯機會，竟考上了初級小學教員。於是「走馬上任」，居然忝作人師。命太苦薄了，家兄病廢，不能資助，而父親又拋了家庭去世，真苦，亦真傷心！

從此我陷入了家庭泥淖，所得薪水很微，又要供家，又要還債，幸得母親嫂子都勤儉，吃些稀粥，綳緊肚皮，大家幫湊，才度過了這個難關，債也還了一半。在這當中，母親又爲我娶妻，我根本是想獨身的，這或許是困苦把我刺戟斃了吧。說來都要以爲不近人情，娶妻半年，雖然同床共枕，却是「各安生理」。妻姓謝，略識字，性情篤淑，並不怪我，真使我感激，亦因感激而終屈服於賢淑性情之下了。

由是接連生了三個女孩，在舊家庭的老年眼光看來，是沒出息的事，妻也受些閒話。第四個是兒子，可是前年病殤了，第二個女孩亦在歲餘死去。都很乖巧，現在我還思念着這兩個短嫩的寶貝啊！

至於我的事業呢？民國二十年名始達於教育廳，因受有試驗檢定的原因，隔四年又受無試驗檢定，於是得列於合格小學教師之林。我自知能力有限，打算避賢，曾同兄與弟一度經營小小商業，但不久抗戰爆發，差與奸商爲伍，由此「門雖設而常關」，既不能小發「國難財」，反因此作了「背時漢」，但我抱定「窮且益堅」，「達人知命」的教訓，仍然當我的小學教師，我更抱定咬緊牙關做事，放開肚皮吃風的宗旨。到去年多病的哥哥死了，弱弟結婚了，幸母親還健康，但我可更困苦了。我以爲世風澆薄極了，不願因生活困難而使可愛的老小家人有所分化，所以我仍舊苦幹我的事業，勉強維持我的家庭。

三月二日寫於溫江縣蘇坡橋中心小學

## 病 中 自 述

程中立

中立年二十五，籍貫崇慶，祖父是前清舉人，家庭以釀酒爲業，父母善於治家，弟妹十分活潑，家庭的人雖已被除迷信，但仍設有牌位，紀念祖先，對於孔、孟、總理、委座和耶穌的精神，都很信仰。我小的時候，坐牢式的讀了六年經書；又因當時迷信的風氣很盛，恐懼鬼魔，迷惑妖言，使我的心身，受了不少的打擊。

病 中 自 述

## 病中自述

平時，喜聽三國故事，羨慕孔明的爲人，及入高小校，方才破曉迷債，解放了我的思想，但因求知的心切，被某先生用讀書會的名義，騙入某黨；由此見了社會的黑暗，國家的紛爭；於是毅然退出，一意自強，涵養德性，改善生活；反對命運之說，相信人力可以勝天；環繞不難創造。我的革命思想，就從此開始了。小學畢業後，很喜歡研究孔孟和耶穌的學說，若有過錯，便自行杖責。如此一年，很有進步。可是我稍受刺激，馬上臉紅；無事不喜說話，不喜出門；所以少人認識。有人說我像閨女，那知我在暗中奮鬥，準備着改造社會呢！後入初中，便在日記後面，造一功過格，用「十一」號記功，「一一」號記過；又怕過不自知，即請同學們隨時不客氣的指教，爲人做事，常想到「毋太過，毋不及」的一個「中」字，這時煙賭成風，黨派紛紜，我一面激勵同學，戒絕煙賭；一面易名中立，做一窟座右銘表明態度，因此；引起了師友們的注視，威逼利誘，要我入黨。這時的我，心內雖極憤恨，表面若無事然。信件公牘，聞不出校，以無畏無私的精神，處此惡劣環境，更趁機在演說會中，用反省的題目，吐盡我不平之氣。此後好人與我打成一片，壞人也來親近我。當時，我對於三民主義和國內的大勢，已有相當的認識；對於其他黨派和軍閥們的腐敗紛爭，最爲痛恨。但是除以國難來鼓勵自己進取外，還有什麼辦法

呢！

初中卒業後，即從父命，同一性不相近，不識之無的女性結婚，大大影響了我的精神。因此，離開家庭，在親友處與一二同學，創辦常識期望刊，一面自修，一面編輯；閒時或以花草作聽衆，練習講演；或約同學們做各種競賽，這是如何的有趣啊！是時，委座來蓉，我感覺自己的生活言行，大多和他相似，使我興奮極了。可是想起了當年被壞教師所誤的同學們，因此理清了教育對於個人與國家的重要性。從此：志在教育，考入省成師校，爲要以身作則，便改功過格爲記過格，把過錯分作勸機，經過，結果，注意點四欄，以便檢查反省，爲要增進做事的效率。便先期擬定做事的計劃和步驟，限期完成。同時，約同學增訂新聞，對學校切實建議；創立講演會，注意課外活動；加緊增強創造環境的力量，細心研究個人和國家的重要問題，擴大學習的範圍到社會上去。如此一年，更有進步，但覺自己的缺點是毛病，即往仁濟醫院治療，不幸爲護士所誤，幾乎死去，停學至今，與病魔鏖戰四年，歷盡艱苦。若想不到國家的需人和自己責任的未盡，那何苦空留這無用的病體呢！這四年當中：國內外局勢的演變，大都不出我的意料；出人意料的，要算是汪精衛的出走。此外我最憂慮的，莫過於國內軍政的不統一，和地方暴劣風氣頑固潛勢。

楊明遠 自傳

力的阻碍新政的推行，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我，有什麼辦法呢？

楊明遠 自傳

楊明遠

余姓楊，名明遠，字曉樓，灌縣青城附近人也。性孤僻好學，現年三十有一，余先人世襲天全招討使，與高姓並稱望族。迨昌祥祖始以經商來灌，遂家於化龍橋。迄本人已八代矣！近支凋零殆盡，父紹業，母駱氏，姊一適吳，妹一適潘，兄弟無，妻未娶。

民前一年，古四月二十六日，余誕生於中落之家庭；據母氏常談，時當正午，父親以育子庶幾，極鍾愛之。民四年五歲，教以讀三字經；民八年九歲，入鄉校，記憶頗強；無如劉紹堂劉小坡張泉山張松山諸先生先後病故，俱未讀成。民十年十一歲，就學羅迥常先生，雖仍迂腐，然兼重講解，故學識比較進步。

民十四年十五歲，插班灌縣第二小學校初級三年級肄業，期考結果，品行學科，皆列第一，於是盛先生商同徐校長將余升班在高級四年級。民十六年十七歲畢業；自以國學根柢尚差，復就學於秦甯龍敬元先生。

民十八年十九歲，孤窮如故，親隣譏訕，難云升學；不得已隨同鄉人蕭枋松赴

綏定備膏，不意中途相失，囊中告罄，備嘗辛苦。抵綏定後，受仿松刻薄，遂離綏而歸。行至中途，又遇騙客，銀錢行李騙去，枵腹而歸。此余初次出門經過之情形也！

民十九年二十歲，歸來患病數月，然後到二十八軍七混成旅一團二營充任錄事。民二十年九月，本軍開甘肅，遂請長假。是年年底，投考二十四軍軍事教導隊，因取格過高，知難而退。

二十一年二十二歲，賦閒家居，痛自砥礪；知科學知識缺乏，請教於鄰戚潘植——以其為大學畢業生故也——乃竟遭拒絕！

二十二年二十歲，追念祖德，籌備序文，名片，旅行圖，日記本，及旅費等。二十三年同父親赴天全朝宗。——接洽宗英以求聯名申請楊軍長玉我於成——二十四年抵順慶，軍長劉亦替山，不暇應付家族；此次氣沮歸來，不免飽受挫折！

二十五年二十六歲，任彭縣第四區署錄事；二十六年，隨區長調三區，仍充錄事。二十八年，升事務員，並取得普通考試與致資格；二十九年三十歲，普通致試落榜；然自咎「學識不足」，決不「怨天尤人」。依然求知若渴，「自強不息」；擬向省城從事補習學校，切實克服缺點；以求「捲土重來」，「收之桑榆」。

## 譚光傳略

無知欲專一求學，而告貸無門；欲業餘補習，而時間衝突——蓋補習學校，皆在午前授課；而黨政軍機關，亦皆在午前辦公故也。此種苦衷，訴之恆人，渾然不解；訴之親友，漠不相關；訴之本縣先達，又不垂青眼；故去歲迄今，尙縲本縣玉堂鄉公所，未能遂此志願，斯誠朝夕恨事！

所望者交臂知音，援我於涸轍，庶幾不至隕越，有指圍相贈之魯肅，必有薦賢自代之周郎……否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謹以「思過去，勵現在，樂將來。」爲中心語的。

## 譚光傳略

## 譚光

——一位熱血澎湃的革命青年——

光——皇帝子孫；中華裔胄；公元一九一一年（民元年），降生在弘農氏家。先君少興，慈母倚春。光初生時，父母愛撫，視如掌珠。民五年，媽孀送我到神泉小學肄業；每天讀書回家，幫助媽媽經營商業。那個時候，我家人口繁衆，家業旺盛。我的爸爸呢，常年不在家裏，他是爲了要謀國家民族的生存，同胞的自由幸福，而出外的。我們家中的一切事務，盡賴祖父料理。民國十年，光畢業了高小。我

隨祖父就送到綿陽聯合中學肄業。我的家，住在一處不通達，很僻野的鄉鎮（塔水）；那時場上的人性多粗暴，最喜吃酒吸煙，且有的聚賭嫖娼，風俗壞到極點。我初入繁盛的縣城，過那有規律，有秩序，有法紀的社會生活，覺得什麼都是新鮮子弟競競業業的；很有鄉下孩子上街的風味哦！十四年，有幾位同我要好的朋友，邀去加入國民黨，同時我又想着我的爸爸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為兒子的應繼父志，即諾友約。這時我們的國家，內有北洋軍閥，割據擾民，外有強敵，欺凌壓境。總理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蘇鮮梓城同學介紹，在綿陽縣黨部，以譚仲的名字入了黨。可是這年，我們的川省，也鬧起亂子來了！在上的人，與兵搆怨，爭地爭城，殘良害善，暗無天日；在下的人，乘間起亂，朋比為非，一真是崔發布滿江湖！荆棘遍叢道路！「正是強敵見而生心，小民望而變額，輕文重武，士淫於世。光，常抱膝捫思，欲除民害，援同胞出水火，登衽席；非有忍必列的武功，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胆，耐勞忍苦的決心，不能為力。那個時候我就奮志決心，效了班超投筆從戎，以譚光的名字，致入川西北團練講習所；由此就改名為譚光。十六年，畢業於斯校，委光任安縣永興場更翻訓練長。未幾，得我爸爸的分益友陳敬珊，函邀父出農中，光亦隨行，至簡陽邂逅舊日同事林雲樞。下榻留宿，暢談別

譚光傳略

譚光傳略

裏，問今何往？一爸爸遂光東到內江，獻身軍國。一雲根見我英氣勃勃，愛不忍釋。向我爸爸說：「君請東下，令即留此，何如？」父思益好，留光獨行。我就在三十四軍一混成旅，任中尉候遣，繼充手槍排長。十八年，我的爸爸與世告絕！啊！惡耗傳來，急速請假回家，守制丁憂，不復返營供職；孝服中自己想到，社會寬大無比，宇宙廣闊無邊；軍事學問，淵深似海，淺學而不濟於事，孝滿期服，即投效二十九軍教導團，六月結業，任屯殖司令部特務排長，續陞上尉副官。軍事學識略有心得，政治學識，寡微鮮知，服務黨國，諸多不濟，正所謂一寶到用時方恨少！一具文呈請主官孫德操，保送任潼川軍事政治講習所；蒙恩准允入校，六月結業後，命光到北川，任特派政治宣傳員，做開化邊胞工作。及身抵石泉，遇同學王吉餘，任公安局長，該地缺乏軍事人材，會同縣長，敦請任公安局訓練長，兼全縣民丁督練長；我想剛是民訓工作，為民族服務，正我輩青年所樂為的事。

二十年，倭奴侵佔東三省，川內假聯軍名義，爭戰嘉渠長江下游一帶；各軍部隊，均有移遷。二十一年，××窺擾川西北；我軍出堵澹嘉沿江線。光奉命令，由石泉調回屯殖部，供任舊職。慈親聞息，來函逼令歸家，母囑云：「為子者，當念我年近古稀；如風燭瓦霜，熄滅不知朝夕，並育子無雙，單生獨木，理應歸家授

室，慰我晚年。一旦遣价守候催回，不容許稍遲慢延。是時光無奈，只好請假，歸家受室，奉侍老母。噫！奈何！命生不辰，時運多舛；二十二年，季春月，兇耗傳到我家，慈親西逝，永別我輩。那時××突破嘉陵江，竄至平北江彰一帶，經擾的地方，無不十室九空，村市灰燼，鄉街鮮人，人民塗炭，慘不忍言，兼之土匪助虐，搶掠姦淫，居民生命財產，全付一燼。死者暴露原野，生者流散遑逃；途中難胞，叫兒喚女，哀痛聲替幾達霄漢！啊！真是聞者墮淚，見者痛心！那時的安寧，賴各地自衛；我遇鄉親袁玉璋，函邀至彰明，任保衛團侍務長，二十三年，三月××陷彰，本隊奉命到通口虞西寺一帶堵剿；任第一分隊長，至蒲月蒙我中央大兵添剿，匪跡盡絕，川西北暫安矣！我隊返彰後，正逢縮裁軍團之際，減輕人民負擔，撫慰受難同胞，光即請假返里。二十四年，投攷綿陽豐谷井壯丁幹部訓練班，路宿綿陽，黨部送給川字一四三二一號黨證，受訓期滿，回原籍做訓，禁，等工作，那時我們區內上面委派別動隊員陳正紀任區員，光蒙李主任恆介紹得識正紀；後辦保長訓練；敦請任中隊長，訓練完畢，任區署巡察隊長。恐民衆負擔過重，開會請撤，回到堵水任第九中隊長。二十五年，任安縣堵水場一年制短期小學教員，六月赴蒼受普及教育師資訓練，期滿回縣，委秀水場天竺巷第三短期小學教員。二十六年，

## 孤雁零影

調塔水羅漢寺第四短期小學教員。二十七年，六月赴安縣小學人員訓練，經謝化一同志介紹，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縣黨部宣稱發選爲九區隊五分隊長。二十八年，到安縣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所，受訓結業無委，仍任國民小學教員。二十九年，任安縣塔水鄉二十七保國民學校教員，刻值抗戰嚴重期間，爭生死亡的關頭；我動的大好河山，半壁淪於敵手；親愛同胞，多死於敵人槍彈刀尖下面，蒙我領袖領導全民抗戰，一致動員，爭取最後勝利。我輩青年，具有英氣蓬勃的精神，正好爲國服務，報效軍前，拿着我們手中的槍，準敵人的胸膛；持着刀柄，砍在鬼子的頭上；痛痛快快殺些倭奴，趕他下海，讓開我們一塊潔白土地，好與死難同胞復仇！爲民族增光榮；方不負昂昂七尺之軀！

## 孤雁零影

邵鄆鄆

## 自序

在我的閱歷，好像這「自傳」都是限於古今名人成功的一種經驗的自述，以供

後世從事偉業者之借鏡，而在我這渺小，殘弱，零丁孤苦的不上半世的生命歷程上，既未留有光榮奇偉的史蹟，供人取法，亦無處世經驗告人，或影響他人之處，實無足道者，更無刊印供人瀏覽之價值。不過，六年之久的知交，精神之友——田家半月報，他爲欲使他所有的讀者朋友彼此認識，了解，藉以互慰互勉，故特發起「讀者自傳」，叫我們各自寫出已往生活上的得失，成敗的經過，好使我們互相觀摩，激勵，憤發努力，朝着前面勝利的人生的目標邁進，故我也來參加這有意義的動作，坦白直率地寫下去，以符編者的殷望。

因爲一個人的人生是由多方面的關係錯綜組織而成，爲了時間的倉卒，文筆的粗劣，經過了五次的開端，時近半個月之久，才草率完成這二萬字的「自傳」。

內中所記各情，係用記憶將半生龐雜而尚留有印象的腹稿，含盤托出，繁冗，混淆，糺糊，脫節等弊，在所不免，再因所敘各節，如與現實尚在人物有關係者，恐生風波；爲諱避不同情者之批評，輕視，故遇人名，與地名，悉用英文字母代替。甚至自己的姓名也隱蔽了它的真面目，諸希原諒是幸！

現刻吾人生命的歷程還正在光暗禍福的過渡中，不要以爲是完結了，成爲了或失敗了，須隨着進化的齒輪，奔在時代的軌面！忘記背後一切的失敗，惆悵，哀恐

## 孤雁零影

的往事，重新振作，再造新生的命運！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深夜寫畢於S省，M縣，C，M，S。

## 一．我出生的家庭

我於民國紀元前三年的一個中秋節夜，誕生在谷氏宗族中移居川省安縣的瓦鎮。而處於封建餘焰時期的一個中產家庭中，父親弟兄三人，排行第二。當我能說話，走路時，家庭已經分居在縣城內，每人分現金二百鎊，各自藉以營生，伯父居左鄰，經營西藥房，我們開中藥舖，祖父與我們同居，兼管兒子們的生意，叔父在南門內開糖舖。當時我小，已不滿他們弟兄，妯娌，甚至父子之間的嫉視，仇恨，常常發生的口角，閒言。祖父因為祖母去世，又繼娶了一位瘋婆娘，常發生風波，由屋內鬧到屋外，後來死了，又娶了一個跑四外的，仍然使家庭不安，於是分居出去，大致是退了，不久又聞在鄉間娶了一個很樸實的女人，大致現在還活着。伯父不久因肺病吐血而死，留下伯母和一子，一女，繼之，我父親亦因肺病吐血而終，祖父後來與叔父同居，仍然不能安居，亦因老病憂鬱逝世，只叔父一人，終因他不滿現狀，行動激烈，被駐軍逮捕處以身首異處之慘刑，留下孀母及二女一男，自此，

三位寡婦各自撫育着兒女過着清貧的日子，二十年來，幾經變亂，幸而人口都平安，雖然公共有點薄產——山田，當時兵匪交相擾害，不值價，每人分得售價百餘元，直至今日家境仍未好轉，僅僅維持生活，不過兒女已經都成人了。

### 一。兒時的回憶

自從慈父見背，我們所度的生活最凄苦，當時祖父將中藥舖運器物盡行兜售，照分闈的攤派撥一百六十釧文在叔父名下，每月領息二千四百文（約合大洋兩塊）又壓四十釧文在山田裏，每年可收租谷數斗，另有祖遺山田二十畝爲三家共有，但連年兵匪之災，農村破產，佃戶如乞丐，兼以天時不順，有等於無，母親靠縫紉，洗滌，撫養我們弟兄二人，辛苦備嘗。

此時特要提我的父親。他容顏蒼白瘦削，心地却異常光明，做事忠直，與人交往十分誠懇，尤其對於子女，比母親還溫和。我記得每日早晚爲我們弟兄穿脫衣服，白日時常領我們出去遊玩。有時我們遺了尿在牀上，母親要責罰，他却護衛着抱出，引到飲食店去早餐。當時還有一個小妹妹，也爲他所鍾愛，但因她愛哭，多病，母親有些厭惡，他却特別加意的愛護，惜乎生命短促，竟於三歲時夭折了，他非常的悲傷！父親因先天的遺傳，加以責任過重，又受家中上下人事的壓迫，心中

## 孤雁零影

憂急。焦勞過甚。因是病勢加深。當時醫藥不發達。一般的治療。和藥物根本不中用。環境又壞。所以每日嘔吐很多的鮮血。正象徵他生命的消蝕。和那河橋之死亡的符號。後來為安靜起見。搬入一所僻巷的新房內。我每日到一奶媽家去取乳。做養他將畢的殘喘。但是過了數月的一個清晨。見他眼珠已定。喉中沙沙作響。母親在牀前作最後一次的悲感。哽咽。哭泣。哀號。牀前燒着紙錢。一會兒。他就同我們永別了！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弟兄跪在牀前。受母親的吩咐。速呼一爸爸！爸爸！」還有一件不忘的事。就是棺前陳置的靈房。每日早晚都要進香。一日黃昏的時候。因要急求了事。駭怕他爬起來嚇人。竟把香燭沒有插穩。約莫有一刻鐘。聽見「起火」了……快些……」大家忙着才把初燃的壁柱等處的火勢撲熄了。然而靈房也火化了。靈樞宮頭已經焦爛了。（他亡故後。才發見他已先加入教會講道的聖經。）

我小時是頑皮。最愛摹仿的孩子。街面上任何人的言語。姿勢我都要學他。如聽見賣食物的喊聲。甚至廢廢乞丐可憐的形像也要照樣扮演。因此。惹人取笑。招人厭惡。有晚上無聊。也照他們在藥刀上很快的去切紙條。把左食指切斷。只連一絲皮。現在這創痕還在。又一次喝人的醋。竟把酸水喝下腹去。幸好救治的快。才

未喪命。這些惡作劇，小時非常多。還有一種就是冒險性，常受人利用作多少壞事；也不怕艱險。有一次母親上一高山去燒香。她禁止我去，特暗叫多少人監視我，勸慰我，並允許下午回來有好食品，我從放學就出城在殺場河岸上等候。天色漸漸暗淡，人都過完了，還未見回來，就在迷糊不清的初黑時，見一人走上橋頭，正在猜想，一陣狐疑，那人馬上變成所形容「青臉紅髮……手持鐵鍊……」的惡鬼上前捉我，急速奔回，連呼「有鬼」，渾身出了大汗，是夜盡在兇惡猙獰的鬼羣中直到次晨，馬上偷跑上山，隨著一些抬大蠟的善人居士奮勇往上爬，拚命往上爬，終於在衆人都到了以後，我也達到了山頂的目的地——觀音寺。可見昏暈了，無力支持倒在母親的懷抱裏了！比山高十五里，而我的年齡只有八歲。我還有一種搜藝的興趣，當時北洋兵給的紙烟畫片，信差送來上海商店的美術商標，樣本等都妥爲保存，直到現在這種天性還濃，已集了千餘張紙烟片，數百張聖經畫，各式錢幣，郵票，喜報，名片，都珍惜之至，就是冒險性，到現在，還未稍減，我不喜歡消閑安逸，平淡。總想冒險去勞苦創造一些新鮮的事情，但是對朋友，却絕不喜新厭舊。那時，長輩們的主張，把我弟兄送入私塾讀三字經，百家姓等書，每日兩次背書，認不着十分之一的字，更說不上明白不明白，有位陳老師，教法雖嚴，但是很

## 孤雁零影

認真耐性地教。他是我初學之師，我現在還景仰他呢！我們弟兄的名字就是他取的，這也是終身不忘的一件事。

後來爲了生活的壓迫，借住親戚的一間房子，讀書也告停止，因爲人小，不能找活做，只有跟着母親，靠着那點利錢，和做活的錢在一塊兒相依爲命的過着孤苦零仃的生活。不幸，又被病魔纏繞，接着兩弟兄因了營養不足，惡惡的結核病乘隙而生，弟弟生在左肋上，我則患在右腿上，在經濟窘迫，醫學又未昌明的境地中，於是日益加重，弟弟的形勢很兇，流膿破爛，愈爛愈深，我倒只是腫硬腫，早晨下地帶痛，平時略有點跛而已，不能行快行遠，後來隔壁一位太太介紹了山上一個笨醫生，包定日期，議定價值後，他卽點燃香燭，殺雞念咒，畫水，弄畢了把我按在矮桌上，用其平生之牛力將我病腿扯伸，用了幾塊山上特製的斑竹片夾在膝部四週，以蔗繩牢牢網綁，申書三日後解網，不准開放，我當時是怎樣的受痛，呼喊，真至此處，猶不禁顫慄！劇痛慘裂的呼號哀懇至夜半，母親不忍，就解鬆一點，達到我所要求的程度，改用布帶纏裹，但見被夾網的部份完全起了大水泡，甚至已爛，如此待到三天後他來時，大發怨憤，說我們不服從他的治法，於是勉強上了點藥，就卸了費，從此一去，不復光臨，可是我就放心了！由此全腿潰爛，每逢集期，固

定的醫生前來爲我們兩弟兄換藥，弟弟幸好漸次收口告愈，而我的傷却愈發愈壞，換了兩三個醫生都無辦法，在此九死一生的當兒，救星來了！原來鄉間一位女戚介紹我們到洋行去醫，我們雖已知道一點關於「洋行」的謠傳：「吃人，挖眼，鋸腿，……」等無稽之傳，令人生長，但我好奇，冒險又復活了，不怕一切，堅請帶我去到洋行治療，不得已，在種種阻止的聲浪中，母親不顧一切，就在第二天背着我到所謂「鋸腿」，「挖眼」的地方去了，那時我還不滿十歲，時在民國八年暮春之某日的上午，這是我人生一大轉機之時。

### 三·走上人生新階段

第一次到了所謂「洋行」的教會，瞥見整潔的房舍，美麗的圖畫，和悅的面容，早感到快愉與希望，把小小的一顆心完全滌新，決定寄託下來，首次看見西國女教士異樣的服裝和聲調，也不畏懼，當成天使一般的驚喜，經過一番消毒，藥水洗沖瘡患處，撒以藥粉，裹以綳帶，頓覺減輕疼痛不少，心中發現前面的光明，由此一來，便決定了我，以及全家人並子孫永遠的命運。

遵照所囑，每日上午到堂換藥，並有女傳道先生教我母子二人讀淺近的宗教書，大都有音韻的，所以不上三天，我便能背誦那本福音初階，繼又把福音問答，翻

孤雁零影

世良言，都能背誦了，中西人都注意我，同時又勸母親入教，給她講一些基督教教人的道理，我也聽得很感興趣，於是每天總是早到，遲歸，爲要學道，讀書，禮拜天也參加禮拜，當時該地教會也正在發展中，一座新建的可容四五百人的禮拜堂都將坐滿了。如此繼續了四個月之久，來了一位初次到華的英籍女護士長診斷之後，她說若不趁早鑄去此病腿，恐再上竄，就有性命危險，當時我也並不如以前一般人所傳的那樣恐懼，經過她們一番解釋，我們竟毫不顧忌的順服了她的主張，直延到十一月中才由母親變賣了幾種東西，又借貸了一點錢，持了西教士的介紹信，就雇轎子，帶我啓行作首次的長途旅行，沿途那深秋的景物，及行人，廣大了眼界，擴張了胸襟，心中非常快樂，經過三日的行程，終於在一黑夜裏，到達了T城的一座教會女醫院，候至醫生們到了，看了介紹信，就立刻檢查患腿，並換藥，安置我們在一間特等病室，每日照例換藥，且取出最上好的孩子衣物給我穿上，又拿出美好的圖畫書，洋囡囡給我玩，預備很好的飲食。總之，一切都是好的，令我們十分滿意。醫生，護士，工人待我們都很好，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最幸福的時日。有時母親背我在門窗外一望外景，一切都是和悅的，美麗的，雖有那生死關頭的動刀手術在最近的前面睜睜的望着我，我也不害怕，每日與母親不斷的祈禱主耶穌拯救

我：約住了數禮拜，就在距第一次新聞知的什麼聖誕節的前兩天，給我行了那關係我終身行走之事的嚴重手術，我躺在那手術椅上，面上洒着麻藥，口呼着「一、二、三、……」母親跪在室外懇切地祈禱着。不知經過了若干時，我從朦朧迷夢中漸漸醒了，已經是在床上忍受那種肉身最大的痛苦了！一天天地時光過去了，因為留下的殘肢甚短，一位女護士把我移在右床鋪裏，不經意將綳帶掛掉在地板上，於是染了細菌，生了膿，復經過第二次重入該院施手術，再到省會一教會醫院動第三次手術，纏綿了三年之久。一直換了兩三個月的藥，仍未見愈，在此期中就練習拄拐棍，不到一個月，已能單獨一人走平行路了，身體入院時瘦削如柴，如今已是肥胖的臉龐了，在次年奉天單獨回去時，因母親先回一月，人人驚異地當作一個陌生的奇孩齊來看問。

#### 四·學校生活剪影

從前七八歲時在私塾讀了兩三本蒙童書本，還能記得大半；又上年讀的兩三本福音書也還能背得，對於淺顯的書勉強可以認得，自以為再沒有讀書的可能了，但天下出人意料的事太多下！那時，有教會所辦的男女初小各一所，二弟即在男校讀書，已把「共和國教科書」第一冊讀完了，此季又在讀第二冊的十幾課了，上面的字

## 孤雁零影

和圖印的很精美，話句又通俗，我覺得很有趣味，有時候或同他一路進去玩玩，後來就報了名，每日不斷地同進學校，本來第一季，他攷的是第二名，教師很誇獎他，不料此季我與他同班，他仍是第二名，而我却是第一名，我認爲這麼容易的一二名，爲甚麼同班十幾人又都不要，偏讓我兩弟兄得呢？如此繼續，風雨不斷地去讀，先生又很嚴厲，一年以後，因故我們搬在M城，仍繼續讀書，兩學期之久，每次仍是我第一名，他却由第二名降到第四名了，一年後又返故鄉，仍回前校，先生已換爲兩位新的，一直到畢業，每季試驗，第一名還是不捨的光顧我，可惜他在三年級滿期後，因迫於生活，乃轉入初級職業學校去工讀了，三年於彼處，重新讀舊書，因學食費免繳的便宜就誤了他三年光陰，並中斷了他求學的學程，在現在還懊悔呢！

初小畢業，係由全省教會所組織的教育會出題，三年半的初小，所感最有趣的學科是國文和算術，當時國文是要背熟的，至於算術，到四年級L先生每天出很多理想題，都是選自高小，甚至中學的文字題，叫我們做，差不多末後的一學期，做了兩百道理想算題，這委實是驚人的事實，並非虛造誇耀，正因爲如此，把歷屆國算（尤以算術）不及格的紀錄打破了，那一班國語，算術都及格了，特別是算術

，我只記得我是九十幾分，後來高小畢業竟獲得整一百分，於是我對這兩科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以後每次考試都在甲等以上。

爲了升學到百里遠的高小，教會資助膳食，書籍等費，恰值那年（民十二年）改爲新學制教科書，內容新穎，簡單明瞭，並不感學課之苦，正副十餘門，一日七堂上課，養成了求知慾，和紀律的生活，這兩年之中，並不像初小那樣單調，課程繁複，還要加上算題，作文，四書，背誦，全靠早晚的自習時間來補救，最愛的是國語，算術，最怕的是英語，國畫，其他史，地，術，理等都平常，還有一種修身科（即聖經課），這是我拿手的，却把多半教外學生苦了！學校當局爲提倡學生聖經興趣，特在禮拜日下午用種種活動生趣的方法——如尋覓章節，猜聖經謎，陳列聖經內所載器物……等等，優勝者給以徽獎，多有我在內，又每年舉行全校總考聖經一次，全校第一者，得五號字金邊聖經一部，現在我還在用這聖經。我雖不能下晨操，就是在冬天，也得在黑暗中起床，因爲自身不方便，就養成了我善於應付各個不同性情的同學，他們對我的觀感都好，多在各方面幫忙我，所以也並不覺得孤寂，困難，就是教員也都喜歡我，特別在第二年時的卮先生，他寡言，少笑，說話直率，心地坦白，我對他留下了永不泯沒的好印象，還有校長師母（英人）最有

## 孤雁零影

愛心。見學生就是天真的溫柔和諧，雖然她不會說中文，已夠領受她的愛了，她在歐戰時曾充當女軍官，新近才結婚，倆口都是五十餘歲了，她的油畫很好；常到郊野描繪景物，她每禮拜二下午帶約我同她到教會公墓去檢石子，栽花艸，每早晨在自習室時，提兩罈毛硝水截在路口，每人一杯，永不忘記她的，就是我一跌在山坡下的堰溝，把眼睛上邊跌裂了縫，她把我當作家人看護，飲食，玩具不斷賜與，又一次我在雙槓架上把手折斷，她又熱心愛護，每天換藥外，叫我在她家玩耍，在休息的十多天中，心裏十分快活，令多少同學都羨慕，連我都不想復課了。校長太嚴格，但也還公正，他會拉梵哦林，歌聲很好，善教音樂，從此引起了我愛唱歌的興趣，學校還有硬紙手工，我很愛做，還要每人種一方地，要記分數，我也做了一小方，每天各科所派的工作，都要計分在學校日記上，且要算在學期試驗中，每週有一試驗，半學期，一學期，一年，以至畢業都有試驗，當時教會學校能負盛名超過官立學校的原因即在此點。以後我教書也多注重此點。每學期考試成績，那頭名還照例跟着我，以至中學還是這樣，在我自己並不感着對書本很熟，也未見特別用過心，天資也不算好，還會考在衆人之前，這證明考不及格的人真是太不用心了。

惜乎命運不佳，並不能一帆風順地向上繼續深造，時在多事之秋，五卅慘案次

年又是萬案，正爲革命軍誓師北伐時期，各地反基督教運動甚烈，迫不得已，學校停閉，爲了自身的困難，和環境的影響，學程自此中斷，畢竟連初中——這最普通的學習階段，都未完結，這成爲我一生向憾事之一。

### 五、教書生涯一瞥

爲了反教聲浪甚高，各地教會西國領袖幾乎完全回國，教堂關門不少，一切學校也隨之而停。本鄉教會素有男女初小各一所，經一度開會討論，仍然繼續，但教育款項無着，由教友擔負，預籌數十元，議定請周學士君和我兩人充男校教員，每月月薪三元（前爲十元）僅爲伙食津貼，勉強支撐了一學期，下學期即行停閉，時在民國十六年，十七歲時。次年在工鎮任兩級小學教職，月薪三十圓，約合大洋五元，在此年中，生活在依山傍水，風氣淳樸的地方，很有興味，地址在寺院內，同事七八人，學生百餘，每在課餘的午後到山上，水邊，領學生唱歌，講故事，談話；或與同事閒談，時事，彼此間甚是融洽，大致一二月我回去一次，次年上季仍然在該校，月薪七元（都由學校供給伙食），此期內爲了時勢，爲了兩同事之爭權，爲了一女友，爲了我個性強，喜自行主張一切（當時我兼管理），爲了常與女校教員（我介紹的表姊及族妹）及女生同玩，遭校長嫉恨，那時，北伐成功，革命的浪

孤雁零影

潮洶湧，新文藝思潮正熾，我心理上，隨着生理，與環境的轉變，漸漸令我不滿意現實，生活裏有一股激流在不停地動盪着，要想擺脫這些狹窄的境域，另創造一種新生的路徑，結果，由這些不安的情態，影響我的生活和行動，在酷暑假期和暑週之一午正，爲脫離那好險的環境，苛刻的待遇，乃不辭而去，在這一暑假中最痛苦不過，爲了內心的矛盾，肉體的缺陷，家境的困難，社會的險惡，走頭無路，兼以生理的要求，戀愛的失敗，一個青春的心機，隨着蕭瑟的秋景，如草木一般地枯萎了！

大約是在暮秋時候，被一位西教士介紹到五城爲一西牧書寫，住於教會，每日上下午到彼處伏案工作，兼教會義務工作——教學生，佈道，領會，每月連伙食八元，次年十元。教會義務工作還覺有趣，惟有那笨頭工作，却是枯燥已極，如同囚犯一般拘禁在那裏，每日不管有無寫作，總要準時報到，按時轉去，午飯後仍然如此，不然，就派一些毫無意思的事——改填小冊福音書，補圖畫，撕郵票……等，真可惜一日七小時的伏案時間了。於是當年暑假間去，却不再去了，下半年又被友人介紹到本鄉巨鏡函級小學，任兩班高級班算術，和英語兩科，算術倒教的很起勁，畢業會考得在甲等以上，惟有可怕的英語，本身讀的既少，又未加用功，離開

了學校四年，又忘了一些，怎敢去應命欺騙學生呢？幸好過去的教員教得很少，我即從頭再逐次的教，又幸好不應考，就此混過了一學期，時在民國十九年二十一歲時。

二十年又回到五城多作教書（小學，及夜校）與教會工作，較有生趣，是年夏學校停閉，暑假回家與短時期內由C師母介紹的F教士之護女C結婚，次年（二十一）同到前地教會自成一小家庭，二十二年下季至二十四年上季又在C縣教會教初小，與S君甚相投契，與數十個天真男女兒童在一塊兒非常有趣，我們很用力，教會人士也很敬愛我們，當地風景優美，教友富有感情，過着最好的生活，S君才由初中畢業，體魄強健，精神飽滿，情感熱烈，他愛運動，每在黎明前起床操練拳，棒，晚上看書，寫日記直到夜深，因此影響我也無形成了很緊張的生活了，他愛音樂，與我同趣，時時從各方面搜集時代流行歌曲，每人謄了一大厚冊，我記得一年內，學生能唱長短歌三四十首，我也是愛新的創造，活動，在彼兩年中很踴躍地參加各種活動，如聖誕節遊藝，懇親會，旅行等。

綜計八年半中，教了五處學校的小學生，同時自己也受了教育，因為深感自己學識的不夠，所以數年內，一面在大自然界去學習自然科學；一面在社會裏去學習

## 孤雁零影

了社會科學，再多閱讀有關應用，及普通知識，並文學，哲學，政治各方面的書報，雜誌，我的知識水準確較初出學校時長進多了。

## 六·正式加入教會工作

從幼年時起，到教書時止，除了兩年未在教會外，其餘十三年都在教會的崇拜，講習，感情當中，受着薰染，信仰早已奠定了根基，每日私人靈修生活除了十七與十八兩年有點疏懈外，在任何地方都必早晚祈禱，讀經，且在本鄉，及教會教書時，還直接作各種義務工作，如教夜校，主日學，查經班，佈道，講道，領會，書寫……等等，直到民國二十四年，M縣有英皇牧師辦一「佈道訓練班」，徵求初中畢業程度青年受一年訓練，準備將來傳道，承下女教士介紹並資助學食費，於是年秋季進入該處。同學六七人，大都係初中才畢業，在這一年中，一面上課，一面工作，真是一所靈性的工讀學校，每日功課六堂，學科十餘門，下午三鐘後大都出外到附郊一帶，街上，家庭，禮拜堂……等處佈道，主日則到指定鄉鎮教會領查經，聚會，佈道，拜訪等，生活十分緊張，該地教育也在久已沉寂中昂起頭來，新入教的驟增，禮拜堂幾為之滿。又辦一所夜校，派我主持一切，成年人——學徒

· 匠人很多，另外婦女最多，有人滿之患，不能容下。嚴格取締孩童，辦的很有精神，繼又辦到高級，分班教授，在此種種活動工作中，又教授了很多書本上的知識，同學中也很有趣，說說笑笑，十分天真活潑。一年畢業後，被教會派我到該地醫院工作，起初自己計劃以三年到五年為限期，以免久在一個圈子裏失掉生趣，不長進，不意院中對人太專制，且工作單調，又無人同情，精神不快，於是注重與護士，工人，病人作個別引導，倒還不錯，次年上季又得前佈訓班校長借第二期同學幫助，又提倡每週一次聖工檢討會，並組織護士。工友等團契，每週查經，學道一次，各護士也很幫助，勉強維持一年，即請辭卸該職，名義上是給以牧當書記，其實，則是完全負上了該教會的工作，直到該牧返國，教區又正式委派在該地工作，至今業已三年，因時勢所致，及人力，財力有限，工作無若何進展，表面上論，人數大減，而內在精神方面則較為進步。

### 七· 在狂風駭浪的搖曳中

· 自從七七盧溝橋事變，我國為爭取獨立，自由；為民族生存利益計，乃展開了神聖的全面抗戰，四年以來，前方數百萬忠勇將士不屈不撓，前仆後繼地為整個國家民族不斷地作壯烈的犧牲，同時，在這大後方的人民，除了一些賣國求榮的漢奸

## 孤雁零影

·和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外，也大都負上了救國的使命，敵人炸毀了他們的房舍，財產，死傷了人口，他們出了捐，稅，出了壯丁，出了氣力，費了腦力，耗了精神，這與在前方荷槍擲彈是同等重要，同等有價值，再者，還有物價高漲不已，生活受着極大的威脅，是有史以來罕有的奇象，特別是教師，低薪公務員以及教會的低薪工作人員等，實在困苦已極。物價，尤以食米，不上一年，已漲了十倍，其他各物還可忍受不購，而一日三餐，是不能減免的，一家數口，單以喫飯而論，平均每人每月要七八十元，雖然薪水一年三次之增，較之三年前加了三倍，而生活程度之增却已超過了十三倍，這怎麼得了！我的月薪前三年是二十四元，今年連津才九十九元，還是經過了三年歷次的加上了的，前兩年都是每月欠債，直美昨年秋冬之間更形嚴重，米價漲至十餘元一斗，一月三斗，則需四五十元，而當時的薪水也不過此數，因為債務越累越深，已到二百元之譜，幸好兩位教會領袖略加接濟，又家弟平均每月總有數十元的補助，教會同時借支一百二十元，買米，家弟兌來百元連薪水一共儲購米約二石，都在十四元與十八元之間的價值，食至現在，本月才可食罄，殊今春米價突由二十元漲至四十元，下月就毫無辦法。今季借款百餘元購柴千斤，還可燒至秋初，加上雜用，應酬，至低每月亦需三百元，三分之一沒有着落。

我除了一面交託天父，憑信心仰望他開條出路外，一面則盡人力。惜因身無一技之長，又限於體力，不能兼任其他生產事業，而家鄉方面工弟合股小貿易，前兩年尚可贏餘，今年因食糧飛漲，生意蕭條，我也不忍寫信告知我的生活情形，他每次來信雖說叫我暫緩時告知他，而我無一次告知他，總是因着此地與彼地兩方的熟人互相兌款而常由我轉手，以致常常留爲我用，現在連各方借貸，與預支已負債在三百元之譜，我心中隱忍着。逢人述苦，或歎息物價高漲，徒然無益，反而增加人的煩惱，我只有堅持我的善性，忍耐着生活下去，前面還有更艱難，更兇猛的艱窘將要臨到，正需要積極儲備充足的力款以迎擊之，所以我仍無暇憂慮，或向人述苦，只有忍耐，與奮鬥同時並進，黑暗之彼方一定有光明，生活的路途愈遇愈緊，抗戰也達到極嚴重的關頭；歐戰也由大西洋岸而至地中海，現在已蔓延到東亞來了！人類文明的精華將都捲入戰爭漩渦的毀滅中，提倡正義和平，解救人類精神痛苦的教會也一同在摧毀之列，我的思想因此動搖了，精神萎頓了，我十分憤慨，我覺得宇宙間充滿了矛盾，衝突，精神界也充滿矛盾，衝突，問題愈解愈紛繁，用不着粉飾，這世界的末日快到，只有存着渺茫的希望，忍耐着奮鬥，直到最後的一瞬爲止。

## 八·一個小家庭

## 孤雁零影

這十年內（民國二十年對三十年）的丈夫生活，其中有三次是同居一處，頭一次是前九年，在K縣教會，那年天旱，米價也漲至極高（老斗三元），生活困苦，月薪二元，仍不濟事，以至借錢當物維持生活，一年後回家，即單獨在C縣教會教書，月薪十元，次年春因了戰事，於是母親同她一行奔出避難，輾轉曲折，經十餘日之久才來到C縣，同住有四個月之久，待至初秋戰事已遠，才一同回鄉，下季即是我到M縣讀神學之時，一年畢業，又一年在醫院，第三年，即是流戰軍與那一年的秋季，又與她作末次的同居，直到如今，整有三年，我們雖由教會關係而迅速的偶然的結合，但感情還好，雖有時，因瑣事意見不合，發生口角，不上半天又復了原。我性情剛直，堅決，自覺對她發生爭執時，理由充分，但天不認步，使她哽咽傷心，本來她，讀書至初小畢業，教會的書籍——頭詩，聖經，禱文等都能暢讀，就是缺乏知識，口不謹慎，不服人教，在家時母親性情急，氣量狹，更易發生此類情事，但在末次，因為我自己受了國際的風雲，國難的憂急，教會的不景氣，社會的腐敗，人心的險惡，各方面的影響，自身——知能，身體，經濟各方面的缺陷，把我磨煉得更有忍耐，毅力，去適應險惡的環境，加之處於教會的領導地位，負上了不可脫卸的神聖任務，並在靈性上不得不進取的情勢之下，自己的思想，志趣，情

感不得不長進，因此，我第一步就學習了忍耐，故很少與人發生對面衝突，同時，我也用知識的啓導，多用同情去解釋事理的原委，加以勸勉，故此，三年來，少有衝突。確實她也在性情上，知識上，技能上，習慣上進步了。

因為雙方生理發育上都不健全的原故，故結婚以來，她從未生育，現在所有的兩個孩子，大男七歲是四年前親戚由鄉下送來的，時已三歲不能言語，行路不穩，每夜撒尿，此時仍有此病，雖屢經醫治培養，仍然乾瘦，愚笨，送他上學校讀書，貪懶，不領，常在外面玩，把書完全失掉，用盡方法教養，管教。至今，身體，智識仍不進步。另一小女孩，係八個月時（民國七年暮秋之初），一僵至日晨由神特賜，我們照樣撫育，其身體之發育，知識的增長，比較前者為佳，今年才三歲，甚麼話都能說，懂得許多事，能唱歌，說歌謠，有時還以理反駁我們，表示抗議，才兩歲時就能行路了，兼之活潑，秀麗，雖然都同為我們所愛，但人性的軟弱是這樣，我厭着那小孩的呆笨，瘦弱，愚魯的姿態，和惡劣的習慣，這小女孩的盼望較多，成就較大，故我過分的重視，她也給我精神的慰藉不少，我也將末竟之志遙遙期待在她身上，培植她，希望她真能繼承我精神，志氣，思想，情感，信仰，等等產業，保守之，擴大之，發揚之，我就滿意了！

## 孤雁零影

另外還有母親、弟、和弟媳，仍在本鄉，由弟供給，還要爲我們這裏大小四口負責，真夠累了，我心不忍！寫至此處，忽開「米已漲至四十二了，還在漲哩！」給我一種更緊一步的威脅，仍只好不著「總裁」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繼續「堅忍」！但還缺少了一種「抗賊」（即奮鬥）的精神，即使有精神，復有何法？想重此處，令人憤慨，到此地步，又怎樣呢？難道：乞求嗎？無恥！舞弊嗎？無廉！更說得上信仰嗎？宗教領袖嗎？還是憑信心冒險下去，難道自殺不成！任上帝的安排！我只是堅忍着時等的轉變，萬一到了不待已，走不通的絕路時，必會產生一條新生的道路！國家都變到如此萬萬分的地步，在個人方面還算什麼呢？！

## 九·我的現在和將來

前面所述各節，是跑馬式的將生命之前段的過程作一個短的敘述，自然並不足以表出整個我的真相，茲作一簡略地橫面的剖解，作本文的結束。

(1) 健康問題——自幼時家貧，缺乏營養，以致患骨結核，我的健康就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繼又鋸腿，受三次麻藥，和長時期的劇痛，又加上了一種摧殘。從此，終身殘廢，在行動、應事，多方面掣肘，同時心理上受着不滿，精神上感着自憐，這一切的一切，內在的，外面的，都直接，間接地影響了我的健康。及至十七歲

時離開學校生活，初次進入社會，又要爲自身前途，和家庭負擔與險惡的環境奮鬥，更是不易，是時又入了極窮苦閨子裏，而兼之以本身及家庭的體力有限，以致與一當時的女友失戀，真是感到萬分苦痛。兩年後與現時妻子結了婚，身體稍復常態，行動，工作雖不成困難，頗能支撐，惟容顏終是蒼白，瘦削，年齡不過二十二三，却戴上了半老的面具，恐怕見及踴躍的人，因不免異口同聲地說：「——先生還是——更見——爲何這樣瘦呢？」這更因心理影響而愈見衰弱的話。雖然如此憔悴，感謝父神眷佑，一年中，連感冒也很少，作事並不弱於常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行路，習慣成自然，能與一般人同樣速度，許多次還一氣步行二十，三十，以至六十里呢，並不落人之後，甚至跋山，涉水，坎坷溝渠，黑夜泥濘，並能勉強地走，並不發生若何阻碍，日常與人交接，無論何種地點也不感多大困難，一經見面之後，人多忘掉了我的拐棍，只注意我的其他方面了。

近兩年來，究因因疑還是軟弱的肉體，爲着六年繼續在此，感覺疲憊，厭倦，最近之前七個月內，卻患了三次病，後兩次不得已住入醫院，現雖恢復常態，但潛伏體內的腎病，肺病，心病……等病，我也不暇理視它們，除了守得到的衛生條件外，還是照常工作，我爲了希望在此次病後，作一番休養，使身體重新換一套體

## 孤雁零影

質，所以在此生活高昂之下，還繼續病中所耗的飲食——牛乳，雞蛋，不過牛乳兼主人打六折計價，雞蛋，有一月多皆為朋友所贈，現在每月還是多費三十元，為支持生活，也不是俄然消耗的，現在確被病前精神壯實一點，容顏有色一點，惟最近數日又遭受了內在的，和外國的雙重壓迫，身心又漸衰頹，而我也不顧忌，隨牠去罷！只要能夠我愛護牠的本分就是了。

(2)自學經過——我既感受了身體的缺陷之苦，和中途輟學之憾，所以不得不自行努力在知識上求進步，這就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礎，和形成了我一生的生活實質。可以說，當我開始了學校生活時起，就有了好讀的習性，不過在初小時無課外讀物，在高小時，多愛看圖書室的「少年雜誌」，中學時，專看「小說世界」，教書時，就看了若干長篇部頭的舊小說，如「列國」，「西遊」，「水滸」，……等「流傳民間的一些談話資料的東西，後來又轉入了讀新文藝作品——即當代流行那些著名作家的小說，多少看了一些，內容大都描寫戀愛，和鼓吹革命的作品，我的舊文學的根底，大都得自那些舊小說，新文學的根底，大都得自那些新小說。自後，我對文學一門發生興趣，對其他自然科學簡直視為畏途，於是隨時隨地盡量搜集這一類書籍，同時也購一些有關文學進取的叢叢書，每遇嗜好讀書與我相同的人，便如吸力般地結

合爲知交。

民國十九年後，因在教會教書，所讀又多係宗教哲學，名人傳記，論文，與宗教經驗等教會的叢報雜誌，凡廣學會的書籍，大部曾過一目；其次聖教書會青年協會，與基督教協進會各叢報也都隨時入覽，於是對教會，和神學的認識較前大爲進步，因此，感覺各派神學的無謂爭執，和教會本身各種缺點，乃決定了終生服務教會的志趣。從許多宗教界偉人的靈性經驗，論文，和蹟功，我願步武其後塵，立志改造社會，教會，建樹永久價值的事業，從此，我又偏重名人傳記，哲學等書籍。因着環境的需要，這其間也看了多少其他的書，直到近幾年來，因限於交通，經濟，但時代的飛進，不容人的思想停滯或退步，我感覺着自己現有的書不敷閱讀，又兼之多數不值一讀，就是自己環境中的書也多陳舊或不合時代，與自己的興趣，非常不合，就是一個縣城內也缺乏，就只有在熟人處借來一些近期的時事刊物，今年更幸福的，是預約了兩三處初中同學隨時寄借新近書報，大都關於抗戰，文藝，新思潮等書籍。

可惜處於教會內，很難覓到合乎新時代思潮的書籍，數年前讀了廣學會出版的「人生把握」一書，去冬又重看一次，得益很多，直到現在還未發見一本可閱的書。

孤雁零影

孤 雁 零 影

去夏由我提倡在本教會設立一間圖書室，購募一些書物，仍多係教會過去的，今年只有一種日報，四種本省教會刊物，（即佈道、田家、希望、教區季刊）上海的幾種刊物，和本省另外兩種刊物亦中斷，書籍仍為交通，經濟所限，不能購到。

自從與田家報在第二卷（民國二十四年）十期以後認識以後，我就非常愛慕它，覺得它不但是農民之友，也是一般人思想、精神之友。次年我就從第三卷訂一份，並介紹他人自動去訂，到了第四卷，我為了訂戶便利起見，也作了此地代訂人，才介紹了二十幾個訂戶即因日寇侵境，發生抗戰，於是中斷，次年（二十七年）田家報在長沙出版，訂戶漸減，及至下半年遷來成都，更見方便，於是自六卷又開始介紹，今年訂戶也不過二十，去年田家報力謀改進，極力適應農村實際生活的需要，一般人也感覺很有興趣，我也更有興趣，即盡力義務介紹，認此是代替我們宣傳福音，順利入羣，差不多此地教會較大的家庭都介紹了一份，又由他們再向他處介紹，如此很快地一年中竟到了六十一戶，一百一十一份，今年更在迅速的增中，四個月已到了四十戶四十六份，現在仍繼續由我處訂閱的訂戶有八十五人，二〇九份。（其他有自動訂的，或別人介紹的未在此內）我不但愛看此報，就幫助人看報（因武慶的即有十五份，大都分贈別人，還有看贈的。）並且也激發了我愛

寫的興趣，我見了八卷七期上的文藝欄的詩歌，故事，我就覺得此報也是我們思想界人寄託精神的良友，只要稍有暇時，即願寫一點文去，藉以溝通彼此間的感情。

我除了上項列述思想之友——書報等外，更多注重在「大百雜」，和「人學界」——（因為書報所論也是在道範圈內）中去思索，去考究，更增加了我實際的人生哲學。

現在爲了要更深一探求學問，每日清晨總修檢還讀一點英語，曾與本館英啟互換教讀本國文字，借時間太少，只有自己多注重學習成語，並練習生字，另外還欲學習風琴，練習寫字，皆因環境不許可，現在又開始了寫日記的習慣，還是常因阻碍時寫時輟，以上各種，都爲要促進自己隨着時代前進，不然，不但要隊伍，受淘汰，還要墮落，滅亡，我還有一個幻想，假設能緩步步掙扎順暢的話，我還要躍入某大學以彌補一生之憾。

(3)靈性經驗——可以說從初入教會兒童時期起，就開始了靈性的生活，但靈性生活並無止境，正如物質生活一般地要長進。且各人所經歷的也非一致，當時，思想幼稚，只從禮拜儀式中，教師傳授的聖經故事中知道一點皮毛，不過內心因之養成了天真，純潔的美性，學習了敬虔的態度，不敢撒謊，偷竊，欺騙，作惡；也

## 孤 雁 零 影

在私人生活裏從事讀經，祈禱。記得在高小和初中時，每在晨晚兩時乘人靜臥床上時，我即跪床前爲自己當前的困難和前途，並家庭祈禱；冬天寒，便跪在被窩裏祈禱，漸漸由儀式和經典的信仰，轉到所欽佩的宗教界的古今人物們，及現時所接觸的人們的信仰程度上去了。從他（她）們堅強了我自己的信仰，並願跟隨學習，從那時起，我就尊崇賢哲，志士，及至出了學校，我爲了時代的巨浪的衝擊，和眼見，耳聞教會，及傳道人的虛偽，貪慾，對教會冷淡，甚至歧視，批評，信心也隨之降低了。但 主賜的那一點最後的靈火始終不能熄滅。內心深處却不能離開基督，後來加入教會教書，開接服務所謂「聖工」，心中仍多不滿，但爲了處境，也不好說，却懷了「革命」的火氣，誓願將來改進教會，且心中也確具了一些理想計劃，同時因多閱讀宗教理論書籍，見各教會所持不同的教義，互相水火，於是把自己的信仰又引到歧途上了，心中不安，信仰搖動，好像所說都不可靠。因此，精神上的矛盾很大，不願勉強服從這人爲的宗教形式，但爲了處境，也只好順應下去。接着又是一種新變遷，就是有各地的教會舉辦「奮興會」「靈修會」等，延請全國名人，或外省熱心份子主領，大都着重熱情，當時倒還興奮，精神上受一大感動，生了許多善念，但回去時，與一般人同，不久即冷淡烟消，所以我決定不願多赴這樣

「注射奮興劑」式的聚會。

由於上面種種的轉變，所得的結果，就變成了我今日自己的信仰，我以為人的生活是屬於靈肉兩方面的，但要藉着宗教的指示和力量把兩種不同質的生活打成一片，使自己成爲一種完善的，健全的生活，宗教信仰的對象是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祂是全人類的父，是一切真、善、美的重心，基督——表彰神性、真、靈，而爲人類萬世師表，並救贖者，聖靈——由上帝，和耶穌所出發的一種聖善的感動，這構成了三位一體——獨神的信仰核心，可以藉着教會的介紹而認識之，而除去一切不利於人生的成分（罪惡），與信仰中的神變發生關係，就促進我們的生命純潔、自由、快樂、偉大、進步，以致全人類在同一信仰下聯合統一起來，促成天國在世如在天。

爲要培養這靈性生命，使它表現一種光明，聖潔，奇偉，勝利的活法，所以照着原有的習例，每日早晨讀聖經四章（新舊約各兩章），晚上讀靈修選經數節，並默禱外，每晚聚家人領導她們舉行簡樸家庭禮拜（營母親與弟媳同處時），現只同妻共兩所禱而後就寢。另在每晨有全體職工之早禮拜，過去每晚還有晚禱，這對團契與工作都有補助，主日崇拜對我最有興趣，決定終生不間斷一次，藉此可增進個

## 靈性關係

人與團體之間的靈性關係。

有以以上的靈性準備，爲要過一種內在的精神生活，同時也重要抵抗身外的壓力，忍受一切惡運遇，努力從事於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創造宇宙永不朽壞之價值的事業，所以我決不把宗教當作機械或地只是注重崇拜，遵守規條，或遵守己內心之慰藉，享受，來世之永生，天堂，我覺把宗教運用在自己生活上，來建造自己成爲堅強的武器，以便負上改造世界，拯救人羣的天職，使人間沒有痛苦，充滿天國的氣象。

(五)我的興趣——梁啓超說：「人生的意義爲的要求興趣」，人若沒有興趣，寧願死去，我生活的經驗，覺得人生要盡量尋找興趣。所以我做事，談話，看書，交友，與一切私生活的活動，都以著重興趣爲主。有時感覺生活枯燥時，忽而來一朋友，或接一封信，或作一件事，馬上把那無聊的情緒排斥出去。

但是興趣，也要站在清潔方面去求，若是放縱無度，受着各種不良的影響，反而痛苦。我的興趣：第一是靈性生活，因爲它不但安慰我，更指示我向着人生最高的目標，去順服上帝的旨意，在人間作一種永久性的精神的服務。第二是作工，務是有生趣的，有意思的工作，雖然勞乏，其中興趣無窮，我因此對任何人談話，寫

信，或叫人做事，也盡量使對方感覺興趣，不要對方精神不快。我也常感受多少人對我不快愉，或傷別人的感情，我心中積聚他的殘酷，尖利，刻薄，加以同情的勸解，心中方快。第三是閱書。可以把思想進入書中描寫的景象中是最便宜，簡捷的權利的享受，但我不喜閱深奧的理論文字，或文言，喜看小說，傳記，雜誌等。第四是交友，我從近地朋友的促膝談心，交換各人生活的苦悶，或輕聽；與從遠道百里，千里友人的信函，心中發生很大的快感，同時我也回信發洩心中的積慮衷情，心中頓然消失了累贅。第五是搜集。從小我就搜集畫片，錢幣，郵票，現在還繼續着，近年又搜集書籍，文件，名片與自己的講稿，並可記念的信件等。第六是音樂，每遇教會，或社會流行的歌曲，務必熟練，凡出有新歌集時，必設法購置，也有朋友獲得新歌時即與我抄寄來。第七是寫文。雖然思想遲鈍，筆法拙陋，每喜在暇時寫點文章以自娛。第八是遊玩。常在工餘的下午，喜同二三友人，或攜帶小孩，去到郊外觀覽風景，欣賞自然界，惜以身體之阻，不能長途旅行，遊歷各地名勝，希望戰後交通便利時，經濟充裕時，有實現此願之一日。

(5) 我的人生觀，和理想。我相信宇宙是由一種有善意的，智慧的，偉大的主宰創造並支持，同時給人類與祂合作的權威，使它進化，並叫人走向祂至善至

## 孤雁零影

目標，所以我對自然界，人事界，都感覺有神的計劃，因此順服祂，不惜犧牲自我去實現祂的旨意。這觀點係基於我在基督教的主觀立場而有，自覺太單調，空汎，因為同時在內心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對這種觀念懷疑，也引起我的行為轉移陣地，心中反而苦惱，這種現實的環境的變化，與內心所擬定約觀念常發生衝突，多時用祈禱還不易尅服，所以我就不大去注重研究，探討等工夫，不管這身外加藉我的境遇如何，絕對站在善的立場，用一種麻醉自欺的法則，正如「阿Q正傳」上說的「精神勝利法」去騙慰自己。另外一種就是運用精神去忍受，在可能範圍內，再去奮鬥一番，不可能仍然是不可能，說硬話是不濟事的。還有一種態度是不計成敗利鈍，不顧慮得失，困難，危險，死亡，有一天，則生活一天，盡我所能，去作那良心所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這並不是不計劃將來，不有一個目標，是有的。我自小就寫於理想，幻想，夢想，但也只有在每天的生活程序裏，積一些材料，等待「機會」所謂「運氣」來到，或我自己力量充分時，能以擺脫現實這因循的環境時，就可以轉到我長時間所儲蓄，所形成的理想的大道上去。我的理想，是想再求學，然後聯合同志友人，永遠在文字上先事喚醒，改造人的思想，同時用一種救濟的生產事業，（或工業，商業，農業或其他生產事業，）去擴大我們改進社會和教會的工作。

總到凡與我們眼見，耳聞，與所接觸的一切人們，身體溫飽，心靈滿足，不阻礙社會進步，不妨害公衆安寧，反而促進社會進步，增進千萬人的幸福！甚願能逐步實現就夠了。

### 十·末記

時間和環境不容許我寫一篇完整，光潔的傳記，雖然還有數項有關內心的描繪，和生活的寫實，也只好在此告一結束。

這篇零亂的記述，不在供人的觀覽，實予我生活的一個回頭，可籍以作一番反省，我發現了自己以往的虛度光陰，懦弱，失敗，落後；同時窺見了未來的前面的一線曙光，我就決定了今後彌補的方法，和努力的目標，不計成敗，不畏艱險，在每一天的生活的程序裏，加強掙扎的力量，堅定奮鬥的志向，盡力擺脫心境，與環境一切的障礙物，直向前衝，直到最後的一瞬息爲止。

★  
★  
★

已往的年華隨着了流光逝去，

無論是——

啼哭，悲歡，苦樂……

孤雁零影

孤 雁 零 影

一概不用記起！

生命之幕，仍繼續開演着，  
充滿了熱情，熱淚，與熱血。

★ ★ ★

在這陰翳，慘淡的墨夜裏，

在這狂風暴雨的衝擊中，

瞧見遙遠的前面的盡頭處，

隱約可見的一點閃爍的亮光，

★ ★ ★

我願乘駕長風

衝破那萬里浪！

不避艱險，

不用彷徨，

不住的蕩着槳，

直到用盡最後的一點力量！

★  
黎明時的晨曦快要光降，  
★  
幸福的彼岸不久即將登上，  
★

一切愁雲，恐懼，  
不久即要消亡，

努力吧！  
懷抱着永遠無窮的希望。

## 五十三歲自述

劉登宦

### 幼年時期

劉登宦字學三，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生於四川省南部縣富村即最荒僻的劉家溝，一位擁有祖遺八九十畝田土，被劣紳魚肉得典當幾盡的保正家裏。保正劉永固，是我仁慈的父親，母親何氏是一位最賢良，最勤苦，處家最有秩序的女子。生斯時及我還有三個姊妹。

我初生的時候，據說兩個月不能睜眼睛。經母親用香頭抵開，兩目輪廓就被血

五十三歲自述

## 五十三歲自述

絲佈滿，從此就時發時止，加上體羸多病，和口吃。這就是我困苦的因素。也是我早年所以誤入迷信，由迷信轉入社會服務的起源。

七歲入鄉塾，一共讀了四年多書，先生經過三位，書中止有堂兄月亭，稍知講解，但仍是守舊得非常，值九年大旱開始，父親就叫我棄書務農，這是我最高心的「一回事」。從此我就在農作中休息的當兒，在懷裏摸出書來一瞧外，只有在牧牛或夜間燈下，才有機會，但因沒錢買油，爲要避免祖母見燈光即要勸令早睡（意在省油），我只有把燈放在櫃子下面，躺在地下看書，藉免傷祖母節約教家的苦心。

恨的是鄉塾鄉儂，沒有指導的良師，不懂得讀書法子，大都涉獵不精，記得一套「了凡綱鑑」買來，放在木匣裏，帶去牧牛，看出頭兩次才裝釘，字認不得，問字典，學做文，仿綱鑑上的批，沒人釋疑解惑，所以至今還沒有把書讀對。

時當滿清末葉，正在大旱九年中，雖然吃的大半是糟糠，穿的極其藍襖，但也有可以愉快的，就是祖母無恙，父母俱存，白天同哥哥務農，夜來弟兄睡在破絮裏談天，三國啦，列國啦，聊齋啦，兩人說得很起勁，有時見滿天風月，又起來說說笑笑，去墾荒和做其他的工作。

到十四歲，我悲痛的歷史第一頁揭開了，就是結婚。我自己以目病，身弱，口

吃，不願早結婚，並且受神教書籍的影響，還想出家修道，爲了是父母之命，勉強同素不相識的汪家碧玉結了婚。但是對於新婚中應做的甜蜜工作，我一點也不願做，甚至把一間床分爲兩個防地，不容任何人侵犯，等於牛女二星，隔的天河一樣，的厲害，因此就引起她的不滿，揚言我是閻王，或者嫁人，最兇時，還鬧過離婚。結果是我想：耕者有其田而不耕，罪在耕者，年已十九，於是開始執行我丈夫的義務，她也就帖服了，隔一年就生下一女，她就得病與世長辭了。遺下這一歲孤女，家人不能容，遂寄養於鄰嫗家，鄰嫗憐我苦，竟不收宿食費，家人乘機進讒，對我久病將亡的母親，說我「厚女薄母」，母夫憤恨，我因含冤莫白，忍淚寫悼內詩十餘首。

母親的病，是否因我妻死，心甚哀痛所致，我不能知。當我妻發喪時，我頓奉母以食，母不忍卸，勉嘗一嚮，因而得瘵疾，醫藥罔效。至今思之尚有餘哀，痛母因我沒有衛生常識而致不起，能不悲哉？

我繼娶汪氏，係前妻的族姑母，前婦臨終，就荐的是她（意圖親屬，能善待孤女，我不允許，後來說親，高低不成，還是依了亡者的話），結婚之夕，枕畔就約法三章，一守身，二和妯娌，三有話明說。後來偏偏在三章外，因家人讒間，鬧出

## 五十三歲自述

晚母不賢，整整使我淘氣十六年。在此次結婚前數年，祖母和父母先後棄養，結婚後一年，又因妯娌不和即同哥哥分居，我妻已逐漸生育起兒女來了。

## 壯年時期

在二十歲前，我已經教過幾年小學了，教學法，重在實踐，不惜勞瘁，開導兒童，一反從前教我的先生的無法，但是教授法，只有滿清時代，最尊重的初學箴親，因此就轉入迷信去了。白天教書，夜下沿鄉去講聖諭，甚至又到裝瘋，感人的楊太益那裏去求道，看了許多丹經，做了幾年神功。

時我川北一帶，九皇會盛行，不拘大小寺院，每逢神的誕辰，和春祈秋報，到處鑼音響亮，主其事者，非僧非道，多是一班迂腐，自命為讀書人的一流人物，叩其宗旨，自稱為儒教，意在誦經消規，我為要糾正他們那樣諂媚行爲，要想引導他們實行經上利物濟人的一二句話，也就入會，提倡他們講所謂儒教的經典，頗受他們歡迎。

我利用他們的誠心，就在皇壇裏，組織一個「關利會」，以捐金積谷生息濟貧為宗旨，成績頗好，後來又在劉家壩成立「關急會」。終嫌範圍狹小，乃同哥哥費

九牛二虎之力，召集鹽亭南部兩縣的慈善會，在軍營親將「調劑」「調急」兩會合併，重新又各捐鉅金，成立南鹽「同善會」，訂簡章，請圖記，凡屬地方善舉，如設義學，助喪葬，幫婚嫁，興講，施藥，茶，燭，棺等項，每逢青黃不接，即將會谷微利以貸次貧，極貧則按時發賑，兩縣貧民食其惠者，近十年。後來因軍閥開本會谷多，派員問鼎，馬上會員們就拿來設立幾處官學。

時已是中華民國五六年了，我從報章雜誌上漸染點新文化，覺得從前利用迷信種種都非，更覺救貧濟急，莫如振興農業，即同哥哥就在當館組織「農會」，以實地研究土壤，肥料，種籽，園藝，森林，為宗旨，不料會長不得其人，反與人民添一是非機關，又同哥哥在義和場成立鄉農會，不惜費神講演，覺得兒時諸病若失，口吃病也好了，有時我弟兄還要親自給會員播種栽樹。

覺得「農會」會員半係老朽，難與謀新事業，乃召當地青年成立「農學研究會」，以專意農業，屏除不良嗜好，有是非由本會評議解決，禁止訴訟為宗旨，成績卓著，但不久因中央清黨，恐人中傷停辦。

其時本地還沒有新劇，覺得舊劇太不合時代精神，並且於奸詐邪淫，描寫盡致，反能誨盜誨淫，於是在演舊劇的時候，上臺參加講演，人皆稱善。後來為擴展計

## 五十三歲自述

同哥哥捐金錢，約同志，請教師，習音樂，買燈影，編現代的劇本，成立「通俗講演會」，演一幕，講一幕，不問市鄉人皆爭相迎接，對於社會，自謂不無小補，但講者非我和哥哥不可。我在講演中一連三個兒子生了又死了，都沒有時間回家。該會後來也因時局混亂，至於擱淺。

時川戰不息，一般士劣，借兵虐民，又同哥哥集南鹽務擁紳耆農工近千人，於周慈寺，欲成立「地方自治會」，嗣因人多份子雜，意見不合，竟宣告流產。

又慨族人苦貧，乃同哥哥勸族人每丁出谷一升，錢一千，成立「贍族會」，貧兒就學。筆墨書紙由會供給。族人壽登七十，月給肉一斤，婚喪困難，由會補助，青黃不接，微息出放，後因辦學無地，提議建祠，立學校。在人禍天災中，同哥哥苦口勸募，雖士劣百計阻撓，終因自己捐鉅款，親自拾樹平基，肩手流血，百折不回；而新民初小學，啓明初小學，先後在兩地成立開課，又慫恿汪屏山在文島宮成立文昌初級小學，於是不滿六方里中，有了三個官學。此次深感族人沒有團結，自己又犧牲金錢心血和時間，把劉氏族譜修起。

時值熊軍奔川北，疫疾流行，又同哥哥捐募款子成立「半濟醫藥社」，活人甚衆。

## 暮年時期

民國十九年，我不覺已是四十二歲了，膝下五男二女，婚的要婚，嫁的要嫁，讀書的要讀書，處處要錢。在我前半生以為到了這個關頭，無幾或者也要轉好了，軍閥消滅，書籍就少了，這樣就難維持下去了。不料人禍天災更變本加厲起來，又加川北人好宴會，一年農產除供捐稅外，衣食都成問題，自然就要受人的指責，於是家庭就成了活地獄。

我受了這個大打擊，定下個五年計劃，以解決上項困難，誰知舊法不可補以新布，這個計劃宣佈後，恰和不識字的蠢直妻子相反，竟扞格難行，遂又逼起我獻身教育，藉涉乎其小的束脩，以資遣嫁完婚之費。

不意軍閥突北渡嘉江，我過了腰無半文的逃難生活二十天，真苦極了！家中被散兵洗劫，我親戚民衆沒有武力，適逢縣府招考小學教師，要受軍訓兩月，我馬上投考加入。以四十餘歲之老叟，與青年同受軍訓，自他人看來，自然是笑話，但我以救國須尚武，教育貴從戎，也說安之若素。學友輩欲向教官為我說情免難，我嚴詞拒絕，結果精神煥發，百病若失。

我地初小，因國家多故，縣政腐敗，處處糟糕極了，我既願獻身教育，誓不開

## 五十三歲自述

家事，一洗從前教師因政府待遇不良就惰懶的惡習，於是來學者漸多，以一人擔任七八十人，幾使我寢食俱廢，因講「當兵義務」，有新婚生，捨蜜月不應。於年假中竟出去投軍。

我正抱著爲教育而死是很舒服的觀念，妻子忽地要把兒媳們分開，我等於青天起個霹靂，因爲兒媳輩尙待教育，我還想教幾年學後，回家養家家庭，但終於拗不過她的豔直，把家於萬難分的當中分了。唉！我才知道婦人對一切事是不負責任的。

家分了，我就沒有教學的時間，每到年終，親友延聘，踵接於門，使我無法辭謝，我深恨我國在昔，不重女子教育，專夫教子，任她性情，凡是兒女，從母親的時候多，自小就養成忌刻狹私的劣根性，後來就是壞國民。要有良好的國民，須十二萬分注重女子教育，值此抗戰時期，尤爲當務之急。

去年家姪季堯，組織抗建話劇團，團員雜延請我爲編劇組主任，堅辭不進，以不學無術的我，來充這個責任，真是慚愧極了！雖編有幾幕關於抗戰的劇，博得鄉中孤陋寡聞輩稱許，但我自償沒有戲劇學識，他們是在瞎捧。

今年我已五十晉三了，兒童時代一切痼疾雖除，但齒搖目昏，衰老又襲來了，

膝下還有老四老五未入高小，盡爲我炊的老婆呢，老悖猶昔，我還是過的半日農作，半日儉閒的淡泊生活，但我很高興。有時深慨我國領袖非不良，民衆非不多，友邦非不援，所患者在政治改善不澈底。不澈底之罪，在下層官僚，當設法澈底才好，久欲陳意中央，第以人微言輕而止。去年才和田家報這位良友晤面，今年就要問明我的身世，據實拉雜陳，實不免遺笑大雅！

哥哥名登仕，字宦成。

## 我的 人生 觀

一。義務：天地萬物，俱爲社會需用，人當然不能例外。人只慮求自己如何才有益於社會，不應只求一己之享樂。只要自己有益於社會，快樂不求即自至，可以說，「爲人卽是爲己」。

二。崇善：善惡是自己切身關係，如殺人父，人亦殺其父，滅人國，人亦滅其國，此其大者；小者，如酗酒，漁色，終必戕生。濟人之急，必有人亦濟其急，對人有禮，人必還報以禮貌。

三。安貧：我相信生活要窮苦，才有興趣，才有進取，才有幸福。如只宴安耽毒的

## 五十三歲自述

過日子，不但沒有進取，而且有時還要短命，生活不窮苦的人，能想法解除人家的窮苦，自然也就有幸福。

四、懷疑：懷疑是一切進步之母，人類不經先哲們能懷疑，今日怕遲遲的原始人的生活，處已對人，也重懷疑，因為人人總以為自己是對的，是聖人，但當隨時思量一番，究竟我對不對，這纔是懷疑。也有人說，這叫「內省，不叫懷疑」，我以為內省沒有懷疑的含義廣些。

父能懷疑，必為慈父；子能懷疑，必為肖子；日本能懷疑，必不請侵略我國；世界人能懷疑，大同世界就在目前。但是也要主觀，主觀必經過懷疑，方為純正主觀，並不是叫人只懷疑。我最惡主觀太重的人。一切惡事，都是主觀太重毫不懷疑造成的。我承認我圖積弱，都是前輩「高己卑人」的主觀太重的人們所致。

五、學問：許多人，總說某人文做得好，就為學問，我認為這是文藝，學問是學做事，有不明白處就要問，我們是人，一生都應該從事學問。

## 我的宗教觀

補政治的闕漏，納人心於一軌，無過於宗教，政治中的法律，止能及已犯罪後

之身，不能治未犯罪前之心。治心，當然要算宗教，吾儒治心之法雖善，但深沉繁縟，止宜於少數之上智，不便於多數之下愚。如直捷了當，只憑信心就依託所信仰的神，念念在茲，不敢他馳，那就要算宗教。拿各宗教來比較，怕要首推基督教。

### 我的教育觀

教育是以先知覺後知，嘗以孔子的學不厭教不倦為前題，教者厭學，拿什麼覺後知呢？教者若倦，後知如何能覺？我想教者方面，應具備有愛國心，愛人心，責任心，探求心，方可與言教育，如只徒糊口，或拘成法和怠惰，可以另尋別業，不必幹這誤人誤國的教育。

如何能引起學生自動求學，能知愛國愛人愛身，並且學的要於現在的國和家適用，這些大問題，教者隨時都要探求設法，總要使學者，翻書要把書懂倒，下筆把字寫好，出校要把事做對。

小先生制是很好的，學者隨時能上講堂，不但語言練習，而且他要教人，當然自己就要專心些了，加上教者，隨所見所聞以施教，使學者能看報講演，和學編新聞，寫日記，默畫地圖，能做農村一切非迷信的淺顯應酬，再能和學生家屬聯絡，

## 全家自述

得知學生出校的行動以施教，或不致大誤。

## 全家自述

## (一)我的一生

張朝宗

張朝宗字忠興，安縣人，生於民國前三十八年，現年六十八歲，弟兄四人，我居次。父母弟兄皆以農爲業，略讀儒書，信仰多神。民國前十五年，兄弟分居，各立門戶，耕山地十餘畝，以賣掛麵爲副業，漸與城市接近。聞福音之道，覺其道理確實，一年後，即棄假神歸依基督。家中所有三子一女，一並送入教會所辦的小學讀書，畢業後，將次子承恩送入綿陽教會辦的高級小學，後因家庭經濟困難，命其回家務農學商，女兒配與教會姜執事。十七年因天旱無收，兼之木材生意被土豪焚燒，軍閥竊佔，豬牛疫癘，家內因此破產，身負重債。此後全家生活無着，長子外出謀生，全家乃齊努力，佃地耕種，並擠牛奶業。感謝上帝賜福，終平安度過難關。現在兒孫滿堂，世代崇主，雖已年近七旬，賴主照顧，身體仍健，還可以照舊工作。予一生以勤儉治家，忠實待人，熱心聖道，隨遇而安。寫於三十年三月二日。

(二) 我的奮鬥

張承恩

家。張承恩現年三十七歲。籍隸四川安縣。以農商爲業。家有山地數畝。五代皆信佛。基督教。歷代皆嗜讀詩書。承恩在棧讀書六年。畢業於綿陽南山寺教會辦的華英書院。自民國十二年畢業後。即在家學習商業。以販木料爲主。常到鹽州。綿陽。出售。民國十七年遭天旱。家中猪。牛。莊稼。都受疾病。木料又被軍閥士劣霸佔。并遭火焚。約值數千元。真是禍不雙降。禍不單行。以致家中生活非常困難。此時承恩爲謀生活起見。即代教育局收茶厘捐款。民國二十。二十一兩年。教育局辦簡易師範。即加入受訓。經檢定合格。派爲鄉村小學教員。在職三年餘。經省督學視題字爲「頗能盡責」。縣政府嚴查。發給乙等獎洋。但不能維持現狀。於二十三年。遷居秀水組織牛乳房。以謀生計。父母仍居安縣爲農。去歲縣府委任爲民衆學校教員。今歲辭去。承恩在抗戰初期第一二年之中。受過數次訓練。例如保甲合一軍訓。師範講習班。鄉鎮集訓。教會的鄉村義工講習。夏令會等。每種訓練時間。自三四星期至八九星期不等。承恩利用暇時。自願參加受訓。藉以增加知識。鍛鍊體力。承恩小家庭有七口人。都能識字。以青幹爲主。兼簡易庫倉保管義務職員。去年上季發起爲出征軍人家屬送節禮。暇時常到鄉村宣傳國難。及新生活運動。

全 家 自 述

承感并信仰三民主義，已加入青年團，更應當多爲社會服務。我覺得在國難嚴重的期間，不上前線去，應該在後方，喚醒同胞，勿作醉生夢死的敗類。應本自強不息的精神，苦幹服務。我是一個很平常的弱小者，學識金錢都沒有，亦無靠山，就憑自己的苦幹在社會生存，我的生活也簡單，埋頭苦幹工作，生活高也不怕窮，有人說我是一個鐵骨頭，我也以爲是，我也不願有空閒虛度時間，看不慣的事情要說，并逢迎不來人，這都是我的天性，所以不受人歡迎，碰釘子，遭人忌，不討好，受攻擊，可是性情天生定了的，不願爲社會之罪人，又不願做現代社會投機取巧的份子，用拍馬吹牛的功夫，做社會的敗類禍根，我雖沒有轉移風氣的能力，也不願有惡習慣。當此國家多難的時期，抗戰建國有所期，我只有堅守奮鬥，努力圖存，以迎勝利光明的來臨。

(三) 我怎樣作母親

張文先琇

文先琇年三十四歲，世居安縣，姊妹三人，未用完婚，父母早亡。來到張承恩家，信了基督教，我讀了五年書，能銜看報，對於田家報，登的家事副刊，很喜歡，對於我很有幫助，在這裏謝謝田家的指導。琇完婚已有十五年，夫婦間很合睦，

即稍有爭吵，總是忍讓，氣消後仍和睦仍常。現在有子女五個，四男一女，我們家中雖沒有金錢田地，然而在困難萬惡的社會中，尚快樂生存，真不能不感謝主恩。我對孩子們的管教平素很嚴，雖然不如別家孩子活潑，却認爲要孩子在這萬惡社會中，不學壞樣，能做好國民，比甚麼都要緊。這是個人的願望和教孩子的方式。遇處家政，凡事以自勤爲原則，全家以苦幹的精神，勝過困難，家裏的孩子也都遵守規則，聽教管，在我們這個小家庭中也可以算是個基督化的，快樂的小社會了。

#### (四)我的願望

張萬庶

張萬庶年十三歲，安營秀水鄉人，弟妹五人，父承恩經商。我自六歲就在秀水讀書，讀了沒有好久，就鬧內戰，學校停了課，因此我就沒有讀書，停了一年多，接着讀，不覺初級就畢了業，升入高級。那時我們讀書，簡直不用一點心，一天只想玩，也不知父母送我們到學校的苦心，現在覺悟了，可是時間已經有些晚了。我已是高小畢業學生，曾考入中學，但因家中經濟只能簡單維持生活，沒有讀書費，不能進入中學，只得等候機會再讀。過去的只好不管，現在只好努力準備，預備將來爲國家服務，作基督的好信徒，努力爲國家社會人類爭生存

全家自述

求好處，轉移風氣，革除不好的惡習，奮發建前鋒，努力為抗敵宣傳，求求使我能夠達到我的目的，更盼望全國同學都能為國爭光，學習田家報服務人羣的精神。這是我的願望。

(五)我願快長大去打敵人

張萬仁

張萬仁年十九歲，安縣秀水鄉人，弟兄五人，父親張承恩，我為其二子，現在中心小學讀書，為初三年級學生，我除了在學校讀書外，天天回家時，同弟弟妹妹去放牛，一面放牛，一面教他們讀書，我很想快點長大當兵，去打日本鬼子，使日本人的飛機不能飛到這來炸我們中國啊。

(六)放牛讀書

張智安

張智安今年六歲，在初小二年級讀書，我也要去放牛和遊戲，我覺得放牛讀書都是好的。日本人真可惡，要殺他，上主多賜平安。

半生經歷

張厚皆

張厚皆現年三十四歲，在四川省金堂縣石龍鄉五馬溝家中居住，父親張忠友坐

於咸豐七年，於十六歲時（同治十一年）得遊泮，發第一名秀才，因三叔張德  
 同治下麻種蠶人之栽培教導，乃能如此迅速入學。後因革命易制度，停科考設學校，  
 先入龔遵赫所辦公立四川通省法政學堂，繼入胡錫璵所辦四川成都法政官立學  
 校，得畢業文憑，卒於民國四年。是時厚皆年方九歲。祖父張德培，清國子監加職  
 銜，曾祖父張鳳鳴清歲貢生，歷任訓導，執照猶存。厚皆幼孤，母親賀氏攝持家務，  
 苦楚備嘗，家雖清寒，幸能念厚皆就學，於民國十三年，到成都青年會英語專修  
 學校補習，十三年春天，致進成都聯立中學，四年畢業後又考進四川邊防軍李永鈺  
 所辦的政治學校，均有畢業憑照。後在邊防軍曾任官佐及下級幹員，因病回家，母  
 命承先人耕讀傳家，克勤克儉，聊以糊口。三十九年有曾任政治校隊長嚴光熙（現  
 任茂縣專員），來傳招厚皆到茂縣，奈以家境關係，母孀年邁，髮妻張雷淑姆生一  
 女子，兩般料理難入，祇得函謝，容圖來日報効。

遊無在家，每見教育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政途之名實不符，士劣難去，有  
 志之士裹足不前，增余愁病。經友人易守成醫士介紹，常閱田家半月報，二年於茲，  
 始為宣傳，石龍鄉與陰盛鄉，定戶陸增，異日發達，未可限量。厚皆見童叟時代，學問衰無，私塾師友，誤我光陰，無父孤孀，不知求學之法者，

## 不精靈的我

不知者學大五辭時代，方畢業於聯合中學時，頗得親族之尊重。雖有志上進，然爲舊家庭起習慣，結婚後，操持家務，應酬門戶，致無友來學，乃入政治校肄業，俾免繳學費之苦，在部隊任職，難以節制費用，入不敷出，時見不鮮。自問嫖賭煙之陷坑，雖未墮入，總以名未成就，轉生退處家鄉念，成人時代，與以辭學按生活不同，所學各科，置之高閣，只用中文與算術而已。生理學對於醫學有關，欲免疾病保身強種以救國，要研究生理學與醫學，故廣求書報，俾增學識常識，即囊裏無餘，自得至樂。是婚傳。民國三十年二月錄於家中。

## 不精靈的我

周性全

我是四川省江安縣人，我自小生得老實，性情死笨，容顏呆板，九歲入塾，得父親親自教授三年，讀了四書詩經春秋三部書，書內深理不能盡識，淺近的知识一點，能作不通文言數十字，由是廢學。我父以我讀書有可取，故不以我爲愚。當時家貧，穿的破，吃的少，樣子又生得蠢拙，口頭對人又沒有話說，所以有些人看不起我，算命的先生，又說我長不大，母親時時說我沒出息，不精靈。我朝思暮想，如何纔能精靈。只有父親性情平和一點，只有向父親問精靈的法子。父親說，精靈

## 河 南 省

### 陳 靜 自 傳

予名靜，別號敬村，現年二十八歲。世居於河南省。臨山縣、毛羅鎮。前居村。父諱學海，母耿氏。生子兄，弟，妹三人。予居長，弟名敬桐，在私塾肄業數年，後在家業農；妹名敬梓，小學畢業後，在家習學女工。予年十九歲始與予妻吳氏結婚，吳氏雖係舊式女子，然天性溫和，幽閒貞靜，治家有方，頗得翁姑歡心，家政特其襄助，藉此得以自修。予現有一子二女，長子惠鍾，次女惠田，三女惠儂。皆尚在幼稚中。

先世家產頗富，至祖父時家道中衰，然嚴父與諸伯叔居時，尚覺膏腴之田百畝，家道稱小康焉！父天性樂善好施，窮窮恤賈，每傾囊不惜，不數年家道凋零，此予尚為孩提時也。

予之得以就學者，全賴祖母呂氏有養勝地數十畝，雖嘗孫滿堂，而鍾愛獨屬於

陳 靜 自 傳

## 陳靜自傳

予，乃以其歷年積蓄，齎予讀書。小學畢業後，父以家道貧寒，治生維艱，勢難上進，乃欲令輟學就醫，旣可濟世活人，又可藉以謀生，一舉兩善，奈予志欲深造，遂懇商祖母，考入縣立師範。

予天性好文學，十四五歲時，每讀書至得意時，窮理推究，恆至嘔心吐血，課外猶好經史百家之說，平素最愛會文正公之爲人，觀其處世，治家，律身，擇友，從政，治軍，訓子諸端，處皆足爲吾人之模範，故每讀其書，輒欲效其爲人。

在校時喜抽暇至祖晉堂，初聽人講靈經，其章某節，每不介意，後略加領會，始知全係處世做人之真道。遂購聖賢一冊，細玩深思，朝夕不輟，至箴言篇乃掩卷三歎，認爲世間第一珍貴奇書，遂晝夜閱讀，至忘寢廢食，愈見其道之淵博，實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妙。古人嘗謂六經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聖經一書堪於並駕矣。

在縣師將屆畢業，忽而祖母病故，惡耗傳來，痛哭欲絕，請假旋里，料理喪葬畢，因親老弟幼，家庭生活賴予一人維持，遂因而廢學，蒙本村義士鍾富東聘爲私立小學教員，藉得以教授諸弟及諸姪。課外目觀鄉村環境惡劣，經濟恐慌，教育頹墮，盜匪如毛，兇殘肆殺，自無法紀，細思至此之由，實民衆坐失教育機會有以致

之，乃建議教育當局，痛陳鄉教府敗情形原因，及改善方法。蒙當局採納，我縣教育賴以整頓，蒸蒸日上，堪於鄰縣媲美。

縣境梁冲一帶，地處偏僻，羣山盤繞，匪民多而盜匪叢生，教育局乃在該處創辦梁冲小學，委予擔任教職。予到校後，首先召集附近民衆，與之講解農人本分之職業，及應盡之義務，民衆欣然送其子弟就學。又抽暇斟酌地方情形，編制臨時課本，辦理民衆夜校，不二年間，該處風俗斐然一變。

七七事變後，民衆多不明大義，每遇征集壯丁時，或私自脫逃，或賄賣頂替，或毀肢體，刑之則不可勝刑。縣國民抗敵自衛團司令部，日擊時弊，分派政治教官於各聯保，委予爲留莊，毛城，張里山等聯保，擔任社訓。予奉命後親赴各聯保爲之講解現代國際情形，日本帝國主義之兇殘，及自力更生之迫切，聞者莫不髮衝欲直，慷慨淚下。此後每遇征集時，莫不爭先恐後，前弊悉除，上界慰勉有加。

擔任政治教官時，經黨部田鳳城先生介紹入黨，予遂得參加偉大之革命工作，斯時四區邢河一帶，因地處荒渺，某黨在彼活動甚力，暗殺之案無時或無，政府苦於鞭長莫及。鳳城先生乃專函介紹政府，委予充任該鎮聯保主任。予到差後，經實際考查，民衆半被狐惑，誅之則不可勝誅。乃從健全保甲，整頓教育，組織合作，

## 陳靜自傳

勸息爭訟，嚴禁賭博五者着手，惜限於時間而效未大著。

我縣三區竹溝爲王匪盤據有年，劫掠民財，搜編民槍，抵抗賦稅，截獲壯丁，無惡不作，自被民衆武裝驅逐出境後，省黨部抗敵工作團張團長僊齋來縣辦理善後，聞予名乃專函介紹縣黨部。令提擢任用，以期人盡其才，蒙吳書記長任用爲農會指導員，予到差後，行將三月，將全縣農會組織健全，爲上峯以黨國健將目之，遂提升爲本部幹事。

自服務黨國，深入鄉村考查，見社會現狀，無奇不有，誠所謂舉世混濁無一片乾淨地，終日憂心如焚，深欲改革，細思非用教育之力，建設人之心理不能爲力。是年秋，政府爲普及國教起見，創辦國教師資進修班，予聽教育人才素感缺乏，友人邀予參加受訓，予向來熱心教育，乃欣然願往，畢業後被委爲本縣張廟小學校長，予由是得遂服務教界之志願。課外時見諸生多病，鄉村苦無良醫，每經醫診治，輕病致重，重則垂危，遂又抽暇研究醫學。

二十八年以來，生在鄉野，長在鄉野，目觀鄉愚無知，坐陷法網，尙不自覺，而地方行政機構，以少事免專爲原則，對於上級功令，未克一一格遵，而民衆之痛苦無方，遂又未免爲淵驅魚，確信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矣，凡作事認真則愈感與

趣，亦愈有效力，而四方之重望亦愈隆加。更信自立爲立人之基，任事百凡以身作則，願以己身爲主軸，而收動員於四週之實效，痛革有治法無治人，法令等於具文之積弊，故願責己嚴，認事真，終身力行，則中國之事庶幾大有可爲。

予生平耿直，雖至山窮水盡，亦不肯向人乞憐，最惡趨炎附勢，所以生平落落與人寡合，故懷才抱藝，鸚鵡終虛，然埋頭苦修，努力邁進，終不以此恢心。予之優點，受朋友委託，雖艱險萬狀，至於赴湯蹈火，決不回避，必期於成；蒙朋友之惠雖小，奮佩銘不忘；人負我之仇雖大，概如霧釋冰消；囊空如洗，遇人急難，仍思設法救濟。缺點，博覽羣書不通外國語，遇朋友過惡，輒當面直說，促其悔改，而不體察其心理能否容納？故每遭人妒嫉。

栖栖遑遑，奔走半生，歷遍黨，政，軍，教，各界，深知人心險惡，社會之爭奪盜竊迄無淨土，鄉村中搶劫暗殺無虛夜。使鄉村民衆終歲不得安居樂業，實係人心無所歸宿所致。從此看來，欲改正風俗，必須挽救人心；欲挽救人心，必須令人心有所歸宿始；欲令人心有所歸宿，非由基督教建設其心理別無二法。故予不辭犧牲一切，甘願置身教育，以便宣傳法美意良的基督教，恪盡基督信徒之天職。

浪子回頭

## 浪子回頭

馬重生

我是河南尉氏縣人，現年五十九歲，因為日本擾亂，黃河決口，我們全家七口人就逃難來到陝西的黃龍山，一面開墾種地以謀自己的生活，一面發展生產補充抗戰的實力。但是我在此山居住，好似坐井觀天，悶不堪言。幸有朝邑王永活長老的介紹，訂了一份田家半月報，按期閱讀，快近二年，就得明瞭中外大勢，各樣常識，獲益很多，尤其是在精神方面更覺快活，這不得不歸功於牠（田家報）了。

## 幼年私塾讀書

幼年蒙祖上的恩德，凡事均皆舒適。因為先祖四世同居，一面做鐵工和染坊手藝，一面耕種田地，雖不是殷商富戶，也算是小康之家，所以兒時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八歲入私塾讀書，十八歲停學，十年的寒窗，可說是苦極了。讀書的功課是先讀四書，後唸五經帶讀詩文，剛到八股文章完了篇，就停止考試場，改成畢業制。那個時候我還不明白學校的好處，便發生了誤會，隨就棄學改了業。如今想起來，真是後悔莫及。回想起在私塾的苦處來，更是筆難盡述。一般私塾先生們，只知以打督促，不知循循善誘。學生們呢，莫說是遊戲娛樂，就是高聲說話，喜笑出聲

，也要得吃打受罰的。最可恨的就是「教不嚴師之惰」那句三字經，不知道奪去了多少幼年子弟的幸福，實在可恨。所以我說生在現世的人，真是幸福！因為教育改良，教授得法，一般青年學子在學校中，好似游魚得水，伏虎登山，真是快活無邊啊。說到這裏，我要向青年的讀者盡一言，因為抗戰勝利就在眼前，建設新中國的責任就在你們身上，你們是國家的柱石，將來的主人翁，所以你們要在學校中努力求學，盡心用功，習成了建國治世的身手，以備出身使用，這是我向田家的青年讀者所盼望的。

### 中年誤入歧途

自從我棄學以後，因世道的變遷，人心的險惡，環境的不良，使我發生了厭世之心理，我因此走了錯路。那是我二十二歲的時候，就進了金丹道，又名雲城會，因為那些邪說到處宣傳，說的是若不尋找藏身之處，就不能躲避大劫，凡是進了金丹道的人，三期末劫來到，空中便現出一座雲城，都能進入那城，不受災害，災難過去，一切進道的人完全下凡，治世保國，享受八百一十二年的福樂。（此道現在河南滑川尉氏通許一帶還正在傳着）似這等渺茫無稽的邪教，可嘆那時的我，竟不知道真假，就誤入歧途上，牠們的船。進教以後，每日燒香叩拜，並且捐資獻

## 浪子回頭

奉教主，自己家中又設立佛堂，度人進道。共有十二年，我收了五百二十多個徒弟，終日有人在我家中吃飯住宿，走時還要贈送路費。先前手中有錢，隨便花費，還不知道甚麼是難。以後無錢就變賣產業，所以就越過越緊，越緊越難，越難越買家產。眼看到了困苦的時候，我的父母也繼續離世去了。我的胞兄也和我分了家。到了這個地步，可憫惜味的我，還不知醒悟，並且又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噯！那就更不堪言狀了。又過了五年，我的妻子就氣死了，兒媳也少亡了，女兒也出閣了，家產也揮霍淨光了。只剩下我和我的兩個兒子，俗言說：「先富後窮，寸步難行。」這句話就應在我的身上。我就變賣所有，作為路費，父子三人離開家鄉，奔往陝西。到了朝邑縣提濟村，就在那裏賃房居住。此時我想下苦沒有力量，經商沒有資本，不知該作何事。忽見此地鴉片烟正在盛行，（因為那時鴉片還沒有禁止）我就趁機販賣烟條，（熬的稠煙膏搓成細條）由蒲城縣買，在朝邑提濟村賣。共有三年的時間，便賺上了一個大鴉片煙癮，肌肉消瘦，舉足無力，並且咳嗽吐痰，真是成了一個烟鬼，四十三歲的我，就成了廢人，如今想起來，仍不寒而慄。願以我希望青年讀者們，對於你們的立身處世，務要謹慎選擇，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且莫要馬虎盲從，免得一失足成爲千古恨。

## 老年棄邪歸正

嘗我到了四十四歲的新年，就有大興縣福音堂差派了朱獻臣張道生張治忠三位先生，來提澆村搭棚傳道，離我所住的地方不遠。因我平時以爲福音堂所傳的是異端洋教，不可聽信，就常有厭惡之心。到了這時，俗言說人窮呼天，就不顧一切了，便勉強走進棚下聽道。正逢朱先生演講，講的是破除迷信，去假歸真，人的罪惡，神的救恩，回頭是岸，去舊換新，若不悔改，終必沉淪，詳詳細細，準準確確，返復解說，我聽着好像霹靂雷震耳，鋼刀刺心，當時我覺得着靈書上所說的聖靈交通的力量在我身上，才知道自己的罪惡污穢骯髒，好像千斤重担壓住了我，全身戰兢。滿心懼怕，不知不覺就慟哭流涕，泪滿衣襟，將頭低下悶坐。既至講畢，衆人散去以後，我就對朱先生他們說，我要立定志向信靠耶穌，但是我的鴉片烟癮怎麼斷呢？朱先生就對我說，只要你多讀聖經，恆切禱告求神幫助你，斷烟癮是不難的。我就向他們先借了一部舊約全書，回家去了，就立定主意，由這天起，決再不吸食鴉片，要在三個禮拜裏斷絕乾淨。以後每日讀聖經，作禱告，頭幾天還好受些，到了第七天的夜間，癮癢發的就不行了。我就在發窩裏面伏下，恆切禱告，求神加

## 浪子回頭

添力量，勝過煙魔，禱告約有兩點鐘，不知不覺就睡著了。見一人進來，走到我的面前，手內端着一個碗，碗中盛着半碗黑色的水，袖就對我說，你把這藥水喝了，就再不發煙癮了。我就接過來喝了。袖又對我說，你把口張開，容毒水從你的腹中流出來罷，我把嘴一張，就有水從口裏往外流，把我驚醒，我就用手一摸，黏如膠漆，我就趕緊起來點燈觀看，見有黑黏水把我的褥子濕了半截。我穿上衣服，把被褥掃除乾淨，此時覺着心中非常喜樂，身上舒服，腦筋清爽暢快，那一種滋味是無法能把牠說出來，祇有誰嘗過誰才能知道。（此件事乃是事實，並非捏造，知道清楚的人，到如今還正在傳說着，朝邑一帶地方，無人不知。）到了第二個禮拜的一天，我就把長頭髮辮子剪了，（那時我還沒有剪髮）留下鬚鬚，作一個記念。到了禮拜天，我就穿上新衣服，往棚下作禮拜，他們見我臉面發光，氣色改變，前後判若兩人，朱先生開口就說，你的名字不要叫馬錦章，要改名馬重生，字是成甫，因為你已經是重生成聖了，全棚下的人，都為我慶賀。傳道棚走後，才信福音的人，都在我的家中聚集禮拜，我就領導他們讀聖經，學禱告。到了十月間，我就受浸入教了。那時我的兩個兒子都信了耶穌，長子二十二歲，名叫青雲，我又給他起名宏道，次子十二歲名叫丙勳，我又給他起名循道，他們白天做活，夜晚學字讀聖經。

，禮拜天作禮拜。至於我呢，白天查考聖經，夜晚教沒有讀過書的人學國音，讀過書的人，學讀聖經寫字，課畢了就開始庭禮拜，輪流主領，共有三年半，我把聖經從頭至尾讀了十三遍，我勝過罪惡的力量，就是從聖經裏面得來的，因為聖經就是真理。至於他們，有的能讀聖經，也能寫信，學國音的人，也能讀國音聖經，也能用國音字寫信記賬，真是都心滿意足。自從我全家信了福音，凡事隨心，環境改變，長子宏道又成了家室，現在有三個孩子。堤澗村信福音的人，大家捐錢營了一院廳房，成立了一個自傳自養自立的教會，四年的時間，有八十餘人信道。到了民國十八年，陝西遭遇饑荒，信福音的人遷往別處，教會就停止進步了。那年我和次子循道，也歸回河南原籍。到了尉氏縣，循道在成衣局內學徒，我就接了尉氏福音堂傳道的工作。共有六年半，教會興旺起來，我的精力衰弱，支持不了，就另換青年老練的人接我的工作，我就往尉氏十八里路的馮村福音堂去了。到了馮村就辦理一個聖經小學校，培養傳道人的子弟不入歧途，亦按功課讀書。共有二年，就遭遇日本擾亂，戰事緊張，就好像有一個聲音，叫我離開那地方往陝西去。（我的次子學徒畢業，娶了妻，已經往陝西朝邑二年了。）那時我的長子宏道，也在馮村，我們就整理行裝，一同起身往陝西來了。我們離開馮村不多的日子，尉氏縣就失守，馮

## 浪 子 回 顧

村也住了日本兵，隨後黃河決口，大水緊走尉氏馮村一帶地方，幸虧我們業已離開了，沒有遭災受驚，這真是上天的特別恩典。來到陝西，次子循道還在朝邑開成衣局，我和長子宏道，並他的妻子共七口人，就來黃龍山開墾。在山中，辛蒙政府每月發給食糧（共發九個月），又發給耕牛農具食糧各樣貸款，我們實在感德無量。政府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祇有謹守墾政，努力開墾，有了富餘，正好幫助政府的抗建國策，我們來山開墾，目的就是這樣。過了兩個多月，墾區辦事處，就委派我子宏道充膺保長職，因為那時的保長，沒有辦公費，完全白盡義務，所以就沒有人願意幹。但是我們素着基督服務的精神不管怎樣，總要盡上心力，辦理保甲的事務，為的是要在此山傳揚福音的真理，使一般難民看見我們不是光憑口說，乃是身體力行，無論辦甚麼事，總是與別的保長不一樣。辦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博得全保花戶的贊揚，我們就趁機向他們講說福音的真理，有不少的人願意接受。我們就修理一座窯洞，做些掉凳，每逢禮拜天，開堂宣講救人救世的大道，總有數十位人來聽，有好些人去掉不良嗜好，已經變成新造的人了。我們全村的人都信福音，所以起名叫信義。到了去年夏天，保內有了辦公費，我們就辭職了，恐怕染了罪惡。現在我們開的地，約有四十餘畝，打的糧食，僅僅夠一年的費用，以後再開些。

有餘了。還有一件事要說的，就是去年秋季，我給尉氏福音堂去了一封報告信，把我的景况叫他們知道。那時正逢黃河二次決口，水勢浩大，比前次的水大的多。田地淹沒，房屋倒塌，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接到了我的報告信，他們看罷，就決定主意來陝，說是神的安排。他們是年前十一月來到山中，共有一百五十餘口，內有牧師一位，也有聖經學校的學生，也有傳道的先生，信福音的有百十口，現在正修理窑洞，製造家具，安排一就緒，就要開始傳道，不入全山就要看見真光。

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一日寫於陝西黃龍山舉區山字區第七保信義村

## 蒙恩自述

王伯虔

我家居住河南南陽縣賸旗鎮，在平漢鐵道沒修以前，此地雖不是有名的通商大埠，可也是水陸碼頭，南北貨物的集散地。先父業儒醫，家貧，有第一，妹三，余居長，九歲入私塾，十一歲轉入賸旗鎮教會設立之小學，時在民國元年。四年，去襄城教會之高小，僅一年即失學。余在校除功課外，好看小說報紙，不論新舊，節字紙篋中之碎報紙，或包銅元之報紙必得而閱之始甘心，故同學時以「報迷」呼余。輟學後在商號中作學徒，每日執酒掃侍客諸役，檢閱則習珠算，二十歲時被薦

蒙恩自述

## 蒙恩自述

入平漢鐵道上之某轉運公司，是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婚而結婚。但余極不滿意余之婚姻，故結婚後夫妻間毫無感情可言，並常思總要離婚，難偕白首。

因自幼曾受宗教教育，故雖在商場數年，社會上的「煙酒嫖賭」諸惡習，竟未染及，亦云幸矣。

民國十三年因內戰，交通停而營業止，返歸故里賦閒，常去教會看書看報，時有教會二位同工，新自泌陽縣聚會歸來，靈性高尚，教人心切，對余談得救問題，及宗教經驗，余膛目莫知所對，因余以素日謹守主日不染惡習，已為上好教友。當時因數日之懇談，及迫切之追求，於一日晨在野外河濱，獨自深思默禱時，始悟及外雖誠而內實詐，外雖教友而內心則與教外人毫無分別。當時即呼求救主援手，解脫心靈重負，以耶穌為唯一救主，自此人生眼光與前大為不闕。

對家中偶像深惡痛絕，過去對物質及精神虧負於人者，設法賠償之，更有不脛坐談，常思離棄之妻，今竟見而憐之，教其讀書認字，助其上進，更樂意助佈道人員出外佈道，下半年即進入聖靈學校。

十四年時局平，舊業函招，亦辭去之，而應教會聘作佈道員。十年後被派去一山僻間之集鎮，作教會領袖，直至十八年底，共四年在該處。

工作之餘，多讀書報，於此四年間，除讀金陵神學函授科全部課程外又訂閱東方雜誌，農林新報，通問，民義，興華，文社月刊諸刊物，更於此購閱各項書籍共值一百三十餘元，這四年真是我讀書生活中最快樂的時期。

十九年春應開封教會約，担負該會責任，二十一年冬受牧師職，在開封工作又得鄭和甫主教，戴永冕牧師，鄭仿僑總幹事，王墨園先生等之教益很多，不惟靈性深覺長進，教會各項事工得到指教尤多。更使我深覺由教會的狹義工作，注意到担負社會事業的責任。

開封教會共有六公會，十四處禮拜堂，但少聯絡，故深感聯合同道亦為我應做之事工，即成立每禮拜六之全市同工輪流聯禱，並舉行每年一度的全市教會聯合餐會，特請國內外教會名人主講，於數年內計請艾迪，宋尙節，賈玉銘，丁立美，陳崇桂，王明道，王載等。該時有財政廳長尹任先，建設廳長張靜愚亦熱心主道，家設查經班，領導軍政界人皈依，查經班除特請名人講經外，素常查經，係余担任，當時軍政各界悔改信主者頗不乏人。

後又籌設開封福音廣播電台，因七七事起而未果。

自七七抗戰，余即聯合全市同道組織基督教服務社，服務傷兵難民兩項工作，舉

業 自 述

余爲社長，最有興趣而令我一生不忘者，卽台兒莊大戰時，全市同道之服務精神。余有時因晝夜忙碌竟四十小時不克睡眠，仍督促同道在車站旁打十三座棚，專爲傷兵接濟。全市基督徒一齊動員。有爲傷兵造飯者，有送飯者，有喂飯者，有爲之洗臉者，有爲之寫信者，更有韓君每次傷兵車到，卽挑盤担牛奶，喂不能下車之重傷者，更有女生持鮮花爲傷兵佩帶者。還有不少兒童買水菓親送傷兵者。該時情況，身雖勞苦而心情則異常甜美。

最後，敵人於廿七年六月七日進開封，余不得已於六月五日離職，撤下小羊，牧人逃跑，及今心殊有愧。

廿七年夏逃回故里，因數年牧師生活，手中毫無積蓄，只有典質衣物度日。

廿八年春隨某西牧去滬，返時有友人託款與余應爲帶洛，余知內地藥糧缺乏，因盡數購成西藥，豈知到家利市數倍，竟賺數千元，生活問題得以暫告解決。

廿九年夏應襄城教會聘作不受酬牧師，又兼全省內地會會長職。河北淪陷，彰德教會斌英中學，遷來襄城。余又邀友數位，組校董會與以精神援助。業已備案，將來盼望永作河南教育工作之一部，更盼不久再有高中，使河南教會子弟得受良好教育，不似余之幼年失學也。

這南陽十三縣中，無一完備之醫院，更盼望神助我促成一所。

南陽迫近戰區，雜重遍地皆是，有由黃河氾濫區而來者，有由戰區而來者，也盼望神助我能促成一所教養院。

我家弟妹皆已成人，弟在陝西軍醫界服務，一二兩妹出閣，三妹在江西亦負軍醫責任，余妻今已略識之無，助我教育子女，在我的事業上很能體貼我，幫助我，已有子三，女二，余年已四十歲矣。

余之一生最得力者有二句俗語：

- 一，天助自助者；
- 二，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

##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

吳祖泰

吳祖泰爲我之姓名，有力爲別號，家居河南省伊川縣白楊鎮，五齡喪父，家中赤貧無依，第一，是時僅三歲，一家三口全靠吾母一人紡織度日，生活之艱難非此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吳祖泰

## 「團」孩子的小史——吳祖泰

秀筆所能形容於萬一。唉！真所爲「禍不單行」，生來命苦，偏偏年景荒亂，生活更加艱難了，日飲三頓青菜湯亦屬難事，又加以遍地都鬧着匪亂，就是富人也都生活無定，那時我已稍有記憶，一切的事情，直到如今我還影影模糊的記得，使我記得最清楚的有三件事，我終身不能忘記，它將會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裏，首先使我感到讀書的不容易，尤其是窮苦的孩子，簡直是沒有讀書的可能。

在一個大過廳的左側，有三間廂房，房中整天播發出小學生的讀書聲和老先生的責打聲，這地方離我家不遠，我天天聽到這熱鬧的聲音，頗有羨慕之心。那時，我是負着家庭中的打柴責任，天天到寨外的附近去尋索着可以燒火的柴草，可是我的心老是不在打柴上，因為我看見人家讀書，是如何得意，所以我天天想找個機會去讀幾句書，可是總得不到這個機會。有一天，我打了不多柴，便虛籠籠的拿回家去，媽媽看了說：「不少，去歇歇吧！」我高興的了不得，便放下柴筲跑到那得意的地方去，找到了我隔壁的馬法娃（娃兒），他們早已講過了書，都散坐在大庭前的大院裏，在口不絕聲的讀着，有的讀着「人之初……」，有的讀着「趙錢孫李……」，我跑去拉住了馬法娃的手，坐在他的旁邊，他讀「人之初」我也跟讀「人之初」，他讀「性本善」，我也跟着讀「性本善」……，這樣子過了兩天，別的學生便要

我趕快離開他們的學校，又說什麼「要來就待當正事來，得買賣，還得給先生送禮，出學費，……」說東說西的說了一大堆，把我說得羞羞答答的從此再也不敢到那個地方了。唉！原來讀書是那樣的難，窮孩子有空也讀不得書，那時我才深切的覺悟到人間的不平等，時在民國十三年，我七歲了。

其次是，使我感到惡人有時也會發點憐憫。光陰一天天的過去，我的歲數也漸漸的加添起來了。該想法賺點錢幫忙媽媽，於是我便替一家賣小吃的店裏幫着賣燒餅油條之類的小吃，每賣一燒餅或油條便可得到四個制錢的利益，每天總共可賺到十幾枚銅元，能夠維持三合雜糧，總算對家庭有點補助了。我便天天這樣的提個籃子到處去叫賣，這種情形成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再也沒有讀書的希望。

有一次，我拿了三十根油條，在街上叫賣，却沒有一個顧主，太陽早已吐出了光芒，我看沒有賣完的希望，便開始遊鄉去賣，到西馬村，（在白楊鎮北五里）仍不見人來買，有一位老太太看我怪可憐似的，手指着村西北約有一里路的上馬溝，對我說：「去吧！那裏一定有人買，到那裏，你這點東西就不難賣完。」當時我只知道買東西，不會想到別的。我便毫不遲疑的前去了。將近那村時，就有五六個人提着槍向我跑來，我便起了疑念：「莫非是土匪？要來搶吃我的油條？」心想這可

##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吳祖泰

糟了！我常聽人說：「土匪是殺人放火的惡人。」這時我真不知該怎樣辦。跑吧？又不敢跑。真把我嚇呆了！我呆立在那裏動也不敢動，說時遲，那時快，他們馬上把我圍住了，其實他們都帶着笑臉，並沒有什麼可怕，他們拿着的槍，確實有點可怕。他們笑着向我說：「小孩兒！你哪兒的？油條多少錢一根？」我顫聲的回答：「我……我是街……街裏的（附近的小村都把白楊鎮叫街裏）油條兩……兩個銅元一根。」他們看我有點害怕了，便對我說：「小孩兒！不用怕，我們不惹你。」這時我心裏才稍微有些穩定了。一會兒從村裏又出來了五個人，也照樣是提着槍，槍。大概是他們的護身符吧！他們還離着多遠就喊叫着：「啊！你們都在吃偷食哩！」先前的五六個人一面吃着，一面說：「哪哩啦！我們剛到，正想去叫你們。」他們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憨吃，有五六分鐘的工夫，他們把我賣餘的二十八根油條，吃的淨光，他們從口袋裏掏出紙來將手上的油擦淨了，便對我笑嘻嘻的說：「哈！小孩兒，你的油條共是幾根？」我記得很清楚似的，「二十八根。」毫沒遲疑的，一口答出來，他們一算。果然是二十八根。又問：「得幾個錢？」說也奇怪，那時我沒有上過學，倒會算賬。我說：「五十六個銅元。」他們也佩服我算的不差，便如數的給了我，我快樂的送了他們一個可憐者的微笑，說聲：「謝謝！我回家哩！」

「啊！真糟糕，他們拉住了我，不讓我走。我害怕了，我幾乎要哭，我真不知道他們爲何要拉住我不叫我走。他們一直把我拉到村裏，叫我坐在一家門口的石條上，他們回去了，一會兒跟着他們出來了一個衣服較闊氣的大個子，站在門外的石級上，目光遠遠鏡似的注視着我，約有五秒鐘的時候，便對他們說：「這是一個可憐的窮孩子，你們不要惹他。」便下了石級，走近幾步對我說：「小孩兒！你餓嗎？吃點飯再走吧！」我心裏害怕的不行了，急着想走，便說：「我不餓，我走吧！」他更和氣的伸手撫着我的頭頂笑着說：「不要緊，你不要怕，我們不惹你，你吃吃我們的飯，我們也不問你要錢。」這時太陽已經西斜，少頃，一個背着槍的人，一手端了一大碗紅豆湯，一手拿了好幾個豆麵油餅，我不敢吃。「小兒！吃吧！我們不問你要錢。」他們都這樣咕囁着，我大胆的嘗試了他們的油餅和紅豆湯，真是味美好吃，我從來不曾吃過這樣的好飯，填滿了肚子，該回家了，我不知道該怎樣說，我從我油漆匠似的口袋裏掏出了我買油條的銅元，在手裏數一數，那高個子笑着說：「喂！小孩兒！我們的飯不要你出錢。」我仍在低着頭數我的錢，他又問：「吃飽沒有？沒吃飽再吃吧！」我說：「吃飽了！謝謝！」他馬上沉下了臉說：「小孩兒！以後再不准你說謝謝！」我又是莫名其妙，只是嚇得滿身冷汗，便連忙應聲：「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吳祖泰

是」。當時我的確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不叫說那「謝」字，後來我探聽出來了；原來土匪們最忌說那個「謝」字。他們認爲說那個「謝」字對他們是大不利的。這時我才想起他們剛才把我拉到這村裏的原因了，最後他們還對我說：「小孩兒！你回去可不能對別人說道裏有刃客啊！」我答應了一聲「行」，便起身回家去了，奇怪的很，平常我走路簡直提不起腳來，常覺覺得身上沒一點氣力，這一天却格外有勁兒，不知不覺，六里路完了，到了家裏將這些情形亂給媽媽聽，媽媽嚇了一跳，說我真胆大，這一天我倒犧牲了兩頓青菜湯，然而却還是滿身精神，這時我便覺到惡人也會有憐憫人的心，時在民國十五年，我已九歲了。

再其次，使我感到母親的愛，是人間最偉大的愛。

父喪近五年，這五年的困窮，也足夠使人苦惱了，不料又是一個荒年，家家缺糧，人人鬧饑，富人們也不見得能享福了，於是土匪遍地四起，鬧的不光是肚饑還得心慌，那時……唉！提起來使我鼻酸淚下，實在沒有辦法，一家三口人，眼看就要餓死，兩天多都沒有吃着半點可充饑的食物，同姓的新門人，沒一人肯接濟半點，那時我已稍懂人事，但真忍不住肚子的絞鬧，弟弟更是哭鬧的利害。媽媽雖也同樣餓着肚子，還得跑着想辦法，有時媽媽也不時的暗中落淚。在萬分無奈的當

兒，媽媽想將爸爸遺下的唯一產業（兩棵樹）賣掉，可是我伯父家的大孩子故意與媽媽爲難，不准賣，「唉！真要逼人餓死哩呀！」媽媽可憐的，悲痛的，無力的吐出了這句話。他却惡狠狠的以「餓死也不能賣這樹」的話來回答。媽媽可憐的說：「唉！勞力（堂兄的名字），我餓死不要緊，你這兩個弟弟總算是吳家的後裔呀！餓死了，你吳家不是少了兩條根兒嗎？」唉！我的媽，太溫和，太柔弱了，好話說沒數，但始終他是不叫賣那樹，我和弟弟已經躺在床上起不來了，媽媽也是無力，但沒有辦法，含淚對我和弟弟說：「孩子，你勞力哥哥不叫賣樹，吃的仍是沒有，你們好好的在家等等，我再出去看看。」媽媽含着淚走了，她老人家可憐的背影，我永遠不能忘記，天黑了，媽媽似乎稍微加添了精神，手裏拿了半塊二兩重的饅頭來，分給我和弟弟，她不忍心去吃一點，後來我知道那饅頭是她一天勞工的代價。唉！母親的愛，使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實在沒有辦法，我們一家真沒有活着的希望了，幸虧我還有四個姑，看着我們太可憐，發了愛心，給我家送了兩升半玉蜀黍，救活了這將餓死的母子三口的生命，過了半個多月，仍是得餓着。那時土匪已經攻開了鳴皋鎮（在白楊鎮東南二十里），風聲非常緊張，當地的民團整天嚴加防範，有土匪嫌疑的人都被槍殺了，不料土匪也有了行善的心，不，也許他們別有用意。

##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吳祖泰

他們在嗚皋宣佈放賑給窮人，（因為嗚皋是個大鎮糧食很多。）每個窮人去了可以領到五升穀子，然而當地紳民團下令要切實負起責任，不准任何人前去。誰去就與盜匪同罪，誰也不敢去了。可是家中赤貧的人，坐在家裏餓死也沒人管。於是餓着前去的人也不少，我的媽媽向來胆小，不敢作出半點違法的事情。可是這一次，她却爲了她的兩個愛兒的小生命而拿着她的命去了。這一去，是禍是福尚未可知。唉！母親的愛！偉大的愛！

天色漸漸的晚了，不見媽媽回來，我焦急着跑到寨門口。寨門已上了鎖，不許任何人通過。我坐在寨門裏等待着，少傾，從寨門的炮眼裏傳來了腳步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便喊了一聲「庶」（那裏把媽媽喊「庶」）媽媽到底可以聽得出她孩子的聲音。果真答應了，我也放心了。媽媽走到了寨門根前，便問「寨門能開嗎？」我喊「不行，人家不開。」媽媽便將穀子從寨門底下的窟窿裏遞給我，她空身繞到小北門過來了。幸虧沒叫別人知道，真危險！這是媽媽的又一個生命了。唉！貧窮人的生命就是這樣的沒把握。鬧時也表現出母親的愛是何等的偉大！這是民國十六年秋後的事，回憶起來，若在眼前。

民國十七年冬，我的家沒有再留戀的必要了，我們便全家流浪在外。乞討度生

後來幸蒙洛陽福音堂的魏長老介紹，才到這新安孤兒院，實覺恩同再造。

我十二歲得了讀書的機會，在本院附小讀書五年，小學畢業後不能再升學，僅在本院作點雜務，拋去一年的光陰，我想讀書是不會再有機會了，真是使我灰心喪志。後來本校教員不夠，校長便叫我幫忙，領導小孩兒們，作個助教，這樣又是三年，結果院長和教士又賞我一個讀書機會，叫我試考本縣的職校，一考，果然考取了。入學上了不滿一年，「七七」抗戰便爆發了，整天又是不能好好上課，跑來跑去，浪浪蕩蕩的又過了三年，畢業後即又回本院附小服務，今又二年了。唉！恐怕後來讀書的機會是不易再得了，常想下點自修工夫，但總覺不濟於事，書籍買不起，雜誌報張，更是定不起。現在只有「田家半月報」是我唯一的讀物，田家的編者是促我上進的唯一老師，我自民國二十九年認識了「田家」以後，真覺獲益不少，我沒有了升學的機會，我將會永遠歸於「田家」的領導下。唉！話拉拉雜雜的說了不少，可見沒意思，沒價值，不通順，不再說了。

——寫於河南新安孤兒院——

三十年，六月，十五日。

一個苦孩子的小史——吳祖泰

## 偉大的慈父

## 偉大的慈父

王定華

王定華現年三十歲，住河南盧氏縣城內城隍廟後巷。

我的家庭在這裏是有很長時間的，幼時聽父親說過：「咱們的家庭，從明初到現在，已有好幾百年了。」祖宗的墳墓在城垣附近，有着百餘家之多。

曾祖在世，服務地方，是一個士紳，在當時頗具聲望。祖父常兄弟五個，各自分居。祖父爲人忠誠，致多所遭之禍，家產幾將耗盡，父親年僅五歲，即失怙，繼而且受諸兄之卑視，以致家庭前途，極其悲觀。

父親立下一個志願，決與黑暗的家庭相奮鬥，在祖母的領導之下，上了一二年學，他爲人勤儉剛毅，僅以田地六七畝，稞租六七石的收入，賴以維持家庭生活，供給兒子求學的费用。

父親膝下就我一個，對於我讀書非常重視，雖家庭一點瑣事也不讓我去做，曾在五六月鋤地的時候，也不讓我給他送壺茶，怕恐就悞了我的學業，將來失學和他一樣的受苦，和受人的欺侮。在令我求學期間，恐怕我受了不正當教育，所以在十

幾年的求學時間，就給我換了六七位先生。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母親聽友人勸告，以私塾教育不合潮流，又聽友人說，四書五經是根底，所以替我白天在高小照例上課以外，回到家裏又到私塾讀四書。雙管齊下，惟恐我二者不能得兼，這樣的生括過了十二三年。

我年將近二秩的時候，縣城被匪攻陷，我全家四口均被張匪綁去。這時父親也給我結了婚，家中一切物質糟場待盡。全家在住在我們家中的土匪淫威之下。過了一月的地獄生活，國軍開來，將匪誘出城外，土匪強迫我和他同去，住在距城三十里的橫澗鎮，非刑拷打，勒索洋二千元。後以國軍四面加擊，匪竄我歸。當這時，我母親已改「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的儀式，而入到活水泉源的基督教了。

父親呢，因遭匪患及憂傷，已癱癱廢病，醫藥無效，又因盧城駐紮着土匪兵，移居親戚岳家，父親因環境關係，也歸向惟一的救主耶穌基督作信徒了。

我受了父親的管教，和遠大熱烈的企望，在遭匪劫後即從縣立三年制師範學校畢業了，是年四月父親長逝於塔塚村。

但我究屬腦筋遲鈍的人，讀了四書五經，以年齡關係，食而不化，無補於事，在高小讀書，亦因上課後即入私塾，無練習的機會，沒有立下根基，在師範，代數

### 偉大的慈父

## 偉大的慈父

幾何等科學，因教員缺乏亦莫明其妙，以致知識太差，技術不成，成了一個無用的人。

父親雖然學識太少，但人格品行思想却與別人不同，是一個很骨梗的人，鄰人錢姓有子年已弱冠，天資聰明，讀書亦有心得，欲收爲螟蛉，作我手足，但中途染阿芙蓉癖，常與下流社會人共吸食，父親察覺，幾欲鑿楚，但終未獲效果，但這不是自私自利，乃是欲將社會上的病根根本革除。

我幼時有一次學吸水菸，偶遇父親，曾受過刑杖，但受刑杖之後，却改正我現在什麼菸都不吸。

查父親的眼上，有買菜用洋一百文，或一十文，影響我到現在什麼無益的消耗也沒有。

記得在高小求學時（民國十八年），梁譽藩先生做校長，體格高大，言語柔和，整理校務井井有條，爲人落落大方，長於講演，始在校內創設圖書館，閱報室，球場，每逢上課，同學皆有俯首貼耳靜聽的模樣。

私塾教師耿麟閣耿春台弟兄二人，性情溫雅，長於書畫，在園一圃，內植各種花草，並建築花亭一座，亭上有前河南省議員郭葆荪若題「怡怡草堂」四字，長方形的匾，同學聚此讀古書，吟唐詩，習習字，頗多樂趣。

出了這些學門以後，在家中住了幾年間，在無所作爲的時候，母親將我介紹與本縣的基督教了，始與該教業乃先先生相識，一見如故，情極款洽，共同商議，立一義學，先生決心請我担任教育的事情，我亦甘心盡桑梓義務，教讀了一二年，因公雜費太少，成績欠佳。

本欲決心效忠教會，忽家庭有了變化，就是我的妻子受了娘家嗾使，有了反對信道的行爲，以爲不降錢，并藉口「尙清談」必亡國的故事以爲口實，常有口角，爲了避免家庭的麻煩，就一轉而爲縣黨部的錄事，在道作錄事的期間，的確是沒有在教會的快樂，但我總以爲是神藉着不信的人，和社會來煅煉和教訓我呢。

在精神上雖受了打擊，但在生活上却與我的親戚團結頗好，親密的很。母親年近花甲，妻一，子二，全家五口。在經營方面，岳父確給我幫忙不少，我信任他，一切糧食，金錢，契約，衣物等件，由他處理，毫無惑疑，因此他也樂意爲我管理，他若用我的錢財，我也歡迎，彼此間頗呈融洽，家庭事件亦因順利進行，我藉此也可有暇餘的時間，來作些別的事。

這個家庭表面上是不錯，實際上她們是舊式的，新知識稍有欠缺，并且積極兩方面反對基督，以致我多年來宿志中的基督教化家庭無期實現，這是我歡喜而又

## 爲了我的慈母

悲嘆的地方。

總之：我的宗教思想在我腦筋中是牢牢靠靠的存在着，藕斷絲連的盼望着基督化家庭實現的一天，即我此生達到目的的一天。

## 爲了我的慈母

徐建甫

我叫徐建甫，於民國八年，生在河南南陽縣西青華鎮北面的草王莊。光陰多麼的快呀！屈指一算，如今（一九四一）已經是二十三歲了，回顧往日的身世，歷歷如在目前。

我的家世，很是可憐！人口雖不多，但產業太少。代代相傳的職業，便是耕田。祖宗們櫛風沐雨，披星戴月，春耕夏耨於畦隴，汗流滿面於禾田；吃盡千辛萬苦，一家老幼才免於饑寒。當我兩歲時，我的父親便去世了！既無爺奶來愛護，又無叔伯作保障，孤零零地只有我母親一人，領着我們這些年幼無知，孤苦無依可憐的孩子們，來度這驚濤駭浪困苦艱難的人生！逃兵災，避匪亂，五更黃昏，提心吊膽！遭水災，滿天旱，斷衣縮食，忍饑受寒！流了多少次的傷心淚，遭了多少次的大患難，才有我們自立成人的今天！這種堅苦奮鬥保家教子的事跡，在我的腦海中，

永遠是不能忘記的！

我的啓蒙教師就是母親。母親教我認字，後來又教我讀一二冊國文。我幼年無識，性又頑皮，常常惹母親生氣。母親並不打我，她只能跪在地下，祈求上帝改變她孩子頑皮的心。並且將她的孩子完全獻給上帝，這種禱告我一聽見，就像是一枝利箭，扎在我的心頭。久而久之，性情轉變，漸漸覺得不應該再惹母親傷心了。後來母親常給我講負薪、掛角、蠶、鑿壁等故事；孟母斷機、蘇秦刺股等教訓。引導我的心意，激勵我的志氣。我聽了以後，大受感動，確立志氣，下決心，願步着先賢奮鬥的後塵，作個頂天立地的有用人物！

後來年齡漸長，母親送我到鄉村中的小學裏去讀書。那時教師不斷的更換，因了匪亂不時要休學，遂致時作時輟，所得的知識，少得可憐，後來匪亂平定時，母親又把我送到侯集街完全小學去讀書，因功課不及人，遂降到四年級上課。從此奮奮，苦讀三年，才立下了高小畢業的基礎。畢業後考入南陽復興中學，又得受中等教育，亦算是我的幸福了！

中學沒有畢業，因經濟困難，只得離開了可愛的學校生活，充任李園鄉村小學教員。那時我十九歲，心中戰戰兢兢，唯恐不能勝任。所以一有時暇，便日夜苦讀自修，自教教人。學生考試成績，幸而常在友校之上。

爲了我的慈母

## 爲了我的慈母

在教學時，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有一件事，就是那年放寒假時，同學們都踏着白雪，冒着寒風，在半路上等着歡送我。我看了大地的雪景，想到同學們的熱情，不禁落下了悲歡交感的熱淚！

當我留住他們，請他們轉回的時候，大家都站在路上，默默地相對低頭。我看着他們，一個個眼紅了，一個個淚落了；有一個小同學放聲一哭，大家都禁不住一齊哭起來了！唉！皎皎的白雪，配着嗚呼的寒風；耿耿的赤心，配着摯真誠的哭聲！天呀！地呀！人生！親愛精誠在此時！

小學教員辭職後，被鎮平縣第四區區長姜文炳先生，請我充任區署中的指導委員。辦理辦煙，禁賭，修路，造林等事情。後來我有心到外面去參加救國工作；遂辭去了區署中的職務，考入陸軍五十五軍政治處，充任政訓員。略盡我愛國的赤心於萬一。

唉！回顧我有生以來的生活，都是困苦艱難的！紀念昔日的痛苦，努力奮鬥，作有用的人！方不負我母親，艱難困厄教養我的苦心！

通訊處：河南，南陽，西青華鎮，永昌源寶號轉交。

## 半年經過

孫福基

孫福基，現年三十三歲，祖居河南孟津鐵爐莊，家世三輩同居。現在家庭的人口，只有我母親和兄弟及妻子等共有七口，歷代以農爲業。只因家庭貧窮，每日須出外拾柴，無有餘力求學，自覺對於個人前途，無備非常，那時並不知有甚麼宗教，因爲那時我的年紀很小，只有十二歲，對於宗教也沒有甚麼興趣，每天只知玩耍，那裏知道求學的實在重要呢。

民國九年，洛陽基督教招收貧家子弟上學，吃穿完全有教會担任，幸得張應選先生介紹，我就加入那間貧兒學校，前後共在校內一年零五個月，那是我求學和信仰宗教的初步工夫，斯後因家庭窮苦，民國十一年間我就同人家學工業，先在陝西的韓城蒲城等處工作，後又轉向山西夏縣做工一年，又在陝北府谷工作數年，我所認識的這幾個字，完全是在府谷學工自習得來的。我對於耶穌的意義，在府谷教會有了很多的認識。我自民國九年在洛陽內地會信主，至民國十五年在府谷公理會受洗，那時我對於宗教才有了真正的認識和理解。

兒童時期最有興趣的事，例如在教會之內有姚之輝先生教導唱歌講故事；前崇

半生經過

## 半生經過

道老教導習字學講聖經章節；葉迺光先生，郭述真先生領導禮拜學習所應等等。我信仰宗教的一切動機，完全是從這幾位先生得來的，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我青年時期，因家貧未曾成婚。於民國十八年因豫陝連遭荒旱，民不聊生，幸有政府發起東省賑民之義舉，我就在本年五月間，率領全家由洛坐火車赴東北，行至汜水過洞的時候，忽然車機損傷，全車性命，幾乎滅亡，幸火車自己退出，才得保全車性命，但我全家行李却全都失掉，以棧換車東行，經過鄭州，坐平漢車北上。至七月間，就到了我國東北的黑龍江省，我就住在訥河縣的通南鎮。那地方田地充足，人民忠厚，大約每一家平均耕田就有一方子。每方子合我們關內華里六里六長，六里六寬，因此叫做一方子。因為東北農田寬廣，有許多人家用機器耕種，所以出產很富，大豆最為特產。但我身至異鄉，舉目無親，甚覺痛苦，於是我就聯想到基督教的忍辱負重，捨己利他的教訓，服務人羣的精神，我就與上海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通信，購買各種讀物，承蒙朱立德先生多方幫忙，贈送書報多種，我細心研讀，勸人信耶穌教，並倡辦平民學校一處，書籍也是朱立德先生在上海青年協會代買的。最有價值的，就是在通南鎮有一同道劉紀五君，與我合作組織基督教會，聯名又與宋先生通信購買書籍，我個人完全負佈道之責，劉紀五負經濟之責。

不到三個月，悔改信主者有三十多個人，其中有一楊輔儒者，乃當地巨紳。後因九一八事變，我同劉紀五返至奉天，因劉君是奉天人，我乘車返洛陽對於那裏教會的一切責任，全有楊君輔儒負責，現在那裏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自我到家，上海常來書報，如聖經會公報，廣學會的出版界，國內佈道會福音報，並施有續助彙集證書等，所以我得了這許多讀物，是更加對於宗教有了充足的信仰。最奇音的一件事，就是我村中有個夏五明者，全家信仰佛教，夏某臨終時候，將盜竊老少叫在堂前，對家人直說，我在東三省當孫福基講說，耶穌能救罪人，我今病重難癒，嗣後你們對我的妻妾不得攔阻，我未死之前，我要將他歸榮托給主，並請你們到福音堂請慶位先生為我禱告，於是全家之人大受感動，立即到余家，將余母請去為他禱告，夏某安然去世，至奇他的妻子是誠心信靠耶穌。

民二十五年我才正式結婚，結婚的儀式，完全遵照教會的規矩，因有李振德，許崇道兩位長老主持婚禮，非常完善，以後合家團聚，我就各處遊行，一面工作，一面佈道，民二十七年我就來到甘肅會館做工，二十八年會館教會就公推我担任教會長老之職，為主服務。二十八年我才與田家報見面，並在田家報得了很多好處，所以就立定志向作一個介紹的僕役，在這一年當中，我在這裏共介紹了田家四十餘

## 憂患中的半生

份。這就是我的半生經過大略情形。

## 憂患中的半生

白廉潔

我祖父，名實聲，爲人嚴正無私，地有二百餘畝，人有三十餘口，此時真是一呼百諾，可惜四十餘歲，就不在人世了。

祖父去世後，全家彼此分爭，結果只好分居。我父親弟兄三人，我父居裏，爲人忠厚好讀書，當時分家，得地六十畝，他因覺得生活不滿意，就出外經商，但似好交友，家業日漸凋零，無奈出外從軍，在北平二年，後來在長沙作戰，喪命於戰場，那時我就作了孤兒！

我父去世的那一年，約在民國五年，僅二十一歲。我母三十歲，就寡居了。我只有八九歲，在人家的管轄下，過着那難見天日的生活，我母親在厝中，不知掉了多少眼淚，在夜靜時我不知聽了多少的哭聲。唉，寫到這裏，我的眼中不禁落下了淚。

當我父在北平時，給我三叔父來了一封信，叫他往北平去作事。三叔離家到平，大約住了二三年，我記不很清，他就回來了，從此成了開通之人。他在家裏發財和做官的心，日見增長，初與匪爲友，再替人殺仇。後來，在本地無法立足，轉成了有名的匪首，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咳，到這個時候，我全家都成罪人了。那時我們白天黑夜都怕那官兵，全家性命真是朝不保夕。幸得上天保佑，有人勸他拿住，送在本縣用國體治罪，以後病死在獄中，年僅二十六歲。時在民國十一年。

二叔父在家管理產業，二婦兩乳尖深陷，能生不離哺養，我家的產業，因他受到很大的損失。

我在民國十三年，與李氏結婚，李氏實慧手巧。至十五年生一子，天亡，十七年又生一子，名鴻，宇志遠。此子方滿週歲，在他外婆家，被匪拉去，四十五之卒，被奪他外婆用去一百餘元，我叔父只拿四十元，共二百餘元，將此子贖回。

至十九年，家中起了分爭，也是他平日若待我，到此時就不體相容了。最後我們分家，得地六畝，叔父得地十三。那時我的前途生計，好像沒有辦法，每年生一子天亡，二十年又生一女，名瑞芳。二十五年生一子，名通宗，二十八年生一子

## 葉 應 申 的 半 生

，名葉思，那是我信主最熱心時生的。

我喜同他，在我結婚以後，第二年，葉從忽忽，胡軍與劉軍爭戰，胡軍前方兵，把老百姓的東西一概搶盡，怒聲沸騰，於是邪教蜂起，說能叫天不怕地不怕，怕劫劫，那時所有的教門很多，有三義殿，金鐘罩，師爺廟，紅廟，還有其他等等，當時無識的教，也跟着學習，初為防匪，後抗軍隊，未了就把胡軍的一都打散了，歡迎張治公，治理洛陽，老百姓起初對他很好，後由忌恨而打仗，老百姓在前面打，後邊軍隊，殺人放火，衆人一見就轟然而散，各顧家室去了。這一次影響極大，我的房屋東西失的很多，然而小職未退，大戰又起，就是國民黨軍，與奉軍在洛陽開火，連年以來，土匪拉肉票，國內起分爭，民心不安，成了常事，直到民國二十六年，洛陽南部龍門土匪蜂起，有二千多伙，從西而東，在洛陽附近，與我家僅一河之隔，本縣各界，凡帶槍男子，有數百人，共守洛陽，無意中接匪渡過河來，大家見勢不妙，就轟然而逃，那時正在農曆六月，月亮正明的一夜，我止在睡，忽聽槍聲像刮風的聲音，我就急忙起來跑，誰知全村人都跑光了，我趕拉馬和驢套在車上，上面還有早預備的好幾袋麥，那時我母親告訴我，你走的時候，可照你祖母坐在車上，那時槍聲好像在我跟前，我趕車就跑，忘記了我的祖母，是

了十餘里纔想起來，真是傷心！想起七八十歲的祖母喪命，罪在於我。我禱告說：耶穌啊，你若能保護我家無事，我一定信你。後來我家平安無事，這是我信主之原。始，時在民國十九年。這次我村八十餘家，拉走肉票六十餘口，燒房三十多間，死人六七。哀哉！那時人民的痛苦真無法形容了！

從十九年，至二十七年，那一段苦痛情景，我也無法說出，就是少吃無穿，人害病，牲畜死，受別人的陷害等等事情，但是我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

二十七年敵軍已到黃河北岸，炮聲如雷，人心驚怕，那時政府爲了救濟失地的青年，在假師車站招收學生，我因家景不好，不能令兒子讀書，上進，也爲逃脫性命，就把他送去了，現在在濟水國立十中讀書，每逢想到這裏，我就很快樂，我感謝上帝，同時我也感謝政府的大恩。

自二十七年我立志爲主傳福音，不能出外，就在本村宣傳神的聖名，感謝上神，真與我同在，使我有力量幫助人，現有十餘家信主，每逢禮拜三晚上，還有禱告禮拜，到的人或三十，或二十不等。

在二十八年，我在本會蔡莊福音堂受洗，受洗後就派我工作，到二十九年底，年議會選我爲三年執事，這是神的恩典，我現年三十五歲。現在我的生活，仍然和

我是主的肢體

困苦爭戰，這就是我的自傳吧！

寫於河南偃師蔡莊信義會福音堂

——民國三十年農曆五月十五日——

我是主的肢體

邊殷軒

鄙人祖居河南泌陽饒良鎮，家道極貧，祖上素以木工為業，亦即做鎮上之漂梳人家（因無田產房屋）。先父亦在困苦之中，後因姑表兄在清朝作大官，先父名聲因而大振，即終日鴉臥煙霧，尋罪中之樂。於四十歲時，在山西鄉寧縣蒙召歸主，五十三歲始返里，創立饒良教會，經內地會西牧孔好義君慨然應允，饒良教會遂成立矣。時先父並無子女，即在主動立願求賜一子，日後為主所用，於五十四歲時，即生下我這羸弱不堪的一個小孩子。當我初生至五六歲時，是個多病的孩子。那時父母視如珍寶，怕有死亡，先父即把我終身獻歸主用，取名約翰，自那時起慢慢長了起來。先父即用基督教化家庭教育教養我，如不罵人，不說謊，種種規矩行爲，在小時即存記在心。

九歲入教會學校讀書，十七歲入聖經學校學習聖經，十九歲即正式加入除旗鎮佈道團為主奔跑。廿三歲時先父被主接去，時在泌陽救恩會作工，家母尚在，身體甚健。廿四歲回內地會在除旗鎮等處工作。廿五歲與本會李恩榮女士結婚，彼係富家女，小學程度，亦熱心信徒，我等由愛主而成婚，她在靈程上甚為高上，故在工作方面對忙不少，尤其接道埋教養子女，益覺得方，真所為一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現生一女三子，長子及小女已入校讀書，二十九歲被請到駐滬店神召會聖經學校內工作，三十歲被唐河縣內地會請回，舉為教務總幹事。並被選為唐河區會主任，兼理分支教會八十餘處，工作甚為忙碌，現只有終日在外，為主工作，辦理教務，指導佈道團和一切屬靈工作，並努力介紹田家報，已介紹數十份，我已讀田家報三年，因而將我所經過的一切寫成了自傳。

## 全家略史

周得恩

我姓周名得恩，是一個六十一歲的老婆婆，二十四歲的時候，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一個小孩。我的弟弟名叫周天朝，和我分居，我怕着孩子若度生活，孩子長大了，給他成了親，是種姨母家的女兒，不久我的兒子死了。我的兒媳那時纔十九歲

## 全家路史

他們起了歹心，感謝主。我和我的兒媳被耶穌的光吸引蒙了救恩。現在我的兒媳已經三十九歲了，在蘇氏福音堂爲主工作，名叫周玉貴。我在家自由佈道，自從看了田家報，得了莫大的益處。抗戰軍興，我也曾自動募捐，可是我不會寫，和陳鴻昌同心合作，他是一個殘廢人，不會行動，然而對道理，對國事都很熱心，雖然募捐數不多，我們自己覺得慚愧。但是我們的工作也真夠爲難了。

不幸去年我的弟弟周天朝在陝西富平做銼匠，害病死了，他在陝西娶了一個妻，生了一個小孩，我去給他引回來，費了很大的周轉，才帶回來，給他起名叫摩西，現在還不夠四歲，可是有些人想圖謀摩西的產業，時常想傷害他的命，把他的分單契約都偷了去。現在摩西能識四百多字，問答能背誦八十七條，因此越遭敵人的仇恨，主啊！我的神啊！誰給孤兒寡婦伸冤呢？因爲我要看顧他，不敢離開他。今年也不能募捐作工，求上帝幫助這事，怎樣開恩，躲避魔鬼的毒箭。請你們爲小孤兒禱告，看主怎樣預備，這是我的自傳，也是我的兒媳和我侄兒的歷史。

河南孟津北馬屯會漢溝教友周得恩自述

三十年，元月，六日

# 一個殘廢者的自述

陳鴻昌

孱弱而多病的我，現年已是三十三歲了，父親是一個讀書人，常常教訓我，說求人不如求己。我十八歲的時候，父親就別我而作古了。母親是農家婦女，常常對我說些老實話，他說吃虧人常在，又說待人要豐盛，自奉要儉省，這些話至今猶歷歷在耳。兄弟三人，我是最小的，曾經受過高小教育，二十一歲結婚，二十二歲得了一個小孩。當年的七月，我得了一種風濕痛，兩腿害的不能動，成了一個殘廢人，因為腿疼的緣故，吸上一份大煙癮，黑夜白天總是吸大煙。我的兒子和我的女人先後死了，我的心深深感到人生的無常，很是傷心。但是奄奄待斃而又吸了五年零六個月的十分大癮的我，忽聽了耶穌的道，痛痛的覺悟，仗主耶穌的靈力，居然把煙癮斷了，我的母親也信了道，我的心反而得到許多快樂與安慰。

不幸的很，我的母親又得了病，竟捨我而去，這時的我，生呢？死呢？苦斃我也！痛煞我也！讀者試思，兩兄又不在家，殘廢的我，遭了這個境遇，除了死還有什麼辦法呢？感謝主，有主給我預備，主感動周大娘（即周得恩）到我家來看顧我，安慰我，侍候我和我母親一樣，怎能不教我感謝主和周大娘的愛心呢。過了幾月

一個殘廢者的自述

## 梁 靜 軒 自 傳

，我已離出門（在甘省照像）十三年的大哥忽然回來了，我依靠兄嫂過活，我的哥哥不信耶穌，周大娘使他回家孝了，（他家距我家十里之遙）可是他仍常到我家來看我，我們一同募捐。現在我學習中醫，每天給人義務治病，眼科，兒科，外科，內科，都看，可惜我看的書不多，又不奮動，不能和高明的醫師接談驗教，未免有些孤陋寡聞，深感學不致用。先生們，同達們，有肯惠我醫書，或什麼妙方以襄此善舉的，我是萬分感謝歡迎的。

寫於河南洛陽南遂宿村

## 梁 靜 軒 自 傳

我的村莊果面，有一道小河，澄清的水，不住的流着；南面是一條公路，營商的人，成天來來往往，河邊，路旁，全是平曠田地。入春以來，禾苗青綠，茂盛何榮。我八歲的時候，跟我的祖父間斷的學認字，當時我祖父充任本村的村長，成天忙着公事，閑暇時就教我認字，我十一歲才正式入學讀書，在私塾讀了三年書，接着入初級小學校，二年後入高級小學，又二年畢業，隨即投考縣立中學，修業三年，得蒙畢業。

民二五年夏，赴開封，考省立師範，應試未果，後又因經濟困迫，遂放棄升學。

之計。在家自修料理田園，頗覺有味。村東約六里有涑湖鎮，該鎮屬本縣八大鎮之一，商業極盛，設立福音佈道所一處，每逢主日，教學友聚集教堂，舉行禮拜，我也時常參加。

我請祖父在機關極喜聽道。我的父親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民二六年，福音堂（涑湖）辦事請我充任福音小學教員，春季上蔡縣福音堂開大會，我赴會三五，頗受感動，當即立志願作基督徒。

我的脾性清靜溫和，好看書報刊物。民二五年得星遠君之介紹，方才與「田家」報見面，免款定閱，得益實非淺鮮。民二六年任中央農業實驗所上蔡縣第一區風俗報告員，按月報告地方農業情形。

我現在任上蔡縣五龍鄉第一初級小學校教員，現年二十七歲。我的家庭共有八個同胞親母，母親，葉十去女，長幼規箴，彼此親愛，誠然樂樂園地。我立志願在抗戰建國之端，盡力服務社會，願身兼地方公役，以盡國民天職。

我的故鄉也許讀者願意知道——就是河南上蔡五龍鄉大梁村。

——三〇年五月十日下午書於自修室

## 我的生平

## 我的生平

李庶珍

我是出身貧窮，沒有房產，十四歲死了父親的一個雙料的窮人。書是未曾讀過，半生都是做種推呀，挑哇，當雇工啊，幹好盡在的勞作，可惜勞資少，還養不活妻兒兩人，所以我也走了些欺騙人的岔路。那知道那些騙人玩藝，不但難養家，反而使我更苦。聽我說話，要不是內人的針工巧妙與耐苦之補助，恐怕更是不堪設想吧。

我的好處就是不賭不奢賭、稍有暇時，老是跑到教堂囚聽講。我雖然疑惑，聽了數年，但因聖經中都是千真萬確的道理，所以我纔決志悔過，脫去那些迷信，欺人，害世的行為與困苦奮鬥了。未幾生活稍能自給，於是三十歲那年也領了洗。在信陽聖經學院我也幹了三年，成績雖不算佳，却也名列上中。這並不是我特別的聰明，或聖經學院太壞，乃是神的靈在我身上的奇妙吧。

今年我已五十六歲，在這二十三年當中，傳道住過回個地方，就是正陽城內與蕭曹岳城寒凍各鎮，收成不多，除辦個女子小學外，引導信主的不過百人，這一帶土匪很多，我曾被大杆捉了四次，兩次險些喪命，物質迭遭損失，至今一無所有。

皆土匪之所賜。

寫作的事，我是半路出家，當然拿不出來，可是我對於文字很有興趣，所以信義報，通問報，田家報等，我都投過多次稿子。內多關係教育新聞，地方大事，與改良風俗的道理。七七事變後，我根據每期的報載事實，作了一本十字吟唱書，攬戰史，意在對平民作有力的宣傳，惜該稿被友人借閱遺失。誠大憾事，但這些都是我從以上報中得來，使我深感激主筆的教導。

中西藥品我都研究過，雖不深奧，但普通治療手術也稍明白一點，藥品家中常備數十種，治愈的人不少，但收藥資不及買價之半，計算賠錢不下二百元，至今窮得沒錢也不幹了。

其餘佈道團長，校董我也幹了幾年，不足稱述，所痛者就是我的長子國祿。在十年前被王泰拉到四川，至今未有下落，希望有知道他的惠我一音。現我膝下還有次子國良，三子國相，一女國珍，次子與女均在初中讀書。今年僅十一，還在小學，但恐撫養不成，我將去世了，好在我是個奉真神，萬事託與真池，盡我個人所能，前途何足計較呢。

民國三十年三月寫於河南正陽寒凍教堂

我的生平

共 計 自 述

六 十 自 述

迭 樹 之

迭樹之祖居河南省南陽縣北方舊安家鄉，今改為廣陽鄉。年已六十歲。父母去世，弟兄四人分居，家中世世代代農業相傳。幼年時代，讀孔孟書十有餘年。當弱冠時，曾應過兩期考試，後出外在家教學也有數次。回想幼年時代，對於讀書作詩，頗有興趣。

數年前分房屋，前後院共七間，妻喪多年，形影孤單，怎能住完七間房屋呢？只得出當於本族，當價共廿九元。我很願將房屋抽回，辦一家庭學校和主日學，只因力量薄弱，想到辦不到，現在開散種畝餘地。宗教信仰已有二十餘年的經驗，當我讀到希伯來書三章，和使徒行傳八章，和馬可所記載的，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靈，對於這幾節聖經，我深深知道靈靈是對我說過話的，只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細述。又憶從前讀孔孟書的時候，讀到修身齊家治國，覺得那是只在舌頭上讀讀講講罷了，現在呢，非屈膝跪在天父面前認罪悔改，個人的身子是永不能修理的，家庭是永不會整齊的，國家是永不能平治的。因從現今想到教育界是亟當改良的，尤其是有兩句教育改良歌，是鄙人忽想出說說惹先生見笑吧：「教育改良是若何？先

後文字說一說。漢文舊字千辛萬苦，國音與十盡該括。不講字體論音韻，失學最難最易舉。一現在發一圖形兩漢音符圖，將二十四個聲母組成大圈，一半雙音讀法，一半是雙音拆法，這種教育改良，數年前內心就逼我快快提倡，只因這是一個舉民，又兩苦不能得大多數人的同情，因而灰意冷。

## 爲善最樂

劉俊立

予籍貫河南南陽，現住安東，幼時入學讀書，長則經營商業，而商業之範圍極廣，予則經理西藥，非以營利爲目的，或照成本出售，或少取川資伙食，以謀社會幸福，人羣健康爲宗旨。又于民廿六年，同友人馬俊德創立良友西藥雜誌文具社，志在普及文化，便利軍民，發揚國貨土產，挽回外溢利權。良友社設立內鄉夏館，深入大山，接近民間。予現職爲南陽安東合作紡織生產部經理，促進農村生產，鞏固經濟建設，解決失業問題。又喜歡幫助他人作一切慈善事業，並喜讀天津家慶週刊社之出版物，上海博濟局之善書，及上海南市灘國貨路中國良心崇善會之崇善月刊，西安的老百姓報。因其言論正確。對於田家半月報雖沒直接訂閱。在戰前出版山東時，曾經友人不時贈送，予熱烈閱讀，看得廢寢忘食，手不釋卷。自強羣壓境

## 爲善最樂

我的志願

報社內遷，間斷多時，予常晝思夢想，今得夏鎮良友送下第八卷八期的報，邊讀邊閱六份。

田家報是確確實實替農民說話，代政府宣傳，并不大吹大擂。

我最羨慕談刊文字直率，言論干脆，不怕是中央要人，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決不怕貪官污吏的見怪，確替農人出一口悶氣，可作本人一生之伴侶，一生之好友。

——寫於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我的志願

馬管丹

我是河南省固鄉縣第二區神底村人，若表年齡，只有厚着臉說一句話，我亦飽餐人世間糧食三十六年了。職業呢，也很可笑，在我們文化落伍的鄉村裏，當了幾年糊塗的初小教師，乾脆的自評一句：「毫無成績」四字，就是我的恰當考語。

記得我的父親在世時，是個無學識的農人，他好像自信無學識是大痛苦的，想在我渾個不長進的兒子身上，彌補他那痛苦的缺憾，所以在我求學時，曾熱心的供給，給我讀書，滿望我在教育界裏，給他老人家爭點光榮，落一個揚名聲顯父業的好兒子，誰料我賦性不靈，學業終無成就，既不能做到「學也祿在其中」的官場地位。

又不能漂漂亮亮的當一位百耕先生，每一念及，真覺對不起我的先嚴。

我近幾年來的思想，總覺着鄉村中貧寒子弟，無力升學的居多。如果在學校裏專讀死書，對於他們的前途，是悲觀的，沒有多大用處，很想私人辦一個工讀學校招收些貧寒子弟，一面讀書，一面做生產的工作，農學也學，工藝也學，只要是鄉村人們生活上需要的，就冷學生一面在學校實習，一面把生產的錢財幫助自己的學費或衣服費，這樣既可以在學校養成學生手腦並用的習慣，又可以減輕國家和客籍學生父母的經濟負擔，豈不是個絕對有益無損的事情嗎？

但是因為環境的關係，我這個主張，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初小教師我又幹不好，真是枉讀多年書，無益人世，這就是我的自傳。

## 學 醫 的 經 過

魏子祥

余姓魏名世興，字子祥，河南遂平縣南海子魏樓村人，現年三十七歲。余六歲時先嚴浦泉公教之讀書一年。先嚴業岐黃，每日診餘之暇，輒教余讀書寫字，並講解事親敬長之禮，愛衆親仁之道。七歲時出就外傅，從魏紹壘，李世傑，屈運升，吳鏡余諸先生。余天資魯鈍，每旋里先嚴諄諄誥誡，以讀書不在貪多，在能明其旨。

學醫的經過

幼時每讀一書，章句義疏研習透澈。自鹿聚一反三，觸類旁通。讀書至千言，必究其義。見余稍有長進，因家境寒薄，兄弟四人，田地僅有六十畝，無力出外求學。欲令余棄儒就醫。是時余常與先嚴辯論，爾乃小道也。習醫學於母。先嚴常厲聲訓書：讀書應世原為救國救民，行醫非救國救民之事，取古語云：『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一語雖小，特患研習之不精耳。爾能繼承吾志，則爾之孝心盡矣。於是余謹遵父命，十三歲即兼事刀圭。

十五歲時，先嚴棄世，余在家守制時，偶讀中山先生傳略，知國父亦出身醫界，余頗感動。遂於十七歲時廢儒學專心習醫。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授室，記憶燕爾新婚之夜，余尚讀醫書至夜半。十九歲時，即與人治病。又感吾國醫學，偏重理想，西醫根據實驗，竊以為不可偏廢，因又研究西醫。初在上海東亞醫院從漢人利士普先生學習三年，實習一年，畢業後，即在駐馬店紅十字會充醫士二年。二十六歲時，余旋家料理家務。二十八歲，妻王氏病死，繼娶楊氏。三十歲時，家中遭變匪劫，遂避難寄居遂平城內。三十一歲時，在遂平縣立醫院服務，該醫院與福音堂對門，診餘之暇，時至福音堂聆道，因而數年來，常與耶穌教友交往。余多為教友義務治病，故能備受歡迎。三十五歲時，改在本縣財務委員，曾服務一年。

至去年又改在經征處服務數月，五月間又改充縣倉委員會書記，今屆一年，每星期日仍到福音堂聽講。去歲十二月間，在福音堂偶閱田家半月報，讀之津津有味，直如幽室遇燈，遂糾集同志數人訂閱五份，今已讀過數冊，深覺增加知識不少。

余生平不願多治生產，但願為社會謀一有益事業。現余家產僅有三十畝，有三子：長祖舜，在信義學校求學，次奮開，年甫五歲，三奮奇，懷抱數月，產家數口，尚能維持最低生活，內顧無憂。嗣後，余決專心本田家社會服務之精神，以此國難尚殷之時，遵照抗戰建國之宗旨，擬在本鄉辦一學校，組一合作社，結合鄉村建設促進會一處，提倡鄉村建設，將田家半月報生計欄披露之園藝、畜牧、小紅書等方法，儘量倡導，俾民衆實行後，多得一分利益，即可多增加一分抗戰力量，以期區區之所願也。

### 懷念我的祖父

民國三十年五月廿日

非標何南廣武縣人，縣北有廣武嶺，我們便住在這延的土山上。車快講。懷  
 年序九歲，家產貧困，然世世耕讀，祖父為精神健康，勤時父執家業，自便便學

### 懷念我的祖父

## 雜念 讀 離 父

祖父。後來祖父棄老，便入鄉村小學讀書，祖父被選為學董。時各村小學剛創設，人們都不知辦教育之使命，然而我祖父存雖老而思想新，竭力鼓吹新教育，倡辦新學堂，於是本村教育便蒸蒸日上。

我五性純真，在四五歲時即有特別影響我作事做人的事情，是我不能忘掉的，就是那時我的祖父母特別愛我。因為在小時，據父母說，我的上邊有兩個哥哥，而我是最疼的了，只剩了我自個，所以祖父母見了我如獲寶玉；給我買糖吃，買玩具，買種種可愛的東西，真是有說不出的愛我。一天，在家中開早飯的時候，家裏的人都坐在那裏，要我給他們拿錢，我便很歡喜的去了，剎那時鎖到了，祖父母見了大情，都稱贊道：「真真中用了，能給我們拿錢了。」自己聽了這些話，心裏覺得滿意，便又跑又跳的到每一個人跟前，擲一個，但忽然聽見說：「這孩子真欠教，不知一點禮，在家人面前這般放肆，非加以懲罰不可。」一聲響，一陣的嚇，把我嚇的面如土色。這是我祖父的話。說着他便來打我，幸而祖母攔着了，罷了好多的好言，祖父纔饒恕了我。這一次實在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教訓，就是後來作事對人都有很大的影響。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那時第一是因為在快樂之中，無形中忘却了對人應有的禮貌，第二因為年紀太小而又仗着父母的嬌養，不知道禮貌。祖父

却以為這個孩子太不知道規矩，在自家人面前這樣的放肆，將來到社會上更不了，所以現在我不論在那裏，都忘不了祖父的訓教。

我的讀書經歷是一篇很長的故事，也是談起來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幼年的時候，更覺可笑。因為那時只知玩耍，提起上學便要大哭，養兩祖父一到，我硬不敢發作，因為他固然愛我，可是我如有不規矩的動作，他絕不允許，所以我非常怕他。他並且常常對人說：「孩子該嬌當嬌，該敲當敲，不要使他將來自大。」鄰里的人頗受此感動，都用此法來教養子女。我的祖父已於前年逝世，特寫出這段回憶，略表我對祖父的懷念。

## 我的自省

成悟生

我是河南濟源縣南董村人，家有父母妻子，現在我願把我的個性略敘一述。我的原來性情很壞，偶有一點不順意的事，立刻就發脾氣，發了脾氣以後，也不管什麼人，就要拿很不客氣的話對付。後來自己覺得太不對了，於是就想法子改變性情，但起初很不容易，有些拘束，真是一「把柳為桮」，可是時間長了，竟自然的改了。發脾氣是由於青生氣，青生氣是因為氣量狹小，略不順心，立刻肚裏

後 論 自 案

就滿了。也再也不想。現在我已經歷練頭。無論有幾次可惱的事。我皆能不生氣。

再一點點不學人較嘴。爭長論短。有的處故意挑撥。雖是辯得他心中服。可是

他口頭上總是強辯。優氣了自己。所以立說永不與人較嘴。以前遇對事。就隨意

亂。沉不住氣。越急不借氣。越深辦法。於是極力除學。有事時平心靜氣。越平心

靜氣。越有辦法。

我平時很注意修行。我所修的完全是德行。見他人有點美德。即投身去學。自

己有的毛病。就竭力除去。但不知到何時才能成爲完人。

我天天喃喃要站律床前。自己心裏問一問：今天說他人的是非。多麼說沒

有？生氣和發脾氣沒有？輕狂浮囂沒有？有對不起人處沒有？有虧良心的事沒有？

身上塵垢。或犯戒條。即速除去。

從前我還有一個私仇。常想乘機報復。後因覺悟國家被欺。才真是大辱。此

點私怨。算不了什麼。於是就用佛符咒他。現在他對我很好了。所以我想爲人。若

道德持世。必能長久。

三十餘年五月五日

## 我釣小史

常魯呆

半輪紅日，已依西山。照着桑榆餘暉。西牆上金碧燦爛。烏鴉一對對的歸巢了。這是在河南新安縣的一個鄉村中的一幕。這時一個中年以上的婦人，扯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不住的向野外眺望。那便是我和媽媽在等候我的爸爸歸家吃晚飯了。天一會兒面目慈祥，髮鬢斑白的父親，荷鋤頭至門前了。我喊了一聲「爸爸」，就騰離了慈母的手腕跑去要他攬我。那時我不知父親營目的勞苦，種人家幾畝田，分一半給地主，以一半養活家人。但對慈愛的爸爸見了心愛的兒子，早將一天的勞苦丟到九霄雲外，一隻手抱着我，一隻手拿了鋤，和母親一同回家吃晚飯，被擁抱在父親懷中的我，是何等的快樂和驕傲呀！

八歲時我已經入新安鄉村小學讀書了。但是一旦離了父母的身畔，而到學校和先生同學作伴，總不免有些兒生澀。因此常常的逃學，在麥田中呀，大樹下呀，數個逃課的小頑皮，打皮球呀，擲鐵環呀，踢牌呀。要到晌午，看見別的學生排隊回家時，悄悄的在後窗，混入家中吃飯。這時我是一個怎樣頑皮的孩子呀！

我上二年級時，已是十歲，不幸在十月間，父親因害傷寒病死了，他臨死時，

## 我的 小 史

拉了我的手囑咐我道：「魯兒，你已是十歲的人了，該有些兒人性了，父親沒有財產給你母子留下，但是你自己能以勤勞作人，有機會時可以好好的讀書，總比爲父的遺產好得多呢。」我聽了這長別的叮嚀，呆如木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答了一個「是」，父親卻安然瞑目了。回憶四五年前的事，宛然如在目前，我不相信從那時起就不能和慈祥的父親說話了！唉，那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總算把父親埋葬了，不過秋季所分得的糧食却完全用盡了，丟下了孤兒寡婦，靠甚麼來過活呢？

母親給人織紡些紗做活，我也只好拾柴了。半個年頭以來，家中四壁徒立，一貧如洗，一些破舊的家具當賣一空，只有破屋依然存在，禍無雙至，禍不單行，一天我背了柴回家時，只見年邁的母親，因終日勞苦過甚，竟一病不起了。我這時看見瘦削的母親，不由的潸潸落淚，還怕母親見了傷心，就假作擦鼻涕將淚揩乾。我這時焦急的如熱錫上的螞蟻一般，團團轉圈子，沒有一點辦法，「沿門求乞」的生涯，便開始在我人生的路上了。每天出外討些湯水喂養母親，沒上十天，因調養不週，母親又一命歸天了，一個十一歲的我，只好將破屋子賣給鄰家，馬馬虎虎的送卜母親入土，這可謂「草沒一根，線無一分」了，只賸了一身破衣服，討了一夏天

飯，已是衣不遮體被凍上去了，發盡了苦難，履完了艱險，夜裏睡在破廟內，蓬頭垢面，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幸而在這年八月，一個教會的長老，將我介紹在孤兒院，半工半讀，說來已經三年多了，居然也入了五級，在我的萬難前途中，閃出一線的光明。

感謝上帝，還保留着我這個孤苦伶仃的孩子活在世界上，至今已十五歲了。

寫於河南新安孤兒院

## 王 謹 小 史

我的記憶力很薄弱，隔了幾天，心筆就會忘掉，何況隔了多年呢。現在我只得把父親講給我的「我之小史」，約略述在下面：

我原籍湖南長沙人，因祖父多年在豫北作事，於是全家遷居豫北沁陽齊居，我還是沁陽生的。據父親說：那時我家住在沁陽距城三十里的一個村莊名「紫樹」，家中只有四口人，就是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一家全是大人，沒有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在他們跟前，又因祖母一生沒有一個女兒，尤其盼望看見他下輩的孫女。我生在民國十五年，這時家中真覺得是上天的特別恩典來臨，如同得了一個活寶貝。

## 玉 謹 小 史

似的一家人老少極其喜歡。祖母愛我實在勝過一切。終日四個大人轉懷抱我，祖母簡直不叫我哭一聲，他老人家每日抱着她最親愛的孫女，是何等的快樂！但「好景不常」，「樂極生悲」，那時我將近一歲，我親愛的祖母就患了半身不遂的病症，終日臥牀不能行動，母親晝夜侍奉湯藥。此際恰恰祖父及父親剛剛同時出外，祖父赴北口外去了，父親的事情講到開卦，家中沒人，幸蒙外祖母幫助母親，料理家事。唉！祖母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吃藥無效，求神不靈，母親整日爲祖母的病憂愁。一天又請了幾個下神者婆來看，巫婆們說甚麼，母親就十分的聽信。他們說：「這病要求好，非她的兒女行孝不可。於是母親問明怎樣行法，那些巫婆們說：就是把自已胳膊上的肉割下一塊，給老人做熟吃了就好。俗語說：「割股行孝」十個就有九個能好。因爲我母親和祖母的感情，比親母女還親，所以遂即跪在神像面前口咬着自己的胳膊，割下了一塊肉，做熟，拿去給祖母吃了，但是仍不見好，母親簡直沒法可想了。據父親告訴我：母親會再三在神面前祈求，願神將自己的陽壽折給你祖母，只要你祖母能早日痊愈。那知這一切都是妄然，這樣一連病了二年，到第三年病的連話都不會說，飯不會吃，全賴人喂。唉！可恨死之神來了，竟將愛我護我的祖母接走了。這是我第一件傷心的事呀！

自從祖母去世後，母親終日思想祖母，因她婆媳感情太好，不到半年，母親因她想念祖母，即惹成病，母慈母一病，我雖然還小，但也略略記得祖母的死，所以心中有時也會難過。到第二年母親就臥牀不進，進時我還有個小弟弟剛剛一歲，全靠母親養着，大禍自天來，不料年九月十一日母親便病故，在她未絕氣以前，便把我喚至她病牀前面，一雙枯乾的手緊緊握着我的小手，切切的囑咐我說：「謹定上牀的病恐怕是不能好了，以後你要好好的聽話，上學要用功，不要隨便脫衣服，免得受涼，更要愛你的弟弟，媽從今以後不能再來照護你們了。」她的聲音極小，話說完，即一聲也不響了，永永靜靜了。從此嫁給傾成了沒娘的可憐孩子。弟弟更是可憐，因母在病中生他，所以他的脖子有點兒歪，他名長慶，因他歪，就叫他小歪。此後我祖第二天都在外祖母家住，全靠外祖母撫養我們。唉！慈母去世更使我傷心悲痛，尤其是她的遺囑，每憶起來就禁不住眼淚直往外流。我的記性雖不好，但祖語些經過，却使我永不能忘下。

慈母慘慘的過了兩年，感謝神恩待我，又為我們預備一位很溫柔，和藹可親的母親來照管我們，這時我的家又成了很快樂的一個小家庭，那時祖父也把我送到幼稚園讀書，上了三學期幼稚園，在幼稚園中又有悲哀的，我同母同胞的弟弟小歪。

我的小史

### 幾的小史

忽發得病三天就死了。喉引阿愛的苦話，我也聽得再也不能得見面，家裏這樣的壞，連年糊口，這都是我父親的汗活中所遭逢的。不幸時小孫也。這都是我父親的汗活中所遭逢的。不幸時小孫也。這都是我父親的汗活中所遭逢的。不幸時小孫也。

現在不述他事，單把我求學的困難略略說說。我自從讀完幼稚園以後，就再沒有求學的希望。這時家中的狀況已遠不如從前，祖父又續娶一祖母，她的年齡同我父母同年，相差不多。祖父她甘餘歲，我母親父親特別的寵愛她，因此她在家庭地位，七八輩。終日我氣生，和我的親祖母來去相反。母親是一個忠誠老實的人，在會極重巧話的說話，所以她婆婆怨備十分。前本對子民，其益年父親調到湖北漢口任事，就把我祖父帶到湖北。這時可又遇到經濟困難，雖然父親每月薪金百廿餘元，也是僅僅夠用，但房租及電燈水費每月至少也得四五十元的開支，除吃以外，那有餘錢來供給我上學呢？不過因那時候的家是住漢口法租界新城裏四十三號，我們住在樓上，樓下就是一家廣東人陳天傑先生開辦的中英補習學校，因陳先生素日和我父親親好，父親叫我進入那個補習學校，每月學費三元，每月伙食，這樣兩個月單單就可省幾十元，這就夠了。別的一點也沒有學到，就這模樣，不願欠到兩月，還差五天未完。這是我父親的命，及讓到。這是我父親的命，及讓到。這是我父親的命，及讓到。這是我父親的命，及讓到。

四川成都則統稅局幕僚事。父親要我們在重慶等一月，他再來接我們赴川省。

但是不懂事的我和母親哭鬧要回家，當時父親急於要赴四川，也只好讓我們走吧！於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下旬，我同母親就回沁陽了。這時回到家來，弟弟妹妹也都大一點，家事也無須再要我幫助母親；我想這時可有機會求學了，又誰知我就沒有上學的命運。好不容易等到秋季入教會學校，上了四年級讀七冊，這是我離開幼稚園第二次的入學，中間隔了八九年，竟將我童年的寶貴光陰荒費了，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黃金失去能尋找，光陰失去無處尋。」使我後悔也來不及。不過在家也有祖父和父親時常教我讀書寫字，所以一、二、三、年級我都沒有上過。

唉！不怪俗語說：「命裏沒有那五升，不能強起早五更。」自以爲這次可要把職這小學繼續讀完啦！可恨的日本鬼子又打到我們這裏了，次年正月廿一日沁陽就淪陷了。鬼子到了，糾纏擄掠姦淫，可憐我們這些青年，無處存身，我全能的上帝竟爲他的羣羊預備一所極大的避難所，即是我們的教會，可容一千多人。於是我全家都在教會住，這裏光教友的好弟兄就有百餘個，孩子都被失學的小朋友了！上帝真有奇妙的愛運行在我們身上，正是經上所載的「上帝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避難所，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當時有教會的中西牧師，教士及學校的委辦和校

葬 禮 小 史

更要設一個小學，又設一中學補習班。這樣我可能再繼續我的學業，但神不給我機會。有意外的事了。只在教會上了一年的五年級。鬼子們再三開反教會，且強迫工人翻開心地。學校也解散了。又加上強迫難民離開教會。這樣一來，我們都各歸各處了。這是我第二次失學。我心中無日不為我的學業求神引導我。開我前途。開路。一天有同學約我過黃河進入國家的學校去讀書，奈因家人阻止，未能前往。那時候氣得幾乎要死。家人又不叫過河。在家又不能存身。不真是要急死活人嗎？我每每落網要三、四次落淚禱告神，我的祈求已蒙應許。到廿九年三月下旬我和三位姨母過河了。首先到了洛陽東關信義會暫居。本要去西安，奈因再也接不到步愛德牧師和孫蘭馨宋晉恩二教士的回信，因不知西安的光景，未敢前往。神又藉着他的僕人林教士把我介紹到孤兒院。現在這裏求學。以上是我童年的一段小史。

經 實 窮 的 人 有 福 了，  
因 爲 天 國 是 他 們 的。

古 訓  
生 於 憂 患，  
死 於 安 樂

# 陝 西 省

## 我如何有今日？

王佑民

我於辛亥年（即民國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河南滑縣完寨村的一個貧苦家中。民國十一年跟着母親來到陝西韓城冶戶川北砦村，我現在三十一歲。我的本族（陳姓）是一大戶人，向以農業爲本，經商做工的也不少，作官爲宦的也有。我的祖父是一個很好吃喝的人，酒量非常大，一頓能喝二三斤酒，不幾年就把一份家產賣得一乾二淨。他去世後，我的祖母因爲日子難過，就改嫁了。我母親生我的時候，是住在一個庵子裏。天雨屋漏，真是苦得難以形容，這是後來母親告訴我的。

我記得當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父親出去給人家做苦工，我母親在冬天時候就給人家做針線紡棉花。夏天時候就提着籃子去賣蘋果，或甜瓜。我也苦苦地跟着她。有一次下雨，多日不晴，直到我家把一點餘糧都吃完了，天還沒有開晴，因此我母親和我姐姐，母子三人整整餓了三天。現在我每逢想起這些情形，不由得心酸起

我如何有今日？

## 我如何看今日？

來。有一天來了一個賣油糕的，我向母親要了三個銅錢，跑出去買了一個油糕，沒有吃，先拿回去叫我母親看看再吃。誰知我母親一見就說：「哼！三個錢買了那麼一個小油糕，我對你說，以後你再向我要錢買零嘴吃，我要提起你的一條腿，把你扔到井裏去！」我轉眼裏含着淚珠，把那個小油糕吃了。我因了母親這一頓沈痛的斥，責以後無論買甚麼的來了，我再沒有向母親要錢買過。這件事使我現在有了不願輕用一文錢的習慣，甚至有人說我是個吝嗇的人。又有一次我沒有聽我母親的話，到了晚上，我母親把我關在屋門外邊，她在裏頭紡花，我在外頭哭，無論我怎樣哭喊，她都不理，直到我說：「娘，我以後聽你的話哩，我再不敢啦！」這才給我開了門，叫我進去。唉呀！我的母親真是愛我！我現在知道她那樣做，是怕把我慣下不聽話的毛病，是怕影響我一輩子的為人呀！我母親的真愛，使我終身不能忘記。

當我九歲的時候，我同父母住在一家財主的墳園裏，給人家看墳。這墳園在寨村的西北角，離村子約有半里路。有一天來了村中的幾個小學生，年紀跟我差不多，我和他們的頭上都留着辮子。他們立在高大的墓碑前，念着碑上的文字，有說有笑，只有我站在旁邊，好像一樁呆子；那時我很想和他們一樣的入學念書，無奈家太貧苦，不能如願，沒錢的人，反正都是困難。因了年頭不好，生活難以維持，

於是我父親對我母親說：「女兒到底是人家的人，按我的意思，不如把秀鐺（我的姐姐）送到她婆家去。」我母親說：「孩子在家，跟着大人受罪，送她到婆家去，我也願意。」於是我姐姐被送到婆家去了。想不到他們爲避飢荒，竟然全家起誓逃往山西，三年以後，從山西的南上古村給我父母一連來了兩封信。信上說：我姐姐被人拐走了，叫我父母快到山西來說法找尋。我的父母得了這消息，心中難過的如同箭穿一般，不得不到山西去走一遭了。隨即預備了一些盤纏，帶着我，就向山西走去。那時正逢冬天，到半路上下了大雪，路上的雪很厚，非常難走，晚上到了店裏，襪子和鞋凍在腳上，幾乎脫不下來，真像啞吧吃了黃連，苦的說不出來。走了二十七天，才到山西南上古村，及至親家見了面，好像「臘月涼粉」，不多幾日，得知是他們把我姐姐賣了，可是他們一背上牛頭不認賊。「因此我和我親愛的姐姐，就絕了在世見面的希望。我們在南上古村和舊家村兩處，住了有七八個月後，又搬到曲沃縣城內居住。在這裏，我幫助父親販賣一些落花生毛粟子和別的果子，才得勉強維持生活。

民國十年的春天，我同父母到蒲縣的白草山去找我的舅父，他是早先因爲在家賭博輸了許多錢，沒錢還賭博賬，自覺難以在家存站，於是離家到了山西。他在白

我如何有今日？

我如何有今日？

草山上耕種一份山地。我們找見了他，就在他那裏住了四五個月。樹林中有好些野獸，就如野豬，野羊，豹子等，牠們在白天也敢到有人的地方來。有一天，我看見一隻大豹子，從離我不遠的溝底跑，扭回頭來把我看了一看，慢吞吞的走了，想起來我在那時真危險呀。收秋以後，我跟父母下了山，到候馬附近給木梳店寄居，村中有好些做木梳的人。在我住的那個堡子西邊有一條河，寬約半里，河上用木樑撐架着狹長的板橋。本年十一月間，一個寒冷的早晨，我提着籃子，拿着竹鏈，要過對河去拾柴，我正走到橋中河心的地方，一脚踏邊，橋板傾斜，把我跌在河中，那時四面沒有一個人，真是再有幾個本性（我的乳名），也掃淹死。希奇得很，那索來被人稱爲不留情的水，把我沖了兩三丈遠的時候，我竟立起來，並且把已沖去的竹鏈追上捉住，一直走到岸上，回到家時，身上的衣服凍得硬似鐵片，好歹就算沒有把命喪掉。哦，我信這一定是神的保佑。

民國十一年冬天，一個沈悶的下午，有一個姓程名三兒的，和一個姓張的來見我父親，問我父親說：「老陳，我聽說你因家境困難，想給性兒母親另找個家兒，不知你是真心呢？是假意呢？」性兒父親說，我說過那話。程三兒說：「我是給我的朋友這位張先生代辦，你可叫性兒跟着他母親，因爲他還小哩，也免得你招呼他

的吃穿，你若要出門，把門一鎖，倒也省心！」他用花言巧語把我父親的心說動了，就接受了銀子，拋棄了我母子二人，於是三口人都哭着分開了。——這是我今生夢想不到的一大轉變啊！

程三兒把我和我母親帶到陝西韓城洽戶川，轉給北峇村一位信耶穌的王君醒德的安排。我的義父有六十多畝山地，多年租給人家耕種，我和我母親進家後，就把地要了回來自家耕種。有空他就教我念真道小引，真道問答，和關於道理的詩歌。我對於耶穌的道理，很喜歡接受，所以能夠熱心學習，多得益處。民國十三年九月間，在韓城縣講書堂考查預備受洗的學友，我也是當中的一個，經過十一天的考查。到議准學友時，有不少的人贊成我受洗。於是我就受了洗，加入瑞華會，又稱信義會。那次受洗的人中，要算我的年紀最小了。我在受洗的那一天，心中非常快樂，因為這是因信耶穌基督埋葬舊人的一天，又是因信耶穌基督新人復活的日子。第二天是禮拜天，有分聖餐的禮拜，我就第一次得吃主的餅，得喝主的杯，這是我學道歸主的一點經過。

我的義父把我送到教會小學叫我專一讀書，這才滿足了我前幾年已有的心願。

——我如何有今日？

## 我如何有今日？

我小時失學，這時能夠入學，真是把我喜的心花怒放。我是一個不大好動的人，因此在學校裏能夠多在書上用功，所以先生們都很愛我；只有一次，因一個同學的誤會，先生把我打了一個手板子，這一板子很幫助了我。

我的義父很是愛我，一年秋天，我患了肚子痛的病，二十來天不能吃飯，看來已是九死一生了。一個禮拜天的上午，我的義父請來禮拜的人爲我禱告，於是大家在禮拜堂中爲我流淚禱告，把我交託給神。我家離禮拜處十五里路，禮拜完了，我的義父起身回家，他進門的時候，我正在炕上捧着盤吃飯，及至我母親把我娶吃飯的時候說出來，方知正是在大家爲我禱告的時候病勢見輕，不多幾日完全好了，直到現在再沒有病過，願榮耀歸於三一真神。

民國十七年二月，我母親因患瘧疾氣短病與世長辭了，我家就成了一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的家庭，我幾乎沒有再升學的希望了。幸虧我的義父不怕艱苦，仍肯供我進高小讀書，我得了這意外求學的機會，那能不格外努力呢？同學們見我循規蹈矩，用功不歇，就給我起了一個綽號，稱我做「王善人」，這個我也不能怪他們。

高小住滿以後，由山守邏牧師介紹，又得到山西運城上神道師範，這神道學校

是山守經牧師的大哥山忠信牧師開辦的，一共招到十一個學生，我們在一起受造就，相親相愛，如爾親弟兄一樣，到了畢業時，人人眼中含淚，不忍分別，而竟不得不分別了。

二十三年後季，由山守經牧師奉荐，我就到邵陽縣教會辦的培心小學教書，才出校門，沒有經驗，初次代課，心跳腿顫，這才知道担任工作，不是容易的事。二十四年秋末，澄縣教會培心小學需用教員，我又奉派到澄校為主牧養小羊。本年冬天，我的義父本着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話，願意給我完婚，於是就在臘月二十七日預備了筵席，請到了親友，正式舉行合婚禮節，使我和薛秀梅女士成爲夫婦。七七事變後，生活程度漸高，困難也就漸多，教會經濟缺乏，工人薪金有限，因此我想另找職業，可最終被人的愛心挽留，未離生的工場，諒必這是神所不許。我的義父今年（民國三十年）已整七十歲了，蒙神護佑，仍很健康，神賜給我一個男孩子，我的義父給他起名，叫開道，現在四歲了，他每天唱着「我們要爲禱道打那美好的仗」的經節，和別的小歌兒，他給了我家許多快樂，我自然願意用神的話盡心教訓他。我的自傳寫到這裏暫且停筆了，今後我願藏在基督裏面，度餘下的光陰。

主曆一九四一年三月寫於陝西澄城教會小學校內

我如何有今日？

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的我

## 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的我

龔重義

我名才娃，原籍陝西郿縣，住城西長窰村；生于民國三年，世代務農，並不輝煌。弟弟三個，因生活困難，有的餓死，有的失落到北山裏去，至今音信全無。環境關係，從祖父手裏沒有人上過學；對於宗教，連佛教，都不信。幼時喜歡騎馬，若見鄰人買了一匹馬，便非常羨慕，總要抖起精神，徘徊細看，讚嘆不置，盼望自己也能買一匹才好，因此我便勉勵弟弟，努力工作，盼望早日達到目的。

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幸十六年遭了火災，那時簡直是傾家破產了，又不幸遇到十八年飢荒，連年不雨，自己又是旱地，收穫的不夠種子，村子裏，土家之中，有八家逃難去了，餓屍遍野，土匪成羣，有錢的人家，也難活，何況小家子呢？弟弟也是這時失落。家產賣完了，父親面帶飢色，病在床上，日夜呻吟，不幾日，一命歸天了。只有母親和我，每天弄些樹葉，菜根度日，秋深了，草木落了，業，既無吃，又無穿，生活更困難了，那種苦況，真是筆難形容。

我還記得十年前，十一月裏的一個晚上，空中的星月，躲得一絲也不露，宇宙間只有黑暗陰森，颯颯的北風，吹得雪花在空中亂舞，當它侵入室內時，使我不禁

打了個寒噤，我那飢餓的母親，一口一口的吁着氣，病在炕上，瘦得像一把枯柴。烏黑的眼珠兒，深深的陷入眼眶裏，不時的流出晶瑩的淚珠兒；她雖如此，但仍目不轉睛的凝視着我，一會兒，她那白得連一點兒血色也沒有的前額，皺了幾皺，嘆了幾口粗氣，合上了眼簾，室內的空氣，異常寂靜，母親的眼，時時睜閉，約一兩鐘，越發顯得憔悴可怕，眼看着母親閉了眼睛，竟和我永別了。我怎樣的呼她，也不答應，我便號咷大哭，這時炕子裏愈發陰森可怕，我失了知覺，幾小時後又凍醒了。

以後，我一個人，流作乞丐，死裏拉命，混了幾年。我有個姑母，住在城北，她的家裏，本來就很窮，勉強收留我住在她家裏。過了一年多，姑母介紹我，給教習中的長老家裏做苦工。那時我晚上做了一步，見一亮光，極大，正看時，忽然醒了。從進長老家後，是我學道的開始，也是識字的開始，我的二主人念書，晚上他便教我認字，成了我的先生。這樣每天晚上，一面喂牛一面學字，白天休息時，人家談閑話，我就找個樹枝，把晚上學的字，寫一遍，兩年後，我竟能讀新約聖書，在道理上也進步多了。我所得到的，都是這樣苦苦硬記的。後來我又離開老主人，在一家執事家裏做工，我仍舊不斷的苦學，主人見我誠實可靠，便把他的愛女嫁給我。

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的我

## 九死一生記述

，去年結了婚，仍舊給岳父做工。我自己的財產，有十幾畝地，也夠享用。我知道主把我從死亡中救出來，並且常常祝福我，使我萬事亨通，我的性命，財產，都是神的。我算甚麼呢？

今後我當服事主，感謝主。

回憶過去，不禁淚落如雨，說起來太長，就此打住吧！

——陝西郿縣福音堂清潔村賈家治代筆

## 九死一生記述

劉子仁

我祖籍湖南長沙，遷湖北孝感，後遷陝西安康下戶，先官而後農。兄弟五人，我行五，自幼好武，好奇。廿二歲娶妻。以家貧負債甚鉅，兄弟同意，因而分家，各負外債數百串。從此我就入了下流，在理門，在青幫，在紅幫，流浪各省，各縣，以賣武，賣藥，玩魔術，治跌打損傷，營生。廿九歲時，就是辛亥年，九月初一日，陝西革命軍推翻滿清，我聞信之後，日夜趕到陝西，加入革命軍，入黨登記。在朱統領部，充當馬弁。不料時運不佳，處處多苦，自入伍後三月之內，受傷四次。

·此時甘省尙未起義陝西將軍是滿人，名叫升永，逃奔甘省，調動全省兵馬天陝攻打革命軍。我的上峯張雲山字鳳剛，命張伯英，陳柏生等，東防潼關，河南趙濤，張帥親率十三標，朱漢亭，馬玉貴等，西阻甘軍。升永至金州，血戰七晝夜，結果我革命軍死傷二萬有餘，甘軍死傷萬餘。我軍退至染甲橋，又血戰三日夜，兩下均死傷萬餘。我腿部受傷，回省治療，我軍又退乾州，張帥親自將本部將官斬殺八名，從此下令凡我革命軍，有進無退。升永，將大兵集會乾州，包圍三月之久。我革命軍，毫無退志，堅守乾州，日夜巷戰不停。十月廿六日，我傷癒，又至乾州服務，堅守北門，十一月八日，余頭部又受傷，彈從口進，由後頸而出，打落門牙三枚，復回省養傷。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傷好，又至乾州，歸部服務。至十二月十日，頭部耳後又受傷，幾乎喪命。此時有藥園救世堂，當將鉛子取出，月底傷癒，城之東北，蒿兒村，是敵人之大營，張帥下令，派精幹的武人快手，各執大刀一把，於十二月廿八日，晚四更時，前往偷營。到了敵營巷戰百餘來回，殺敵三百餘，可憐我鄉漢同胞，廿九人均被包圍，分屍萬段，僅留我一人，殺出敵營，受傷多處，拚命逃回，敵人隨後追趕，至乾州東門附近，又被敵數十人包圍，與我對砍，斃殺，結果敵死十數人，其餘逃竄。我頭上稍受刀傷。張帥在城上親自看見，歸隊後，張

### 九死一生記述

## 九死一生記述

帥補充差官。至正月十六日，接到中吳共和公文，至廿三日，兩下來往信札，在乾州西門外，地名桃園子，雙方會談，甘軍馮安良，革命軍張雲山，在此見面攝影。自此各歸各省。回省後，本上司，參謀宋伯魯，號芝田，乃前清翰林院出身，張帥請其教授認字，我亦追隨認字。民國三年，我代領衛隊營長，至民國五年，袁世凱聘宋伯魯晉京，為顧問。民國五年張帥病故。民國六年，我回家經營西藥生理，時年卅六歲。深悔目不識丁，當請本城趙相如先生代管。白日教余之三小子讀書，晚間教我讀書。由這七個月中，就能執筆寫白字，說白話，慢慢的和朋友亦能來往信札。不料八月十六日，有聚陽王運安南，由此經過，駐紮我號內，將我所有之藥，概行搶去，因受損失，以後我就不能讀書了。

民國九年，到漢口辦寶石印機器，回安開設印字館，此年與回教以誤會發生事端，幾至喪命。至十七、八、九年，地方不靖，土匪四起，該城官紳推我代理保甲。十八年張維璽帶大兵東下，安康留守王玉文團長，其心中多疑多詐，先將我長短槍收去，時我正重病在床。至前六月初五日，將我抬去司令部，擡頭敲打了一槍，子彈未出槍口，當時槍壞，又取馬刀來砍，未曾動手時，又蒙縣長袁燧文求救下獄，後王司令光宗來安，與伊合作，至閏六月初一日，王光宗，請王函文

吃飯，暗中動手，將王玉文全部解決，遂將獄門打開，我由此逃出懸芥，去與韓某見面，韓某的高太真山廟出家，在此念經靜坐，次年同鄉父老親友，接我下山，還俗歸家，住在鄉間，距城三十里，小地名神仙街。後遇匪徒萬安勝，不覺人滿，竟會韓某心，白日不敢見面，至八月二十二日晚，三更時，由我鄉月中描射一槍，對準韓某，他火，雖知查房夾起，當將匪徒雙目迷壞，轉身而逃，我見鄉間不能容身，遂往來城居住。由此逢公不樂，無奈生性好動，不能定坐，搬了個桌子，坐在屋中，每日在園中養魚栽花，每日決定的上課表，早四鐘起，念經，五鐘鍛鍊身體，六鐘讀書，七鐘讀書，八鐘讀書，九鐘讀書，在門口診病，拾藥，十一二鐘會客，一鐘讀書，兩鐘讀書，鐘圍報，點花，五鐘讀書，合兒意娛樂，七鐘安眠，全家生活，全賴陽春，我的印字館，餘了一點錢，買了一點田地房子，大約能值兩萬元之譜，每日吃稀粥，喝清茶，穿粗布舊衣，略能維持現狀，我雖有九個兒子，都不能夠賺錢，四十歲以下的，十六歲以上的，都在軍營中，為國服役，妻子都在家中，全家老少數十口，生活的担子，全在我一個人身上。

這便是我過去生活的簡單經過。

## 九 死 一 生 記 述

## 一 生 的 歷 史

## 一 生 的 歷 史

劉子清

鄙人生於前清光緒十三年二月二日，住韓城北固鄉卓立村。因家道小康，九歲上學，唸書五年，因二十六年大遭饑荒停學。到二十八年，災荒已過，本縣上學。不幸父親亡故，贖我兄弟二人，我兄是個愛財的小心人，不能叫我上學，並於二十九年與我析居。我十六歲時年輕沒有把握，受了魔鬼的誘惑，吃了鴉片煙，並且賭博，把一份家業漸漸耗盡，一貧如洗。母親乃女流也，無法管我。到民國九年，因國家禁吸鴉片，我與幾個無知之輩，竟敢阻撓國政，以後失敗，無處藏身，聞耶穌能救人，我就急忙到教會，說明我的事情，教會執事設法辦理，再為我辯事禱告在天上的上帝。他們留我在教會戒煙癮，我十七年的癮，感謝上帝，他二十天竟把我的煙癮斷絕，我就信耶穌是全能的主，救了我這個罪人。本年九月我就領了主的洗禮，作了基督徒，再引了我的妻子，並四個兒子，兩個女兒，三個兒媳都作了耶穌的門徒。長子做莊稼，二子出征，三子初中畢業，四子高小畢業，都預備為國家服務，現在還有四兒媳和兒女三個未領洗。

我家有家庭禮拜已經八年，每天唸聖經一章，新舊約快唸完三遍。主為我高舉

作了教會福音的執事已經七年了，我在教會有廿一年的經驗閱歷，要傳教國，全國人都得信耶穌，國才能救。要濟家，家中的人都要信耶穌，家才能齊。家庭禮拜實在能幫助信徒的靈程，天天團聚，常常禱告，唸聖經和真神有密切的來往。諸人今年五十五歲，眼看離世歸主的時候近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盼望我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快信耶穌，祈早天國降臨實現，我們都永遠安享平安。

## 生平自敘

吳輔宸

余廬渤海郡吳姓，派名文佐，夜名公益，號輔宸。生於甯清光緒庚寅年。閏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任陝西省，白河縣，南區義興鄉，第五保，現年五十二歲。父諱崇慶號篤蒼，濟慶生，母盛氏，勤儉持家，生余兄蕭二，姊妹二，姊弟不孝早喪。余幼聘本邑東廬謝仰山先生與女爲妻，靈性質淑，自來余家，恪遵婦道，以致宗族稱孝，鄉黨稱賢，甚得舅姑歡心，與余琴瑟甚篤，生子二，長名治鄆，由西京職幹第四團地幹班畢業，現任本保國民學校教員，次名治鄂，立繼孀弟媳柴氏爲嗣，現正肄業湖北中正中學。女二，均已適嫁，倍妻謝氏，一病弗瘳，致余中年遭被鏡之

生平自敘

生平自敘

悲。故葬時自擬二聯，以表結髮情懷。其末曰：「憶昔于歸時，相期編篋齊好。易  
 意半逾編篋我，此意今終斷後。續是懸膠再續，焉能因傳如膠。一其三月廿四日同  
 飲。復言情。今世欲期齊世偶，曾記臨終語。惟生未上於生休。時時妻儂愛京華  
 本聯。既想見矣。門倘要區區，何用續。妻儂愛京華。公問必為難室。操家贖善以  
 生守。潘若  
 聯。現在本縣高小肄業。秀夫一女，名推蘭。甫及弱水，聯生才子。潘若生守。潘若  
 將來賢與不肖，未可預決。內附詞，有詞。與聯。潘若生守。潘若生守。潘若生守。

余童時，然頗讀私塾。雖雖督課嚴，不求理解。至清末，蒙其父教。蓋誠  
 蜂起，家遭盜劫，父命棄文就武，學習拳術，以圖禦侮。文藝一道，遂少研究。迨  
 宣統元年，同友人謝榭楠兄弟赴長安，攷入中等農校。雖係伴業，然於養蠶  
 法，及桑樹栽培法，不過粗知大略，全無成績表現。歸家後，見父老子幼，事甚  
 重，誠不容辭。只得自任，以代父勞。民國二年，各縣成立自治會，蒙眾推選，充  
 任議員。復於民國二十四年，蒙保甲制，又經地方公推，為本縣保甲主任。歷年  
 於地方興革，毫無補益，深以為愧。至七七年，蒙保甲制，又經地方公推，為本縣  
 兵役委員。二十八年春，經縣府委充賑災委員，旋又委為保甲連導員。其  
 九年，縣府召開春季行政大會，由出席會員票選為財委會委員。復經地方議定，現

任斯職。處茲競爭時代，國難方殷，自慚年老，徒抱雄心，曾於抗戰第三週年元旦，自擬一門聯云：「莫謂老無能，每欲在戎除外侮；只期時有待，猶思佩劍衛中華！」又擬短聯一付，以勉子女云：「男當營膽師勾踐，女可從征效木蘭。」此後自恨年老，不能親赴前線殺敵，以雪國恥，願在後方，倡辦學校，培育人材，組織農會，增加生產，並願廣作宣傳工作，喚醒民衆，參加抗戰，爭取勝利，爰勸人多閱報紙，開通知識。使全國人民能夠自治，以期世界大同，即余對鄉野叟，亦同與有榮焉。余何人也？無功於國家，且無益於社會，忝列入羣，乏善可述，敢曰傳之云乎？不過引敍生平略歷耳。

## 汝 明 自 傳

崔汝明

余乃濟源縣城西九十里，竹峪鄉人氏，北望王屋，峻峯插天，南眺黃河，波濤震耳。鄉西七十里許，有邵原關，又名邵亭，相傳爲周初召伯采邑。邵亭東南十餘里，有芮村，相傳爲芮伯采邑。余的祖籍，山西洪洞縣，自明初洪武三年六月，始遷來竹峪，依山面水，鄉人多以操舟爲生活。余祖父殿臣，壯年入泮，爲邑庠生。伯父懷曾，父親懷閔，叔父懷點，恪守箕裘，皆未失墜。迨至余身，昆仲凡五，仍

汝 明 自 傳

## 汝明自傳

執文墨舊業，惜伯父之嗣，余承繼其後，依然筆耕墨耘，操硯田生涯，現任王拐小學校長。妻盧氏，少余兩歲，生女三，現已于歸，生子二，俱孺。遺余及老妻，毫無生趣，若遇勞工操作，弟任輩則爭相協助，竟忘余無子之苦者。

自從民國十七年，南北統一後，充膺小學教員，所獲薪水，差堪糊口，但值凶旱荒年，尚需儆升斗於親友。民國二十四年，河患頻仍，余曾向中央政府上改築黃河上游，永免河患意見書，國民政府文官處，寄余公函云：「逕啓者，奉主席交下台端來呈，爲貢獻改築黃河，疏清上游，隔絕沙漠。永免河患意見，望賜俯納施行等情一案，奉諭應交經濟委員會研究等因，除函達外，相應函達查照。」等語。

余今年已六十歲，鬚髮多半皓白，步履半恃藜杖，血氣雖衰，精神尚健，故鄉鄰小學校董時常聘余爲教員等職務。第教育和世局，有連帶關係，往往訂閱新聞報以規世變，前年偶讀田家半月報，頁數雖寥寥無幾，內容却甚豐富，遂樂閱不倦。課餘計算我的年齡，常恨光陰過的迅速，食看半月報，反嫌半月過的遲緩。奈余更有異於人者是生性過迂，嗜儉鄙奢，偶遇吃喝嫖賭之友，不喜與之周旋，一敘即別，至於舍弟及舍侄等，或辦公務，或列學校，或任兵役，都不戀戀於名利，祇恐墜落家聲，貽譏於鄉里云。

寫於竹峪鄉王拐小學。卅·二·卅。

## 我的自傳

朱永恆

永恆字希文，現年廿二歲，原籍陝西省長安縣，距城北約十五里的一個農村。小的時候，多過着鄉村生活，父母健在，共生我姊妹六人，姊皆年長，相繼自立，惟妹年幼，現求學於力行中學。

我的家住在鄉野，是靠着人力血汗，耕種旱田十幾畝，維持全家生活，平常時還可將就下去，若遭天旱，度日極為困迫。

我們居於山窮地僻的地方，「景色」二字是談不上的。村東約一里路有瀆水之支流澗水，頗能略補缺憾，引人遊玩。想起了這道支流，激起了我兒時的一段趣事，回憶起來很覺可笑。河水灘中竟成了那時的樂境，是活潑潑一般天真的小孩鄉間的運動場。最熱鬧是寒冬與三暑天。冬季我們結隊成羣的在冰上滑着玩，把腿跌痛或破了，都不能減少滑冰的熱情；熱天弄起澡塘生活了，水是很淺的，約摸一尺多深，有的在水裏遊，有的學鴨子撥水式的仰面朝天。生氣活躍的一羣，做着形形色色的樣子，像在聖經上所記的「約但河中受重生洗禮的快樂」一樣。我們玩的很利害，常常把許多小一點的孩子弄的哭了，他們把要哭的原因，常告給長年人們，

我的自傳

## 我的自傳

我們多遭受家長的痛斥，甚至還打一頓，但好玩之心始終不息。

度過了這個樂境，又來了別的開心事。我們附近的村子，每逢節令，常有大會，每逢大會之期，是我等得意之時，東看看這樣，西望望那樣，好看打拳，最討厭的是賣膏藥的人，像和人爭鬥的式子，脫去了上半截，指東劃西，太不雅觀，鄉人圍着烘場，不知爲着何來？一次在三月的會場上，見一走江湖賣藥的人，好玩劍，又弄一張弓，當時我最感有味，到家就照樣做了一張弓，用竹杆做箭，玩了十多天，沒有箭頭是無用的，後來上面裝着母親做的一枝針，算是目的達到了。在鄰近的幾個小朋友常常拿着比射，對門一家同伴被前村劉光伍家的狗咬了一口，我們有這一手，就得來一下，顯顯本事，於是用針把狗的左眼射瞎了，主人那能答應，就尋到了家裏去，氣的爹把我痛罵，並打了一頓。鬧禍事件，日日加多，會受到幾次嚴重的訓戒，就把我裝入烏籠似的鄉塾裏，念着「弟子規」等書，過着印板生活，有翅難展，只得忍下去，這都是我六歲到九歲的歷史。

我在鄉村求學，常有穿青色袍的傳道先生到學校來賣書，如小本馬太，馬可等書，我村離城不太遠，一切文化比較發達，常來大批的傳道員，像蒙古包似的來村中宣播，這時我們認爲洋教，見了電光的用品，想像中是洋味化合的，實在他們全

是我們黃族的後人，那時也太笨了，我們不但信，還反對他們。我家是一個古式的舊禮教家庭，祖母光崇「觀音」，對耶教不用說是反對的，這年（正月十五）家祖備了很美的祭物，供在偶像前，不幸被貓和老鼠吃光了，給牠們做了好禮物。祖母氣了，祖母早有脫除迷信的意思，因禮教的網綁不敢出口，自經了福音的傳入，又得了經驗，祖母慧眼開了，靈光充滿了，首先打破頑固不開的習慣，同時春天的遊行佈道也又搭棚廣大的宣講，家祖父母首先加入，慢慢受禮，並把從前祭物的事告給會中主理人員說：「當祭物被貓與鼠吞吃後，我站在靈前，問受物的先人，爲甚麼不保護，竟把你的物品送給下級動物？」想來也太有味了，連續着父親加入，隔了有二年，鄰舍們也加入了，且很篤誠。我當十二歲時領受洗禮，不久與我們作難常常說諷刺話的也由反對而加入了。廣大的傳道，經過了十幾年的長時期，中途墮落的也不少，堅信者居多半。教會在我村設立已有長久的歷史，先前雖是熱者火熱，冷者甚至到零點，今日呢？進步了，不但教友進了步保持常態，傳教士也大有以身作則之表現，所以村子半數基督化了，文化也進步了，村門口有壁報，小學由初級發展到高小，所有廟宇全數做了校址，改成花園，××師××營，今日也駐在村子裏，又特別的換了門面，紅色的牆，寫着勝利的標語，日新月異，難以盡寫

### 我的自傳

## 我的自傳

，竟成了冠冕堂皇，生氣蓬勃的好氣像，實在可愛。

我的家鄉雖然可愛，習俗方面却仍有不少令人發昏的，尤其是早婚之制度，最是盛行。隨鄉入鄉，被習俗征服了的我，從小就訂了婚，是當我在小學三年級時，訂了前村的一個女子做妻，兩方拿庚貼，行大禮後，算成了親。這是我的老丈人多方面打聽我的一切，有一次在學校看了我夠不夠條件，有沒有資格，調查多次的結果呢。我的父親爲人心直，不好魔道，對人家不聞不看，一言爲定。過了五年，當我考學的第一年春月，正值桃紅柳綠之時，舉行燕爾新婚之禮，終身大事算告了一伊段落。新婚之時仿古禮，從這一天起我走入了煩惱之途，每日大體和氣，小的波折總是常有，最先很受不了這乏味生活，怎奈時間過長，被時間磨平了我的心，結果習以爲常，也就慣了，我在煩惱中惟一的解悶，是「箴言」中的話開了心，今日呢？算吃了順氣丸，但我對此種舊制度，認爲是磨滅青年之地獄，「人生的苦痛，固然是前途等等，但最大莫過於婚姻不滿意」。不過我倆從不陸變成了美滿生活，也算不幸之大幸。

美夢不久飛逝。前途的警鐘，不住的在心中騰翻着，考入中學，不久狂風暴雨打將下來。是在廿七年的年，遭受水的災害，牆倒房塌，受了很大的損失，經濟

又把我的前途困住了。我和學校長久的別離了，在家閑居了六個月，逢有事時，我到城裏去，老是走着僻街小巷。惟一的理由，怕人問我：『現在你幹甚麼？』我見了上學的學生，就想起了我自己沒有辦法，只有做家庭大學之學生啊！聽見唱歌或體操，不自主的觸情傷感，我的淚點不由的一滴滴的落下。這年一月（廿七年）離了家上補習學校，不到五月之久，「七七」事變發生，教會辦了一個「戰時青年工作團」。主旨是朱慶瀾先生，加入工作年餘，自己的一切不足，因入了社會以後，纔反照出真面目來，好像又登了一座山。後在「後勤部第五大隊部」任司書，服務於鄂北豫西一帶有年，後隨部隊返藍田，從軍一年。發現個人的弱點很多，無聊之至，回西安住了幾天。幸喜「軍委會幹四團」三期招生，加入重過嚴格的團體生活，此時聽各長官之訓誨，唱着歌，數千同學，聚集一堂，生活頗為有味。操場上，看着青天白日旗飄蕩在高高的白雲端，向着活潑的中華健兒微笑。

——寫於西京幹團四總隊部四月十五日——

## 王樂民自傳

王樂民陝西省郿陽縣西南鄉北營村東王家人，現年五十四歲。先祖自晉陽洪洞

王樂民自傳

## 王樂民自傳

遷於此地，迄今已六百餘年，雖是一村一戶，好似一家一體。人丁蕃衍，士農工商，人才輩出。這是我本族中的一點情形。但我個人卻是生在貴陽威寧州順城街，因我的父親好習武，把一份好產業，習武耗費了。光緒三年逃荒到四川，在永寧入鹽商，後又從軍打南蠻，得五品軍功，最後就在威寧城住家，與我母親結婚。我的外家是蔡子巷人，他們亦是一大戶人家，在我幼年的時候（六七歲時），我的父親在縣衙門管錢局（制錢）。在夏天，有人把我背到錢局，見了我父親的面，看見房子裏有很多的錢，錢堆得和像牀一樣高，而且晚上就在錢堆上睡覺，那錢局的人，都是高聲歌唱，鑄錢的鑄錢，剪錢的剪錢，在鍋躑錢的躑錢，穿錢的穿錢，也算是我兒童時代經歷的初步熱鬧地方。

又有一件叫我最感快樂的事，是我得到了一個好朋友，就是鄧德亮的兒子。他的祖父當時是縣官，他把我領到花園，見了好看的花草，如牡丹，芍藥，綉球，蘭草，各樣奇花異草實在好看。又把我引到他的寓館。我記得在東門裏，兩進的大院子，後邊的院子南另有一院，樓着孔雀，八哥，仙鶴，鸚鵡，我兩個每日同借玩耍，夜以繼日，有時到點起燈來，他還不允許我回去，直到我要睡覺，他才送我走。我的家住在城外，我恐怕城門開了，他說不要緊，有我叫開城，他就開城，他就開城。

的寓館到城下，約有四五里路，到城下果然城門關鎖，他隨即大聲叫開城，馬上有  
人來看，方知是孫少爺和我，他們就趕忙開城，他又將我送到城門口，直等我的母  
親出來，他說明我在他寓館中玩以後，才依依不捨的回去，到了家中，我的母親只  
說你倆怎麼這樣親熱，到這時才回來。後來我的父親辭去鑄錢局，他的祖父鄧良臣  
也卸任了，我們倆的友情就割斷了。

我的父親這時設下鹽號，在橋邊做了幾年，他交往的盡是官家，海菜席面，時  
常不斷，轎子來轎子去，想起來真是討厭的很，古人云：「交官者窮」，這話實在  
不錯，我家情況便漸漸不如從前。

有我的一個老表兄，是由陝西邵陽家中我的老母親（我父親的繼配），打發來  
叫我的，當時他看見我父親那樣奢華宴樂，真是把他氣壞了。我的母親因我小，如  
何能捨得叫我跟着表兄回陝西，自然還有我的外婆和我的舅舅們的攔阻，我表兄住  
了一年的工夫，就垂頭喪氣的回去了，臨走時抱住我大哭一場。還想起我有一次晚  
上去看青龍燈回來太遲，因怕我父親不敢叫門，我那可愛的老表兄出來看我，不敢進  
門，他將我藏在他的大襖底下帶進門去，因我父親的家法甚嚴，當下把我帶到婆上  
，關了樓門才給我父親說知我回來了，我的父親大大生氣，如何容得，非我下樓受

## 王 樂 民 自 傳

討不可，我的老表兄無奈，把我又從樓上引下來，去和我一團跪在我父親面前求饒，因有我老表兄作護身符，就算一下打也沒有挨。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賣書先生，買了兩本小福晉書，拿回家去我父親見了就大罵，說洋書害人，拿回來做甚麼？還不丟在字紙簍去。我就趕緊遵命，誰知道是神機選我的起頭。我父親不光是奢華宴樂，而且愛賭博還吸鴉片煙，每月待客總得五十來兩土，有一晚聽說輸了三百多銀子，回到家中就向我母親要脾氣，開口就說難聽的話，不多的日子，就把礦號停了門。以後我父親去到猴子廠辦銀礦二年之譜，花費了很多金錢，回來給我帶了一隻猴子，叫我玩了幾年，結果把礦轉給別人去辦，自己丟棄了很大的權利。現在上官頂歐姓借到我家一筆大賬，至今未還，我也無法去討要了。

我父親離開猴子廠，又去東川轉運公司辦理事務，我在家讀書過着逃學生活。每天把書藏在蒿草裏，我就到戲院子去遊逛，到吃飯時我就回家去編謊。有幾天或去遊山，這是我失學的起點，這種光景叫我現在想起來深感懊悔。我小的時候，人都把我叫王和尚，是因爲我父親在上官頂的神那裏許願要下的我，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父親從東川回來，三月初三日帶着幾個親兵，叫了一個代招（剃頭的）和我

一同趕上官頂廟中去還願，有和尚念經，後來拿一根柳枝把我打出山門，我父親早已囑咐我，若和尚向外打你，你跑到門外就將柳枝拖走，以後趕緊給我剃頭，方寸留髮，就有多數人給我佩帶紅綢，叫我騎在馬上，燃放火炮，一路走一路響，一直到了我的家，有許許多多的人來恭賀，門前一時煙霧騰騰，這是因為鞭炮響的太多，現在想想這舉動，何嘗不是太愚！從這時候給我更名王福年。

三月初七是我母親的生辰，初九我父親就要帶我往東川去，正在臨行之際，我母親却在房中吞了鴉片煙，當時挽救無效，不幾日就將我母親埋葬在上官頂二台坡前一位謝大爺的塋中，立有碑記，丟下我兩個小妹，實在叫我傷心得很！小的金妹不滿二歲，馬上有二道河張姓子女，把她抱去，愛如掌珠。大的銀妹，和我又住了三幾年，這三幾年的當中，我與銀妹過着可憐的生活，雖然家中有衣有食，但無人料理，我父親又去錢局經理，給我們雇下一個做飯的女人，有時我在外邊回來，他私自開了我家的箱子取出了我母親的衣物，我一問做甚麼，她就紅了臉，給我說了許多的好話，千萬叫我不可告知我的父親，我若告知我父親，她就不得活了，她的性命全在我手中，我聽了那女人的話以後四十多年來，不但沒有給我父親說過，亦未對別人說過，我父親知道我和銀妹在家無人照料，就把我們搬到戴福林老人家

## 王樂民自傳

中居住。我父親有一個好朋友是昭通人單委卿，他是缺兒欠女的人，要我父親將銀妹給他做女兒，我父親因為他為人很好，又是朋友關係，就把銀妹白白的送給他了。我父親這樣安排，是要把我帶回陝西老家，沒有牽累。在這時候，我的眼中含淚，心中悲悽，留下我這個孤苦零丁的人。這時有華節城的豐盛祥號魯季泉先生來此設鹽號，我每天在他處幫忙，做點零碎，因生意就在本房院門口，後來魯先生見我誠實，就叫我停在號內學生意，我正是十五歲。魯先生好打牌，多不在舖內，光留我與老李火夫，一切銀錢鹽倉，都由我負責管理。魯先生待我如胞弟一般，我們倆真是兄弟恭。隨後有人來給我舉荐親事，但要同我父親相商，那知我父親一聽定親之事，大大生氣，無論如何不能應許，因這一舉，我父親害怕我定了親不能回他回陝西，所以在最短期間，就雇下四五個牲口，馱了幾口皮箱把我帶走，自然送他的親友很多很多，離別之時，那是傷心非常。約有八九天，就到了四川的永寧，好幾家大鹽號都是陝西人，我父親同我暫住兩間白姓棧房。每天帶着我去拜訪鄉親，這家請吃飯，那家請喝酒，總有十多天，有一晚，我父親對我說有許多鄉親要回陝西，叫我一同偕往，有成玉掌櫃張傑巨是我的乾爹，他完全負責招呼我，我本來應許魯先生送我父親到永寧，還要回去，那知到了這時，又要叫我回陝西，把我就

大大的難住了，若我答應不回陝，就要惹我父親生氣，況且我也知道根本難忘，那一晚上希奇的很，有一個意思來到我的心中，叫我應允回陝西，到了老家可以看看，把家譜寫好返回咸寧，再不回陝。有了這一點主意，就歡歡喜喜的應許了我的父親。一兩天在永寧起行，一路同鄉總有六七十人，臨行時，我父親將我送到船上，給了我一本馬太福音，使徒行傳，囑我愛看此書，可坐船內，不要坐在船簷，我現在想起他的用意甚好，一路過涇州，咸陽，開化，廣元，寧羌，大安，寶雞，過岐山縣到三原渭南，就與同鄉別離了。後來到了老家，見了我的繼母，把她歡喜的不得，同族親友都來看我，他們希奇的很，有人就叫我留髮後的名字「福年」，問我在外邊的一切情形，有的問我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我心中好像有點安慰，這時候我正十七歲。

半年在家與村中同族人認識，與親戚來往認識，第二年就在本村義學讀書，不料有一晚睡夢之間，見了一個穿白衣的老人對我說：你的父親去世了，你要去爾南仁村，我乾爹家中打聽我父親的信，我的繼母都能放心我去，出於無奈，分叫了鄰家的一個孩子，和我一般大，就是永江，趕着一頭黑驢同我去仁村，奇怪得很，

## 王樂民自傳

我們剛到我的乾爹家中，脚夫就是先一年送我的老寶，隨即也到，見面賜教一切，方知自我走後，我父親因我離開他，把我挂在他的心上，一定是因我年幼操勞過度，憂急成病，大約我至陝家不久我父親就辭世去了，以後由我乾爹張傑臣來信說明，我父親的賬項一切，存留在天威玉號，安葬一切，全賴各同鄉盡力幫忙，靈柩葬於東門外，立有石碑為記，我這樣一個無用的人，叫父母在身上這樣掛念，為着我殞命，叫我落一個罪孽深重的罪名，若非主耶穌的血替我代贖。實不敢居於人世，這是我幼年時期的情形。

我因父親去世，無心再讀書了，在十九歲時就到寺前鎮同盛源京貨舖學習生意。二十四歲同龔姓結婚，革命軍起義，推倒滿清政府，因戰事影響，生意蕭條，連號同龔德停門，將代辦郵政移交本號辦理，由上海萬國郵電基督教送來四季福音報，拆閱之下，得悉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降生猶太國替人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後復活，過了四十日升天，五十日降下聖靈，引人信從，不由得叫我想起小的時候，買過福音書，被我父親責罵，立時命送字紙篋去，又想起在永寧，臨行登船之時，我父親給了我的兩本福音書，就知道我的父親先不明白，後來一定是研究福音道理與人有益，否則他為甚麼要我看完它呢？古人說：挖樹要尋根，我就修函去上海萬國

郵電基督教，探問根源，感謝神之恩典，他的僕人希煜禮牧師，詳細在信中給我指導，又囑我去福音堂購買新舊約聖書，便知底蘊。感謝主，有一日來了一位先生，他是旗人，家寺前鎮十字路口上了戲台，拉着手琴，擺下許多福音小本，來了許多的人看，他就講起道來，說他是旗人姓趙名鳳德，他們八旗人共有三家信耶穌，革命軍起義殺死八旗幾千，但他們三家沒有一個人受傷害，惟他的孀人尋不到福音堂，夜深掉在池塘內，被人用繩救出保全生命，這是他的見證，自然我聽了大受感動，買了他一本新約全書，他特別送了我一本真道問答，我很得此書的幫助，想不到主的救恩這樣浩大，處處設法搭救失喪的罪人。

後來邵陽山和仁牧師，差了一位白新維先生來本鎮賣書，他在南街飯店居住，我稍有閒空，就同他在一處談耶穌的道理，要聽所談的是不是與上海希牧師信上所說的相合，隨後又有一位吳牧師來本鎮賣房傳道，我就幫他寫了東街一所房院，白先生就住在裏面賣書，在聖誕節以前有邵陽教會送一位女教習到大荔去，藉返邵陽的轎車，白先生約我同他去邵陽，看看怎樣過聖誕節，我就十分的歡喜。但這一去就有多少人譏笑起來，有的說走路眼搗住尋的瞎，其實我自己很小心，害怕上了當，乃要查查這道理是真是假，是真道是洋道，總要求其透澈，一點不敢盲從，到了

## 王 樂 民 自 傳

邵陽的蔣家巷一下雨，就看見斗大的福音堂三個字，有幾院高大的房子，一與門前，抬頭看見「是道則進」四個字，我心中馬上對了一個「非道則退」。進了院子，白先生引我到客房認識幾位先生，他們見面客氣非常，都是歡歡喜喜的接待我，最叫我受感動的，就是一位老王先生，上下穿的綢緞衣服，給我打土撥水洗臉，後來我詢問，方知他是很有身世的人。院中來往的人，都是口中唱着好聽的歌兒，白先生偕着我去見山牧師，兩次未能如願，後來見了山牧師，說話和我們中國人是一樣的，他問我信耶穌否？我說信他。還問我家中都是甚麼人，我說有我的母親並內人，這時我已過二十六歲。晚上在禮拜堂聚集男女老幼，燈燭輝煌，琴聲幽雅，有一棵柏樹特別放出光芒，叫我心中充滿了快樂。那一晚就是老王先生主講，他見證耶穌撒去天堂榮耀來救世界人類，津津有味。完結後還得了一包落花生芝麻糖。過了一宿，趕早又有禮拜，是山牧師主講，講的是耶穌降在猶太國的伯利恆大衛王之城中，東方博士來朝拜，貢獻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又說猶太國是世界的中心點，上帝看世界不偏倚，說黃金表明耶穌為王，乳香表明耶穌為祭司，沒藥表明耶穌是救主。吃了早飯，藉此良機，我買了一本新舊約全書，又一本頌主詩歌，就返回寺前讀，若不是生意歇業，那得工夫走這一趟。到了年終，有西馬村我的另外一個表兄

，應許給我三百兩銀子作本錢做買賣，所以我就把同盛源的事情告退了。我那位表兄家中遇了不測之事，他只交了我一百兩銀子，我去大荔買京貨，還拖欠人家二百兩之譜，再去向我那位表兄要本銀，他只給了我三十兩銀子，就說再無辦法了，因為他的言不順行，傷了心腸，此後做生意無力，胡思亂想，幾乎自盡。

感謝主，正在憂愁煩悶萬分不安的時候，白永清先生來安慰了我，同我禱告，勸我多看聖經，上帝必要開一條平坦的路。有一日白先生同我禱告，我一開口聖經就進入我心，大有平安，從此日夜讀聖經，叫我更喜樂的，是我的內助與我同心信救耶穌，隨即去鄧陽教會考查，蒙主鴻恩，得了重生，脫離罪惡，加入瑞華會，又名信義會。是眞上帝特別開了一條路，我那位表兄叫我到他處作生意，又給了本銀二百兩，再添了他那裏的一個人，伊是我手下的學徒，在那裏做了二年買賣，不說賺了多少銀錢，感謝主，在那裏得了些蒙恩信主的人，後來在那裏也成立了教會。當這時候，我自己遇到了一箇大不幸的事，就是與我同心的內助，得了病，她臥床月餘，被主接去了她的靈魂。以後我與袁清心女士結婚，她本是不信主的人，結婚以後，清心同她的母親都歸了主，再把她的姊妹弟弟都引進教會，我在西馬村覺得地方不多，故求主爲我另開出路，離開那裏，主眞垂聽了我的禱告，成全了我心所

## 王樂民自傳

顯的。有一天晚上我夢見一位有尊榮的王坐在寶座上，兩旁有站立的大臣，下邊有整齊的軍隊，地上是明亮的青石街道，很是寬大，我在路旁站立，上面有一軍官騎着馬，背着黃包，手執命令，到我跟前，叫我脫去舊衣，從黃包內取出軍衣，叫我穿上，將馬給他，還給我一對寶劍，叫我往南開路，隨後我以命令要緊，騎上馬專向南走，不料滿地盡是人，俯伏於地，我就說快些開路，一點無效，若要加鞭打馬，又恐傷人，我下馬用好言相勸，他們讓了一條路，到了盡頭，轉身一望，軍隊就在後邊，當時想，沒有拉馬，懊悔不堪，正在懊悔之中，忽然醒來才是一夢。不多日子又得一夢，邵陽來信要我代買一根大樑，我已買好就放在肩上，送往邵陽，到了半路遇見一位老人對我說：『我要替你將此樑送邵陽去，』我因老人年紀過大，不敢勞煩，但老人說我是常為人効力作這樣工的，見他出於真意，我就放心交託，那老人將樑放在肩，毫不為難，一小時竟然到了，邵陽教會正在修理禮拜堂，醒來乃是做夢。這兩箇夢現在想起來，實在是與我工作有關。過了不多日，果然教會一位老吉執事送信來說，邵陽聚會到了，叫我趕緊前去，到了邵陽，方知爲山牧師賀五十週年大會，再聖籌備設立總會。本來韓節澄宜四縣有八百多教友，還要聯絡南會幾縣，（就是同朝白水蒲城四縣）開會之際，天雨連綿，南會未來一且

，我們以教友人數可以成立總會，南會以西縣人數也可成立總會，大乘給山牧師的賀儀洋是七十元，他如數捐與總會作基金，當面選舉總會代表幾位，連我亦在其中，對於工作之討論進行，先請一位傳道先生，每月薪金約定六元五角，無論派到何處，還得帶家眷，地點關係討論很久，結果是在澄城寺前鎮，所舉之二位先生是蘇城人，他們因家庭不能脫身，會衆一口同聲的又舉了我，他們把我叫到客房問我願意否？我就回答：只要是神的旨意，並不出於人意，我乃甘心，又聞薪金每月一元五角，能否夠用？我說：會衆定好，不用更變。我作主工，自覺不配，何敢來談薪金。在禮拜堂會衆爲我代禱，我自己同着會衆獻身歸主，我應許三箇禮拜交卸西馬村生意，沒過十日，我已完全交清，即將我老母並清心盤往寺前鎮工作。

在這時候，也接到威甯教會來信云，買到了東門內鄧良臣之公館，同人說合價洋四百元，契紙印後，士紳又合力爭買，白勞心力無算，感謝主早已預備那美好時房院，是我兒童時曾經行過的地方，現在歸主使用，阿利囉亞！

寺前鎮八年工作，蒙主祝福，揀選了許多人僕道，歸主，在這時候，神賜給我一個男孩子，起名叫更生，這孩子在三四歲時有幾樣希奇的事，有一天我去上街買菜，在竹籠底下放幾箇雞蛋，上面蓋着各樣青菜，但小孩向他的媽媽要雞蛋，他的

## 王樂民自傳

媽媽並不知道我買了雞蛋，隨口就給小兒說未有雞蛋，我早已害怕孩子弄菜籠，就把菜籠送到廚房，孩子將他的媽媽拉到廚房，把菜取過，拿出兩個雞蛋，笑嘻嘻的對他的媽媽說：這不是雞蛋是甚麼？有一回我去邵陽聚會，在散會回來還在路上的時候，孩子把他的媽媽拉到廚房，要她給我做飯，說他的父親快要到家了，以我到家天快黑，進了門，飯就撥來，細問一下，才知孩子催他媽媽做飯的事，又有一晚，我去街上買了一捆油麻糖，買回來孩子已睡覺了，並不知道買油麻糖的事，到半夜孩子起來要吃油麻糖，其實在掉子抽匣內有油麻糖還是用報紙蓋的，我就對孩子說，你若果知道那裏有，自己可以取去，孩子下了床，拉開抽匣，取出油麻糖，這樣的事，我不常對人說，感謝天父，又賜給我一個男孩子，起名帝生，後來總會又要我帶眷去陝北宜川傳道，我因母親年邁，遲遲許久，才同一位親愛朋友遊歷潞城各支會月餘之久，至家老母身得重病，過一禮拜，蒙神恩召。

民六年我與清心帶着兩個小孩，撇離故鄉，即赴陝北宜川縣，那地方是多年土匪羣居之處，路途上高山大嶺，危險萬分，又遇天雨連綿，河水發漲，清心從來沒有出過門，真是提心吊胆，快至宜川忽然跌馬，若非腳夫助手已落深水溝中，讚美主恩，雖然遇見了一些害怕和危險，蒙神保佑，大小平安，進到宜川。此地風化不

良，多種鴉片煙苗，男女吸食，農民住處十分散漫，兼之大多數人目不識丁，有一次我到了一處村庄，向民衆講道，後向他們送佈道單張，他們說不識字，我說你們爲何不讀書，他們說我們這裏不興讀書。我就嘆了一口氣，說：「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有時在外邊對鄉農佈道真感困難，個人歸主，實非易事。但聖靈親自作工，漸漸有人蒙恩得救，成立支堂。此地居民多是外來客戶，地方稍有變動就逃往他處，所以宜川教會成了個根基不堅穩的教會，感謝主最後揀選了幾個本地的人，都是知識份子。在宜川十年來，地方常不安寧，有一次亂匪與軍隊鬧事，開火爭鬥，民團無奈，搬來土匪一兩千，正在圍城進攻之時，救兵來到，解了大難。有一次軍隊和軍隊相打，農人人民恐慌之極，逃至教堂中，方得平安。我自己有一回帶着兩個兄弟回家，在路上遇紅槍會阻攔我們，亂亂馬奔的柳家峪住宿，來了三十多人，手執利器把我們三人帶走，黑夜悽悽，經過二十餘里，到了一箇幽靜無人之處，將我們雙手捆綁，我們彼此大吃一驚，其實他們爲奪行非而已。到了紅學，他們的學董問話後說，等到天明再見老師，你們若還好人，可饒過去，如是壞人，性命難保。到了黎明，他們假裝好人，叫我們將行李放下，快逃命去，感謝主恩，脫離虎口返回宜川。主又賜我一女一男，女名若花，男名永生，清心同工養育兒女。

王 樂 民 自 傳

王樂民自傳

苦之至，身患癆病，熬有二年，她治家勤儉，待人接物，很有心得，嫌我不般勤儉，浪費錢財，常常勉勵我悔改。她雖然在疾病中，手裏總不丟針線，癩癩會還總要去着顧她的朋友。我的本意要將她送西安醫院養病，她對我說：「何必麻煩？我這樣病况身體，軟弱無力，路途艱險，實不容易上路，去畫統葬埋宜川，有國畫委看病花費的錢，留着藉機辦入招呼孩子，豈不很好？」噫！這樣為家庭前途慮週到，我一生那能忘記。民國二十五年正月初六日，主接去她的靈魂，脫離污世，她在繭終的幾句話，四個子女，全然交託天父，囑我努力多作傳道之工。將她葬埋郭檢村後，宜川教會為她立下石碑，隨後我就修函致總會，盼望別人與我調換工作，雖然有人應允，一刻不能如願，在這簡時期之中，感覺不盡同慶悶不樂，思忖我與親愛同工，作詩兩首，勉勵自己。

袁清心阿你死我雖難受，

却不至分外心裏懷憂愁。

因死不能使我兩相離，

據我看來照舊還是一體。

莫不暈如同院中石榴花，

過牆外在那邊照樣開發。

死又能二小時把你隱藏，

不能叫你我心存在捕方。

今你雖在生奧妙地那邊，

耶穌却在我心裏常顯現。

哀兒們託天父時常照看，  
 在世間多勞苦病患難免，  
 候主臨召選民偕入禧年，  
 就不必爲他們過於心懸。  
 住天上極逍遙快樂無邊，  
 由此看你我仍是相連。

又一首：

當年攜眷赴丹州，  
 阿利囉亞讀無窮，  
 她身臥在墳塋裏，  
 爾主面諭常談經，  
 我爲主工在努力，  
 耶穌叫我放寬心，  
 一切死人都復活，  
 無憂無懼永太平，  
 身體靈魂得潔淨，  
 寬罪受罰永沉淪，  
 那時叫天天不應，

曾向民衆播天福，  
 十載風塵返故土，  
 脫離病患享安寧，  
 親朋小孩都見了，  
 盼望將來得永生，  
 因主已經勝魔鬼，  
 善惡終久要分明，  
 舊我舊性要治死，  
 不染罪孽半毫分，  
 生前罪過不顧改，  
 再要叫地地無門，

教會成立榮歸主，  
 清心撇我奔天庭，  
 魂靈住在樂園內，  
 快樂逍遙領主名，  
 世間患難免不了，  
 二次回來掌大刑，  
 主徒那時把福享，  
 主必認爲祂門生，  
 不信主的遭家禍，  
 末日來到活不成，  
 馬到臨崖收纏晚。

王 樂 良 自 傳

## 王 樂 民 自 傳

悔前容易悔後遲。

這是我的幾句話。

傳精親愛主之人。

此時節又軍擾亂宜川，大軍雲集，堂中亦駐紮了一位營長，一切房子都佔用了，真是每日擾亂不安，軍人來往，有許多不法行動，叫我敢怒而不敢言，這也是我受過的磨煉，一定於我有益，讚美主。內中有一個馬營副與我相得，我倆藉機談敘主道，相處半年之久，分離時感覺傷心，他雖然遠遊，常來信慰問，又說他已決志歸主。在這時候城門戒嚴，出入實不方便，所以工作不能進行，叫我焦急如焚。不料韓城教會朋友來函：「有一徐姓婦人，有心再醮，」復函探問性情，「一切均如意，年紀三十九歲，即赴韓城，仰人說好，又得續配，有幾位同工勸我不必再返宜川，因為總會議准要我去澄城教會工作，藉此機會，就可帶新娘子回家與親友認識，一方面又與鄧陽西國新來的牧師，相商工作進行，聽了這樣金玉之言，就定意雇脚同新妻徐育英女士先回到家，西國的二位牧師在河南鷄公山未能返鄧，我致信商酌，工作如何進行，他們來函要我速去澄城。

民國二十六年正月，我同家眷來到澄城縣教會，此教會我未到之前，受了罪孽打擊，至今不能復原，在宜川工作十年，臨行時未能正式告辭，乃我心中之一大遺憾。主的恩典太多，筆墨實在難述，小兒更生，一歲時忽得重病，一日我出外到學

堂，與朋友說道：歸家孩子已無氣息，他的媽媽還是懷抱不捨，我就去請了我的岳母，她來到就說：先禱告求主醫治。希奇得很，禱告完畢，孩子活了，再有第二小孩，到了宜川得病死了，我同他母親將孩子放在方棹上我們就跪下禱告，直垂起來，孩子活了，這都是主在我的家中所顯的大能。更生又名崇光，他愛主現在作傳道的工作；帝生又名恩光，因宜川一位愛主的人，見他近於求學，就幫忙他在西安初中讀書；若花又名愛光，在邵陽高小，這一季就畢業；永生又名國光，在澄堂本校四年級。我作總會之工，每月得到薪水洋十幾元，入不敷出，經濟方面，大感困難，只好憑着信心，度過餘下光陰。我的自傳大概如此，盼望閱者不忘為我代禱。

民國三十年三月寫於陝西澄城縣福音堂——

## 五十自述

蘇軾軒

### (一) 緒言

上帝搏農土創造始祖之真體，嘘浩氣完成人類之真靈。人秉天之善性以生，本聖潔而無疵；秉父母之精血以成，本仁愛而和睦。祇因愛虛情誘惑，遂有凶德惡行。人既有元靈而隨有善性。賦靈成性。秉性成形。寄跡宇宙乃至暫而至微。信時聞

五 十 自 述

最多不過百年，佔空間至遠難享百里。故不能不有極清白悠久不滅之真靈，以傳萬世不朽之精神。此不朽之「精神」，即基督之永生。在儒家為立德，以留芳百世；在佛教為金剛，以不壞玉體。如何方達這個目的，必須「小我肉體」，「大我靈魂」，先保全個人之真體真靈，而後進求民族人羣之繼續生命。

蓋精神之生活久而偉，物質之生活漸而微。人生於世，當重精神而輕物質。先道德而後科學。我今生存於世，年已半百，不能不留過去事跡於後世。此五十自述之所以敘也。孔子說：「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現在個人既到「知命」之歲，國家要達「自立」之年，欲在我清白不朽之精神於萬世，實我垂體不滅之永生，乃其微意也。這個自述，無異是我一個五十大事的日記。

中華書局  
 民國二十九年  
 一月  
 本 紀

一歲至十三歲，即光緒十七年至二十九年。……  
 我姓蘇名春發字朝軒。緣以愛慕耶穌有天無己的犧牲大運，切求上天賜我中華民族，以及世界人羣，故又自號天爺子耶穌道人。原籍陝西武功縣。吾祖相傳乃蘇武遺裔。明末崇禎時兄弟三人，以陶治為業。由乾縣遷入洋縣，住東區距城十里。

蘇家對這初意本應即築水井塔伯元對。蘇君顯其遺報到金井以作紀念。我祖年已五十，髮妻晏氏，一妻三女，原性本喜耕，現居蘇內中山街開設蘇軒醫館，以治病濟世為業。曾祖父三世曾為蘇州府教讀為主業，以醫術副之。先祖父素以一公廉并廉則亡昭著於縣境。其事蹟詳載於縣志。其弟五人，已居行如。曾教誨人說：不可與草木同腐，當以廉恥為重。若生無益於世，死不聞於世，是妄生也。梁氏，為人淑賢大雅，性慈量寬，晚年近七十，體仍健康。同胞昆仲五人，二弟職工早逝。三弟務農，四弟從軍，五弟經商。我則居長。妹一人字於華氏。我生於紀元前二十一年，即前清光緒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寅時。（在本年清廷成立北洋海軍，俄國太子東遊日本，被刺重傷）。

我幼年失學，十歲入鄉塾讀書。因先父教讀於遠方，故初就學於二伯父輔漢二一年，再就學於五叔父紹東又二年。我的記憶力很薄弱，四年之久，僅讀熟了《三字經》，《弟子規》，《平泉易記》，《大學》，《中庸》，《上下論語》，還不能背誦全本；讀到孟子的盡心篇就廢學了。後來因學制改變，停科設校，我就無力再去求學了。光緒二十五年，洋縣成立了基督教內地會福音堂，八歲的時候隨我父親到福音堂見洋人，聽洋琴。

## 五 十 自 述

初次得聞耶穌之名。我生平以醫爲主職，在醫道方面，是注重孩童疾病，專從預防上著手。例如施種牛痘一項言之，在二十餘年之中，預防免疫之嬰童約有一萬之多。

在這十數年之中，我父親常說：「不幸生在這世界多事之日，列強侵略不已，弱肉強食，清廷昏庸，潮流激變，我華倍受列強政治，經濟，軍事，壓迫，人民生活之苦，誠不堪言狀。」

深幸天不亡我中華，特使國父中山降生，領導革命，終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辛亥革命之成功，已早隱伏於此時。

十四歲至十八歲。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

我十四歲的時候，兼事就商，習業五年，性不相近，遂棄商他圖。十七歲時與元配晏氏結婚，自同居之後，伉儷十分和諧。我的妻子是沒有知識的人，但她聰敏淑賢，性至勤儉，任勞任怨，耐苦耐勞，佐助慈憫善教寬大爲懷的母親，治理家務，教養弟妹，其溫靜樸樸，親隣贊歎。

十九歲至二十一歲。宣統元年。

宣統元年我奉父命赴西貢，投考省立醫專傳習所，旋改爲醫專專修班。

畢業。在此有一件不可思議的奇妙事跡。緣宣統元年是清廷最後一次科場考試，考醫學的都是各縣學有根底的優秀學子，報名的有二百餘人，錄取額數祇有四十名。我是一顆僅四年的蒙童程度，如何能和一般舉貢生員同考呢？依學識來說，實有天淵之別。考試的結果，竟名列三十三名，後更提升為公費生，這真是意想不到的

一件事！

更感上帝的鴻恩大愛，又為我預備了一位「友而師」的何鏡房汪君或林鏡漢。他是安康縣人，學問淵博，書法勁秀，醫學早已具有心得，他因考科未中，投入醫學。我們同號數載，十分相得。我供他洒掃奔走之役，他教我國文醫術之學。三年之後，我的國文與醫術，均有相當進益，皆汪君所賜，誠沒齒難忘之大恩也。

宣統三年醫校期滿，將屆畢業之際，適正陝西新軍九月初一舉義之時，我感清廷之昏庸，使人民受水火熱之苦，遂自動加入同盟會，投効秦隴復漢軍五營，營，充任哨官。時張鳳翔都督陝軍，派人升允統轄甘軍，回德馬安良率領馬步全軍，會師於陝甘邊界長武縣東之再店橋。此次戰役，時間僅歷一月，死亡人數有三千之多。瞬息之間，屍骸遍野，腹裂腸流，臂斷腋折，肝膽塗地者不可勝數。我在此死一生之際，觸骨酸折，僅留殘軀於世，得以重生再造，誠上帝輔祐之鴻恩。

民國元年春，河南湯節制，以陝西清鄉勸局調派湯君，發證書錄學免學費，並呈請省府委充韓城縣典獄佐治員。在職後竭誠管理獄政，教誨囚犯，授以工藝技術，化惡為善，勤勉勤務，縣尉以忠誠勸廉，化囚有方，呈高廉察院提充同州府典獄官，督察十縣獄務，盡能法除黑幕，改良陋規。在獄政十年，雖有倫於我的長官將督憲勳旨欽差，陝西安康縣籍，為入清廉廉正，精明勤公。他嘗說：「治獄宜寬，諷因宜嚴，不明律法，無知誤犯者當化之導之。除故犯再犯之外，不可概施辱賤。」此誠仁人之言，誠為嘉模者也。

民國二年冬，考取陝西督署軍醫，委任為軍醫署有緣自二十二年冬至二十七年冬，十年之間，屢次改編，數經調委，均供醫職。十年如一日的事業生活，給與我極多教訓，就是感到一循環戰爭，同室操戈，一因而引起隣國之輕侮。在這十年之內，經過有名戰爭二十餘次，較小戰爭不可勝數。各戰均有兵變之劫，時有北匪騷擾掠，人民遭殺兵匪之禍，迫而流離死亡者隨處皆是。真國之無辜乾涸，此後復有國難，政權數易，民無寧歲。

此間有張勳之復辟，有震動全國之五四運動，有直皖，直奉戰爭，總理率軍北

伐，有陳炯明叛變，在這十二年中，我對於國家和世界的現局十分失望，無人生之樂趣，決志隱居避世。因環境的不許，遂置身醫界，濟世救人以終餘生。

這幾年中關於我本身的事，就是長女玉梅生於民國元年（全月二十日），後結婚於楊生福善。民國十七年秋，時屆出閣之期，忽罹腦膜炎暴卒。次女玉簪生於民國四年（四月癸六），後由高小畢業，肄業中學，民國二十一年與柳生毓瑞結婚，現服務學界。長子清生於民國八年（五月二十日），後由學校畢業，因肺疾致殘，現設醫院濟世。今已有一子乳名利未。三女玉珍生於民國十二年（臘月二十四日），後由高小畢業，民國二十八年與劉生寶智結婚，現肄業於省立一初中內部。民國三年冬，白匪竄擾陝甘，本軍奉令追剿，特組臨時行營醫院。奉加職陳

服務

民國五年承基督徒李仁君，介紹加入陝西基督教青年會，研究「人格救國」之道。辛君亦本初，由西醫省臨汾縣籍，在本協和醫學畢業，為人所讚可欽。忠誠之基督徒也。

民國六年，與陳炯明在陳北趨事，與陳軍對敵。奉陳軍署委為中將總辦，駐紮川縣，運糧綏軍，備備全軍。

於民國七年駐紮平縣，與協同會孫牧師談福音，傾偈十架贖罪大義。從此與孫結交，知遇無改，情義相結。孫曾為救主，定意為我道友。孫後歸瑞士籍，為人慷慨仗義，文雅可親，真重生之基督徒也。

民國九年，奉本旅長，赴上海購辦醫療器械軍用物品，歷時五月之久。民國十年，奉洋縣公民選為二屆國會議院初選議員。

民國十一年，陝陳督（伯生）胡旅（笠僧）之戰起，遂辭軍醫職，旋里奉親。民國十二年，任地方東區保衛團長及縣議會幹事各職，深感世道人心之詭詐，國家前途之暗淡，萬念皆灰，遂家居養晦。

——三十四歲，民國十三年——

三十四歲時，春由東區貫溪舖蘇家村原址，遷居洋縣城內設立蘇軾軒醫館，治病保身，附設新華書局，開通民智，期洗雪我國遠東病夫之恥辱。

——三十五歲，民國十四年——

此時父母老邁，兄弟成年，生活均能自立，遂同議分居另炊，各謀生計，藉輕負累，並息親勞。從此我亦得餘暇，多有機會發展社會事業，研究西醫學術，提倡新藥治療，加入上海全國道路建設協會，以謀國道建築，推廣經濟交通。不幸此時

國父肝疾暴發，積久成癆，醫療無效，竟於三月十二日壽終北京行轅，遺囑黨人繼續努力革命，以基督教儀禮，暫厝於北京西山。其工作雖息而革命大事業未息；肉體雖死而精神實未死。遺留之未盡事業，有待於後死的吾黨同志以完成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十六歲，民國十五年。——

此時陝南紅槍會四起，各處驅逐稅吏，備殺委員，種種違法背道之事，不一而足，一年之間，本館醫愈紅傷百餘人，目觸心感，無法挽救，遂加入同善社，研究佛法救世，明心見性，革除良心上的污染。再加入上海全國拒毒會，協助政府，禁絕煙毒，革除生理上的污染。從此之後，對社會人羣心理，衛生，多做宣傳工作，深自勉以勉人。國民革命軍本年北伐。

——三十七歲，民國十六年。——

此時我深感社會不安，紅槍會與大刀會四處騷動，十分猖獗。兼又陝省各縣，大旱成災，政府不恤民苦，反而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剝削人民，因之土匪遍地，民無自禦之法。我則於醫人濟世之餘，更研究救世之法，考查各教真理，各黨主義。此際全國民衆悲觀者多，既感政治之不良，又感生活之困難，可以使人當亡國奴。

## 五 十 自 述

，可以使人走入歧途，更可以使人灰心而自殺。我國民族命運，時已危如累卵。此時我國基督將軍馮玉祥誓師五原，我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冬與楊縣長家駒辯論三民主義，我撰述三民主義概說印出後，第一本先贈駐軍牛旅長，再送於新任洋縣縣長。此時南北尙未統一，稍一不慎，即誣爲共產，有殺身之禍。我與楊縣長見面後，略敘寒暄，遂談論起實行主義。據他說，中國不能實行三民主義。理由是今日曹馮戰爭失了民族主義；橫征暴斂，弱肉強食，失了民權主義；人民流離失所，無衣無食，民生主義行不通。我說因爲失了民族民權民生，才要實行三民主義。主義如同藥方，國家如同病人，正爲有此病，要有此方來醫治，何得謂三民不能實行於中國？遂引證比例，辯論很久，經各紳勸阻遂止。

——三十八歲，民國十七年。——

本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省黨部蒞洋徵收黨員，我遂重行登記入黨，私資印刷三民主義概說千本，分贈本縣各界。旋任洋縣天足會委員，倡導放足剪髮各陋習。此時感覺佛敎輪迴說之空虛玄渺，不能教人實際生活，進入聖潔光明，只可獨善己身，不能挽救今日科學世界之流弊。遂即放棄佛法脫離同善社，加入基督教，悔改重生，皈依救主，重新研究救世之大道。

本年四月八日我以黨員資格，依英國巴志遠女教師引導加入基督教，由本國宣教士陸保羅施行洗禮。此時漢南天災人禍十分嚴重，軍事方面有張維靈接收吳新田防務，略有衝突，不久寢息。在天禍方面久旱成災，餓殍載道，兼之軍閥橫行，官吏貪污，人民不堪痛苦。在此情此景之下，窮則呼天。我則主張必須「順服十字架，格物明德」，「完成三民主義，實現「民生大同，天國神統」。其實踐之策，決要「土地天有，金錢廢除，銷燬武器，暢興實業」，「尊上帝為父，以基督為主，循真靈立國，充分實行全民政治。果能如此實踐，真正和平可以實現，自私自利可以永滅，資本主義不打而自倒，強權侵略不剷而自除。一掃舊世界之罪污，促成新天地之光臨。

依此原則，廣備基督教及國民黨各種文字小冊，分贈全國人士，政治靈魂變方並重，裨國魂再造，人靈重生，澈底挽救，內外並修，另立天地人心，掃除科學宗教一切懸案。如此進行不久，引起社會反抗。在黨人方面，視我是「迷信」為「腐化」，是不合科學精神，應除黨籍。在教友方面，視我是「重世」，為「肉徒」，是不顧靈魂得救，應革教名，雙方逼迫，不表同情。親友疏離，社會輕視，更兼惡魔施虐，陷我敗亡。傾洗月餘，長女暴亡，以及全家染疫，長子孱殘，街市遊變，

## 五 十 自 述

財產盡傾。社會人士。冷笑熱嘲。有謂棄佛遺蹟。應受橫禍。種種訛謗。不一而足。此時精神之苦惱。誠有不堪言喻者。

至此惟有每日閉戶自省。勤讀聖經。藉神安慰。本年再深加研究四子全書。暨詳讀新舊約第一遍。更潛心查考中山全書第一次。總結三書所得教訓。深悉二約天道也。以順服自然爲主；三民王道也。以大同至公爲主；四書人道也。以明德至誠爲主。冥神啓示我的教訓。乃天國是以大自然立國。絲毫不用人力自爲。絕無金錢槍炮之自恃自尊。民國是要人民順天大命。以至誠親民。明德相愛。愛人如己。甚至捨己去愛人。而立至善共存之國度。絕不可利己而滅人者也。「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天國卽民國。天人合德。大道從同。此民國與天國絕無任何分別。所不同者祇在土地還天。金錢作廢。萬物歸子。權力屬靈耳。吾人當尊崇父子靈之天訓。來完成「自由明德」。「博愛親民」。「平等至善」之天智。天仁。天勇的眞誠。

——三十九歲，民國十八年。——

至此時期，我決不辭譏謗，甘居卑賤，仍抱大無畏精神，不懼惡魔摧殘，故再接再厲，繼續奮鬥，再由上海廣購神道與治道各種福音小冊。神道書中尤以雅各書

，約翰一書爲最多。又由長沙購買三民淺說。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合併分贈地方各界人士。並郵寄全省各縣官吏士紳。不憚勞費。喚醒國人。遐邇咸聞。愛國愛神之心。上帝知之。但求全反毀。而社會人士譏我爲顛狂爲瘋魔。誠痛心之事也。

三月黨員常樹凱縣長。創辦黨義研究所。我即贈總理三民主義演講集百本。以資本縣黨員之研究。本年以個人資格。加入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爲個人會員。促進中華歸主。完成五年運動各種救靈救國之新事業。

本年四月十四日次子軾本產生。現肄業於本縣中正小學校。

——四十歲。民國十九年。——

本年全家雖脫病魔之纏繞。而胞弟等又被誣囚獄。爲此往來奔走漢中月餘。方始脫險。而川匪牛埔梅圍攻洋縣城數月。內無糧草。外無救援。危如累卵。惟有賴朝勝主。崇神脫難。幸上帝垂顧。解救危亡。而岳母此時適被川匪綁架勒贖。伊家售地贖命。其款又爲民團劫奪。真是六親同運。破船又遇打頭風。國事人事。如此不安。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在家如斯。在國亦如斯也。

——四十一歲。民國二十年。——

## 五 十 自 述

本年依據國父地方自治開始實施原則，集合忠誠愛國志士，組織洋縣自治協進會於東區鎮江巷，倡導民治，發展經濟交通各種事業，編訂自治公約，分發各會遵守實施。

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侵略後，各地愛國青年起而組織鐵血團，敢死隊，義勇救國會等團體，援助政府反抗暴日。但此時非教聲浪，傳播各地。我以洋縣良心救國會名義，發告今日青年應有之覺悟宣言：大意勸勉青年當追求真理，實踐三民主義。此時首先加入上海萬國讀經會，勸導學界共同參加研究聖經永生真理之要道。贈送各級學校圖書室新舊約全書，藉資研求天國神道。分送各學生福音書數千本，糾正一切謬誤思想，反教之風旋即寢息。

自從國難之後，我主張救世的新策，是中西文化教育哲學黨政儘量的「合一」，應採取西方之「上帝天父，人羣兒女」的信仰，並科學機械文明生產之物質，和中國「天下一家，人類同胞」的哲學，並民黨政治全民國體之主義，歸納起來熔冶一爐，用以統治萬國。其原則與精神是：（一）信靠上帝為天父，將土地權全獻真神，平等至善即可充分實現；（二）敬愛耶穌為天子，使金錢制度務期廢除，博愛親民即可完全實踐；（三）盼望靈恩組織天國，化干戈為玉帛，自由明德即可美備。

充實。果能如此完全實施，黨政教三者自可結成一體，管教養衛軍事同化，方不致空虛。禮義廉恥四維一德也行之有力。

——四十二歲，民國二十一年。——

本年國難愈深，似帶良法息此滔天浩劫！惟有朝朝爲國禱神，懇求天父恩祐中華人民，俾中國早日歸主。不辭勞怨恥辱，爲人靈魂四境奔跑，足跡遍全縣。因與父同工，故有真靈同在，到處都有平安。宣傳天國福音，介紹赦罪大道。分贈聖經小冊並送自治公約，建國大綱等印刷品，勉人接受十字架要道，實行三民主義。

春與秦縣長辯論亂世內重刑之偽理，他說今日擄掠劫奪，殺人越貨，殺一匪而救無數人，國家當用嚴法重刑，以殺止殺，社會自臻於治。我則謂際今日科學發達，機械文明之時，以殺止殺是揚湯止沸，祇治於暫時；廢錢重生，是釜底抽薪，乃治於永遠。他視我爲不守國法而譴責之。

夏用國民自救團名義，發表政治意見諮詢同胞。郵寄全國各縣公務人員，旋即發起組織漢南自由佈道團，更提倡張之江同工創行之信行救國十人團，推廣天道救國各項事業。不幸此際長子賦蒞脚疾深重，秋在南鄭大德醫院施行截骨手術後始得全愈。冬月十六日次女若蘭與柳生毓瑞結婚。此時加入上海法律研究會，討論中

## 五 十 自 述

## 嶺新律法常識。

——四十三歲，民國二十二年。——

本年華北情勢，更加緊張；若是專靠人力，不依神道解救，似難有挽回之望。遂集忠誠有爲之信徒組陝南自由佈道團，遊行各縣，傳佈福音，先在洋縣東區龍亭舖，西區謝村鎮，城固縣北區原公鎮，西區龍頭寺，以及南鄭縣之十八里舖，黃官嶺，褒城縣之新集，宗家營各地，每處一月，宣揚天國要道，赦罪福音。不幸本團在黃官嶺受×軍之摧殘，終葬送佈道團於寧羌縣內。

我最喜參加各種集會紀念，人多訕謗詆毀。有謂我是基督徒對國事素抱冷靜，不聞不問，何故參加集會呢？有謂我是愛國熱鬧。於其說信徒對國事不聞不問，無寧說信徒對權利不奪不爭。我參加集會正是爲「國事必聞必問，權利不奪不爭」的緣故。

——四十四歲，民國二十三年。——

本年以邪說日熾，乃撰著「民生主義實現計劃書」，諮詢朝野同胞。大意是要「土地還歸天父，私產澈底革絕，廢除金錢，權力屬靈，實行三民，科學生產，保持民族，漸進世界大同，焚毀槍炮，弭戰止殺，再造宇宙，重生人羣，完成自由平

等獨立博愛的中華民國。不幸此時在洋縣教會有激烈的分爭，致一部份信徒出會自立，另組自治自養自傳之本色教會。

我感於風俗人心之難化，故本「廢錢尊天，實行三民」的原則。編文建議於中華基督教協進會，裨其貢獻中央政府資應社會青年對教會之挑戰，更建議中央黨部在五中全會公決實施，促成國民革命之早日成功，使三民主義得以澈底實現。進而聯合世界神聖文化國家，以博愛為懷的人民，共同挽救世界末斯之滔天浩劫，更以此原則宗旨應上海李提摩太及普益社並麻瘋會等之徵文邀錄，藉資推廣宣傳，惜均未蒙採納。

四十五歲，民國二十四年。

春元月四日為家嚴七十壽辰，彼時伊因年老，受匪亂驚擾。殷憂罹病而致逝世，我在丁憂守服之期，遂蓄髮留鬚，現在鬚鬚長度已近尺矣。現任洋縣郵局局長周碧石君曾贈頌鬚贊云：

鬚鬚鬚鬚美金備，

白若銀線長垂臍。

甯讓雲長居前輩，

羨鬚會上世矜奇。

夏六月十日，長媳羅中風病數時而卒，時年十八歲。秋季家宅數次被盜賊偷竊。

## 五 十 自 述

了損失財物甚鉅。時值信行救國十人團二屆年會，故撰文建議，應採「廢錢尋天，實行三民」，作信行救國之基本原則。遂朝夕祈禱求上帝成全。頃符信行救世之名實。此時英國牧師師美牛夫婦蒞洋縣牧養教會。我雖主得贖，是巴教師志遠栽種幼苗，是師牧師美牛澆灌培養，更是蒙上帝賜恩材。但能結出美滿子粒者，乃由於耶穌寶血之澆灌。

冬十一月，自身遭罹肝病，臥床月餘，幾致不起。際此內憂外患嚴重之時，國難臨頭，民族危殆，家運不振，時遭殄凶，全家向神立願，向主懺悔，早晚求父赦罪，神恩汪洋，幸蒙眷顧，始得轉危為安。

自我主張「土地還父，金錢廢除，武器焚毀，聖靈建國」的新命天策發表之後，繼續承各大學如齊魯，燕京，金陵，李漢鐸院長等均賜函予以同情。社會人士多數願期實現。惟教會方面多數反對，上海美華聖經會誹謗尤烈。茲將該會原函摘錄，藉明真像：

一啓者：承贈何西阿及各種印刷物收閱……「不要國家年號，為律法所不許，干冒教主聖名，為天理所不容。褻瀆真神，違背國法，莫此為甚。此後本會不能再供你聖經之用。請不要再寄你所編的出品。」……（餘從略）。

我即回該會一信，大意說：「……先生們你要知到我不是求富求貴求名求利，我也不是神經發生了什末錯亂，我實在是爲背神違天靈滅人亡，要保道教國。未識何故，無緣無故棄絕於我。……」

——四十六歲，民國二十五年。——

本年春遊行洋縣各地自動單獨宣傳天國福音。費時一年有餘，預備多量自製印刷品，由郵分寄全國政黨各界，撰著之「民生大同」，在此時脫稿。

本年開始訂閱田家半月報，深表同情於本報的，就是他「尊重農民，啓迪農智」。我生平最愛閱讀雜誌報章，尤特樂好基督教會各種刊物。全國教會所出數十種刊物，全國出版月刊週刊共數十種，無不訂閱。田家爲我最欣賞之讀物，故介紹漢南各青年讀者不下百份。我的救世經驗大部份由讀二約，三民，四書，教會刊物等得來的奧秘，由各日報雜誌的引導玉成者也。

——四十七歲，民國二十六年——

本年春，著述天國三要，天詔啓華，隆華天約，國難須知等書。

夏我患腦貧血暴卒，停息者數十分鐘，經牧師及家人營救始得復甦。六月印製第一號「新命天策」，郵送全國各界各級領袖，各國使館領事，中西報館主筆。勸

## 五 十 自 述

勉贊成「廢除金錢，更新天地，尊崇民主，復興中國」。此時正值中央在廬山施訓之際，政府領袖諮詢洋縣受訓人員，伊以我羅神經病答之。洋縣縣長旋致函本縣秘書，渠又撰解「冤報報京」爲「密緝解京」的函詞。家人聞訊全體哭泣，驚懼不安。後經地方賢紳解釋，遂告寢息。

秋雙七事變，和戰不決，議論鼎沸。我以基督徒資格，譏文呼籲全國各教領袖起而「尊天廢錢，抗強建國」，郵送各國駐華大使領事官，以及各宗教賢明信徒咸起協助玉成義舉。遂求各國人士同情我政府「抗戰到底國策」，共同援華反抗侵略。

冬第五次著文要求政府實行太策之建議。主張我國先有犧牲之貢獻，而後始有華豐之光榮。先哲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是也。吾人當以天人合德爲原則，更再嚴密後方組織，編練保甲壯丁，作長期持久抗日之準備，期成天國之建設。用此大旨再建議國民代表大會公決實踐，息弭世界厄運。

十二月郵寄第二號新世福音新命天策於駐華各國使館，各級領袖，中西報主筆，促其實施。

四十八歲，民國二十七年。

春第六次著文建議：「抗戰建國奠立在上帝的基礎上，切忌徧重物質。」獻此天策於第一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公決實施。二月組織佈道隊遊行陝南東北距縣三百餘里之佛坪縣各地，向黨政學工各界宣揚上帝救世福音。

此時中國共產黨言願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三民主義，放棄過去政策，共同站在一條戰線上，抵抗暴日。改編為八路軍及新四軍，潛入敵後展開游擊戰。

夏註述大學天教，中庸天化，天民大綱等書脫稿。單身遊行西南距縣三百餘里之小南海，古路場各地，向佛老及天主教僧侶道士宣講基督十架要道，裨萬法歸宗於十架，救世善司歸於上帝，藉十架，踐踐，捨己，尊天之大道，以挽救末日滔天之大劫！

秋赴陝南各教會，尊主合一之遺訓，提倡各會聯合拜神，集中力量，實行捨己救人之天道神策；用十架明德之至尊天誦，挽救末日之人心浩劫。陝南中華基督教聯合總會遂在七月七日成立於西鄉縣的福音堂。十月郵送第三號「救世天策」，宣揚廢錢尊天實行三民之天國福音於各國使節及政黨各界。

冬月十六日長子賦蒨與繼室李彥貞結婚於洋縣城內本寓。

——四十九歲，民國二十八年。——

五 十 自 述

春加入反侵略大會，願與世界共同主張正義的志士，以及我國繼往開來的賢明黨員，共同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新生活。

此時郵送第四號「救世天策」，廣傳廢錢尊天之福音於全國各界領袖，及駐華各大使領事。中西各報主筆。各宗數團體共同勉之。

二月再赴洋縣北區華陽各地宣傳救世福音於農工民衆，分贈福音書五百餘本，爲僑居洋縣安徽各難民傳道送書，並代呼籲洋縣各界予難民以物質之援助。

夏註釋禮運天行書脫稿。本年秋季我讀完新舊約全書第五遍。八月二十日我全家妻子女婿共八口，由我領導施行洗禮，悔改歸主，蒙贖赦罪。

冬應田家報社徵文，爲譯著「我理想中的新中國」及「我怎樣幫助抗戰」二文，新中國一文蒙錄。

此時郵送第五號「救世天策」，再播揚廢錢尊天，實行三民之福音於各國各界領袖。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女多加與劉生寶智舉行結婚大禮。

五十歲，民國二十九年。

春以個人資格加入華西基督徒前進運動會，根據個人服務原則，推進教會事業，聯合黨政合作救世救靈之天工。我在前聖誕節期本愛靈以德原則，餽贈教友田家

半月報全年數份於各縣，藉以勸勉作自由新中國的基督徒。使我感到最不安的煩惱，就是受報的朋友，不惟不感情誼，反而斥我爲邪妄！謂田家報爲某種主義之運動，尋隙求疵，明証階級，糾紛不已，種種疑誤，不一而足。

夏註述三聖天存書完稿。此時我重新再啓九一八後十年之中的一切文獻，編輯成書，名曰天人大全。內容：（一）編輯基督教人道的大學，中庸，禮運各書，以天道註釋述評，篇名爲三聖天存。（二）編輯基督教神道的約翰福音，約翰一二三各書信；約翰啓示錄，以大道分析，篇名爲天國三要。（三）編輯國父王道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各書，參加神聖聖理，排除情慾障礙，篇名爲三民天成。這些都是從積極理想，主張舊道新用，更創作廢除金錢制度，尊崇上帝鴻恩，實用科學機械，建成和平自由正義獨立的華青神國。

秋邀集本縣志同道合信友數人，依據華西前進「合一」運動的原則，組織遊行佈道隊，前赴寧陝、石泉、西鄉各縣，向黨政學農宣傳救世天策，散佈天國福音。歷年遊行佈道，惟在此次較爲擴大，行路共七百餘里，費時約一月之久，散書計一千餘份，有主同在，一切順利平安，結果十分完滿。

冬譯著三民主義基督教化新國際一文。

五十一自述

繼承著成「靈西西北之我見」一文。接續又寫成「我的五十自述」一文。以應  
 雜誌的徵求。讀者自傳之盛。德美。又郵寄分送第六號「救世天策」於全國各領  
 格。在此五十歲的十月十日。是我一生大轉變的關頭。我之信仰基督。其目的在  
 道進行。一應錢尊天。完成三民一的天策。但如此行。既受非議。輕視。其目的在  
 比反抗。請。千方百計欲章我於教外者有之。同道聯名在上海總差會控告者有之。  
 在懷中聯合總會控告者有之。在本縣西教處。誣排擠者有之。魔法齊天。終使我心  
 志。遂欲尋法以求避世。藉免家庭親友教會之種種逼迫。繼而思之。毀滅  
 個人。何益於世。際此世界存亡之秋。果能一廢錢尊天。完成三民。一實行天策。  
 救國救世。以達救人救靈之素願者。此何真神之鴻恩大愛也。不幸而失敗。雖世  
 界業絕。如拿破勒耶穌受十字之慘酷極刑。流血捨命亦不怨尤。祇要能高舉上帝救  
 世鴻恩之旗。表揚我生救世愛人之精神。人間快樂無餘於此。自此之後如死而今  
 甦。故更加奮勉。不辭千鏖死亡。與罪惡作殊死鬥。或生或死。都是要榮主救人。  
 於世有益。

尤其自九一八至三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一切的工作。被人誹謗詆誚者十居八

九，家人疾病死亡，不堪言狀，精神與肉體雙方受痛，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 (三) 結 語

回憶此五十年之中，自脫離靈童而入於商界；由商界而轉入醫學；脫醫學而度軍隊生活；再由軍而法；法而醫；由醫而入於社會，渡平民生活者近二十年。這五十年可分為兩大段：一歲至三十三歲是我舊人存活之時；三十四至五十歲是我新人重生之期。此兩大段之內，在舊世方面，其中各界內容，略加探索，利弊咸有，苦樂畢嘗，所得教訓，其國戰民爭，均由私情利慾所牽引。情慾的毒鈎，就是個人主義，私產制度的金錢動力，真要世界的復興，真正和平實現，必須「土地還天」，「廢除金錢」，更「焚毀武器」。要如此行，捨去基督無我愛人的十字架救贖外，別無其他挽救末劫之良法。順服十字架原為廢錢，廢錢即所以尊天也。若能天人合德，就可完成三民主義。故我再說欲要救國救靈，實現天國於地上者，捨去「廢錢尊天」無他法。

蓋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天即民，民即天。上帝照自己形性造民，民有上帝的異形異性，上帝始初本是與民同在，名二而實一。民國即天國，全民政治，

## 五 十 自 述

即至天政治。儒聖文化的極頂，即「大同大公」。如要真正給「親民明德」實現，必須要基督和三民聯合爲一，廢錢尊天而後才能「平天下止至善」，完成天父在地如天之神國，達到「天下一家，四海兄弟」之聖願。我五十歲的社會經驗，是「廢錢絕武而民生同」。老子云：「毀斗折衝而天下平」，卽此之謂也。

回顧我研究西醫未精，不能以西醫藥救治人民，徒被一般中醫輕視，藥舖詆毀，終有長子軾語以繼予志。宣傳基督，受人譏誚訕謗，未得肉體利益，而有天父上帝安慰我靈。但爲「廢錢救世實現三民」，受盡世人嘲笑侮辱，究不知繼續我志者將是誰人？我活着願爲三民主義作開道的顏曾思孟，爲廢錢尊天作衛道的彼約雅保。我死後願爲基督，仲聖，國父永遠不滅，未識明哲以爲何如？

## 五十自感題懷

虛度五十春！

德業一未成，

時刻不忘懷，

天道廣流行。

廢錢尊上帝，

永息戰爭苦，

三民行世界，

孝可召天福。

赤拳出母腹，

空手入土坑，

遺流天地間，

眞靈期聖明。

修鱗養翼待時變！

騰雲駕霧入九霄。

青天白日神洲顯，  
二約三民速聯盟，  
土地萬物還上帝。

滿地十光道自昭，  
應付南洋大戰爭，  
廢錢毀武世重生。

### 今後的願望

我主致力天國建立。凡二千年。其目的在求人類之平等；人羣之自由。積二千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土地還天；萬物歸子；金錢作廢；權力屬靈；暨聯合世界神聖文化國家，以博愛為懷的人民，共同奮鬥。

現在天國尚未實現，凡我同道，務須依照天賜之二約聖經；三民主義；四子全書；科學教訓，繼續研究，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和平會議，以聖靈建國。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切願三界，同拜上帝。

民國三十年，中華民族復興節紀念日，

撰於陝西淳縣中山大街蘇軾軒醫館。

我的家史

## 湖北省

### 我的小史

易榮曾

民國十年二月，我出生於鄂北的一個山城——房縣。

我的祖籍，原是豫南鎮平，世與宋氏結爲婚姻，所居之地，除宋易二姓外，很少他姓，故名易宋營，又名雙營。

我族先世，卽俗所謂「讀書之家」，代有顯宦，以故文風甲於縣中各族。清末遭匪亂，家忽中落，祖父雖爲知名秀才，而伯父行竟有不識之無者，生活之艱，可想而知。

先是，有舅祖父因買遷至房，見房縣地曠人稀，謀生頗易，遂家之。經營有年，家稱小康；惟所業織綢繅絲，用人甚多，舅祖父既無子女，又少親信，時有內外不能兼顧之感，因函召父親至房爲之紀綱，是爲我家移房之始。

父親單身至房以後，舅祖父令作學徒以觀其能，父親工作勤謹，待人接物，尤爲樸直誠篤，爲舅祖父所器重，乃畀以四境及鄰縣往來之賁務重任。父親與各商客

來往間，忠信之德溢於言表，大為他們所信仰，業務因而大振。當時邑西二竹（竹山、竹谿）一帶，有以我父名字顯示而求緩急者，數百緡咄嗟可得，其信用如此。

父親信譽，與日俱進，店中規模，亦漸擴大，工友徒弟由十餘人累增至數十人，舅祖父既知我父可以付託，又因自己年歲老邁，乃將內外諸事一併委與。父親雖讀書不多，然承此重任之後，經營規劃，莫不井然有序；舅祖父目睹之下，愈加愛悅，因為娶邑北望族徐姓女為主中饋，是即我今日之慈母。

我父棄房以後，伯父叔父暨堂伯叔父因之而來者以十數計，食指日繁，更先後為他們妻室，人口益多，雖營業暢旺，所入仍多不敷出，遂陷於大察庭不可避免之命運——崩潰。

當時我父所務者乃生意，故所有財產均為動產，不動產毫無些許。分家之餘，我父分內只得到全部繅絲織網用具，但却負支持門面，應酬人情的責任。

分炊不久，生意尙未料理就緒，父親因為人作保，向一漢陽商賒取三百多串貨物，被保者私自逃走，而漢陽商索債急如星火，無已，父親乃親自去追，此時距離季已歷不遠。

我母週歲失恃，外祖父又患神經病，故所有教養，均靠外曾祖母。

我的 小 史

## 養的小史

母親雖非孤兒，但以後母遇之甚苛，處境極苦。七歲學紡績，稍長學女紅，所以成長以後，精明強幹過於一般男子。歸我父後，即爲代理屋內諸大小事，靡有差錯，舅祖父因之另眼看待，常於各娘孀中稱道。無識婦人，大率心地狹窄，所以不無嫉妬；分家時母親已有我們兄妹三人（哥哥姊姊和我，但大姊以後夭折），但娘孀她們膝前尙一無所有，因由嫉妬之心出發，流言我們將以消耗者衆而不如她們。母親獲悉，口雖無言，心實不適，至是父親遠去，爾已下市，家中不獨無錢收買，縱有錢收買亦無人手纒取。處此艱境當中，母親毫不氣餒，因既怕妯娌笑話，又有一分家三年見高低」的鼓勵，乃歸寧向族中長輩借錢若干，回家一面收買蠶繭，一面張羅繭具，物色工人。父親中欲助而無力者，遂多方效勞，外務不待母措意。父親追私逃負債者至平利（陝西），遇之，但已囊空如洗，遂縱之，願自爲償還。歸途在邑西門古寺陸紳家，聞家中正在纒絲，竟錯愕不敢信，詳叩之切，急趨歸，一百二十里半日而到，其欣快之情，至今道之，猶覺眉飛色舞。

我家內有母親之理料，外有父親之經營，本可望其蒸蒸日上，欣欣向榮，惟比年以來，生活程度，日漸增高，既無恆產可資，又且迭遭匪盜，以故極少起色，一家十數口之生活費用，至今大部猶須父母負擔，教養兒女之重担，壓得雙親幾致喘

不過氣來，言之耿耿。

我出世甫兩週歲，不幸患痘疹，牙關僵硬，茶水不入口者七日，奄奄一息，十分危險。我母不憚煩勞，不避污穢，日夜將護，哺以乳汁，經半月之久，四肢才得自由動彈，眼珠方能靈活轉動。病前已會說話，此時則啞若反舌，三歲以後，始又學語學步，身體固因此趨於孱羸，更留下一個餓病，兩餐之間爲時不過十小時，餓則腹如跑馬，絞痛難安，爲此後行旅一大不便。身體有此弱點，遂不敢作投筆從戎之舉。國難如今日，兀自株守學校，誠屬恨事！

將八歲，被送入私塾，發蒙之始，只是一味讀書，除習雜字及小學教科書外，一年內讀完四書及詩經各一部，俱尙未破題。

民國十九年，某軍由我縣假道東下，先後經行兩月之久，民房駐遍，四境擾遍，一時買者閉市，農者輟耕，壯有力者，多被徵作伕役，私塾亦因而關門大吉。

未幾（民國二十年），×××第三軍××殘部，竄據房縣，爲時八月，日以殺戮爲事，邑中紳富及其他稍涉反動者，被屠達一萬以上，房縣元氣，喪失殆盡。

×××到房以後，首組×××縣政府於城內天主堂，並藉武力向鄉村發展，先後成立區，鄉×××政府一百餘處；密佈便衣偵探，監視人民意志，言行稍有不慎

## 我的 小 史

，即遭殺身之禍。所以一時人心皇皇。岌岌自危。

×××盤據日久，暴戾日甚。後軍長率部他去。地方不肖，仍自相殘殺。至視一目不殺人爲例外；母親恐日久難免不幸，乃多方遣父親與我外出。當時×××組織嚴密，三天清鄉，五天戒嚴，一里一個步哨，十里一個關卡，欲出匪區蓋亦莫乎其難。賴我父平日信行，得逃至竹山官渡河伯父家暫住，直至次年二月，才能重歸故鄉，市面固凋零不堪，親舊也半爲鬼了。

當我和父親離家之際，家中只餘錢七串多，母親忍以四串付我們作盤費，以所餘支應一家生活費用，明知走後母親將陷於極艱難之境况中，然亦無可如何。伊時我少不更事，不知母親所苦，然在伯父處每肉食，父親必停箸太息曰：「我們在此吃肉，你母親和兄妹在家不知如何生活？」我未嘗不潛滴淚下。

父親性嗜麪生，幾不可一日無杜釀，在伯父處將歸前兩旬，每飲輒自勸道：「今天多喝幾盅，歸家就要斷飲了。」蓋意久亂之後，家中又乏收入，怎能希酒希肉？詎料抵家後便聞酒香，問之，客臘所釀，留以饗我父者，父親與我均喜極淚下！喜者，非爲有酒可飲，知我們離家後母親兄妹們并未凍餒；淚下者，以三串多錢不足一日開銷者，竟能過活數月而有餘裕，必苦母兄。後經探詢，始知我們走後，哥哥

充作菜販，母親則爲軍隊縫衣服，因得過活。噫！也算苦了！

家庭自遭匪亂，生意多不能作，尙未及經理，而著名棒匪老王太張連三等又接踵而來，且張連三部譁變他去時，除將家中所纏生絲擄去外，並將父親、哥哥和我一併綁去，經月始歸，歷盡了從未歷過的罪苦。

從匪中逃回家中不久，聞西關老關廟設立小學一所，因趨往求學，當被編入初小三上，不一週又升入四上，是爲我正式學校生活之開始。

四上結束後，學校添置高小，我又越級升入五上；距料下學期高小裁撤，同班同學多轉入城內中心小學，我仍株守西關小學，退住第二個四上。

第二個四上剛住畢，學校又奉令添置高小，我當然又升入五上。

五上，五下，六上，六下四學期，除六上因病耽誤，成績列爲第二外，其餘都是第一，畢業時也以九十多分的成績列爲第一。可笑我當時因此自驕，認爲「了不得」；不是以後力加改正，才大大是「了不得」哩！

當我在小學時，因爲成績小可，極得師長垂青與同學敬愛，一時在小學教師，學生家長，他校較大同學中，未有不知有易榮會者，顧我當時只不過不經一事之稚子耳，承師友錯愛如斯，至今憶及，固不勝感激，尤不勝汗顏。

我的 小 史

在小學時，又有數事，可以稱為光榮者：（一）山東濟南田家半月報徵畫，投稿者九十多人，我的被列為第一，寄贈畫譜，水彩顏料，鉛筆等獎品十種。（二）該報社第二次徵文，投稿者兩百多名，我的被評定為第二，寄給獎金二元。（三）兒童年紀念，鄂省主席楊永泰氏頒贈紀念章一枚，上鐫「模範兒童」四字。

小學畢業以後，父母親同極願我升學，然見於附近若干在外讀書之同學，每年用費輒過千元，恐力有不逮，因未明白命我準備投考。經不得師長之勸說，與親友之慫恿，雙親乃允許我治裝赴距房三百六十里的鄖縣，投考省立鄖縣初中，蓋當時一般人認為鄖中用費較少（其實在一年級還比他校多繳八元學費，不過地方比較偏僻，可少無謂浪費），考試亦較容易的緣故。

赴鄖之初，舊有在鄖求學之同鄉，因暑假未滿，尙不赴校，我即約彭佑賢，許大方、任傳柱等數位同學結伴先行，並不仰仗他們。這在我們自己說來，原是極應該有的獨立自主精神，誰知却因此得罪同鄉某某等君，恨我不請教他們，自斷自行，種下以後他們故與我作難之遠因。

到鄖以後，校長燕又新督省未回，校務無人主持，考期遙遙，只得暫住逆旅以待。適時同鄉多已到校，對我採孤立政策，考試自難望援手。因日夜孜孜，考試揭

曉以後，幸未名落孫山。

開學之後，新任校長夏昌橋氏蒞校，又補行新生入學口試，仍未被摒棄。從小學跨入初中之一關未被淘汰。心中有勝利者應有的快樂。

當同鄉孤立我時，其方法為不許任何同鄉與我接近，否則將以對待我者對待他；與我要好的朋友，因規於他們之勢力，也不得不與我假作決裂。惟任君傳柱為我總角之交，情逾手足，故雖在學校居住，仍時至我住處相看慰，某同鄉聞之，面叱任君曰：「易榮會究有若何本領，你們這樣害怕他！若不從速與他斷絕來往，休怪我們對你不客氣！」可憐我們當時都是初出閭閻的小孩，異鄉作客，身隻影單，既少朋友，又無親舊，受此意外作難，實不勝孤凄之悲！但我並不因此心灰氣餒，仍然矢志前幹，同鄉的對我孤立適所以專一我的學習，上課不兩週，便為簡師組級導師，我的動植物教員賀常先生所賞識，每向先生與同學間稱道，消限勢利之某某等同鄉，竟因此稍稍緩和其態度，但我並不因此向他們表示好感，而求改善感情。

鄧中校風不振，風潮年必激起，新校長以極大之熱忱與抱負，希能整飭校紀，轉移校風，乃首從「加緊功課」作起，因此引起風潮：搗毀校具，嚴辱校長，並停堂罷課以擴大事態，教廳遂下令將學校解散。求學不一月即告失學，心中不勝悲痛。

## 我的小史

學校解散一月多，我在校外住二十餘日，因不見學校重開消息，整裝回家，誰知到家不久，即接學校電報，謂學校已奉廳令重開，命我們從速赴校，遂又去郭。僕僕風塵於房廊道上，心情爲苦爲樂，實非寸管所能刻畫。

到校以後，知肇事者已解送省府究辦，其他平日不守校規的，也多被除名，所以校風大振；又以風潮耽誤，星期亦須上課，功課也隨之緊張。耶縣初中，從此更

生。  
年關時期，學校散放寒假，不久在家中接得學校成績通知書，學業操行均列甲等（九十分以上）爲全班第二，第二學期又以甲等列全班第一，除免校中學雜各費外，並給獎金；憶及前述同鄉某君叱任君之語，不禁作驕傲之感慨曰：「寄語某君：我易榮曾沒有別的本領，只有個這考第一第二的本領，一驕態可笑。」

當在初中一下時，得訓育主任兼我級級導師張舜華先生之錯愛，對我時加慰勉與提撕，精神學行固因之獲益不少。而於經濟方面，尤不時獲其助力；憶有一次，家中來信，云欲寄錢，苦無匯票可購，張先生以訓育主任檢查學生信件得悉，遂以五元鈔票一張，附於還我之書內，蓋恐直接借給，我或不肯接受，用心之至，雖

父兄亦無以過。故我常午夜自思，若此生學業無成，其愧對於父母兄嫂者事小，其愧對於師長暨友朋者事大，所以有時遇着困難而萌了退志，或精神不振，作事怠惰，我就拿此類事情來想，多能從其間得着警惕與鼓勵。

二上時國難發生，我遂和武當朱道裕，江蘇楊念仁，在張舜華先生、林成一先生（我的一位國文教員，對我影響也很深。）領導之下，組織戰時鄉村宣傳團，謀從事救亡工作，後因敵機狂炸襄，樊，光，河（襄陽，樊城，光化，河口，都是鄂北的重要縣市，與鄖陽只相隔咫尺）。同學星散，無成績可言。

二下結束，適武漢轉進，省府應戰局與事實之需要，改組全省中等學校，設置本省聯合中學，我與襄陽中學合併，稱爲「湖北省立聯合中學鄖縣中學分校」，我即整裝入校肄業，一年以後，參加本省畢業會考，僥倖又以八十分多的成績列全班第一畢業。畢業後又考入本校高中部，於今年有半，讀完高中三學期，方正繼續中。

聯中創辦不久，我校還未正式上課，五戰區戰訓團去鄖招考學生，道裕念仁等本有志之士，遂相約投筆從戎，雖都錄取，我詳審身心興趣，認爲不宜，因未與彼等作一致行動。現道裕念仁等已畢業年餘，親身參加戰鬥至四五次之多，實踐了報

我的半生回顧

國的壯志與豪語。

我今日雖仍置身學校，然學校組織龐大，又在戰時，舉凡一切，校方皆以省事為主，以故功課鬆懈，紀律廢弛，自己學行方面，亦因之極少進步，想到將來，想到前途，想到父母師友對我的厚遇，尤其我母親對我的期望，直覺不寒而慄。

現在我已是二十歲的人了。二十歲說來雖不算大，但我嘗讀古今中外名人傳記，其中大器晚成的固屬不少，而妙齡發軔，少年有為者為數亦多，且無論晚成早熟，其成敗關鍵多在二十左右，故二十之歲，為吾人成敗所繫，豈能忽視？際此二十之年，縷縷自述以往，於本文固不敢贅傳，亦不敢言史，語云：「藉檢討作鞭策，以回顧求奮勉」。只不過藉此鞭策自己，使知奮勉而已；於感覺笑固不好，哭亦不當，西哲言：「不哭不笑，加深瞭解」，亦不過藉此對人生，對社會，對自己求加深其瞭解而已。

民國三十年二月十四日述於鄖陽

我的半生回顧

吳升階

地球不住的公轉自轉，日月照例的東升西落，我的半生年月，也一同隨着消磨殆盡了！在這匆匆數十年光陰裏，委實沒有可傳的必要，不過回憶起來，也有幾點

值得簡短的坦白的記錄下來。

一、我的家庭：我的家庭，世代務農，兄弟三人，我居最幼，不幸父親，早年喪亡，獨賴寡母的劬勞扶持，至于成立；因為家母的寡居，長次兩兄，無暇求學，特給我以讀書的機會。

二、我的性情：我的性情是好靜的，從小時候，就愛獨處，不好多言，就是在讀書的當兒，還是不多與人來往和言談，因此，有好些人，誇獎我是個「好孩子」，教師們，也稱贊我是個「好學生」；無知識的我，為愛「好孩子」的徽號，並愛戴「好學生」的高帽子起見，就堅持這「好孩子」的條件，嚴守這「好學生」的秘方，以致養成了不多說話，不會社交的習慣。咳！這種習慣的結果，實在害人太深了！因這兩個不合人情的東西，有好多人說我驕傲，並得罪了好多人；因這兩個無用的廢物，虧負了主帥許多聖工，埋沒了主帥許多榮耀；幸而有愛我的良師，指正了我的弱點，知心的益友，彌補了我這缺陷。這種深情，是我一生應當紀念的。

三、我的信仰：我的好靜特性，雖於社交場中，有很大的妨礙，却於我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當我受第一期教育最後的時候，對於世故人情上，雖然沒有什麼經驗，然而已從我的特性所產生的消極的悲觀的主義中，覺悟到人生的究竟，不過

## 我的半生回顧

「憂勞病死」而已！因此，常懷「人生何趣？無異草木，生死榮枯，轉瞬即逝」的感慨！幸而在這徬徨歧途，悲觀無望的苦境中，忽得願者的喜信，聖經的指南，才知道「黑暗過去，必有光明再來，死河彼岸，還有永生世界」的大好佳音！於是環繞我的迷霧，頓形消散，我的茅塞，即時洞開，遂於民國十一年，篤信耶穌，受洗歸主，以作我苦海無依的拯救，永生光明的惟一希望。

四·我的教育：我的教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甲·普通教育時期——我從小時，就在私塾讀書，因那時本鄉的風氣蔽塞，學校沒有改良。在這一七年中，雖然印版式的背熟了幾部書，念過了幾篇古文，不但沒增加一點知識，並且一個字義也不懂得，直使這黃金時代的大好機會，完全付之流水，到如今想起來還在痛心！等我十四五歲的時候，幸逢了一位「循循善誘」，「教導有方」的教師，得懂得幾個字義，練習對字，和寫幾句簡短淺白的文章。

乙·宗教教育時期——在民國十一年秋天，就是我二十歲的時候，蒙一位西國牧師的介紹，進入路得會聖經學院，專受宗教教育的訓練兩年；到十八年，又蒙教會的保薦，進入本會神學專修神科，在這一個時期中，不但普通的常識，得到相當的灌注，就是靈性更得到合宜的培養，這一階段，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五·我的愛好：在工作之餘，我很歡喜看看書報。過去，曾看過幾年東方雜誌，學生雜誌……；教會刊物：如通問報，信義報，神學誌，聖經報，真光雜誌，佈道雜誌，暗中之光，聖潔指南，足前明燈和明燈……從這些刊物上，無論智識和靈性各方面，得到的益處，實在不少！可惜抗戰以來，有的停版了，有的不能郵寄，甚為可惜！惟有『田家報』是我多年來的良師益友，雖然爲了敵人的壓迫，使我們好久沒有相見，但我們彼此的濃厚感情，深切友誼，仍然沒有絲毫改變的！自從牠在濟南出世，和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給牠介紹了七位朋友，現在房竹縣不下千餘人都同牠結了不解之緣。

六·我的生活：自從我篤信基督之後，就立志獻身爲主，所以在聖經學校畢業後，就担任佈道事工；神學畢業之後，蒙神的選召，又負起牧養教會的聖職。可惜在開始的當兒，我的家庭環境，異常惡劣，就是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不滿三年都相繼去世，因此，我的心靈，受了極深重的創傷！可是在她們病痛之際，我雖然嘗夠了人生的苦味，這却叫我學習一點兒忍苦約秘訣，能夠忍受家庭的苦，才能爲主受苦哩！尤其是在我兩個女兒去世的經驗上，更叫我領略神的愛人的心腸，保羅說：『萬事互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句話，我覺得別有滋味，特有意義。

### 我的半生回顧

張楚仁自傳

呀！

回顧我這四十年的經過，好像過了夜間的一更，但其中所誇的不過「徒受主恩」『白佔地土』罷了！惟求主指教我，數算未來的年日，好得着智慧的心，並求主堅強我的意志，增加我的力量，叫我在這國難教難交迫的嚴重關頭，仍賴祂的豐盛恩典，遵行祂的旨意，順從聖靈的引導，盡忠于基督偉大的使命，多結善果，歸榮耀與三位一體的神。

寫於湖北房縣路得會一九四一·五·二三。

張楚仁自傳

山野村夫，一無所長，亦可以為傳記而方世乎？瑣碎細故，恐招時譏；不過借此與讀田家半月報的朋友，彼此介紹，一聯情感而已。竊仁籍湖北隨東三十里之塔兒灣，名端，兄弟四，我排行三，家亦貧，世佃耕，幸家父儉樸，好兒輩讀書，故兄弟等均微具知識。與念往昔，一堂之中，機聲札札，書聲喃喃，音韻偕和，雖貧，而樂也融融，里人道以耕讀門第，實我父母辛勤換來耳。

年十二甫讀，十八卒業初中，金錢替我，中途輟學！自知無力前進，曾下一夜

半孤橙伴書眠」之功，新舊書籍，報章，雜誌，加意披覽。二十一歲，入本縣宛陽肄業，參加國民黨，作區黨部書記，復任聯保主任。爾時初入社會，夙附逢迎之術，識未諳，對公務侃侃，思一刷新地方，遂觸劣紳地痞忌恨，幾陷不測。因知潮流自下，劇解職去，杜門謝客，專心教育，並訪道投誠基督矣。

二十五歲，循道會陳紹卿牧師爲我施洗，作義務教士，任小學教員，半載於茲，博感講道材料，惟甲家刊惠我殊多。二七年，日寇侵佔信陽，我則乘耶穌愛人精神，協諸同道，創辦青年抗戰服務團，從事醫藥，服務傷兵，聊盡國民天職。所愧龍崗光陰，半生食志，幸基督垂訓，使品行得以無滯，堪以自慰，爰作斯記，用自力勉。

### 附田家座右銘

田何必多？深耕在勤。地不畏薄，積糞則行。既作農夫，莫苟因循。人力地利盡，種子宜選更。旱澇及早防，教兒走正徑。可以穫豐盈，養家身。無凍餒之憂虞，有和氣之精神。六畜饑肥壯，宅物整潔精。農老云：何窮之有？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寫於

湖北隨縣祝林總禱音堂。

## 我的家世

## 我的家世

章道儒

章道儒現年五十六歲，住湖北省谷城縣，原籍咸寧。前六世祖承奇公，世業紙廠，由咸寧遷至谷城縣，我現在代做零雜生意，兼種田地為生活。

我生于清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戌時，長到光緒十九年，正七歲時，才上學發蒙。那時，我祖父雖雙目失明，而心却不閑，看我如明珠，不願我一時離開他的身旁，我父兄弟三人，父為長房，當時不多理家務，一生情性剛直，不會和睦鄰里，理家務者，惟祖父一人，我同三叔父，上學二年，到光緒二十二年，祖父去世後，三叔父又叫我上學三年，家道日漸衰敗，廿四年閏三月，初四上學，至九月初四日停止書課，因我父另居窮乏，生活無法。我身弱小，父親遠不理家計，現在提筆，回憶到那時的家計，不覺流淚不已，我之能有今日，執筆為文，實非當日所夢得到的。我不能不感謝三一的神，使我如死復生。

在那時鄉人看見我父，如眼中之釘，室內困乏，外人輕侮，惟有我外祖母家，二舅父，亦即我的岳父，稍有照顧，助我作紙工為生。那時我四舅父艾文德公，雖家八十里抵谷賈祇，在城外見一福音堂，他便進去聽講，是內地會開的分堂，文德公

回家道及福音道理如何的好。至廿七年我亦信主，爲此受父母逼迫，族戚侮辱，不許我作禮拜，打我幾次。焚燒聖經，所焚的殘書而今仍在。父親當日說的話：「我要臣死不敢不死，父要子亡不敢不亡。」我用經上的話對待：「凡要保全性命的，必要喪掉性命，愛父母勝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人。」只有在家，勤儉耐勞，不與世俗爲伍，偷空禮拜，學道禱告，時常暗中流淚禱告，想內有逼迫，外有譏謗，生活維艱，只有靠我全能父神，將一切的憂慮交給祂，既有全能的神爲父，還怕誰呢？意志堅決克己自主，對族鄰和睦，不從惡謀，專以提摩太書爲目的。至光緒卅年我完娶二舅父艾公文瑞之次女爲室，我家才得人。神應允我的禱告，叫我父母受感動信主，立時我感到天軍到我家了。至民國二年二老受洗從主，一家四人完全屬主，我甚暢快。那時我作該地教會執事一年，後又任長老三年至五年，冬月接任盛家墟內地會分堂，傳道職務三年。到八年母親去世，又十二年父親去世，均照教會禮儀，無有戚族醜聯一同送殯安葬。當時在羣理料生活，並任該地教會長老之職。那時我已有子女五個，男二女三，均已受洗，一切婚嫁都是照教規施行。在民廿二年又任地方保長之職六年，後因事繁再三辭退。住宅是己手蓋造的，瓦屋樣式與別人不同，窗戶多且有玻璃。

## 我的家世

廿三年五月間，各子另居。長子名嗣忠，次子嗣謙，乃長女之贅婿，三子嗣恕。我夫婦倆人讓小子同居。我內室與我同年，營下職業如舊，現在男孫四人，女孫七人，均在主墓。

本處禮拜掃墓原是艾姓的住宅，民國廿七年同艾青山先生共同建造新禮拜堂。所，當禮拜堂告成後，艾青山在盛家塘堂中，被土匪拉去，死與匪手，至今禮拜天數常到的人之語，教友數目男女大小卅多名，學友十九名，每主日禮拜我主領，倘我不在家亦有別人代領，這是我經過的事略。感謝神恩，以簡若不甚得神恩教養，我怕早就不在人世了，未來的事和我理想的事，求神指導幫助成就；（一）願聖家大小每一個人都能榮耀主；（二）願三三的神佑助中國的偉人蔣委員長夫婦；（三）願聖主領導全國民衆在神的救恩之中勝過日魔，能實行三民主義；（四）願全能慈憐的神佑助田家社多用文字散佈神的救恩，救中華民族，早脫魔網，破除黑暗；（五）願各地一切讀報的父老兄弟姊妹，共同為中華民族祈禱神，叫上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除盡貪官污吏。我因主耶穌教訓我們的禱告說：「願你的國降臨」；這一句話是我深信無疑的，他的國臨到，我們中華民國一定成為新中華，新民族，人人平等，價值自由，萬事皆新。

## 爲國盡義務

金有生

金有生現年四十八歲，生於前清光緒廿年甲午，住湖北鄖縣大花菓園，自祖父來此居住，父與伯父兄弟二人。余自六歲，父親下世，弟才兩歲，母親孀居，既無田產，又無銀錢，賴推豆腐賣麵養活我兄弟二人，並苦攻我們讀書六七年。余自十四歲學生意，學了十個月，就回家料理小雜貨生意，出門辦貨，就是自己肩挑背擔。自幼家中有三間草房，後來又廂了我們大房房子兩間，菜園一段在屋後，民國十八年又置舊房八間，廿年拆了五間，從新修蓋，未曾完工。母親叫我們兄弟二人分居。到了廿一年正月，有河南匪軍王老太由此經過，余全家逃出，家中所有貨物家俱，一概損失淨盡，我弟金有德所分老屋房子被燒，貨物衣物在他外父家寄存，他全家均住外父家中，陡于二月初七夜被本地土匪將各物搶去，將弟戳死，老母憂慮成疾，一病身亡，余夫婦及子逃在鄂城，擺雜貨攤度日，年餘回家，略置微產，使子金德輔在城住聯中學校，現在考住簡師學校，二子德炳八歲住本鄉中心學校。

余自民國十一年，承辦本鄉郵政信櫃，先每封信酬勞五文錢，廿年因鬧土匪辭退未辦，至廿五年韓局長仍叫余承辦，增加酬勞，每封信改爲四厘，每季所得酬勞

## 一個貧苦人的自述

不過兩塊多錢，實在不敷郵差來往煙茶筆墨紙張之費。余有意辭退。惟因抗戰期間，各鄉壯丁若有信件，實在難以交到，余心中不忍，任受虧苦，強負責任，權當爲國盡點義務。怎奈門上現今毫無生意，生活程度日高，各物陡漲數倍，無法維持日用的雜費。抗戰以來，多久有心獻點救國捐，多了無有，少了不中用，真實爲難。但決心如有些須，一定捐獻政府，聊表寸心。

## 一個貧苦人的自述

張得臣

我張得臣是一個貧苦的人，家住湖北鄖縣城內西大街柴家巷門牌二十三號。現年四十五歲。自幼在私塾糊裏糊塗讀了幾年書。真是不幸得很，我的父母都早去世。這時的我，便跑到鄉下去替人做傭工，主東見我忠實可靠，漸漸的也信任了我。就叫我做店員。過了幾年，因爲鄉下匪風甚熾，主人東奔西逃，不能安居，我就跟着辭去店員職務。回到家裏，志願投軍。民國二年，我曾一度參加清剿著匪白狼的戰役，作了長途的旅行。後來我從西北歸來，身邊一錢不名，只得暫時在街頭巷尾充當經紀，介紹兩家買賣，藉取微利。那知竟遭一般人的賤視，名爲「皮膏藥」，政府方面，也就張貼告示，加以干涉。唉！我感到走頭無路，不得不另謀生計。

於是一擔兩筐，販售零星貨物，勞碌終日，不得一飽，這是我四十年來的坎坷命運。至於說到現在呢？那末拿我平素的僱用，和數十年來的經驗，與人共交易，做買賣，頗得本城商界的贊許，每日收入，差堪自給。我的生活，雖比較從前寬裕了許多，然而，我還是一個貧苦的人。

### 三十自述

魏急務

魏急務字先聲，湖北竹山品方村人，生于民國元年，祖籍四川蒲江，明末季亂，移竹山已三百多年了。現在四代同居，親屬傭工二十餘人，是個中等家庭。一世祖金用是個武將，一下五代，吃現成的人，到西臺公，他有六子，子孫蕃衍，分配十農工商，一起九代。

我當兒童的時代，祖父品方，他做總統府國老，那時六十多歲了，才得着我，倍極疼愛。到六歲開始讀書，除了每天讀書遊玩外，還叫我學習待人接物的禮節，並須學洗衣，掃地，做飯等家裏的各種工作。最大的目的，叫我將來能夠吃苦，能夠自立。

三 十 自 述

我到十二歲，父親送我入城，住高等小學堂。那時學堂的先生，盡是前清的貢爺，只有一個師長吳潤民先生留過洋，太好了，玩了三年畢業，害得我一個字都不認識，成了一個睜眼瞎子。

到了十六歲，父親叫我結婚，臥房美觀，妻子艷裝，每天只有吃喝玩樂，一氣到十九年七月間，猛然覺得太無味了，就到襄陽投考五中，未能卒業，回家玩了二年，就幹一個品方保主任，並竹山二區區員兩次，胡混兩年，辭不幹了。我的祖父說：「作事正大，壞人忌恨，作事不正，政府不容，暫時退休再看罷。」

二十六歲時，到湖北省鄉政人員訓練所受訓，時當七七事變發生，教育嚴格，稍得了點成績，回縣後分發區員和主任，就辭了，因我國政治下層方面，不曾澈底改善，我並無才學和德行，當此偉大時代，不能為國盡忠，決不能貽害鄉里，破壞國策。

我今年三十歲了，古人說三十而立，但我還不能自立，為國為家的事情，毫無一點貢獻，真是一個寄生蟲，可恥的東西！平生作事，要不忘祖父紀念堂上遺囑的兩句話：「志欲光前，詩書教子；心存裕後，勤儉持家。」我深信要有恆心去做，一定能達到治家的目的，民富國強，納稅獻金，盡個人的力量，也是救國一份小

工作，在這偉大時代，必當努力邁進，才不愧一個中華國民，才不愧黃帝子孫。

## 傅明齋自傳

余傅姓，字明齋，道號重生，湖北鍾祥縣傅家堡。自幼蒙父母教養，讀書數載，及壯，不幸父母棄世，改業務農，祖遺田產十餘畝，自耕而食。原配妻郭氏，生二男一女尚幼。中年不幸，郭氏身故，家業蕭條，續娶張氏，教養兒女，治豕有方，男婚女嫁，克盡婦道。奈予素迷信，常與人擇日，卜卦，算命，看風水，又吸煙，賭博，受魔鬼捆綁，不能自由，因此屢遭坎坷，遂當塗，移居胡市西村。

胡市早設福音堂，有傳教士，荆門人，陳君，青雲者，善於傳道，苦口宣講真理，蒙聖靈感化，予全家信主。妻張氏，素信佛，亦受感化，歸主後。將一切虛假迷信書本，有象吉、鯨頭、崇正、闢謬、佛門經書，一概焚燒，免貽害後人，深蒙主恩，時常顯現，救予全家脫離黑暗，至今有六年多矣。縱有人毀謗譏笑，予心堅如石，勇往直前，視禍音爲至寶，雖受魔鬼試煉，主的洪恩，不敢一時之疏忽也。

王道隆自傳

## 湖南省

## 王道隆自傳

王道隆號鳳，現年六十四歲，湖南桃源縣高東鄉人。世代清貧，無人讀書。先母生子兄弟姊妹凡六人，先父與先兄及其弟，佃耕傭工，常以兩弓米雜蔬菜芋菜等爲家人度活。

予幼時讀於私塾，數年畢五經，論語中庸註解，皆背誦無訛，每以家貧未獲遠從名師爲憾！十五歲喪母，因負債輟學，先伯父惜之！令訓蒙兼讀，益奮勵。弱冠時考入縣城漳江書院，受業於保靖瞿葵若夫子，學乃日進；適縣令胡公玉山觀風，召全縣士子三千餘人，考試經義，謬蒙首選。未幾，科舉廢，學校興，遂考入本邑高級小學及常德中學校師範肄業，承各教師稱許，人頗聞知。

清光緒三十二年，承硯友覃理鳴（卽今司法院之覃副院長）介充醴陵中師兩校教員，次年任湘鄉中學實業兩校教職；後專任省立工業，省縣立各中小學管理十餘年，繼充區私立各小學教員兼訓育。時予年力甚富，遇事不稍敷衍，當道遂先後委

充發賑暨選學省議員代表各監視員；縣立中學，第三高小學，區立第一小學等校長，第八上學區教育委員。數十年間，雖無可述，而生徒逾萬人。家計以歲得脩金，較前稍裕。凡先父衣食喪葬，與先母超薦墓碑等費，未嘗諉諸昆弟。仲兄棄世後，二姪備食遠方，孀嫂貧病無依，予召集一處，時濟困乏；且追薦外曾祖，外祖妣，分建墓碑，囑後嗣飲水思源，永遠祭掃。

民國二十二年，宗姪德清等，約集各房，譜續譜書，公推予主筆編纂。予竭慮殫精，改正舊譜錯訛，統一聯宗支派，計十月告竣，省費甚鉅；又於炎天親至各房，復行探訪，務徵實錄，曾見二三世祖墳，碑破字糊，換立新碑，費皆自負，皆所以報本也。

惟予自白手成家以來，頻年在外，其能負責辦公，專心纂譜，無內顧之憂者，實賴何氏妻主持家政。回憶三十始娶，貧難謀生！何氏儉樸勤勞，歷盡艱苦，男女婚嫁，均已多年，祇緣負債數次，入不敷出，際茲百物騰貴，益增困苦耳。

論予性行，爽直不欺，重人格，輕名利，對於救世救人之耶教，信仰獨深，而名未列於教會者，以其年負學校教育責任，無暇工作及宣傳也。

民國二十六年，偶於學生家得見田家半月報，戚友輩見其內容含有宗教性質，

## 證 恩 小 傳

多非之。予未之顧也。定閱至今，覺編輯日臻完善，增人知識不少！去年勉任湖南私立漁父中學教導職務兼第六班國文教授，介紹學生及其他定閱者，約近百人；今春雖因久病辭職，然仍力為介紹，蓋以信仰深，則汲引自不容已；况五萬運動，尤宜響應，以期言滿天下，為喚醒民衆挽救國難之一助焉。

民國卅一年六月廿二撰於湖南常德雙溪口。

## 證 恩 小 傳

## 翁 壽 春

我姓翁名壽春，原籍本是廣東翁源縣，自高祖遠和公始遷來湖南寧遠縣大汪里居住，生曾祖仕柏公手足七人，至祖父輩時已弟兄廿餘人，人丁繁生甚速，而家境亦甚富裕，致先祖父之胞兄曾有「員外」之美稱，惜財多禍大，迨余於民國四年六月初三日出世時，已打了幾場人命官司，弄得家道中落，因之先父於民國九年六月初二日往廣西從軍，未幾，即充沈鴻英軍中之排長，旋陞連營長等職。家母偕我於民國八年元節後三日，亦去粵西營中與父同居，翌年仲夏生胞妹桂英於鍾山縣。後民國十二年陸沈（陸榮廷沈鴻英）相爭，桂林圍城四旬，那時我們也在城中，

飽受虛驚，先父因此役受溼寒過甚，致患很厲害的氣痛病，從此請長假奉養至湖南永明縣經商謀生，家母在永明連生五子，現存在的只滿弟壽彭一人。幸貿易如意，頗有盈餘，無奈父病醫藥罔效，而不久染上一「阿荖蓉」之癮，致停止營業，終日吞雲吐霧藉驅病魔，幸家母賢能，代操家務，但「坐吃山空」，不幾年，而家境更形困窘，我生長在此種黑暗家庭中，毫無興趣可言。幸耶穌救了我——在我十五歲正歧路徘徊的當兒，引領我進了神的羊圈，頓增我人生的樂趣及勇往邁進的精神。如由黑暗入了光明，令我終身受益不盡！茲引詩篇（一一六篇八節）的經文，作我經歷的對照，以順序分段地寫出主救我的始末來，藉充自傳，敬獻於田家讀者諸君之前：

一、救我命免死亡 上面已說過主救了我的靈性生命，但過不久，肉身患了惡性瘡疾，幾類於死，親友等皆謗以信耶穌所獲得的刑罰，甚至連父母亦逼我反教向偶像膜拜求饒。幸主加我信心，堅決反對斯舉，并詳解迷信之不可信。蒙諸教會同道常來代禱慰問，并介紹服了許多「奎寧」方漸痊愈，脫離了死亡的恐怖，然病未斷根，已轉為慢性瘡疾（月發一二次不等），纏綿數年不愈，致身體日趨羸弱，荒廢了許多學業，迄今思之，猶甚悵悵！及我到了十七歲半的時候，眼見家况愈

### 耶穌救我的證恩小傳

## 耶穌救我的證恩小傳

下。有感於衷，遂自動輟學，考入永明縣政府充書記，以減輕家中負擔。（時民國二年春）月薪二十番，除伙食費外，悉數充作家需，彼時宗主兄弟，怕我人格墮落，咸勸獻身與主。我也見諸同寅花天酒地，嫖賭妄為，懼為所誘，亦不願久留衙署中，故亦決志加入教會工作，但為父母所反對——因我體質極弱，遠離膝下，恐無人看顧，及薪水反較少故也（傳道每月只十二元），然我志向已決，不為所阻，竟毅然決然於民國廿二年秋（時年方滿十八歲），應主呼召，往廣西興安縣試作傳道聖工，常川鄉間佈道，呼吸新鮮空氣，親炙牧師教誨，培養心靈，致不數月而身體已強壯復原，精神亦愉快多矣。

二·救我眼免流淚 我初出茅廬傳道，為的是勸人信主得救，但想到本身父母仍在黑暗中，不禁眼淚奪眶而出，朝夕勤為祈禱，并常修書回家奉勸爹媽信道，信實聽求的主，果不數月已感化我的爺娘妹弟全家歸主矣，過了兩年（民國廿四年春），我被調到湖南道縣傳道，距離永明只七十華里，致被父母疏迫而與幼定的結髮妻結了婚，始悉她有點神經病，但未已成舟，追悔莫及，惟有憂鬱五內，暗自傷感而已！未幾我因戒雅片舊病復發不治，於民國廿五年仲春，蒙主召返樂園，一家五口（母，妹，弟，妻，我）的重担，移由我負，而區區微薪，何能奉養？

人夢寐。幾欲自盡！民國廿六年孟冬，妻復夭亡，遺下甫滿八月之襁褓男嬰。怎不令人肝腸寸斷！民國廿七年蒲節祖父又壽終正寢，繼之胞妹解退婚約，民國廿八年仲冬，因缺乏內助，諸感不便，又告續絃，以及妹弟連年求學費，因種種不幸而需款的慘事，連年接踵而來，凡人豈能忍受而不悲極痛極？幸「神恩足用」，仍能安渡種種難關，救我眼淚，免了長流！

三、救我腳免跌倒 上面已說到我在環境惡劣的機關中作事，蒙主選召我改作工的職工，免了品格的跌倒，近年來因抗戰軍興，消耗太大，致米珠薪桂，生活維艱，而魔鬼引誘人的詭計，更層出迭見。如親戚們的勸我改業經商；（因其中有許多人發了國難財）如朋友們的介紹我另幹薪水較多的軍政界事……；幸靠主的能力，勝了種種試探，使我回憶已往數年的重重難關，均能履險如夷的平安過去，難道全能的天父，不能繼續地幫助我渡過目前暫時物質困難麼？況「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使我信心油然而增，仍能站立得穩。願憑着信心過生活，繼續努力宣傳消弭戰爭的和平救人福音，以促天國快實現——不為世界的名利所誘惑而跌倒！

讚美主！感謝主！祇在卑微的我身上顯出祂的慈愛救恩廣大無邊！——拯救我

### 證 恩 小 傳

## 我怎樣在高中畢業的？

的家庭由黑暗進入光明；拯救我的身靈在危險中免了死亡；在憂愁痛苦中安慰了我，擦抹了我的眼淚；在物質困難中幫助了我，使我免了缺乏；更在惡魔的網羅中救我免了跌倒，願與諸君共勉，一同專誠事主，以度過這末世苦海的風波，冀延登彼岸，進入天城，作諸喜悅的聖潔兒女們！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八日燈下寫成

## 我怎樣在高中畢業的？

李景麟

我偶然在一位朋友家裏看見了一本田家半月報，因為這報在以前我已經聽見聽過，是以服務為中心的報，所以我就在一刻之中，把這本報從頭至尾連啓事都一齊看了，覺得很是名符其實，所以在金錢十分拮据之中，弄來了一元法幣，定了一年，從八卷九期直到現在，每期我都是不遺一字的看完，因而我知道了編輯先生的服務精神，早從耶穌學來的，因此而信仰耶穌了，我想我的很多困苦，耶穌一定能解決，並且還能使我將來去解決別人的困苦，現在請先生恕我唐突，聽一聽我是怎樣在高中畢了業的。

民國廿三年的上期，在本縣縣立小學畢業，以後我不願那時天旱得顆粒無收和素來不寬裕的家道，硬要去升中學。這是我母親的恩惠，她在外家（外婆家）借了十幾元叫我到長沙去考中學。我想考進好學校，定能使父母有一時的歡喜，所以就投考明德和嶽雲兩校，均僥倖取錄了。因為明德費用太貴，所以就進嶽雲，入校的第二期就受到了免費的待遇，但所免的只是十多元的學費，其他如膳費等還是全靠自己的賣報及父母的掙扎而來。初中結束了，爲着智識慾，又想升高中，但爲了急於職業問題的解決，所以決定了投考私立楚工和省立高工，因為楚工在名譽及實際兩方面均較高工好，於是進了楚工，其費用除初中二位先生助一部分外，餘由我投稿而來，因爲這時，我家裏又多添了兩人（一是我妻一是我姪），再也沒有能力來顧及我了。這樣的過了一學期，可說結果很好，但不幸的事件，就在一年二期時發生了，那是由於我無限制的使用腦力而來。

本來在初中的三年級起，我就感到除校當局規定的自修時間外，還應自己另找時間自習，白天在數理很注重的嶽雲，是沒有時間來給我做別的事情的，所以便在夜間去打主意。定了晚十二時到上午二時爲我自習的時間，地點當然只能在路燈底下。雖在寒冬暑夏都沒有間斷過，進楚工後這項工作還是繼續。不料在楚工的功課

我怎樣在高中畢業的？

## 我怎樣在高中畢業的？

，使我在夜間自習時發生疲倦，關懷我的老師，都極注意我的疲倦，但不知是爲的什麼心理。很不願意承接他們的好意，所以就在廿七年的上期，得到了惡報——生病，害的是惡性瘧疾，後轉傷寒，校當局一時無法措施，便電招我父兄把我接回了家，到了家裏，因爲無錢和好醫生稀少的緣故，所以病了三四個月才好，記得病痊時，正是本省第四屆學生集訓開始報名，我跑到南岳報了名。在隊中受訓了十多天，終於爲我的身體不行免訓了，雖經我苦苦的要求，但是沒有發生效力，所以我又降級了，因爲沒有銜接的班次，一降就是一年，這時我在時間經濟上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而萌了離校的思想。打定找職業的主意。正好這時有一個職幹團在常德招生，其中待遇還好，並且受訓時間也還短，所以考進了，但這是病體不行，入團沒有二月就病了，也是團部電招我父兄接回家去醫治，這一病幾乎死了，直到廿八年五月才能自由行步。七月省立常德中校招生，我便插入了高中普通科二年二期，其費用，除學費全免外，餘由投稿而來，雖然畢了業，可是身上的病沒有除去，真使我的好友良師對我灰心。去年的統考雖想去投考，但經費實是無由而來了，且身體太不行，所以沒有去，除了教書之外，沒有身體能夠勝任的職業。且我說話辯不能達意，便決計不去誤人家子弟，雖說沒有職業，我是很想在上業界貢獻一點的。

微力。但學工業的學校是沒有不要錢的，這使我這窮小子無由達到目的了。

湖南沅江李景韓謹上，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 我怎樣信的教？

張 靈 生

人生最關重要的，莫過於靈性生活，現在田家報是我的好朋友，給我的新知識甚多，我雖住在魔鬼轟炸之下，心靈上還是半安快樂。日日都要讀書看報習字，因此，我十分高興的來寫我的自傳。

我名張靈生，年三十一，湖南祁陽人，家中務農，父母生我兄弟姊妹五人，我排行第五，四歲時母親亡了，由父兄姊教養，七歲進了書房，唸三字經，接連三年，十一歲做了牧童，過着牧童的生活。這時候，我受了環境的影響，因為左鄰右舍，男女老幼，都是摸牌度日，我於不知不覺之間與之同流合污了。我還記得，一日，輸欠別人三百文錢，此人拿去我的一把砍柴刀，作為抵償，家兄知道了，就帶打我，甚是厲害。那時我年不滿十二歲，此時怒氣猛發，手持斧子，將左掌二指砍去，節，血流滿地，昏倒多時，不省人事，此後我便戒除摸牌。

我 怎 樣 信 的 教 ？

## 我的半生

民國十四年，我省各縣遭旱，因廣西年豐，跟着姊丈到桂林，學習織布，本年十月間，家中來信，促我回家娶親，於次年古正月，十六日，結婚。我結婚一事，是遵照舊禮，兄長替我辦理一切結婚禮物。民國十九年，赴零陵民生工廠做工，工暇之時，就到本市的循道公會，張牧師茂森的家裏去玩，他就介紹我看基督教單張，他又對我講解道理，因此我就信主親主了。民國二十四年，平江的賴牧師逸休，來邗傳道，正需要一個工人，我便樂意充當，目的為要多明白道理，賴氏乃介紹我讀田家報，我就做了此報的讀者，業已四載了。報中給我的益處，是筆墨難以形容的；我祇得在神裏，祝謝編者先生們。我於前年（即二十八年）五月間，進了邗陽稅務局做事，新舊三年了，在局充當公丁，稅警，查驗員等職，現在是幹查驗員，閱報得知徵求讀者自傳，特將我的舊時生活，與怎樣信教，都說明了，惟願神，作我時常的領導者，使我能為他多作見證，引人歸向主，榮耀神。

## 我的半生

## 伍岳樑

我姓伍名岳樑，洗日更名守恩，年齡三十五歲，生在湖南澧縣，小地名伍家隘。歐族公山出石膏，專開鑛已有二十六年，銷行盛于每年春季，以為撒田壓撈之

用。祖父信奉多神，世代務農，至父母時代，均以俗家信佛。母親幼時就厭葷好生，出閣後依然不變，父因母的原故，也就信了佛。父母對於佛教虔誠，為人忠厚老實，省衣節食，以利人為念。民國元年移居湖北公安，至民十五年又遷回原籍。父親逝于民十七年，母親終于二十年，父母一生在佛道上，始終至死未變。父母生我兄弟有四，兄名岳孝，以縫紉為業，在青年時上門入贅，妻陳氏，後來愛情逐漸漸變，成了不良的婦人，後來就不甚和睦，兄為嫂所氣忿，在民十三年自投入伍，在王天培軍長部下為七兵，從入伍後，常有豪信，至民十五年，在東光縣來了信書，直到今日杳無消息，不知生死存亡。嫂在兄前只生一女，業已完配數載。陳氏久已墮落，概已同她斷絕往來。

其次即樑因父母係佛教門徒，迷信難免，所以生樑，聽命理之言，說樑難長成人，故此把樑從三歲時，就出繼服內叔父為嗣。叔父子女艱難，一世未生，嗣祖生子有三，家產豐裕，有三百五十畝之額，宗數與我祖父同樣，中醫為職業，就在住家設一區區藥店，為人正直，秉公好義。這雙方祖父母，樑均未親見，至嗣父時代，分受祖業五十畝，繼續祖醫，續樞藥商，移居路旁，嗣祖父母和嗣父母，均嗜煙洋煙，並開小煙館。祖業在民三年由父售盡，未留寸土，藥商停售，嗣父以醫營生

## 我的半生

爲人謙和，醫病救世，人人欽佩。

樑的幼年，未受父母多大教育，因爲把我看得很重。六歲時，就把我送到私塾裏受教，直到十四五歲才止，未得良師，不過在學讀了幾年死書，未得絲毫學識，有不明的時候，也不敢問，根本我的資質，生得很蠢，又很愚拙，也不會思想，發揮什麼意思，又無四兩氣力，生來就好靜，不會同別人爭罵，所以常受同伴的輕視。後又停學落屋，嗣父母也未教我什麼職業，只有疼我，我自反想，雖受暫時的自在，怕以後成爲一個失業的流氓，所以立刻發生求業的意思，就在家中瞞着嗣父母，逃到公安生父母家中，一則看望父母，二則希望父母爲我找個學業的商店。當天嗣父母見我從早出外至晚未回，所以萬分着急，不知我往那裏去了，只得隨時請親朋鄰友到處尋找，附近掘坑無不尋到，未見我的尸身，到次早派人赴公安，至我生父母家中，才知形跡，因我出繼後，與生父母斷絕來往，因此常時難過，況且母親爲我做鞋，一則託人探望，二則給鞋賜我，但那時對於父母還沒有認識，故此我逃到父母家裏，才認得生父母，哥哥和弟弟們，在父母家裏玩了十天之久，父親就把我送回，隨時由親房伯父作保，在嗣父母面前磕頭賠禮，認私逃之罪，嗣父問我私逃的原因，我就把求業的事，述說了一遍，嗣父聽畢饒赦了，到了民國十三年，嗣

父荐我到鹽井，倪萬發藥店內學習丹丸散製法，藥店的老人看我祖父的行業情面，對於我很是優待，沒有作徒弟的地方使用。這主人家的兩代主母，都是信佛教，吃二六九的日齋，再從陰曆臘月二十四日至明年正月初九日止，也是禁葷吃素。不詳那年我的生母，租到主人的後屋居住，所以在主人店中，常有佛教先生來往不絕。我在那時也喜看屬佛教一類的書，如十二圓覺，仙姑傳述，顯師書等等，看了以後對於父母的恩惠和好生的德性，在心中難免不受激刺，所以在那時好像有了一個信宗教意思的起點，就在那時，對於佛教的先生們發了求知的開端，所以佛教先生甚獲喜悅，但所求所問和他們所答的，不能使我心服，我有點半信半疑，直到民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夜晚，在夢中見有一位白鬚老人，對我說只能活到八年，後與佛徒談談，他們答說是土地神默示，使我好趁早定志信佛，我又不得不揣摩，反復思想，對於今生信佛，不易做到，幸而那時好像有位

真神上帝，指示我尋找一個自由的宗教，遇拜神時，不用香燭紙帛和各樣祭物，無論到親屬和朋友家裏，用飯時，葷素菜蔬，隨吃無阻，或隔幾天一敬拜，或和有權柄和德性豐富的父老兄弟，自動宣傳，指導世上一切青年行事爲人，責惡激善，這是我從無意中有一個念頭，我把這個感想說與佛徒們，說沒有此事，我只有把這

## 我的半生

感想常懷在心。

敝地有個風俗，有人每年秋收後，相約成羣，同赴五雷山，朝拜劉長生祖師。我在此年，也就自動入夥，誠心起程，敬香報本，求菩薩默佑，使我嗣父母能長壽得福，再則希菩薩見我燒香敬孝，也延日增壽。民十九年我就離工歸家與父母妻氏團聚，復開中藥小商店。這年秋收後又有伴邀我去第二次，不料這年臘月初九日，嗣父患傷寒逝世，我也就隨時定規，禁葷守喪三年，報本孝齋，不料未到五七，有人毀謗厭惡，自己也覺着不方便，禁到五七就悔了。附近有位中醫，是嗣父好友，我就接請族朋，居間介紹，拜那醫士爲師，從此求教，不料求教之時並不指導，還是憑我自己所念過的舊書，或是有人單請了我，師就不很喜歡，好像是爲利益忌恨的模樣，就是嗣師出診，只有替師做擺管馬的僕人一樣，跟在馬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真是得不到絲毫益處，或則我替人診了病，遇着與師談論脈象和病的根源，用藥處方的加減，心中希師指示，有時敬問求知，不料師無論好夕決不回答。我的學識自覺淺薄，醫書的奧妙不能透測，怕誤人的病症，誤人的性命，故此我在業醫方面，漸漸灰心。藥商生意也很單薄，家中還是私售洋煙，因我嗣母的洋煙癮疾，還未戒除，有時也同鄰近士紳們消遣摸牌，藉此也助一點家用。再則妻江氏，暗中

是喜好洋煙，有時裝病，嗣母暗我給她煙吸，有時暗中偷吃，後來也成了大癮。民念年農曆八月間，忽有一位福音堂先生名叫田尉的在鄉佈道分書，路過門前，在此休息，當時有許多人喜歡聽，我也在內，隨時買了幾本福音書，這位田尉先生不易常見，多半居屬常德範圍，那天當晚即讀那書，從此才初入福音的門，漸漸細聽道理，有疑問的地方，先生們所解答的，均能服我的心，把一切難解的念頭，都打破了。在民十八年所啓的意念，全得着了，真如主說：「尋找就尋見」。自知福音以後，每次買東西，常挨到禮拜那天，下八里彭市代買，以便去聽道，故此漸漸對福音有了深知，信了基督教，對於罪惡，和不良的行爲，逐日依照真理修改，希成純潔。這樣過了兩年，才得受洗，歸入基督，嗣母以我信仰基督，不遵祖訓，視爲不孝罪人。

嗣母常常要我在基督道上退步，但我蒙天父的保佑，未懼艱難；再則對於妻的爱情，沒有什麼戀慕難捨，所以妻江氏，因嗣母的溺愛，洋煙成了大癮，無罪不犯，我無法可施，只得求主靈感，救江如救樑，有時善勸，有時刑責，總不回頭，我又把家移居彭市，遷往教會對門。彭市本街有許多女同道，希江聽道受感，間接託人相勸，同走一路，不料兩隔壁均是洋煙館，如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 我的半生

學好難，學壞易，跟這江氏設了千般良法，總是無效。所以我在氣忿當中，把藥商頂售，照樣搬回鄉關居住，任妻去行，我到外邊遊動營生。至民念四年農曆二月初五日夜晚，嗣母請族人主持試我，似耶穌所受的一樣厲害。耶穌是得勝之首，那夜我也蒙火賜下聖靈的力量，勝過了諸般試探。那夜嗣母和妻憑着親族鄰友反調，留媳江氏，實行判斷了解。我從那夜歸宗，完全赤手空拳，賴天父賜我藥業手藝，出外到公安黃金堤營生，那裏無一位同道。第二年，遷來了兩家熱心的同道，屬行道會，一家名程策福，一名陳志才，現任執事，全家老小共有一十四口，每註日早晚有聚會禮拜，我也常到，並以此二家認爲自己的父老，程陳待我，亦熱愛無僞。在此地足滿了六年，共得四百元薪資，除了用費外，還能剩有百餘元，我本預定由四月間開始，藉這百餘元之成本，設一本品膏藥店，兼售普通西藥而營生，不知如何，賴神的安排，過這信心屬靈的生活，再則我無有子女，難免沒有憂慮，但暫離妻後，決不再娶，假使娶了，真是違反聖經，罪上加罪；不過有些同道，爲我孤單，無不懷慮。至我本人，並未動心，還是希望江氏悔改，常常也是爲她禱告。盼後或能團聚，妻若死了，我或有再娶之意。不料江氏過了幾年，對我無有來往，至今還是嗜好洋煙，和苟合不良的行爲，聽說去年在人家生了一個男孩，所以我也不再

希望江氏回頭。人的肉體是軟弱的，前年到去年，有人介紹婚姻，我也鬆口應允了一點，並切親自也看了幾處，結果無有成就。這時，我蒙了父的啓示，使我恢復在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間的志向，堅守獨身到底。不料後來又有人談講婚事，賴靈方拒絕未受，因我如此自立生意，不受限制，獲薪不限額數，禮拜不受限制。根本我的知識和智慧，都無能作救人的工夫，只希神祝福我的生意獲利，慶日有餘，或能捐輸，或者遇於無錢的朋友，可在我的小店免價檢藥，得點肉身疾病上的幫助，這豈不是神使我爲人當盡的一點本分嗎。

第一胞弟名岳節，職業縫紉，品行從俗，不很端莊，無宗教觀念，也是出繼本族服外，生有一子。不料去年九歲死了，夫婦二人，也是不睦，各行己路。至今數載，斷絕往來，與我已五年未通信息，我常探問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第二胞弟名岳義，宋成完婚就死了。從頭至尾，這是我一生的實際，對於家庭，兄弟，妻氏，兒女，真是我爲人一生的羞恥，而最悲傷的，是我五服之內，待我去世後，統統絕嗣了。

我的半生

——元月五日寫於主人店中——

一個孤哀平凡的人

## 一個孤哀平凡的人

雙 德 軒

我是生於一個交通梗塞，文化落伍的窮鄉小縣裏。地方不景氣，到處都呈現着凋敝與墮落。最怵目驚心的，就是民情的怠惰，與道德的低落，及一般有閒階級的閒逸嬌佚，處處都表現了地方的衰敗。這些不良的現象，難道說都是人生的天性與自然的趨勢嗎？不是，這都是社會的不良，國家的衰弱所致。

我的家庭，是個深富封建色彩之家，我生不逢辰，生來就是個八字孤苦的命。說來酸鼻，因為我家受着經濟的桎梏，陷於無產階級。父親不幸早死，母親爲着兒小女幼的拖累及生活逼迫，辛酸苦幹，吃盡了苦中之苦，一生爲兒女和生活勞碌，從沒有過個一天清閒日子，那時我不過十一二歲，生成一個不成才的壞子，一味地祇知道好玩，安知家裏是過着什麼日子，又加以我的一個德高慈愛的祖父，補我遺常，更嬌養的不像樣。他老人家有三個兒子，二個女兒，已經出嫁，大兒在做事，一個在經商，我父是最小的一個，不幸已經死了。他們都是早年分家，自謀衣食，因爲祖父的環境不好，沒有多少財產可分。

那時，我雖然受着經濟的壓迫，家庭貧乏，但得到祖父母極垂愛，並沒有和

般的窮苦兒一樣墮落，還得在小學校讀書。後來更承大伯父的矜憐，恐我在本地受不到好教育的培養，又將我接到他做事的地方（鳳凰）讀書，那裏雖然比我地繁榮，但是封建思想的色彩，比之老家却是過之而無不及。我爲順着當時環境及地方輿情之故，便由「大狗叫，小狗跳」的學校，一躍而進入「子曰學而時習之」的私塾，渾渾噩噩，過了幾年懵懂光陰。伯父又將我送到沅陵朝中課讀，開始我脫離親人，而走上人地生疏，獨自在外求學之路，雖不免有隻身異鄉之感，久之也就成爲自然。A. B. C. D. 讀了二年，值卅四師無綫電隊在鳳招生，大伯欲促成我爲一個技術人才，來電召往投考，我祇得唯命是從，輟讀離校，進了電界，由學生生涯而轉入軍事生活。說也慚愧，因爲自己的學程不及，很難領會到電機的全豹，終於失望的把光陰拋過了，而竟學無所得。不過，此時自身的飯碗問題，得以解決，不要再煩擾家中。濫竽數年，不料痛愛我的祖父，此時一病不起，駕鶴仙去，噩耗傳來，痛不欲生，愛我如祖父，也再無第二人，於是請假奔喪，聊盡孫職，到家觸棺思人，不禁肝腸片碎，俟靈柩安葬完畢後，不敢久曠職責，仍返歸工作。

荏苒半年，忽奉家中命返里完婚。我妻乃道地阿木林，四德毫無，素爲我所不滿，思想，行爲，感情，更一無是處，但是受着舊禮教的束縛，離而不果，無可奈

### 一個孤哀平凡的人

## 一個孤哀平凡的人

何，祇好就環境而遷就。但是我精神上的痛苦，實非可言喻！不久我也就丟去工作，過了一期蕩子生活，受着社會不以友朋之引誘，縱於牌酒，就於秦樓，漆深的薰染了墮落的習氣。這一近朱亦，近墨黑」的二句成語，到我身受其惠，方知確實不備。後來終於爲生活的驅迫，又走上謀生之途，投身於「旅軍中電台工作，愆忽經年，隨軍於閩浙贛皖等省邊區剿匪，僕僕征塵，不覺勞人，肉感工作枯索，不感興味，便又轉赴京都，擬進中央軍校，無如去時，考期已過，無路請纓，祇得悵悵歸來，待兔守株。不料太上忘情，此時我含辛茹苦的母親，竟爲子操勞過度致疾，撒手歸天，遺使孤兒弱女，失掉慈依。我們向家庭，亦因母死，經濟陷於崩潰情形，無可如何，弟妹感得去依傍祖母度日，祖孫相依，還算好過，并且祖母亦痛憐我弟妹逾常，愛我尤勝，但我一顆枯澀的心靈，終爲勞苦的母親毫無代價的死去，前不能奮興復燃，脆弱的心靈，亦因茲深深的受到創傷，精神亦不似從前之活躍，離伏日久，環墳步步逼來，不能容我貪戀家園，祇好又上征途，作他鄉乞食之人，但茫茫大地，前途無垠，蕩蕩乾坤，何處容我安身？好像世界雖廣，終無我立足之地，到處都是在撞釘碰壁，在這流浪乞食無門的過客中的我，真夢想不到偌大的國土，竟不能容這渺小一粒之我，得個安身之處！更可憐，還有非我後塵，而不如我

之失業羣衆，受着衣食之驅迫，啼飢號寒，更爲目不忍睹。但我祇有一個空表同情的心，憐已憐人，實事上終等無用，但一般資產階級及達官顯貴的老爺們，紙迷金醉，花天酒地，正對這啼寒號飢的勞苦羣衆，成了個反比，「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人類的的不平等，太也懸殊了！國父爲勞苦的羣衆，四十年的革命奮鬥創造民生主義，現仍然沒見諸實行，勞苦的大衆仍過着貧苦牛馬的生活，思之心痛！

我衝筆寫了這些無補時艱的空頭話，但自己還是在泥人過河自身難保當中，真也有些杞人憂天了。我在失業的流浪中，正感徬徨，適聞新一旅奉編成軍，我爲着謀飯碗而免枵腹計，是不得不一效毛遂自荐，幸而未作閉門之客，卽荷昇任通訊責任，枵腹之虞，得告解除。光陰荏苒，歲月不居，爲人作嫁，不覺又是一個年頭，但是袖內乾坤，仍然清風明月，沒有什麼善狀可述。俟後隊伍奉編成師，調駐湘北，防守陣地，不幸以操勞稍過，忽患咯血重症，纏綿經年，醫藥無效，真是一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偏遇打頭風，「其命之苦，也就可算至矣盡矣！那知不盡其然，此時領導我們的祖母竟又忽地撒手仙去，遽使孤兒弱女，失了蔭衣，雖然我已爲人作嫁幾年，得點代價，可是爲這不可到我貧兒身上來的富貴病，花的精光，要不是得着伯父們的矜憐，我的姊妹，此時可就不堪設想了。現在幸而我的弟弟，已由親

### 一個孤哀平凡的人

## 一個孤哀李凡的人

苦奮鬥中找到了出路。一個死灰無望復燃之崩潰家庭，似覺透了一線生機。或者我家以後還有振興之望，惟看我弟之努力如何耳。不幸的我，帶病工作，深感無力支撐之苦，然欲辭去，又無家可歸，那裏是歸宿？不辭，恐貽誤我機，事關重大。午夜徬徨，進退不是，老天對我未免太殘酷了！終以病體不能勝任，無可如何，而卸了仔肩，隻身流浪，無處棲身，祇得寄居於一個荒零中的鄉裏，過了幾月萍梗生涯，每自孤燈獨對，落月塵樑時，憶念到飄零萍寄，受到萬惡金錢的壓迫，不樂好漢氣粗，精神毫無，情不欲生，偶作成一點不成文的詩話，略抒心中苦情，茲錄於下：

(一) 感病中漂零僻鄉孤處，病裏飄零，蕭蕭的秋風，撩燃了苦悶的煤火，引起我客裏的鄉心。嘆我這不幸的人生，自從病魔纏上身後，已知命運之神，逼我踏上悲慘的途徑。帶病工作，爲的是家道蕭條，無處依存，四壁寂沉，新愁舊恨，一一湧上心頭。嗟！我這不幸的人生，似破舟一葉，在那無邊的大海浮沉！

(二) 感家道墮落不如前，一回首處一心酸。痛哭畢生徒有淚，我誰無哉報祖先。豈草不幸將摧折，那堪重閣又升天，客裏更憐諸姊妹，不常相見夢魂牽。

這二首詩，實不像詩，因爲我不是詩人，不會作詩，大家別當詩看，祇作是識

飄零中的寫真罷了。

當此失業無家可歸，病裏飄零的我，想大家在沒有見到我的下文當中，爲我表同情的人，定必以我在這淒涼的飄零過客中，不知何以收場，而爲我捏把汗，我得先調撥筆來，向大家謝謝關懷。我這時已得到了伯父們的拯救，促我還鄉依養，久客乍歸，進門滄桑之感，深深的增進了我的傷心與悲傷，世態炎涼，更見到人心蜀道的可畏，我此時也祇得如小鳥號寒，抱定了得過且過，不作乞憐兒像，把這半文不置的奴隸命，安排着永久的收場了。

我這廿年的不幸人生，那知天不絕無路之人，我的一個姑母知我病裏歸來，特地前來看我，一見慰勉相加，問暖問寒，求醫問藥，臨貼備至，一顆不復幸望生還之死心，似如垂楊之沾甘露，漆黑前途，稍覺透現一絲光明，萬死之身，如得復生，則生我者父母，活我者伯父姑母也。我當自愛身體，以冀圖報於異日，更希以我不幸之身，効命於國土，犧牲戰場，不致病死牀上，以負此生。我今除善養身體而外，又得到田家半月報作我的良友，不但我的學問不會因茲病中退步，而更增進了知識不少，它是我精神上的唯一食糧，病中知己的導師，我決本着花邊而顯示我處世偉大之道，作一個有爲的青年，我要從農村樹起我的新貴家庭，使大家都能從農

一個孤長平凡的人

## 我的 小傳

材中得到生計。走上用家快樂生活之路，將鄉村封建軛，根本除去，不使絲毫滋毒存在，把我這一支粗笨不通的蠶桿，揮動起來，為一般被壓迫的羣衆，發點不平之鳴，除暴攻奸的工作。前者是我的不恤一盼的平凡前塵影事，後者為我理想中的企圖。是否能夠實現，當留待以後事實的證明了。

寫於湖南古丈縣兵房——

## 我的 小傳

張漢屏

現在我是湖南江華縣屬東部的一個地區的村民，現稱為安慶鄉第四保中心點，住的一個鄉村，原名大柳屯，同時，也是個物質十分落後的鄉村，尤其文化水準最低，加之社會風氣不良，而我生長在這貧苦農村裏，怎樣能夠造就良好的學問，得到新知識，但現下我年齡已到二十五歲了，因此虛度過那無數的寶貴光陰，一般事業，大都因無力振作，絲毫不能發展，真是抱愧已極，十一歲時，才開始入村立小學讀書，陸續讀了五個年頭，直到十五歲止，那時所讀的書，都是古老的書支。如

「三字經」，「千字文」，……新的正常教育，如國語，常識，公民，算術……各教科等，還不十分注重，所以勉強糊塗的讀了幾年，一點沒有成績，往往還要退步。到了十六歲，放下了書本，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後因生活關係，隨從父親在家幫助工作，以致求學的機會，完全失掉。

到民國二十六年春，才會有一位忠實年幼的良友，著名之導師：「田家半月報」。當會見之後，就欣然地捧讀個大概，深知其中內容頗豐富，材料很充足。實為挽救莊戶同胞的寶筏，於是多方努力徵求親友，合訂一年，讀了幾個月，學問漸漸地才有相當進步，而不幸七七事變發生，爲了日寇的侵略，報社遷移，因此我有很久的時間沒有見到「田家」的面了。

去年春間，又重新訂閱田家，實在得到了無限的好處。但是我感到「田家」不僅內容豐富，宣傳破除迷信，迎神賽會等事，尤爲積極，至於信仰一層，自我遠祖以來，世代相傳的宗教，是禱香敬神，崇拜偶像，而目下此種舊俗，各村仍然盛行，吾輩雖有信仰基督的心願，但因種種關係，未能正式加入教會，這是極可惜的。我是一個知識淺陋的農家子弟，生活困苦，經濟窘迫，又加生產有限，在一年當中，除了空暇讀「田家」之外，天天是勞力耕種，今後只有格外再努力，期能爲

## 我的一點感想

個人，爲社會，爲國家有點貢獻

## 我的一點感想

朱明春

我是湖南人，今已二十六歲，生於民國四年。在孩童時，家庭即甚貧苦，蒙雙親吃苦撫育，送我入私塾讀了幾句書。在兒童時代，對於古書與義，絲毫不能瞭解，僅會死唸，這還猶可，而生活上之苦却難以形容，時逢乙丑與辛未兩年，天災爲患，我地大荒，同學們都帶着美好食物爲午餐，惟我獨不然，不但沒有午餐，連每日正當的早晚兩餐也是糙米，內兼草根。每於年節時，同學均送給先生上好禮品，我家却無何禮物相送，因此得不着先生的厚待。一次與別人同讀一樣書，彼得到詳細解釋，對我却一字不提，言念及此，不勝感慨。

不久輟學，即從事縫業，自謀生活，在學徒期間真是苦不堪言，一直到今，仍多困苦，但可幸的，始終不因困苦而灰心喪志，反因受苦，所得教益甚多，古語云：「憂患中寓無限利益」，相反的就是：「安樂內含異常禍患」。此言給我極大的

鼓勵，更是我以親臨其境，故敢武斷地說一句：苦難是成功的寶訣。卽如我若家境富裕，決不會學習技藝，既無生產技能，則現在生活必感窘迫。諸君莫以爲我這是窮苦無聊的自慰，我所以提敘苦，就是因爲我從它學的教訓不少，如我家不貧苦，我就不向外面奔馳，在眼界上，社交上，及專業上，均不能有今日的進步，人情世故也無從窺聞，是以雖世途多艱，心却得益無比。人莫惟福是求，而忽視「福自苦生」之原則。

余飽嘗苦的滋味，深受苦的造就，倘自幼度富豪生活，則至今必浪漫不可收拾，（自然也有例外）我之所以如此誇讚苦的好處，更是深得對基督的信仰，基督一生本救人宗旨，自高天降臨人間，受盡人生痛苦，與罪惡鬥爭，終能以十字架的苦，勝過魔權，遣人類以博愛，犧牲，服務等精神，且給予信者，超然能力，使其不爲罪惡所勝，作正義入道之砥柱。欲世界和平，非每個人心皆基督化不可。耶穌所倡的克己愛人，是和平的根基，是要信者以大無畏而無我的精神應付在物事變。基督的精神在任何情勢下都是相宜的，尤能避免勢資衝突，今日各種社會問題，大多由勢資問題所演變，欲解決此種問題，非接受耶穌主義不可，諸君如不棄一試，方知我言之不謬。

我的一點感想

我的一點感想

人皆有所好，我素性好學。自幼及長，幾乎無一日間斷讀書。雖事務百忙，亦必撥閒觀閱一次，因嗜著聲報，常在光線不足處，致患眼病，目力受損，幾乎視物全失，經服醫藥治，始復原狀，並囑我不可在光線不足處看小字書報，現在雖沒有那樣用功，可是還是手不釋卷，大有廢寢忘食之概，此非自誇，乃天性使然。其後二老逝世，親族皆藉迷信阻攔，如燒紙超度，及風水日期，均使我不得自由處理，雖以善言勸告，然終不能去或見，動輒即責我爲大逆不道，却又不論指出我有若何過失。因家貧寡助，無力與之週旋，只得隨彼等任意誣害，祇有一聽憑主怒。自己願與彼等和睦，決不思圖報復，並求天父可憐這些罪人則幸矣。有一件事值得提及的，就是以往看勞工爲不潔，並且對處境不滿，如今却以勞工爲光榮，凡事卑以自守，仿效他人之優點長處，以求改進。

民國三十年春季寫於

湖南臨澧縣市農村。

# 山西省

## 武清林自傳

上帝眷顧了他的兒女——

(一)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悔改。」（使徒行傳十七章三十節）

丁酉年（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的那天，我開始進入了苦海世界，生在一個多神教的家庭，漸漸的長大了一點，就跟着父母學會了燒香、磕頭、拜假神的事情。

(二)

「凡勞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武清林自傳

武清林自傳

當我七歲時，曾入過義學讀書，因所唸的「人之初」，對我不能發生興趣（不憶其意），前唸後忘，因此就成了一個可憐失學的兒童了。正在這時，愛我的慈母，不幸生了癆病瘡症，一切家務不能操作，而叔父親呢，整天的躺臥在牀，吸食大煙，不理生產，從那時起，苦難的重担一天一天的增加在我的肩頭上。這個黑暗暗的惡劣環境壓在了我的身上。噯，可憐的我，真是苦阿！

（三）

「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詩篇二十七篇十節）

當我十歲時，親愛的慈母病故去世，而我父親因受大煙癮的逼迫，在家無聊，不久就離家出外遠遊去了，將我撇在我叔父的家裏，這時孤孤單單的我，每天過着愁苦生活，有時眼淚汪汪，心中難過，萬分傷心，這樣，終日憂傷的過了四年。

（四）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馬十章九節）

十五歲時，我父從外歸來，領我離開老家洪洞，走到大寧縣，在一位信徒的家，中住了數天，店主人很熱心，常常苦口勸人敬拜真神，信靠耶穌，釘十字架流血救

贖罪人的要道，那時聖靈感動了我的心，就立刻認罪悔改，相信了救主，我的重担耶穌給我卸掉了，那時我愛傷的心靈才得着了無限的快樂和平安，在這個時期一面學習道理，邊聽邊問，一面在鄉村跟着父親學手藝，編籃箕簸籬爲業。

## (五)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羅馬六章三至十一節）

十八歲的八月間，在大聚會時，受洗歸入基督耶穌聖名之下，以後蒙教會的一位執事領我到鄉村學習，爲主作證，由此蒙主改變了我的生命，使我成爲一個非常快樂的人。

## (六)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衆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摩太前書四章十五節）

十九歲時，思想前進的心最高，一心要上學讀書，可是經濟壓迫下的我，怎能如願以償呢？只好祈禱主的聖名，懇求施恩，我深信萬事都在主手，祂一定爲我成全。過不多時，教會的李執事對我說，西教士喜歡你來幫忙，不知你願意麼？於

## 武清林自傳

是我想了一想，這樣或有讀書的機會，隨即應允。從此一面爲人做飯，一面得空學道讀書，自然有些人樂意教我，特別的是男學校的陳先生教我筆算，四書，羅馬拼音字等，這樣半工半讀的苦幹有二年工夫，衆人都看出我有了長進。

## (七)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爲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使徒行傳十八章三節）

但我到了二十一歲，心裏生了麻煩，覺着光伺候人有甚麼意思呢？想到自己的前途，沒有長進，所以定意辭工，這時西教士不准，也不讓走。但我去志已決，就再三告辭，才讓我離開廚房工作。以後同我父親住在鄉村，仍然作起籛箕藤籬的舊生涯來，有時趁機作救恩的見證。

## (八)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貴重的，有作卑賤的，人若自潔，腳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爲聖潔，合乎主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二章廿至廿一節）

二十二歲的八月間，蒙教會的中西職分人提攜，願送我入洪洞縣的基督教道學

院受造就，二年畢業，一生為主活着（他們對我說），我祈禱了主，靠着救主耶穌。定好了意志，到了開學的日期，我就歡歡喜喜的回到家洪洞入學上課，至於校內一切費用，都是由於每天為校內作一點鐘的工而相抵，我蒙神這麼大的恩典，不敢忽略，天天歡歡喜喜的上課作工，不知不覺的完了二年課程，得到優等文憑，快樂樂樂，回到大寧本會服務。

（九）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九章三十七至卅八節）

當我二十五歲的十月廿五的那天，我和本會張秀梅女士成了親，過了十多天，臨縣挪威內地會的胡牧師給大寧西教士來信，叫我去到那邊幫忙，開荒佈道。（那時正是公理會和他們爭傳道地盤，）我立刻前往，同他們在太原西北數縣為靈道作證，數年後又回到晉公會範圍內作工，在鄉村佈道七年，而在這一段期間所受的逼迫，患難，困苦，試煉等，都靠着愛我為我捨命的救主一一的勝過了。

（十）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利比四章十三節）

## 武清林自傳

三十二歲時，忽然有個意思到心中，就是因在鄉村時常見到許多受痛苦的病人，沒有良醫來解除他們的痛苦，於是想要明白一點醫學常識，去幫助一般病人，減輕他們的苦楚，但是自己的歲數稍大了一點，不知道行不行，祈禱主求祂加給力量作成這件救人工作，以後冒險的走了二百四十里路，到了平陽府，基督教內地會的善勝醫院見了侯院長，談到我來的心意（要學醫），能不能插入副理班學醫，想不到蒙院長慨然應允，許我學醫。雖然如了我的心願，非常快樂，但過了兩天，和副理生一塊兒上課，對於院長醫師所講的話簡直不懂，甚麼細菌學啦，解剖學啦，藥物學啦，還有甚麼 a b c d 呢，真是難萬分，因為自己漢文沒有底子，英文不懂，只得忍耐着努力苦學了四年。

## (十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以賽亞六十一章一節）

我三十五歲要離開醫院時，因為各方的感情，院長及他的太太和親愛的同事們都捨不得我離開醫院，就是現在想起來還有些難離難分之情，但是愛我的主，仍然

引導我回到大寧，服務使我得救的母會，一面在鄉村傳揚神的救恩，一面療治受痛苦的病人。至廿七秋季大聚會時，受了三一神的恩膏，擔任了本會長老的聖職，近幾年來辦理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幫助救亡工作。現在崇着永遠活着的真神，凡事以榮神救人為目的，愿主內兄姐妹多為代禱，阿們。

## 我的傳記

白學誠

黃河左岸，呂梁山右，那裏有豐富的煤礦，和美麗的山河，這裏就是我的故鄉的所在。

我家本是一個大家庭，廿七八口人，都以農業為生，後因發生旱災而分家，當時我方七歲，終日就隨着父親到地工作：檢草，拾柴，管水道澆田，（在北方有用轆轤攪水灌田的方法，管水道都用小孩，老漢或女人）。

但我的父母是很願教我識幾個字，將來好不至于受別人的騙，於是在冬季就教我入本村小學。

我是不孝順一個孩子，——自從父母教我入校以後，我覺着讀書比在地裏工作

## 我的傳記

當服得多，既不受烈日的照射，又不費過度的努力，所以就再不喜歡到田中幫忙又親工作！但父母是愛兒女的，他們看見我愛讀書，於是母親就代我到田中工作。這樣，我就整年也能讀書了，但每逢看見爸爸和媽媽臉上的汗，就有點難受！

十歲時，父母爲的希望我將來不再繼續他們的苦生活，於是把我送到離家十五里路的破口鎮，入了一個織毛巾的舖子。破口是鹹水和黃河的會流點，因爲這是俄出世以來第一次上大街去，所以覺得非常熱鬧。

父母只希望我將來能學一套小手工業技術，如織毛巾等，就好了。

但是初進舖子的小夥計，是比當新媳婦還難的多！那裏還用你講自由平等！我覺着這種態度真苦人壞透了。

我到這個舖子後，掌櫃的叫我每天給他倒小便桶，掃地，蟲被褥等，當時我很盡力工作，到了吃飯的時候，我照例在最後吃。

經理人後來教我學紡線了，指頭上的肉，被無情的線拉開了許多紅縫，但老是學不會，於是開始挨罵了！掌櫃的也不喜歡了！

一天一天的下去，我是忍不住這虐待了！於是偷跑回家，再不願入商界了！十二歲時，我因見洋學堂（本地土語，其實就是高小學校）的學生非常好，

所以也要求父母送我入洋學堂讀書，每天要求着！一天爸爸說：「傻孩子，你比人家有錢的嗎？你能和人家一樣嗎？……」媽媽又說：「你不好好住舖子，是命中該受苦，好好種地吧！……」這時，我失望極了，終日愁苦不樂！後來我想了一個法子，就在一天晚飯後乘涼休息時，我對父母說：「河岸駐防隊伍的排長叫我跟他當個小兵，我很喜歡！……」大半做父母的最怕孩子去當兵，所以就大訓一頓，叫我不要和他們再接近。這時我就加緊了我的要求，說：「如果不叫我跟排長去，我一定要入洋學堂讀書。」

爲難了父母！終於允許借債讓我去入洋學堂。這一計的成功，使我在高小學校念了一年半。

唉！還有半年，因爲經濟的壓迫，父母無論如何不能允許我再讀書了！

但我仍不願種田。在十四歲的春天，偷偷地和朋友參加了游擊隊，東奔西跑，過炮火下的生活。不幸的很！三個月，就返家養病了。

不久病愈，就想自己賺錢的法子，以供給再讀半年的學費，成一個高小畢業生，再待良機。於是在十四歲的夏初，獨自跑到離家三百里地方的永和，給人家當雇工去了。

## 我的傳記

## 我的傳記

放牛·牧羊·担水·送糞·鋤地·砍柴·無一不做。每天工錢一毛伍，兩月以後，已夠九元了！不幸的很！久不受善的身體，又出毛病，於是又返里了。

當然的，我自己也知道，這時父母又有一頓嚴訓：「不幫自家忙，偏要給人家當雇工，真下賤東西！……」我心中一點不敢反抗。只是暗想：若在家中幫忙，是否能賺下這九元錢作學費？但終沒有敢說明。

十五歲的春天，縣政府適有招考鄉小學教員受訓的消息，我就報名預備去瞎碰。沒眼的人天招應，真算幸福。我竟被錄取。

給我們上課的先生當中，恰巧有我從前的一位老師劉光保先生，他給我解決了很多困難，三禮拜受訓完後，他派我到離破口二里多路的一個小村莊教書，一面又教我到破校讀書（他是破校校長）。這一來，那九元工錢和教書賺的每月十元錢，就能使我畢業了。

真怪！這自給自足的計劃和畢業的目的雖然成功了，然人心終是沒足！回到家又幻想升中學了。於是升學問題又整日在腦子裏上下起伏。

這時大炮機關槍的聲音，日夜響得不停，爲了防備漢奸，村裏人輪流放哨，一天輪上我了，當夕陽時候，有三個不認識的人，都穿着制服，兩個年青些，一個老

些，他們問這個村莊能住嗎？我問口令。查問他們那裏來的？做甚的？往那裏去？他們說：「我們是中央派來救濟難童的人，你不要疑惑。於是拿出路條和證件，讓我看，我才把他們引進村中一所好屋子讓他們住下。晚飯後，我們談話，當然免不了請他們解決我的問題。我真十二萬分的幸福了！這乃是我的救星，同時也是無數沒辦法窮苦兒童的救星。他姓王，於是我向王先生報名了。這天晚上，高興的我走不能走，站不能站。等到我和父母商量時，他們又不忍讓我遠走，後來我說明，爲自己的前途和恐怕被敵人俘擄去的理由，他們也允許了。

第三天我送王先生等到破鎮上去，風起雲湧，不幾天，已集聚到三百餘沒出路的小朋友。某一天，每人帶着一條單被和飯包，大家開始動身了，但走的特別慢！因爲有五六歲的小朋友，還須大朋友招護着。

我們往南走，必須經過我的家。父母早在那裏等着，彼此只說了幾句話，只有父母看着我，我看看父母，都像有千言萬語說不出來。

我咬着牙，含着淚，轉着身快快離開，因爲站在一塊太難過了。

可惡的大炮仍是響着，領導我們的王先生恐怕敵人趕來，於是叫趕點路程，抵渡口，過黃河，從此櫛風沐雨，跋山涉水至綏德。

## 我的傳記

巧得很！這裏有三輛軍用汽車，正要往西安去。經王先生的交涉，我們坐上了汽車，風馳電掣，一點也不想家，只是盡量欣賞沿途的好景。

過延安洛川等城，一禮拜的工夫，已到西安了，這是歷史上的名地故都。我們好似到了極樂世界。這時，我看見了前途的一線曙光。

樂極生悲，正在快樂之時，出了一種謠言，說是：要逼我們給資本家做工……因此，有的小朋友害怕，就亂跑起來。因為發生這種情形，後來就從西安孤兒院移居興平基督教會。住三月餘，又到郿縣太白廟。這廟中荆棘叢生，門窗破爛，牆壁傾倒，真非人住之地；而太白山麓的豺狼尤多。這時是九月天氣，單衣薄被，肉體實在支持不住。但我們每人每月的一切費用，只有九元，沒說衣服教育辦不到，就是吃飯也成問題。於是教養院叫我們白天分隊建築，分隊砍柴。晚上衣服堆在一起，幾個人裸體睡在一塊，與那瞪眼的神像為伴。在五更天時，還抖縮成團。在這種情況下，赤足的小朋友，喊着爸爸！媽媽！

這實在不是我們院長的過錯！因為大洋都被一位貪污的先生扣住了。

辛苦慈悲的王先生，到處卑躬募捐！受了五六禮拜的罪，就給我們發棉花，有

針線，自己縫衣服，被子。怪的很！向來沒有捉過針線的小朋友，在這時候，不管好歹總算縫成了，當然不能好看。

俗話說：「窮使人家聰」，真不錯！環境使我們的確得了不少的經驗智識。

王先生對於我們的前途很擔心，他給孔院長打電報，並費其他種種麻煩手續，介紹我們來銘賢學校讀書。

不久銘校李老師已至廬院，挑選了五十多個升學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過了年，到三月十五日，天氣和暖，百花齊放，由吃苦耐勞的李老師領導着，離別母院，步行四十多天，爬山越嶺，渡江過川，一路上遊山玩景，好似故意的曩途旅行一般，不覺來到了天府之國，到了這有太陽的樂園。

我想：這樂園能使我盡量的求學，不像從前那樣。所以我認為這裏就是我準備恢復故土，報效國家的根據地。

三十年，四月五日晚，白學誠寫于金堂銘賢。

## 自我介紹的片斷

曹新

自我介紹的片斷

## 自我介紹的片斷

早有意把我的事蹟寫成一篇文章，惜因筆墨的不善，以及本身不健全，未敢執筆；今蒙友人之囑，不得不來露露真面，所以大胆地來寫出我的生活片段，也許有人會罵我「不自量的」。不管文字怎樣的壞，我以為無關緊要，因我的意思並不在舞筆弄墨，不過要與諸君作一個座談而已。

我姓曹名新字子章，於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在山西大寧閻家坪村，家父是一個忠實的老農，宗教信仰尤稱熱心，不幸早年逝世，這也算我太命薄了。

當我父親去世的那一年，我只有六歲，長兄僅有十三，家中的悲苦情景，使我這枝秃筆所能形容的。幸有慈母的哺養，始得活命。我的面貌極魯笨，又因家嚴逝世，更顯得有了幾分呆氣，甚至避免和人說話。因此人家都呼我「癡癡」。其實我的心並未真的那麼癡吧，不過環境惡劣罷了。

## 一、不能忘的一件事

最教我不能忘的一件事，是我的叔父，他因自己乏子，願將我繼承於他，並請人說合寫據，當即易名承遠，應允撫養，成婚，永遠爲子。誰知他眼光短淺，只顧目前，不顧將來。

大約是七歲吧，嫡母一病死去，叔父從此過飄蕩生活，那時我因村長的強迫，入本村小學讀書，每月需納十餘斤麵供給先生，叔父因此變了心意，視我爲害虫。記得一天上午，先生因我未納米麵，痛斥一番，我含淚歸家，告知家母，母親和顏與叔商談，不幸碰了釘子，從此叔父便把字據交還，不認爲伊子，不得已只好母親用自己的血汗，來供我上學，寫到這裏，我的眼淚不禁流了出來。

## 一、十三歲的時候

十三歲的時候，我仍在本村上學，不知什麼鬼的壞心計，叫本族的一個名喚××的惡豪，藉故欺侮小孩，把我們三個學生打了一頓。那時我因受不慣這頑固人的壓迫，便飛也似的逃了，過了一個月，惡豪的兒子才從親戚門中把我尋見。

那時，我因受了人的這種壓迫，便相信一個缺乏奮鬥性的人，絕不會在社會上站得住。所以不回家，一面幫忙親戚做一些瑣事，一面溫習功課，準備升入高小。這年的秋季，我考入縣立高小，我的心中是如何的快樂？記得應完試驗，剛交上卷的時候，聽了校長錄取的吩咐，連饅頭也吃不下去，回家去取鋪蓋捲。

學校有些同學們貪玩，但我那敢和人家一樣呢？老實說，我的零花錢全是姐姐

## 自我介紹的片斷

## 自我介紹的片斷

們的針線弄來的。初入高小的半年，我的功課很作難，最爲難的是算術，因在本村小學的時候，先生還是趙錢孫李的那套把戲，什麼 $3+4=7$ ， $4+8=12$ ，沒有教過，在那一學期，我的算術老不及格，因此感到灰心，停學的思潮，不住的往上湧，正在這時，忽而讀到王冕，及許多志士的傳記，大受感動，便鼓起精神埋頭苦幹，在第二學期的致試榜上，我的名字，進了二十八步，這才穩固了我的讀書意志。

## 三、牧羊生活

十六歲的那年我讀完了小學，校長勸我升入中學，我也因爲嘗着讀書滋味，急着要想升學，可是因了家境貧寒，無力供給，以致未能如願。

一天家兄由外歸來，顯着得意的樣子，說：「三弟我已爲你找下事了。」我真要喜得跳起來，母親却笑了笑說：「傻孩子，別高興，哥哥教你放羊呢。」這又使我失望了。

翌日我領羊去上坡吃草。連羊蹄也尋不着，有時山羊跑進人家禾田吃禾苗，綿羊打死也不動，氣得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三日的晚上，我帶病趕羊回來，母親把我罵了個死，她以爲我是想偷懶，却不曉得這次病禍，幾乎把命丟了。在病中的我

，只覺得幹着許多閒事，惹得家人哭笑都不是。

#### 四、作小學教員

次年縣府委我作小學教員，那時我一面教書，一面唸書，希望還有升學的機會。我最愛讀文學書，每當深夜之際，萬籟俱寂，我獨自在讀文章，倍覺親切有味。如此苦讀了三年，依舊沒有如願。

一九三五年，我因為讀了一點教會書籍，對宗教發生興味，在先我以為宗教不過是勸勉人不作惡的一套把戲吧。母親常常禮拜，我總想阻止她，回憶起來，我這個壞虫真算胆大，竟敢反對神！我和宗教發生關係，並沒有經過什麼人的勸勉，是因為受了一種外來的打擊，似乎不有點宗教知識。

#### 五、研究道理

一次我去禮拜堂看熱鬧（在我教書的村莊），恰巧那天領禮拜的人，因事來來，教會執事請我主領，老實說我連馬太福音還沒有唸過呢。我為了一點虛榮心的驅

#### 自我介紹的片斷

## 自我介紹的片斷

使，勉強唸了幾節聖經，很覺掃興。從此才開始讀經。初讀的時候，好像感不到什麼興味，慢慢地才嘗着滋味。我認爲聖經真是一本修養靈性的寶書，這年的秋季，我便入了洪洞聖經學院。在這裏遇見一位愛好文學的同學，他常常給報館寫文章，因此不但使我愛讀文學書，並且引起我的寫作興味。第一次給報館寫文章的時候，我出了一身冷汗，這樣地幹了二年，不知不覺使我和書報結了不解之緣。正如國父所說：「我一天不讀書，好像沒有吃飯一般。」我雖不敢說有他老先生那麼大的志氣，但是我確知書報是精神的食糧，須臾不可離的。因此我便把零星錢節省下，作爲訂報購書使用，有時鼓着勇氣，給報館寫一點東西，覺着很有趣。

一九三七年秋季，我担任永和教會傳道員，除了佈道以外，我還是繼續讀書，有時寫篇演稿寄給報館，代替傳道。每逢在報上看到什麼書報，就寫信設法訂購。

## 六、燕爾新婚

此年臘月，因了朋友的介紹，和對方的所求，和馬姓女結婚。（那時我已二十二歲）我的婚姻大典極簡單，也極貧窮，說句笑話，那時我只有十七元錢，十廢長

袍短裙，脂粉香油，見都沒有；什麼吹手輪快，全沒有用。只像開會似的彼此行了個鞠躬禮，便算結了婚。在一般鄉人看來，好像譏笑什麼不體面，可是我倆却覺得心滿意足。

一九三九年，我奉命調回大寧服務，擔任小學教職。我現在仍在文山小學教書，覺着更需要新書報，好找一些教學資料。

### 七、結識「田家」

一個熱天的下午，我正在思索着什麼似的，忽有友人啓門而入，拿着幾份刊物，我一向愛刊物，即忙奪過來閱讀，原來是田家半月報。連應酬也不管，一口氣唸完一本，很覺興奮。立即寫信訂閱，並介紹親朋，我已把田家介紹了三四十份。有農民，有教員，還有傳道員，在可能範圍中，我願人人有這麼一份刊物，它是平民的良好朋友，是人人應讀的東西。在這裏我不便細細的說它的好處，諸君可想像我是如何的愛慕它啊！

### 八、就此結束

自我介紹的片斷

自我介紹的片斷

在我的自傳裏，再沒有可寫的了。因為我的年齡尚幼稚，經驗太缺乏，沒有什麼資料。這篇東西，不能算是傳記吧。現在才是我求學的開始，我願每日有書報看，我願天天有進步。

一九四一年元旦節于石城

王良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慾縛。私慾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是學，學此樂。

——見明儒王良遺集——

## 甘肅省

## 劉桐山自傳

## 劉桐山

我原名劉映淮，因「淮」字人多誤寫爲「准」字或「誰」字，故更名劉桐山。今年三十歲，祖籍甘肅榆中縣人，現寓居城西三里之興隆鄉。祖父帶兵陣亡於前清同治年間甘省回亂之時，遺留家嚴僅七齡，隨祖母逃荒數載，至光緒年始漸漸平定。家嚴長至十二歲初入學，因家貧，僅讀書一年半，即停讀務農，維持生活，至十四歲有戚友攜引入公門後，以吏員進身。治家有度，生我弟兄四人，至前年家父年及七旬有六而辭世，一生最好佛事，新舊約全書看過好幾遍，至臨終始應允爲他祈禱，惜未得顯明飯主。

余係行三，大兄由新疆去俄國貿易一次，返里後以躬耕自務；二兄初停讀後，自己做營業的生意未成，亦以務農守命而已；四弟最小，由省立高級工校畢業後，授課於本縣第一高小校中。近年來舍弟約同縣中黨教各界人士創辦興中實業社，以

## 劉桐山自傳

製肥皂，線蠟及化妝用品等物，以應社會之需要。伊從幼小稱我飯主，十分熱心，惜現在接近社會，遠離主道。全家合計有三十餘人，現已分炊居住。以上係全家庭概略情況。

余自七歲入私塾讀書，六年後被公家強迫入官學讀書四年，十五歲時按照舊式家庭規則結婚，由父母主持而成。那時因年紀幼小之故不知道什麼叫作感情。我自幼又是一個最愛道教的人。在榆中城西距離十五里，有兩座名山相聯着，東山名叫新龍山，現改爲興隆山；西山稱之爲棲雲山，中間有河水常流。山上松柏蒼翠，林木茂盛，廟宇又多，風景幽美。現在汽車路由甘肅省會蘭州直通山中，有蘭州農校新由關遷移於此山，每至夏季，中西人士來此山遊玩避暑者甚多，從前汽車道路未通時較爲安靜。余十六歲時就有厭惡塵世之心。斯時該山中有一丁老先生在山中避閑養老，我那時求家父遣我到丁老先生處受課，即蒙允許。其實是心在求道學仙，入山可一舉而兩便。自我上山後，日間課讀詩書，早晚向神佛燒香叩首，撞鐘擊鼓，研究經典，以度歲月，因我住的是三教洞，樓閣上供奉的係儒釋道的三教主，正適合我的心意，整整居住了一年，飽受了清靜安樂的幸福歲月。我這種舉動被丁老先生看破後，即對家父述明，家父恐我走入歧途，即令我下山赴省城作事，我不

得已返命赴蘭州，在警察廳總務科作事半年餘，覺得真無意味。厭世的主意更深，隨後經友人介紹入蘭州福音醫院學醫，並在號房掛號及守電話室之工作，未半年，蒙主恩召即飯主的名下作了祂的僕人。自從得真道以後，纔知過去錯誤。幸我從前研究過佛道之原理，現在歸主後，對人作證時能分辨真假。

不幸半年後，我母得病而辭世，只得返家奔喪，正在悲痛思母之時，又得我的醫院院長更調之消息，因新舊院長在前意見不合，所有工作人員及學生均更換一新，所以我也就在家中閑居，那年是民國十一年冬季。於十一月間請神召會總會監督新普送牧師來榆中，有同道數家聯合聚一聯合大會，聚會畢即建立神召會於榆中。舉周國俊先生爲長老兼傳道，於次年五月間總會聚常年大會於岷州，我亦曾出席參加，此次之大聚會中，在議事會中議決開辦一真理學校，以造就傳道人才，於是我們本邑孫學愛先生，去入真理學校研究聖經，那時我十八歲，學讀二年後，至十四年正月間，不幸先妻忽然病故，又使我受一大挫折，真所謂幼年喪母，中年喪妻，不幸已極！榆中去岷州約五百里之遙，開學誤課一月有餘，所以無心再繼續學習聖經了，存中止之意，幸本校校長陳偉德牧師及各教職員關心我和孫君二人，常爲我二人祈禱，來函安慰並催赴岷就學，於開課一月後我二人始起程赴岷就學，至校

## 劉樹山自傳

之日，教員及同學爲我二人開歡迎會，大有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意味，並且所考之各門功課，均留待我二人補習後一同考試，因此我二人得安慰極深。

是年五月開聚大會時，新普送牧師由北平起身返甘主持大會會務。那時男女真理學生均屆畢業之期，並發給各生證書，我亦忝在畢業學生之列。畢業後經親友及同學的介紹，與老師孟耀如牧師之姪女孟菊芳女士（同畢業於女真理學校）結婚。那時，奉主的差遣及總會的委派，赴隴右一帶担任傳道工作，至十五年甘肅政變後，秋季總會又成立秦隴佈道隊及新輯佈道團，又派我管理秦隴佈道隊，赴各地爲主作工。自從甘省政變以後，數年之間各地遍滿匪患，道途阻險，來去常遇大股土匪，均蒙主護佑未受其阻害，因而愈明白真道及主恩，心中無限的快樂，不爲險阻而停止主工。十六年在定西開堂傳道，至十八年甘肅大荒旱，災遍全省，草根樹皮吃盡，以後餓死人民大半，流離孩童無數，那時新普送牧師發動慈心，向歐美各地募捐捐款，在岷州設立貧兒院，教養無依無食之男女貧苦兒童。因災區太大，孩童太多，岷州地點不敷分配需用，又在宕昌設立分院，於十九年我去與孟養吾先生管理該分院之事務，二三年後因天時好轉，貧兒亦多長大成人，手工也多半學成，慢慢的將各長大貧兒分散，自食其力。二十一年派我返故鄉榆中主持本地之會務，從那

時起，在黨中我做蘇莊農生活，將會堂完全自立了，有孫學愛君開工進行會務，原先為長老兼傳道的周國俊去入安息日會，故此我和孫先生同心為主，自立工作，直至於今。孫先生以醫術維持生計，我於二十四年，同孟佩菴先生赴上海江灣路林肯坊華洋汽車學校，學工業半年餘，以備汽車工業學校畢業後，可以維持自立的生計。於暑假時赴青島襟弟處避暑，襟弟夫婦均勸我不可入汽車行的途徑，因汽車司機十之八九生活浪漫，恐將為所染。故此我於學期後返回榆中，至今一面服務主工，一面務農維持生活，如今物價高昂萬分，真有點心中不安，但信主能助我，決一身為主不為名利所動。

寫於甘肅榆中縣神召會福音堂

三月十五日

## 我的自傳

劉永生

傳記人劉永生，年五十歲，甘肅榆中縣屬條城街人，兄弟四人，八歲時父母

我的自傳

我怎樣作了基督徒？

見背，賴祖父母康健，扶育教養，讀書未就，而服務商場，後充當靖遠縣北灣河務工程局的司事，後停工在家務農，旋充靖遠縣司法廳的書記官，二十六年充辦邇本村兵站長。我以不才，有忝祖德，奔走數年，依然故我。

曾祖以舉人而大挑知縣，歷任湖北各縣知事，為人至廉潔，今稱為劉清天。

祖上歷來，以詩讀為本。我原配羅氏，淑慎溫恭，惜年不永，甫四十去世，所生子女無成，繼配何氏，貞靜端方，連生數胎，俱未成人，現扶養一螟蛉子。我兄弟自祖父去世後，即各分居。現在國難臨頭，生活程度，已達極點，煤炭尤為缺乏，較食糧有過之無不及，無法維持，特邀集二三同志，創辦青城生產紡織社，我兼管理，為提倡國貨，挽回利權，努力生產暢銷，幫助抗戰勝利。

我在主裏不過數年，因了老師高舜卿先生的勸導，悔改信主，二十七年領洗。從前條城地方只守舊道德，信主者無一人，我以畏人毀謗，抵抗力薄弱，不敢說去，今則堅決的打倒迷信，悔罪認主。我兄弟等人丁單薄，惟祈主大發慈悲，早賜嬰孩，使將來為主所用。

我怎樣作了基督徒？

高 易 明

余甘肅榆中縣條城街內地曾在主裏的信徒高易明，現年五十八歲。幼年略讀詩書，弱冠後在商場混迹多年，娶妻乃氏，性情淑善，信主尤誠，妻年亦五十八。余年四十歲，居家務農，薄田數畝，因生活問題，思慮過度，次年秋後患痢疾，五六日後，大便全是下血，從此病勢日增，服藥十數斤，仍不見效，奄奄八年之久。民國十三年來一位傳道牧師在街裏傳道，送與我小子新約福音五本，我即翻閱，因痛日甚，眼目無光，非對陽光不能視清，至本年底，聖經連看有四五遍，主的真理總不閉口，然我愛主之心極熱，前患之病遂知不覺已退，那時我就感謝主，尋常對人傳說，為主作見證。到民國三十七年，請遠外國牧師何得仁來條城講道，余即悔改認主，同時以次入教者男女二十餘名，其後陸續增加數十人，每道至臨聖節節以財力不足，會所遂得成立，即在我的舍下禮拜，我妻子每逢禮拜時，呼喚打掃院籬，不憚勞苦，而招呼兄弟姊妹並鄰道之人，迎迓送用真如一家親，神氣象，我們所居的僻鄉，素來夏旱而秋又受凍，全無收成，今年至今猶未降臨，一般窮民，無不困苦，咄咄連天，流離顛沛者不少。逢此奇災，我們在主的人，總不妄想，只有聽憑主旨而已，請各地同道時常在主台前為我們代禱。

我怎樣作了基督徒。

## 我的小史

## 我的小史

李蔭棣

余甘肅肅州縣青城人。年四十六歲。娶妻金氏。同年夫婦。感情至好。三歲喪母。父親繼祖父爲師。家道小康。讀書數載。依父度日。不思衣食之艱難。故犯驕矜嗜好。不意於民國十八年父親去世。兼之連年荒旱。家中生活無法維持。讀書。作商。務農。幹公。我卻做過。一事未成。惟有滿肚憂愁。二十七年春。卽赴省醫院戒煙。戒煙後得了全身的疾病。因有高舜卿老師介紹我入福音內地會。每日虔誠禱告。未過二月疾病全愈。彼時熱心信主。但於聖經却毫無研究。去歲定閱田家禱。將其中記載與聖經對照。才覺越嘗越有味。憂愁變爲快樂。筆下難以述明。真知賜平安的幸有安排。我卽心中許願。終身爲主作工。但不知主應許不應許。望乞爾道代我禱告。使我能作主工。此生大願足矣。

## 山東省

## 我的自傳

孫芹芙

察哈爾省是什麼樣的情形呢？現在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了，雖然我是出生在那個地方的。在我們記憶中，所能找到的最初的印象，是山東濟南——驛使人永遠忘不掉的。

那時大約是因為父親把在察哈爾省的官職失去了，便全家移到濟南去住。山東是父親的故鄉，住在濟南當然有很多的方便。家裏除去了父親，母親以外，還有一個姐姐，這個姐姐却不甚母親生下來的，原來是父親的第一個夫人——自然也是我的母親——生下來的。父親自從娶了我的母親以後，便和家裏的母親分家了，不動產歸家裏的母親，嗣產歸了父親和外面的母親，我們便離開了原籍——山東單縣，到外面去另創江山。

家裏的母親僅僅給父親生下了三個女兒，我的母親只生育了我自己，便停止了。所以我就是父親唯一的男孩子，就只爲了這一點點，而把父親所有的愛憐，全都

我的自傳

我  
自  
稿

贏到我自己身上來了。而且我確實還有被父親特別愛憐的原因，那就是當我才學會說話不久以後，便認識很多字了。教我認字的最初是我的姐姐，第一次教我讀的記得是一首詩，好像是什麼「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講起來順口，半晌的功夫就背誦得爛熟，兩三天的時間就可以自己默寫了。父親驚訝的不得了，便親自教我讀三字經，千字文，爾雅，有時讀得厭了，便賞些糖菓獎勵我。

那時父親和幾個他的朋友，正在進行一件秘密活動，每天晚上屋子裏都聚了一羣人，談論得都是很深的事情，但有時也說些很有趣的，如：自己冒險的經歷，突奇的遭遇，或是和探捕巡兵的鬥智，都是驚心動魄的使人聽了神往。每次我都是睜大了眼睛，傾神貫性的靜聽，一些人都笑話我說：「看呀！這孩子在這兒學本事，哪裏有時有不明瞭的地方，便向父親發一些荒誕的問題，感謝父親，每次都是那樣耐煩的講解給我聽，他從來沒有把我當作小孩子，所以時常對我說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每一個談論的結局，他都要說幾句與這結局有關的話來教誡我。這有一次我們兩個人到鄉間去散步，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黑沉沉的甚麼都看不見，我怕的很利害，時常扭回頭去看後面，越看越害怕，幾乎哭出來。父親便說：「孩子：我告

訴你，當一個人走黑暗的路子時，絕對不能回頭，不能猶疑，否則便不容你走完，就要栽跟頭了。但當你走光明平坦的路子時，倒要時時留心呢！孩子：不光走路時要如此，將來在社會上作事時也要這樣的呀！」

年齡大起來了，父親到外面去謀事，我便被送到學校裏去了，同班的孩子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紀，但是他們懂得什麼呢？成天價一羣野牛一樣似的，東竄西跳。他們所願知道的，我早就知道了，我所願知道的，他們聽都不願聽。有時老師們很奇特的追問我說：「你發的這個問題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嗎？」或是感嘆的說：「這件事不該叫你這樣大的小孩子知道呀！」於是小大人的外號硬加到我頭上來了。但是小大人一天比一天驕傲，一天比一天的頑皮，弄到沒有一個人不痛心疾首了。這裏我應該說一說我的母親，要不是母親，我不曉得要變成怎樣一個勇敢，殘忍，冷酷，陰險的傢伙呢！母親是個大胖子，眼睛很小，黑眼珠更小，看人都是拿白眼珠看的。當她到世上來的時候，大約上帝忘記把同情心賜給她了，所以她打人的時候，是那樣的凶惡，每天我都在她叱罵中過生活，她都是這樣威嚇我的：「小東西！你要再說一句話，我就用針把你的嘴縫起來！」或是老實不客氣的擊頭一巴掌，一星期中起碼三天被她罰跪，只要她說一聲「跪下！」我就像觸了電一樣快速

我的自傳

的跳下，這一刻，而且富於同情心。有幾年，我把我磨練得像一隻獵犬一樣，一些大的朋友，哭起來，我對着他們一點不吝氣。我對他們頂發辣的姿態，用母親對於世上的事情，感覺太厭倦了吧？當我從中學一年級升到二年級的時候，用了少數的資本，去跑帶賭生意，無暇顧及我，我便回到我的原籍單縣，去依靠父親的第一位家人——我家裏的母親，過生活去了。

這一位母親，是略識幾個字的鄉下婦人，平時很少說話，當我作了錯事時，她只用悲哀的無可奈何的眼光看我幾眼，早晨比我起得早，晚上比我睡得遲，若我有什麼需要的東西，還等不到我開口去討，便早給我預備的妥妥當當了。我病的時候，她會犧牲自己的睡眠來服侍我，替我落淚，這偉大的慈母的淚，若是叫一個科學家去分解開來看，不過是少數的食鹽和水而已，都知道裏面還含着頂崇高頂輝煌的母親之愛呢？我再不願離開她了，我什麼都可犧牲，只是不能丟掉她老人家。

這時蘆溝橋的炮聲響了，這砲聲掀起了山高的巨浪，這巨浪聲打着中國每一個偏僻的角落，我就在這樣的擊打中，含着酸辛眼淚，拜別了慈母，隨着山東的流亡的團體，遷到安全的後方來，穿過了河南，湖北，陝西，直到了四川。

四川雖是天府之國，錦繡之邦，但它的風土氣候，却使我們這一羣失了家的流亡的孩子有吃不消的地方。瘧疾，痢疾，先是後後的侵擾着我，我都是遵從了父親的意思，在黑暗的路途中，不回頭，不猶疑，結果都被我克服了。却想不到最後還有一個致命的打擊——關節炎。我幾乎翻不過身來了！當醫生告訴我，我的右腿已再沒有什麼希望了的時候，呀！完了，我怎麼去見我白髮的母親呢？怎麼對得起奔跑勞碌的父親呢？死吧！讓我快快的死吧！社會沒有一件事可以使得我留戀了。

在這個時候，我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憑着我的信心，憑着主的愛，我又重生了。右腿的關節雖然永遠不能活動了，但是依然可以走路，依然可以生活，依然可以同惡劣的環境去奮鬥，只要我自己知道上進，只要我自己知道自愛，天父是不會辜負了他的孩子的。

過去的罪惡，過去的恥辱，過去的不潔，都叫它成爲過去吧！光明的前途，正順着我的期待展開了呢！

## 我的自述

——于民國三十年十月六日晚十二時，寫於綿陽國立六中。——

## 我的自述

楊翼振

我現在是國立六中中的一個學生，住在四川的綿陽縣，但是我却生於遠在數千里外的山東，而且十六年的時光我都是過着北方的生活，我喜歡那蔚藍的天，棉絮般的白雲，和那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春天的麥子，秋天的高粱，佈滿了原野，在微風裏搖曳，漾溢着快人心胸的芳香，那裏沒有連綿不停的黃梅雨，屋裏不會嗅到潮溼的氣味，空氣乾燥爽快，最適於人的健康。

六年以前，我是住在鄉下，終日同村子裏的孩子們，在柳陰下，小河邊，作各種的遊戲，有時也會趕着一羣山羊到田野裏去，讓羊兒們吃草，我們坐在地上玩土，高興了來一個擲角遊戲，最快樂的時候是在晚飯後，當月光瀟灑了大門前的廣場上，我們一羣潑潑的孩子們，不約而來的聚在了一起，捉迷藏，丟手巾，或者玩「佔山爲王」的種種遊戲，我們縱情的歡笑，大聲的歌唱，像生活在樂園裏的天使。

六歲的那年，我離開了母親的懷抱，到城裏去上小學，那時父親就是那小學的校長，我白天聽老師講授各種功課，晚上躺在父親的床上，聽父親講歷史上的故事。

生活總算很幸福，但每逢過節的日子，我們常常難過，因為我想念母親，我看不見她的慈祥面孔，我惦念着她的身體。因為她常常有病，她還常常因為想起我死去的姐姐而傷心落淚。

小學期間，我最好玩，春天喜歡到野外去放風箏，秋天喜歡捉蟋蟀，夏天愛在後門前的河裏學游泳，冬天滑冰也是唯一的嗜好，對於功課興趣很淡薄，因為那些老師們也實在太不高明，講的乾燥無味，尤其是數學，老讓背公式，而不告訴我們所以然，年紀比較大的同學也比較用功，不過祇是讀死書吧了。

六年的小學就是這樣馬虎的過去了。十一歲的那年冬天，我成了小學畢業生，但是，如果有人問我學到些什麼，真是慚愧得很，幾乎是一無所得。

然而真幸運！當我畢業之後，恰巧哥哥希文已在江蘇無錫教育學院畢業，到濟南去做事，於是父親便決意把我交托哥哥，就在十二歲的那年春天，哥哥把我帶到濟南去，我真是高興極了！我看見了五光十色的都市風光，那繁華熱鬧的街市，我的眼界為之開展了，無形中我得到不少的知識，在地理課本上所講的濟南三名稱，——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我竟然都親臨其境了。

因為初中招致新生在七月間，我得在濟南省立第一實驗小學借讀了三月之久，

## 我的自述

在這三個月中爲了將來的升學，我的確用了些功，又圓了省立一實的老師們的講授得法，我開始對於功課發生了興趣，尤其是算術，我最喜歡，同時又有哥哥的鼓勵和隨時的給我補習功課，我竟然在省立濟南初中的新生榜上掛了名，這是我在故鄉時作夢也沒有想到的，哥哥當然高興，我更是說不出的快活。

踏入了初中的校門，我開始了獨立的生活，我離開了父親母親，也不常見到哥哥，校中的設備我很滿意，尤其是那間化學實驗室更最好玩，於是我最喜歡上化學工藝課，我們三兩個同學一組，作各種有趣的實驗，製造了香膏、粉筆等，拿到自己屋裏去用。各課的老師都相當賣力氣，同學之間用功之風相當濃厚，生活緊張而有興趣。

正在這平靜愉快的日子裏，突然傳來母親病勢垂危的噩耗，於是我懷着一顆驚跳的心同哥哥急速回到故鄉去，母親已是骨瘦如柴，癱軟的躺在牀上，我俯在牀邊握着母親的蒼白的手喚一聲「娘」，她無力的微微張開眼睛答應一聲，唇邊露出一線的苦笑，我知道母親看見她的孩子的歸來，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也就是因此她更萬分的難過。

母親的病一天天的加重，在我回家後的第五天的夜間，她不能再與病魔糾纏

安詳的拋我而去。盡管我一再的呼喚，她不再答應，實不管兒子的淚水像泉水一樣的流在她的手掌裏。

因爲母親的死，我在家停留了月餘，又回到濟南去，繼續求學，校中的情景沒有絲毫的變化，我的心情却有些與前不同了，心中稍有不快便想起了母親，因而引起了哭泣，淚水似乎特別增多了，感傷憂鬱趕走了活潑天真，失掉了母親像朱掉了靈魂。

七七抗戰的那年夏季，我在濟南初中畢業了，接着放上了濟南高中，沒有上到幾個月，因戰事的吃緊便與濟南作別了，自那時之後，我沒有再見到大明湖的風光。於二十七年二月我離開故鄉，流浪到大後方來，由河南而湖北，跋山涉水，一步步的最後走進了四川，到此地已爲時二年有餘，雖然受盡艱難困苦，總算沒有失學，我竟然又將完成高中的階段，這不能不感謝政府的愛護青年。

在一年半之前，我開始讀田家報，我覺得田家裏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大衆文學，淺明而且簡練，我更從中得到各種普通常識，這當然都是編輯先生們辛勞的努力換來的結果，我在此誠摯的向他門致敬，並祝他們永遠健壯。

——三十年·九一八，寫於綿陽國立六中——

## 漢經自傳

## 漢經自傳

在臨淄縣的一個不到二百戶人家叫于家莊的小村落裏，一個初秋的晌午（祖母後來這樣告訴我），我從上帝的手裏滑到地上來。童年的一切，已記不清楚，只留些模糊的片段的記憶。父親，彷彿從我記事的時候起，就在田裏勤苦的工作，母親照管家中的一切，農忙的時候還得到田間去幫助父親，祖母的慈祥和溫柔，直到如今，還不時的在我腦中記起，雖然她去世的時候是遠遠的六七年以前。

八歲的時候，父親把我送到莊東頭的小學裏去，老師是父親小時的同學，對我很和氣，四年的初小生活，在他的愛護和撫慰下很快的過去。

一個悶熱的早晨，老師把我們三四個年紀相仿的小孩子，送到離家五里路的石槽城去投放高級小學，姨母的家就在學陵東隣，所以致完以後，姨母便把我帶到她家裏。第二天一早，姨父歡天喜地的告訴姨母我致學的消息，那時我還躺在床上。

是的，就在這個高級小學的課堂裏，操場上，以及姨家的近旁，伴着表姊慧貞和表銘樹聲消磨了兩年的時光。

在我們莊裏能讀高小就是幸運，所以高小畢業回到家後，我並沒有夢想到能

入中學。然而，感謝上帝，兩個月後，我竟能到縣裏的中學裏去讀書，那時家中情形還好，可以安心的求學，直到一年以後，慈愛的祖母，和我們永別，從此以後，家境一步步的壞起來，除了讀書外，有時我却不得不替父親爲家事憂愁起來。其所以因爲種菸的關係，家中情形總算又慢慢的好起來，在縣立中學讀完三年以後，父親很高興的答應了我投致高中的要求，幸運的很，一月以後，我居然能從濟南給父親寫信，報告我致入濟南高中的消息。

剛剛進入高中，蘆溝橋燃起了烽火，不到四個月的工夫，敵人的鉄蹄踏遍了山東，我們遂不得不跟着學校向後撤退，艱苦的生活從此開始，從河南跑到湖北，從湖北來到四川，屈指一算，離開了可愛的家鄉，已整整四年，翹首東望，故鄉的家園，彷彿在天的那邊！

將近二十年的時光，已這樣的滑過；現又意外僥倖的致入了西南聯大，未來的生活，該有更多的花樣吧！——三十年，九一八，寫有國立六中。——

## 孫慶雲自傳

主後一九〇一年，我生於山東中部的肥城縣，這地方出產一種滋味香甜，分氣

## 孫慶雲自傳

超羣的樣子，最重的約一磅，普通者也有半斤，人稱「肥桃」，馳名全國，外入論這地方是個渾號叫作「胖子墩」。

先父業農兼泥工，靠着幾畝薄田，常年辛勤，才得溫飽。我自四五歲就下田幫工，直到現在還記得耕、種、鋤、割、揚、收倉的方法，不把四體勤而且五穀分，也算得是個正牌田家。那時一家四口，也算得個小家庭了。

本地當時的風氣不大喜歡叫子女上學讀書，逢巧十歲那年，有個江湖書販在街心裝腔作調，隨走隨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又是甚麼：「書中有黃金，黃金書中尋。」大家聽了以為窮酸無聊，無非招攬生意而已。在我却是刺入耳鼓，印入腦海，從此上學讀書，念念不忘。雖家處經濟與社會環境並不許可，但遲終於衝破難關，當年開春就入了鄰近的學房——私塾。可是死讀了二年四書，真叫些「之呼者也焉哉。」弄的面黃肌瘦，聲嘶力竭。聽說：「之乎者也焉哉。」排妥當是秀才，雖然如此，總有點悔不當初。剛好縣府下令強封私塾，勒令學堂，就便入了初小三年級，微俸每試多列前三，並且當了一名「大學長」，新名辭就叫學生「總代表」。

在這二年當中，尚有一事至今未忘，那便是淘氣了。我自開頭入學向來是丟下

飯碗就到校，從不逃學，連四鄰老玩友也難得見面；有時父母把飯預備晚了，寧肯餓肚不肯遲到。直到中學畢業，在社會服務，未改常態。記得這天是星期日，擲例副校，同時還有二位：一個是比我大的姓白而老實，另一個小的姓朱而乖巧，我是居中而滑頭，只見別無他人，靜極思動，便異想天開了。一眼看見老師的胸器硬韋，即以大學長的威風，指揮着他備用鉄釘在盆底攢個小洞，裏用泥糊好，打量看到夜半老師拿在被窩裏撒尿，必然是洪水汎濫，溝溝壕壕，明早到齊羞他個老師獨床，豈不快哉？噫哉，妙不可言！當時如法泡製，自以爲人不知，鬼不覺，錦囊妙計，籌畫萬，那想到，次早一到，老師便前抓雞一般地把我拖到書案前，直目瞪眼，咬牙切齒的，呵道：「好哇！你幹的好事！幸虧我昨晚用盆洗腳發現小洞，如果床止撒溺，能不一塌糊塗？還不從實說來！若有半個虛字，哼！早烟袋桿正指到我，小腦門上了。」

但我還是咬緊牙關，矢口否認。老師說出一「不是你還有那個？」那大白小朱以爲天機早洩，怕吃苦頭，兩手搖擺，同聲答道：「就是他！不是俺哪！」我嘴裏不說心裏想：這兩個有胆作無胆當的東西，可害殺我了！那些同學鴉鵲無聲的都爲我捏着一把冷汗。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緊張雲那時，不料門外嘩的一聲嬌笑，大

## 孫慶雲自傳

家齊往外看時，只聽師母揚手指斥道：「你好不害羞！常自溺床是我知道的，還來冤枉人家的孩子呢？」大家視線齊集老師的臉上，見他嘴吧想合而合不攏來，接着一陣哄堂大笑，我趁勢溜出校門，跑回家去，師法駝鳥蒙頭而睡了。第二天中午放學以後，小朱跑來告訴我說：「校門上帖了一張革條，說是甚麼『某生不守校規，適合除名，以儆效尤……！』才算完結了一樁公案。」

新年既過，正是十三歲，鄰董王三與祖叔某常約我同耍，每每說起南關教堂（即合併後之衛理會）王長泰牧師如何仁愛，張耀南老師（華英小學校長）待學生如何懇切，我聽之心動，禮拜天他倆帶我去赴主日學，隨後參加崇拜，王牧師摸摸我的頭，張老師握握我的手，於是交融化了我，次日即報名插入了高小一年級，這是我第一次與基督教發生關係。自此三年之內，結交些新朋友，認識些新同學，從此而智識學問大為擴充，對於宗教亦甚熱心。到第一次歐戰之第四年，即一九一七年，高小畢業，蒙張老師極力鼓勵，與王牧師多方援助，於當年秋季升入泰安華英中學，這是我第一次負笈遠遊，又進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看見了許多新人物，而求學亦格外辛勤了。還記得年假歸里，正是冰天雪地，冷風刺骨，肩負行囊，手提書箱，自行九十里，不覺其苦，如此者三載。不幸一九一八年冬，土匪陷城，先父被

榜，奮奮臘八年假回里時，中途打尖，忽見多人圍觀一丐者，足趾凍落，呻吟無力，趨前細視，情不自禁，互抱大哭，觀者莫明其妙，那知此師我方自匪窩逃匿之老父！這租車速歸，雖百法調治，因飢寒過甚，驚駭成疾，幸三旬竟離世歸天！先嚴母亦因痛子心切，於次夏棄我而去了。自此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寡母孤兒，伶仃淒苦，且連年荒旱，四境不寧，更加族人欺凌，世態炎涼，以生活無力，而被迫輟學矣！

幸是年秋，東平華英小學徵聘教員，由母校校長之推荐，而謀得一職儉之地，薪俸七金，勉可溫飽。雖腹中不文，但誨人不倦，因之學生人數由廿餘增至七十有零。各校教員爭來與遊，且得識某女校教員武女士，即今之孫夫人焉。此城爲宋朝八十二歲始中狀元的梁灝之故里，城中有石坊一座，聯云「是父是子同作狀元千載少」，「爲鄉爲相並列公侯一門多」。又有王氏石坊一。上題「龍門重躍」，蓋言一人而二次得中狀元，該地文風可謂盛矣！

民十季暑，仍回華中，雖筆硯之資，亦無所出，課本皆借來者，時校長爲一老童子軍，恆親率同學作隣童服務，每一活動我必參加，我立志一生服務社會之興趣，卽由此引起者。是年任學校青年會會長，又倡組「隨便談談」——卽萬事座談會，聘崔憲詳牧師爲顧問，十一年代表學生立志佈道團，赴廬山牯嶺出席第一次全國代

## 孫慶雲自傳

表大會，同年秋出席該團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於濟南近郊之勝元寺。十二年夏，同學中發生某項不幸事件，適因婚爭心中志志，被疑有鼓動風潮之嫌，幾被開除。雖文憑到手，終以看人而不看其聲，決心遠離教會了。

後應友人約，隻身走濟南，以謀事不成，入省立山東大學為旁聽生。十二年九月起，供職利華肥皂公司，十五年就兵工廠，十六年就英美煙公司，奉派赴威海衛為段長凡四年。廿年初返省以組信借機器公司，自任經理，廿二年又青島就德士百，廿四年聖誕節受聖靈洗，轉入信義會，得着新生命為一生最大之紀念日。廿五年任信義小學義務校長，是年秋不擬赴滬口（漢口北）入信義神學院攻神學，因家裏經濟困難未成行，惜哉！

廿六年初去上海就職廣學會，所入雖自養亦不足，而助為之者，蓋已淡薄名利，決心事主，不復他求矣。七月四日家眷離青到申，而七七變起，租屋甫定，而八一三戰起，席未暇暖而飯碗打碎（北人失業為打飯碗），子女失學，就讀義務之校，家物一空，而入難民之所，蒙印之佑，仍覺得其所哉！復得清心堂之助，拾得舊有之縫衣機一具，即捐借慕爾堂為戰士縫寒衣，丙子被任為裁縫主任，蓋一技一藝在非常時期不敢自私焉。二十七年十月，奉廣學會命，赴昆明開辦發行所，並擬該

裝。不幸忽現肺疾，留滯調養，三月有半始癒。延期五年二月方得成行，一路頗難，筆難勝述。到後百端草創，日夜奔忙，而物價高漲，生活之苦可謂空前，然比之不足，比下有餘，非常時期緊扎腰帶，忍而無愠。

二十八年年底，因為人作保，不慎被累，遭不幸，經友極力解釋方告無事。鑒於世道人心之險詐，更感上帝之慈愛。從此事主處人益加謹嚴了。二十九年十月，成都華夫英人曾思孔君，押運西康道經安南，蒙易理藩牧師託其將本會書籍四十七箱，隨便帶昆，貨到國境，適河口鐵橋炸毀，且鐵路搶拆甚速，而消息又復緊張，曾君身病難行，遂隻身來昆。我急程南下，招伙搶運，不幸曾君患惡性瘧疾為主，繼繼，這商文明君由蓉飛來，繼續進行，後伊回昆取款，又大病不能回程。時我鑿畫瓶絕，瘧疾又發，不得已亦帶病逃轉，打針服藥，急救方痊，是時滇南一帶，瘧癘盛行，小醜跳梁，死亡感遠，屢吳難開，逼請救手，曾託故不肯，亦不敢去，知友多以緩行攔阻，但我既奉獻舖主以身許國，雖已有曾君之死，高君之病，而氣不稍餒，遂毅然拆返，終竟全工，計前後費時三閱月，運貨十二噸，同工者死西友一，挑夫三十，馬五匹，遇險凡四次，絕糧者二次，共費國幣約六萬五千元。回昆後，彙報頻傳，敵機時襲，抱病疏散，已成家常，而公私交迫，不得息養，至一九四一年

## 孫慶雲自傳

八月瘧疾才得脫身。雖幸未死，已皮去一層。然而除華大藥品外，運昆之書是供由中國十四省教會三年之需，對於天國及中國之建設大業，不無貢獻，所辦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行不虛，心之所安，頗值得也。」

滄事廿載，奔波半生，天性好動，不慣沈寂，喜交遊，嗜旅行，國內名山大川，沿海通都巨埠，內地如曲阜之孔廟，鄒縣之孟祠，平北之長城，東平之梁山（水滸傳之梁山），七七事變之盧溝橋，中日會戰之台兒莊，以及高麗之仁川，漢城，安南之海防，河內皆曾一觀。其他僻鄉小縣之名勝古蹟，不可勝述，一生服務機關，不下八九，舊知新識何祇百千，然每至一處，亦必有頂頭冤家苦苦作對，我雖揶揄迎奉之，其乃終不獲釋何？實平生大憾事也！

「一事無成兩鬢斑，光陰既去不再還。日月如梭催曉箭，那堪回首話當年！」這數語好似我一身寫照，思而久之，却又鼓起我的勇氣。雖然那堪回首，不甘一事無成，決計出國一遊，以求再進，擬定先在美國或加拿大實習印刷發行，為期至少半載，多或一年，繼赴英倫，巴黎，瑞士，羅馬，雅典，埃及，耶路撒冷等處，攷察基督教文字事業及宗教情形，期於回國後對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有所貢獻。此在中國教會史上當為新頁，惟經濟與時間誠為一大難題，所望主內同道至戚良好，積

極資助，概切指導，以成此舉。

我自田家創刊以來即與「田家」爲友，每遇機會從不放過提倡介紹之責，按該報之口號有「田家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我再加上兩句：「常作田家友，不亞農學生。」誠國內最佳最廉之農民讀物也，敬獻數語，以資結束。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於昆明廣學會——

### 三十自述

趙瑄

予生於民國元年三月十六日，世居魯之東北部，南臨黃河，東距渤海百餘里，縣以「濱」名，或以此故，氣候屬海洋性，冷熱適時，極宜農作，交通昔依黃河，距膠濟路百數十里，迨公路發達，近處亦有車站，可直達濟南，雖不十分便利，風氣却不甚閉塞，一般生活亦不其惡，而今則農村破產，凋蔽不堪矣！

童年時代，時家道小康，年屆七歲，在先父祖逼迫情境下入小學，校中教授法，初齋私塾之慣，稚年不解奮意，惟記憶力不惡，如唱曲般的，背誦了不少經書，晏眠早起，從未少怠。然身體的衰弱，及精神的遲滯，於斯時已種下根深蒂固的



踏進這非理想非志趣的學校，從此已不依賴別人，但願苦却由此根深，因為這條路徑，像還是在新開闢呢？雖然已經通行過若干人，但路基上還佈滿着很多荆棘，和絆人的藤蘿和叢石，期滿畢業，踏進社會之門，開始灰色生活。以前的絕大自許，再三再四的釘子，早已磨得焦頭爛額了，然滿懷熱衷，曾忝少減，不過熱血的沸騰，只可用以磨毀自己的生命，埋頭苦幹無處，心放冷靜不能，於此在不生不死狀況中，邊搏鬥，邊偷活。任憑逝水年華的悄然溜走！

空前的時代 在抗戰大時代的前夕。於奮鬥之餘，曾抱「人生有酒須當醉」的觀念，麻醉自己，安慰自己，幻想非非。然而「好步不長」，歲溝驚畔砲聲，驚醒了每個中國人，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下，決心拋却了一切的親屬，踏上征程，第一次戰於河北，出發的時節，心情緊張而狂歡，謂可飲馬鴨綠江邊，高歌黑水白山間，然而事實却大不然，留給腦海裏熒熒不滅的，是浮沈於陳跡，——餐風宿雨的苦楚，槍林彈雨的危險。辛，酸，苦，辣，的滋味。

而今如何？屈指算來，已正正是「而立」之年了，立了什麼？國家，社會，個人，空負大時代的給與，一切毫無成就，自慚，意冷，不覺茫然了，實事雖如此給我難堪，但心仍像火一般的熱，對將來還是希望甚切，在時代的輪齒上，生的

## 三 十 自 述

過程裏，成就雖無，收穫實有，因為「它」已使我走了些想都不會想到的地方，真所謂「走過了黃河長江」，每一個去處，都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如風俗，習慣，民情，和民生等等，有些地方，縱是極小的村落，都像與我發生了莫大的感情。雖是現在那些地方，都遠離了我，而淪敵手，但對我仍是依戀彌深。風塵僕僕裏，也獲得不少萍水知友；我之與友重感情，喜爽直，故有一見如故，亦有一見若宿仇者。次是在頗沛當中，曾細察每個會接觸的人，和社會中的內幕，得悉梗概，因而深感到，每個人都像「想好」，但又像都「不能好」，是因為他們的良心湮沒太久了吧？」這種種切切，使我留戀的興奮着我時代病的分泌物，增加我身內的抵抗素，設使「舊夢已不再能重溫」，今後只唯有創造新的生命，追尋新的世界。

——民國三十年四月八日草擬於戰時陪都軍政部——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向着真理的標杆直跑！

## 河 北 省

## 我 的 自 傳

張 紹 誠

張紹誠今年三十六歲，河北省香河縣周賈莊人。我家中現有十二口人，代代信奉公教，務農爲業。村中雖只有我們一家信教，但因自己都受過父母的訓育，所以全是熱心事主，謹守教規，平時早晚念經，每年除大麥二秋外，星期日必歡工，誦經敬主。我自幼效法耶穌的精神，處事竭誠盡力，對人忍讓和平。

當民國十三年在北平毓英中學畢業後，就回到鄉間教學，因爲那時立志培植青年，教他們將來都能自立，所以歷充永樂店買家鹽等校教師，可是只知盡力苦幹，不懂修養精神，男女學生恆逾百人，白天教學，晚間改課，常過半夜，不得就寢，故體質大受損傷，以致常犯頭痛，耳鳴，目眩，牙痛，胸悶，食物不消，及腰酸，腿疼等病，幾乎天天吃藥，時時扎針，結果不能生效，這樣數年光景，忙於教學，

我 的 自 傳

## 我的自傳

迄無方法將病根除掉，因而精神苦極！至民國十七年經友人勸入國民精神養成會，得史先生函示精神療養祕訣，如法試習，不及一月疾病霍然，繼續練習，一年功夫體壯神足，非常愉快，於是感謝上主，服務興趣倍增。

民國十九年間，除在學校教學外，並辦地方社會教育，提倡合作不遺餘力。二十年底在華洋義賑會所設之合作講習訓練班畢業後，遂抱定犧牲精神，甘願發達合作事業，乃辭掉教職，改任合作指導。先後在華洋義賑會及華北農業合作委員會充調查員，至廿五年被調來陝，在合作事務局服務，派往陝南漢中洋縣籌地工作。廿六年五月，該局改組為合作委員會，仍留洋縣任合作指導員，廿八年因故解職，特往西安農本局受訓，兩月期滿又承該局派返洋縣，在合作金庫充當兼員。

我平時接見農民指導各社，經營社務及業務，全出於友善心情，誠懇態度，所以洋縣一百三十多個合作社的四千五百名社員們，都以我當朋友看待，我將田家半月報帶往鄉間，他們都爭相借閱，喜看至極，我打算在本年中介紹各社，至少都訂一份田家。

記得合作專家于永滋先生講過：「世上共有四種人：一是損己利人的，二是損人利己的，三是損大而不利己的，四是利己利人的。損己利人的如紅十字會會員和

傳教的教士們都能犧牲個人利益，救濟他人，可算是高尚事業，一般人不易做到的；損人利己的人，如同有些商人們，差不多都是以假混真，積少要多，只費能把別人的錢，騙到自己手裏就算能幹（世上這種人最多）；損人而不利己的，比方開烟館的，和作賊盜的，他們雖能把人的錢財攫掠到手，結果總有一天，被官拘辦，身敗名裂的。至於我們呢？第一種人雖不一定能作到，可是第三種人絕對不作，對第二種人也不肯作，那末只好作利己利人的合作事業吧！「紹誠認定于先生的話是對的，所以努力奔走提倡合作事業，更望同情合作事業的人們，隨時通函賜教。」

## 一生思想轉變的經過

梁 魁 三

我現年三十九歲，清季的末年，生在河北故城，開饑荒的家庭裏面，聽說先人從關東移此，過那不農不商的生活，六歲進私塾，九歲入學校，父親帶年不在家，祖父代管家務，對於宗教是毫無信仰可言，祇知照遺傳去遵行那些迷信儀式，被當時節上香燒紙，這是中國人民無論窮富貴賤家家少不了的，究竟所做的有甚麼，誰也說不明白。我自幼就喜愛讀一切舊小說，如紅樓夢，西遊記，三國，封神演義等。

### 一生思想轉變的經過

## 一生思想的轉變經過

冷于冰出家等等小書，從此幼稚的腦筋中有了出世的念頭，以致求進步的思想，被訪仙成道的心佔去了十分之七。這時期時我才十五歲，就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自己是十二分不願意，但是不敢違背父命，只得度那精神痛苦生活。正在這苦悶當兒，家父勸令退學入商，以減輕家庭負擔，這樣升高中的目的，就被經濟給打消了。至於學商一事，自己認為是人生最下流的營業。專謀利己的行爲，我根本反對去做，如果一個人去做所不喜悅的事，不但沒有興趣，而且也是不能成功的，所以立定志向，離開我親愛的祖父和四位弟妹，要嚐嚐社會的滋味。

初次出門當然有些難處，因為故鄉的親友和同學們，相處了十幾年，忽然要分別，實在是難割難捨，然而自己爲環境所逼，不得不如此了。一天的早上，家庭院鄰都在睡夢之際，我拿了一條線毯子，就偷偷的出了大門，向無目標的方向走去。走了一天，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到了石家莊，賣了幾個珠子以作路費，同一位行客隨伴到了山西太原，遊歷許多地方，最後和一位朋友王會卿認識，在志向精神上成了知己，所以我們就決定到五台山去出家，修道成仙。永遠脫離名利場，要作個逍遙無憂慮的仙客。到了目的地後，在三千六百座大廟寺院中，遊觀從西秀裝的各界善士，看他們的誠心真叫佩服極了，終日連夜的燒香磕頭，每天來去的香客

如同集會。做生意的人，完全是爲蒙民預備的貨物。住了二個月的光景，與顯通寺白塔寺的兩位主持大喇嘛熟識，不斷的去談話，意思就是要求他們收留當小和尚，不意在這時期覺察他們的道行，各寺廟外住的百姓婦女，都是喇嘛和尚的隨時太太，我們目睹真情，氣火上升，恨不得立刻宰了這些喫廟狗頭，拿上于心萬苦的錢，來供你們的享樂，咳！修仙成佛的計劃，因此就給打消了，我們的人生前途，從新再立。臨行的幾天，到北台上看了看楊五郎的廟像，他那根八尺五寸長的鉄槓，在一個木架上放着，他的泥像好似一尊活佛，真令人羨慕非常！雖然如此，也不願在這仙山逗留了，決定仍入紅塵，另打主意！

于是到保府入伍直軍，時在民國六年，轉戰華北，十三年直奉戰爭，失敗後投降國民革命軍，編入第七混成旅，這時與一位劉碧玉女士結婚，駐防張家口。從此將當小和尚的思想拋到九霄雲外了。十五年南口退却，到五原始休息了幾個月，馮總司令回國，才整隊西上，十七八年又是南北內戰，十九年仍返甘肅，在隴南駐紮了三年，因傷太重，奉軍長命，去學夏醫養。這時內人碧玉已爲基督信徒了，我也有機會聽道理學唱詩，一般朋友譏諷我隨了迷信，「現在國家處到如此嚴重時期，內憂外患已演到重要關頭，你不來爲國犧牲，效法古來的英雄留名於後世，反而整

### 一生思想轉變的經過

## 一生思想轉變的經過

天讀那使人不平安的言，我們營生生存的問題，尙不能解決，何暇去研究死後的荒謬學說呢？真是想到家了！」這些話是我常在耳邊聽着的，然而我的內人是時刻的規勸我多讀聖經，因爲人生是不久就要歸土的，你雖有愛人和財寶，那是不能隨着你的，朋友的話固然不錯，但是入死的問題，我想比現在活着爲名利而奔忙的事更重要，所以你要看明輕重，再去用心追求，人生一世並不是模糊就算完了，你知道孔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語麼？至於我們的生活，不要你負担，我做小學教員，也可以維持，不然就是給人家做活縫衣服也能夠我們的用度。」我聽到這兩種不同的勸勉，一時沒有主張。回憶過去十六年的軍隊生活，受盡了艱苦，所遇危險，實在的不敢想像，被判死刑而蒙赦免即有四次，豐鎮火車撞頭，死傷一千餘人，而自己所帶的家眷及軍隊一個也沒有遭難，想到當時被壓傷的慘狀，不覺得肉跳心驚，那想到現在還有我呢！及至幼年的經過，尙難記述詳細，據我祖母說，原籍是山東後移河北，不知因何事被抄，叔父將我帶到綏遠讀書，有的逃往山西，後套，有的仍居故城，全家終少相聚見面的機會，或者是因爲經濟的關係，有無其他緣故，我就不能明白了。寧夏住開三年，我的上司陣亡，小女夭死，內人因而急瘋，我的人生觀，被這些死亡的刺激所傷，就時常昏亂起來；并且是禍不單行！不幸

我的妻——碧玉——又因瘋而死了。時在民國廿五年的一月十六日。這時我失去了終身恩愛的伴侶，天長海闊，萬物均使我茫然。此時我的思想，只有死了的一途！天乎！我的遺爲過什麼這樣的不幸呢！

但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孤身飄伶不得了局促時候，好似迷了途的羔羊，白浪中飄轉孤舟一般，誰能有幾位同情的朋友，硬強逼叫我離開寧夏，到中衛懸休養，算來又是五年了，在這五年期間，由痛苦而沉靜，由沉靜而更生，我個人的思想便也隨了偉大的民族抗戰，而改變起來，從悲觀而邁到樂觀的階段了。

現在，我時常這樣想：個人的死生利害，窮通貴賤，都是小事，國家到了存亡關頭，必須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衆志成城，抗戰建國，才能挽回狂瀾，繼續悠久的民族生命。所以我現在下了一層決心，準備創一小工廠，用助後方生產，裕國利民，終身宿此，發展如何，惟視今後個人努力，并機遇如何罷了。

廿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寫於寧夏中衛

## 我的自傳

牛星奎

一生思想轉變的經過

## 我的自傳

我姓牛名星奎字紹辰。現年二十七歲。世居河北省靜海縣的東北（四十里）牛家坨村。這小村的由來，是明朝時候一家姓牛的建立起來的。現在除遷移外縣外省的不算外，全村有二百多家，世世全是讀書務農和經商。

我四五歲的時候，多受祖父的寵愛和教育，那時他終日要教我唸兩句「人之初」，「趙錢孫李」等等的書籍，父親母親有時在我玩耍的時候以外，也將我考問一下，凡是教過的句子，都能一一背誦出來。全家和親鄰們，這時對我很是歡喜。因此我也高興。七歲便入了本村的私塾，老師姓高。年齡二十來歲，終日教的課程，是「人手足刀尺」和「大狗叫小狗跳」。我的進度很快，記憶力也比較同學們強，因為我清早去上學很早，老師有時還起不來，我就在門前拿着書來往走着唸。開門後多數同學一個個的來到，這時我已將書唸熟，便到先生面前去背，同學們有礙着我，也有的瞪我。背誦完再往前唸一課，再和各同學們同時背，這樣的早起勤讀書，當時極感興趣，而且進度快記憶力強，進步也更容易，同學們多半忌恨我，敬畏我，但我總是沉默寡言，力學不怠，很得先生的喜愛，所以同學們全叫我小先生，而鄉鄰們因我不說話，又全叫我書獃子。

這樣的過了四個年頭，一部四書和些新書（高小地理歷史等等）全讀完了。假

我對算術一門總不發生興趣，可也勉強的及格。在這四年的寒窗冷板凳生活中，慘酷的夏楚我還沒有嘗試過一下。有一次一個同學叫牛葆仁的，他因忌恨我，硬在老師面前誣我把他的扇子偷了。這個老師是本村，叫牛第榮，他在還沒有給我們作老師的時候，就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學生，所以那個學生說的不論怎樣巧如何確，而這位老師心裏總是清鏡似的明亮，雖然如此，我心裏總免不了有點「衆口鑠金」的恐懼，但結果是牛葆仁失敗，勝利我屬。

到了民國十六年，因村中倡「萬國道德會」，終日耳濡目染，在思想更趨向善處邁進。村中既無賭博又絕無吸毒，祖父加入道德會，對我的教導，更是不遺餘力，除有時命我唸讀書報給他聽聽以外，他還給我講故事，這時我僅十四歲，自此我便有了閱讀書報的嗜好。次年學校被軍閥搗毀，村中的人多半逃到天津躲避，有一次見日本軍隊，在天津海光寺一帶剷毀了我國很多的稻田關為飛機場，又有一次在一個橋上，英國兵唆狗追我，我將狗一脚踢到河裏，因此被英兵踢了我一脚，以上兩件事，我當時心中不勝憤恨，但因國家貧弱，我一個弱小的孩子，只有空氣恨而無辦法。

這年的九月間我便入了一個醫院作學徒，師傅是郭樹霖，十九年春他到軍隊裏

## 我的自傳

充任軍醫處長，我隨他也到軍隊裏。秋間在泰安失敗，又到了現在的這個軍頭。當然自醫院學徒至從軍以迄目前，裏邊有許許多多艱苦事情，現在都不能說，不過從十九年改醫務，而兵，而班長，特務長，排長，隊長以至現任的參謀。其間自民廿四年讀國家報而後誠心信主。在家中幼時即與高淑貞訂婚，然因多年未回家現又因抗戰而不能回家，她在家決心等待我，我在勝利後必定歸家。我生平作人作事，牢守自己所撰的聯語：「虛心以強學」，「誠意而力行」；「萬分廉潔只謂小善」，「一絲貪污便是大惡」。對家庭的改善，力本基督化，更願人人讀書信主。

——寫於寧夏軍次——

## 經訓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耶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勿加諸人。

——孔子——

# 廣東省

## 五十自述

李官春

官春現在廣東省，小北江，陽山縣，第四區，犁埠鄉，洞冠口。家中貧苦，七歲喪父，十五歲喪母。讀書三年，至二十二歲，信了耶穌。我兄弟五人，三個有陸疾，目下仍有二兄弟。我居第五，現年五十四歲。娶妻洪氏，生一男六女。四十五歲時，妻去世，續娶黃氏，生有一男一女。

我在本村，被鄰人選舉，担任里長九年，因地方貧苦，沒有辦法。以前辦學人，梁先生，有錢有權，求自己方便，辦到私人家中，民衆請求在公地辦，不答應，後告到政府，政府行一公事，問鄉長，有錢有情面，有錢好說話，上下離學校十里之遠，十多歲的兒童多不能去讀書。鄉下窮人做有錢人的財奴做不了，所辦富翁的田地，減租減不了，說百貨貴，地租越貴，百姓是富翁的魚肉，任責任割，貧人求政府不容易，求人做稟帖，打官司，又無錢，真可憐！我在本村設法，召集各父，長輩開會議，大家捐款設辦一私立育材初級小學校，現已開辦八年，今年米價貴得

我 還 想 讀 書

不了，多謝天主堂，在地方上有一聖教公所，幫助開辦。

我因無人力，五十歲辭了里長職，家中歷年勤耕苦種過日，一有田家報出版連續不斷的看，有時男女和夥訂，有時我自己訂，多謝神，長男和平，有機會在連縣雙喜山民望高小學校讀書，畢業後在鄉村初級小學教書，有六年，二十八年十二月尾，省政府招考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班，三個月畢業後，錄取省銀行職員演習合作社幹事，現年二十八歲，次男八歲在家讀書，家中老又老，少又少，生活真是難過。又萬分多謝田家報編者先生費了多少心血，在山東，走長沙，又到四川，走東走西，都要出版，真是好愛心！我每次一聞報到，心中如接客一樣，因內中對于家庭有興家方法，國家大小事一目了然，真是可愛可佩服！我少讀書，字不知如何寫，言不知高低，請不要見笑！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我 還 想 讀 書

李 松 林

李松林，字瑞標，生于廣東省河源縣，揭村圩，秀水嶺村，現年二十二歲，歷代耕讀業，東家先生之子，長子名錫洪，字國聰，自幼讀書有學問，今為傳道

員，次子名譚，字道明，就是余的父親。他繼承父業，在家耕田，生吾兄弟三人。姐妹四人，共七人。余的祖父平生最憎惡余的父親，這是爲父親的一種偏見。俗話說：「惱裙就惱帶」。所以連我的母親也同樣的惱恨了，當時父親看見家庭有這種情形發生，就對家庭感到十二分的沒趣，所以不能不要求組小家庭了。

在分家的時候，余祖父連一粒粟也不肯分給他，此層若在英國人看來，是一件極小的事，因爲美國人自少時都養成自立的精神，所以在分家的時候，可以不需父親毫釐的產業，可以立業興家。但我國人自少豈有一種依賴性，所以在分家時，糶粟尺布皆無，若欲立家，不免有點難處，又適遇該年莊稼被洪水浸沒，還有收穫，在這個情形下，我的父親因着生活問題要求解決，適遇該時余地土匪橫行，古語云：「近朱者亦近墨者黑」，在這個當兒，我的父親就和那一班無賴之徒，成羣結黨了，當時他以爲這樣可以解決一家人的生活問題，但最遺憾解決此生活困難嗎？至問可知了。恰巧外祖一家大小去香港謀生，家裏還留下一些爛田地租幾條牲畜，每年可有數担租穀，我的母親便忍費一口氣，跑上前去把此租穀担一些回來，以解決家庭的生活問題。這樣苦辣地過了幾年的時間。母親在此當兒，只好忍着氣，苦勸余父不可做此種犯法的事，幸而他果然接受了母親的勸勉，回頭再務農業。

## 我的二生活片一段

余九歲的時候，父親叫我在本村一所私塾裏讀書。當時的老師，是非常嚴厲的，好不好鞭子就要抽過來，使我們看見他，真如看見獅子老虎一般的可怕。一連讀了三年，誰能識得甚麼黑白呢？以後因本村有幾個歹徒，在本村攪擾，全村的人們盡皆四散逃跑了，直至民國二十三年歹徒盡滅，波浪平靜後，余又再在本村私塾裏做工讀生。（即有時在田間工作，有時讀書）這樣又馬虎地讀了兩年，在民國二十五年，就再沒有機會讀書了，此時余亦是十六歲了，人生在世此時正是讀書的好時代，而我竟沒了讀書的機會，真令我苦悶極了！時常感到人生若沒有學識，這個世界斷無你立足之地。所以余在不讀書的時候，亦常在工作閒暇把書翻開讀，做自修工作，余感到這樣的自修比在私塾裏進步還要快些，在這個當兒，余又起了一個貪心，又想跨進中學裏去再讀書。唉！這樣的多心事，家裏又窮，那裏有半文餘錢來供作升學費呢？這是我妄想的事呀！

##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 貴州省

## 我的 生活 片段

楊 志 成

我是貴州省威甯縣大街鄉覃基寨人。我的教會是基督教萬布內地會堂大松樹廟香堂。我姓楊名志成。粵苗族。今年二十六歲。自來都只辦莊稼。不過地方很高。所以只產洋芋，菸草。同包穀。所種的地方。二十年前除租佃別人一點邊角地方耕種外。也有一點買業地。那時候餓日子。據說都還馬虎的過得下去。不幸我三歲時。父親得重病去世。這時雖是苦。但還有祖父同母親躬親撫養。故善楚較輕。那知我將近四歲時。祖父忽離人世。這時雖有哥哥。但只長骨不長志。更慘的是別人趁此來把地方完全霸佔去。只餘下栽幾升種的租地。從此以後。就失去人間的 家庭快樂了。

我八歲時。每見人家的兒女去讀書。我也哭着去求母親要進學校。母親流着淚說：「自你父親同祖父去世後。我們的家。一貧如洗。怎能叫你入學？但你志不必害怕今後一定不能讀書了。因你父親在世。為人專心靠主。對教會負責。非常勤

教師生活片段

對許苦於小時做常病的病。每逢你病，除你的父親自煎湯藥外，還不住的兼你體  
 弱，並請給走。原當你發病時，我總站沿扶地，你立於強，喊你前來撫你痛哭，  
 對我說：「我令已矣，不及見兒老立，願你靠主盡其善，撫之成人，俾異其善，  
 又兼得自泉下矣！」語訖而卒。母親又說：「你父親之於你，不特只是愛，並且從  
 小已將你獻給注之，目前你雖不能讀書，以後主必為你開路。」感謝主的大恩，由  
 兼得忽有人提議，要兼讀書，我遂進本地教會學校讀書，讀了兩年，又要兼母親  
 兼去石門故讀書，原來我的母親，亦無再嫁的心意，但願我讀書，兼家康願  
 兼緣故，所以親屬們不得不另謀計入來負家庭的負擔，遂轉步獲天倫樂，獨願  
 何父母教養之恩，現在家中之生活雖依然非常困難，但因我讀的緣故，父母不覺  
 極誠極誠的苦過，送我法石門故讀書，走二百六十里路程，兼讀書，兼止於兼人  
 角領幣，兼拘苦了兼馬馬兼虎的讀了五年，才兼小學畢業，兼一鼓作氣的再兼  
 南省立二中，兼兼校內諸師長竭力地優待，但因家境苦寒，所以行到半途，就又回  
 家了，從今以後，再不得機會讀書了！唉！惟願各地的朋友們，一個都不要過我這  
 兼難以形容出來的苦日子。

兼不時兼兼美兼兼書同學們，因我在初級時，每見老師上課，同出入的排學生

隊。我當時暗暗地想：以後我一定要學這些老師，把對方（葛布內地會）的黨權弄掉，像五兩錢一樣，那知這塊到手的我，空有大高的思想，幹得盡付塵埃。至十歲時至六歲時在葛布內地會，九年我離了學校，流落國家，去去轉轉，就是讀書的名字都不破，操功得去的，因與真編我，除是國地年，被其州，各處實業，鄉中，小專教員外，連今年已在在本會（葛布內地會）做了九年的教育工作了。

這在六歲的我，認為最有趣而快樂的是認主以後作了，我的老人原來是信主的，因父母信，我也隨着信，但實在不知道真假。當我十六歲至二十二歲之間，日日思想要怎樣圖個名使人看，每逢放假，總東奔西跑地投機升官，那知不但被人看重，沒弄得白頭人，夜裏複雜的思緒，覺得睡不着，啊呀！民國全，至

我認真認了個主，這一切雜亂不安，不覺完全的消去，我每年的薪金雖很少，但生活都不夠維持，這是很快樂，因此我認爲我們青年人，第一要認主，你認主後，不管在政府或在教會做任何事，都快樂而有趣。

王 斌

貴州威靈葛布內地會志華小學校揚志成寫於三月初六日

我的生活片段

王 光 湘 自 傳

## 王光湘自傳

民國八年五月九日，當連天的午後，我降生在地上。生長我的這個地方，是貴州遵義楊柳街，慢慢的生長到今天，但世界上的快樂和悲哀的事，我都遭遇過，現在讓我一件件的寫出來吧。

我的父親是一個稍識文字的人，體力很強健，青年時曾入軍營當過連長，後來因母親的死，被祖母叫回家，一直住到現在，沒有做過什麼事。終日釣魚吃酒貪玩過活，以至把先人遺留下來的產業，出賣一空。我的讀書和出路的狹窄，都是他不注意我的將來，和自己的善消閑所造成的結果。

我五六歲時，家庭與社會，好像都很難過，隨時聽到大人講土匪和歐戰的事，他們說起一天比一天的緊，我聽起真是駭怕，但是又想聽，聽了又是怕。

五歲的這一年，我入本縣初級小學，數年間卒業初級小學，考取甲等第三名，至十歲時考入遵義縣立禮節高等小學校，是時家境日益窮困，幾乎在小學讀卒業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沒有降過級，在小學畢業的這一年，適逢選中舉行第一次會考，居然考入乙等卒業。正當年底，家裏叔父母，叫我明年去學生意，問我願意學

那一種事業！我一種也不承認去，總是灰心哀乞，晝夜看小說解悶，但日子如車輪般的轉去。恍然春光已到。

叔父母總是好言相勸，叫我到綢緞舖學生意，我堅決地不去，一來是去當僕人使用，自己大不願意，二來同那陌生的人同居，更是不慣，雖然夫人逼着我離開家庭，我毅然將刀向自己的喉嚨刺去，不是叔父發覺得早，恐早已與世長辭了。

後來我又在家裏住了一兩月，那時家門五哥設一文具店，叫做恒益社的；家中隨時都遭受經濟和糧食的恐慌，於是我就樂意的到恒益社，這樣，是替自己的哥哥做事，免去學徒的名稱，所以就安心幹處下去，又是三年，在這三年的當中，我的苦痛有，快樂也有，就是除了我的業務外，總是閱報讀書習字，每天作日記等。

民國二十三年的夏天裏，我伯爺的三哥，從上海法政學院畢業返滬，隨時指點我，又送我各種能閱讀的科學書，於是在這一段時間，思想與學業突飛猛進，曾寫言論登在新生週刊，得到伍元的稿費，就將此款在上海又購得一批新書，連盤的把他讀了，不認識的字，隨時去問三哥，又承他把我教會查字典，他又送我一本新字典，那時我還隨時的翻看，我很感謝他。

不幸得很，二十四年遭其禍，逃難至省，因生疥瘡，在省半年，待其病事完畢







變賸胎數日後天亡的，被黨賊傷竊者雖然也有，確實是很少，父親待我與衆兄的分對很像雅各愛約瑟過于哥哥們，我很覺得父親痛愛我，在聚會中常誇獎，殊知吾人既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實在不錯，我正當十四歲時，母親被主擄去，不幸年九歲時，父親相繼被召回天家休息，只留下我，尙未婚配，但如今蒙主安排女孩（安息）已經兩個月了。

我十三歲方始入學，可恨又可惜，時光易過，許多年的飯白吃了，如今提起筆來，常弄別字，真是慚愧！惟有數件事可說者，即讀書時期，校中規則從未犯過，極竊逃學的苛恥行爲，我更不會，所以很得老師的稱讚。再者處于物價高漲的時代，對於生活不得不力求節儉，吃動東西，非常簡單，用過物件也非常樸素。父親知道我不亂用錢，他很放心的常把每學期的費資，一次交我，假期回家還有餘金，我相信這許多利己事，都是基督教家長的得法教育所結的善果啊。

聖經上說：「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卻收留我。」我收於父親百十多隻羊，從來沒有損失一隻，無所不知的神似乎早認得我，預備我先學牧畜，後學牧人，惟我幼年失學時我，那有能幹敢受牧人之責呢？無奈這是迫不得已的，若我甘心去作農事，就有靈福，若我不傳福音就有禍了。一九三八年春，蒙派離畢節到鎮雄爲主作

我是個牧羊人

## 我 是 個 牧 羊 人

罷，現在已經四年了。

我現在仍是繼續不停的在此地的城鄉內外傳揚基督，證實十字寶架，宣傳耶穌是好牧人，好牧人爲羊捨命，這幾年來作「城邦老」，比「鄉邦老」時間還多些，這不是我能幹，乃是主在我裏面作事，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爲我骨肉之親得蒙恩典，就是粉身碎骨與主分離，我也願意，這城裏客人多，然而我到甚麼地方，就作甚麼人，我的老師，是元始教會外邦使徒的保羅先生。現在，在這天下大亂的時期中，傳道者的生活，那裏可免艱苦呢？然而傳道者的目的，不是要求發錢財，乃是只求發人財，倘主賜福，「得人如得魚」，還算福氣小嗎？四年之內陸續不斷的大批同工常住此地作工，日用飲食錢財日少一日，但是，靈界寶貝却日新一日。

感謝神，在這抗戰建國靈肉雙困的中間，從東從西，還有許多罪人，前來信福音，三年的過程中，此地新添了男女教友十二位，學友四十有餘，人數不算多，不過區區結出悔改的果子，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與天主的福音，基督徒應盡心救人，基督徒應有人無我，基督徒不怕生活不好，只怕工作不好，世上的國，不怕不強，只怕沒有真理。

## 我的自傳

朱德新

朱德新現年二十九歲貴州威寧人，家中有父母，本身及子女三輩同居，大小老少共有八口人，代代以農爲業。家庭中的教育，除教導子女而外，還信仰基督教，教子女學讀聖經，或唱讚美詩，及講其他有趣的故事。

我八歲時才入轎頂山小學讀書，那時因沒有人幫助父母做工，所以我就帶正學讀，一面讀書，一面在家裏幫父母做工。這樣的到了民國十七年，我才到石剗嶽光華學校進入三年級，第二年畢業，進入高級，家中沒有人作工，所以我就回家來，在轎頂山小學任教一年，以後就在家裏負着一切責任。

人在青年時，好像萬物在春天時似的，花草樹木茂盛，蟲蝶雀鳥，對對雙雙，舞蹈真快樂，人們的快樂時期也就是青春時期，那時成婚的男女，好像是十分快樂，無論什麼事，覺着日夜不長，我時時想着，何時父母爲我說個配耦，也如時的快樂，我二十歲時才成婚，完婚後夫婦也十分有愛情。雖然如此，一個負擔家庭一切責任的人，真也辛苦，直到今年，就是民國三十年，我丟了家庭的一切事，在尤橋

## 我的家鄉及生活

續編音堂小學教學，現有學生六十多名。我希望田家報多給我些有趣的故事，並增深我的知識。

## 我的家鄉及生活

卯光漢

我的家在貴州畢節西的一個鄉村上，名叫豐樂鄉聚賢村。前面有灣曲的河水，後面有深秀的茂林。每逢秋收的時候，看見那金黃色的穀子，顯出豐盛的姿態；兩河岸生着翠綠可愛的楊柳，天然的風光，幽秀的景緻，確乎別有天地。所以稱爲「豐樂秋成」，在畢楊八景之中，是赫赫有名的。我是辦教育的一個青年，我常常懷着抱愧的心思，當此國難之際，不能在前方流血，便應當在後方流汗，因此自動的樂捐辦了一所學校，自己充任校長，聘了三個教員。在二三年的當中，對於校內的一切經費都由我傾囊贖用。企圖在後方培養人才，可以補助我前方的將士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這是我誠懇的期望。

從去年八月間我的一位親戚高大鎔替我訂了田家報以後，使我增長了許多知識，擴充了若干材料，真是我們田家唯一無二的導師。報內所採集的材料，不但對於

農工商學各界有益，對於醫生尤其有益。我又是喜歡研究醫學的一個人，對於醫藥問答一欄，特別喜歡誦讀，真真於我們讀者朋友們有好處。可是編者先生們真太辛苦了！譬如每期的報要費盡若干心血，消耗若干精神，方能出版，但是每年的報費定價太低，以我的意見，每位讀者都應量力捐助，可以積腋成裘，堆沙成山，這樣就不辜負我們田家的導師們了。

## 我的自傳

聶光靈

聶光靈年三十四歲，居住貴州省威寧縣砂廠。歷代耕讀，父名聶文煥，前清秀才，宣統年間即歸基督教，以後就任循道公會牧師，現年已七十有一。靈幼年時，常病體弱，後亦未服藥，漸漸好了，就在本地讀書。那時我們初入教，極喜先讀出淺入深的馬太，馬可福音書之類，後正式讀初等時，家兄光廷，已進威都協中，後在四方井讀高級時，家兄已讀華大醫科。我在四方井畢業後，才讀了半年中學，家中被擄，一掃而空，並將我父同舍弟光武綁去，後向親友借錢，共贖得七百元。此時兄在蓉，姊在昭，我在家，時在民十一年，以後家中經濟發生問題，我就到曉蓮希爾裏當學徒。數月後，很覺不高興，就私逃到成都，讀牙科醫生林則榮經文弟

## 我的自傳

症醫院當護生。一年後，因目疾醫治無效，林則院長言恐係氣候關係，叫我返家休養。時乃民十四年。返家後目疾雖好，但因弟妹等，相繼升學讀書，我就沒有機會了。因為我家是做莊稼吃飯，每年所餘有限，就要竭力節儉。以作讀書費用。那時還有一個妹名光珍，在蓉方正衝讀高中。光珍返家後，小弟光武又到成都協中。數年後他就進了軍校。畢業後，入了部隊，這時我覺好點了。雖然我們農人所得不多，但用項也少。只是白日黑夜，都是怕着有這麼多的款稅，不知能否叫他暫捐雜稅。現在我只有在家服事父母，招顧莊稼，閒時為本地教會盡點義務，因情形不許。經商，教學，做事都不想了。現在我的生活是閒時看點書報，招顧家務，帶小孩玩耍，做禮拜，喂牲口，更是服事父母。因兄在外當醫生，弟在軍隊裏，姊妹出閣，他們老人面前就不得不靠我擺談安慰了。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

# 雲南省

## 半生經過

楊翠堂

楊翠堂字清海，現年三十六歲，是雲南省墨江縣快發村人，民二十九年五月間，遷到元江縣安定鎮沙浦村購地墾植，隨帶僧徒八九家，以爲佃戶。

家世是二代同居，生活尙稱小康，頗能糊口，至於代代相傳的職業是務農，兼做行商。

記得我在兒童時代，早晚附帶牧畜，日裏入塾唸書，像三字經、三字幼儀，百家姓，及昔時賢文等書，繼後又讀四書，詩經，書經，易經，幼學，四書集註等等。但那時候讀書，全然不知道用功，我的老師是封貢元，爲人精勤，黎明叫我們背誦，早飯後，命我們學習講解，再叫我們學作破承題，五言一韻的詩，我是漫游慣的，那裏會嘗得到書味。知道難以應付，於是逃學了，便跑到江城縣，機會遇巧，我便投入了滇南會福音堂。蒙美國巴教士思德邀請聽道，欠年便隨同巴普二君，來墨佈道，到了我的家中，一月當中，歸主的就有二百多。我因唸了聖經書五六個月。

半 生 經 過

覺得。天父的莊稼多工人少，就在金廠河裏受了洗。我所懂的語，除我本鄉話外，又通漢語，卡情語，布都語，西摸魯語，補孔語，踏面人語等。因此我轉每到一地，就有姪姪如蟻的人擁擠來聽道。更爭着恐後的把供奉的香燭，願火焚燒，同時並把供着的天地騰取消，紙及便紛紛增加起來。

到後來，地方上的縣長，團總，保董，甲長等，誤以我是投洋人，壓迫百姓入基督教，晝夜派兵來捉我三四次，我便趁機逃走，躲避他們的野蠻行爲。走到江城思芽昆明各處教堂裏吃聖經，把教會裏出版的報紙，買來贈給他們看，並且又寫信勸告他們，不久也真的被感化了。

直到民國十四年，南京專案修改，巴君回國，會務的事擔在我的肩上，名爲「中國自立基督教墨江福音堂」，並委囑開辦福音小學校，委我爲校長之職，不才的我，不敢接受這重擔，前觀後望，終沒有人出來動手接辦，到後來，我想這必是上帝的旨意，就不敢推諉，便跑到鄰近三仙街老汪街……等地去與辦教會小學校，如今這些地方，學生還算發達，入教的人，一天天多起來了。隨着又返回老鮑村快發村與辦，這些事情，都算言出可行，看起來，乃是上帝的神威應驗了。那時信徒已有了兩千多，我會的進展，眼看着「蒸蒸日上」！

民國十八年，滇西五縣自立教會的代表，莫斥非先生，來墨地參觀我們的教會，我們就恭恭敬敬的歡迎他招待他；同時並請他指導進行的辦法。吳先生在此盤桓數日，我和同事羅開學，李光啟，將他送往寧洱縣屬磨黑井佈道，到了此地，我忽然染了痢症，日夜瀉血，危險異常，性命難保；多日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此時羅李二君，在外面代我禱告，我隱隱的聽見他們的禱告，便勉強的跪在床上。忽然見一人身穿白袍衣，由屋頂順樓梯下來，手中並執着一個茶盅，站在我右旁，把盅子放在我面前。外邊代禱告的人高喊「哈喇囉啞」時，我的心裏，不再覺難過，似無病的一般樣子，此時我的病不知去向，禱畢，外喊：「誠心所願」。我很快活的起來時，這人不知去向了。我細思這事，知道是主醫治我的病了；我便把這事，告訴大家。次日羅李二君上羅着寨子去傳道，當地人民聽了道，就被感化，一齊把偶像拋去，於是磨黑的教會，又算開始了。

民國二十二年，我會受西人影響，同工亦被逐散，我的心盪動起來，把會上的事，置之不問。因了本地產獺，隨即請人來捕，到後來果然捕得六七十個獺，寄往北平慶頤堂葦蕪莊，換得西洋參七八斤，隨帶了哥哥侄兒外甥等七八人，順便辦起來一些小貨物，到了安南及緬甸邊境一帶地方去銷售。誰想事不如意，到了這地

## 半生經過

，我便大病起來，病勢沉重，性命難保，店主人見我這種情況，就不准我們寄宿，這時隨人無不害怕，要用兜子抬，又無兜子，要使我騎馬，又支持不住，大家你顧我，我看你，簡直沒有辦法。只得再要求店主，允許我們住宿一夜，明日再作區處，這時我在舖上微微的嚙呼：「主啊！使我能夠離開這險地罷，如果得回到老窩，再不敢違背主的使命了。」正禱告間，朦朦朧朧面前現出一座梁子，有淡綠色的無數尖刀草，草叢中豎立着一個十字架，架上掛着一個面色通紅的人，正對着我說：「我爲了你的罪孽留在這裏。」我上前跪在他的面前，（約離開五尺遠）大哭起來，那人道：「你不要哭，這裏不是你久居之地，快快回去做個方便罷。」我道：「蒙主赦除我的罪孽，決不違命。」此時我二哥在外向大喊着：「翠堂，哭甚麼？這裏沒有你的父母妻子兒女，哭也無用呢！」我便甦醒起來，把我所見被主指示可憐的情形，一一告訴他們。大家都說：「好了，只恐蒙主保佑，使你的病好了，就返回好做方便。」正說話間，我的肚子，似雷鳴般的震動起來，同時大瀉嘔吐，約莫一個鐘頭，肚子吐瀉如洗，便覺到肚饑，身體爽快，次早起來，完全恢復原狀。精神充足，不日內，貨物已銷售淨盡，就打主意轉回。阿！我每時想起主爲我受苦之事，不覺淚如雨下，請大家代爲禱告。

我回到家裏之後，隨時無不體念着 上帝的吩咐，專心教會事務；並且時常把我的經驗告訴大家；使大家聽了，共體 神衷。

民國二十八年，我爲了自己的生活，和普通教會起見；便遷到元江縣安定鎮沙浦村，購地墾殖；招集了信戶十多家，以爲佃戶。我們在此開自立教會，並希望教會在此擴充起來。

我們在此提倡實業，是利用分工的制度；老小早晚牧牛，以肥料灌田，壯年一體耕作，農事閒暇，即編織篋帽，銷售街坊，補充零用。我一面在鄰近點種牛痘，不求工資多寡，由他們隨意，好藉機向他們佈道。

我們遷到安定鎮沙浦村，這地民族，是由雲南大理府，明朝中葉遷來的劇家人，現在差不多同化爲漢族，文風頗盛，風俗淳樸，完全沒有奢侈的氣象，的確是一個好工作場所。

刻下我又幫此地墾墾開街，再代請成立郵政代辦所，已蒙 上憲照准；開設市場，往來郵政，頗爲熱鬧。這些事，都蒙 上帝的恩賜，言出可行。

以上所述，乃是我半生經過的事實，有 適當之處，希望見諒，代爲糾正。那我真的感激萬分了。

牛 生 經 過

——月十七日夜寫於沙浦村佛堂燈光下——

## 往事的回憶

## 往事的回憶

陳文德

余姓陳，名文德，字敬夫。

提起我的名字，不覺就想起初入校時的老師，他具有嚴肅的面貌，硬幹的精神。當我踏進校門向他行禮時，他駭問：「小孩子，你讀過書沒有？叫什麼名字？」我說：「沒有讀過，請老師起個學名。」他又問：「你這一輩是什麼字輩？」這句話我一點不懂，呆住了。我的一位堂哥在旁待我答道：「孀孀向我說來，「叔叔死得很早，字輩不知道，請老師代想一字吧。」」老師出神了幾分鐘說：「你進校來，應該學的是禮樂教化，好！就叫「文德」吧。」從此我有了學名，我雖不明白這兩字的意義，但覺得高興萬分。

民十三年我在高小卒業，因家境困難，不能升學，十五年又去補習一年，所修科目，並無一定，記得是講書經吧，講到「誕敷文德」一句，老師停止了講，對我說：「你有號名沒有，否則「誕敷」二字，恰到好處。」我私心裏接受了。不久，同學吳君說：「你天資雖敏，可是敷衍，老師在罵你呢。」我當時被他說動了，然而又不敢反對老師的話，我暗中將「敷」字改成「夫」字，一直到现在仍緣用他。

快！  
我生於辛亥年七月九日，竹馬之事未忘，瞬又屆「而立」之年，唉！時光真

我的家鄉，是處在滇東一個小小平原市鎮上，交通不便，文化落伍，可是鄉風淳樸，風景相當優美。我出世之年，縣城即移戈奎，這裏成了區所駐在地；去歲廢區，現在改爲奎陽鎮，距彝良縣城一百四十里。

聽母親說，我剛才兩歲，父親就去世了。從此只有我的三個姐姐同我依傍着母親過活。我的家庭，並無恆產，父親生前雖存儲得幾文，因爲臨死的前兩年，痲疾纏綿，藥不離口，早已用罄。父親死後，家裏非常困難，母親對於治家，又從未經過手，一時真有說不出的艱苦。此時母親未滿二十八歲，眼看膝前兒女，要穿要吃，不得不設法籌集小本營生，打破困難。茲後我們就是如此生活下去的。

母親賦性誠樸，雖不識字，惟教訓子女，係一貫秉承先父生前「肯吃虧」，「不占便宜」行事，以故四鄰與我們非常親睦，如同家人。

我將滿六歲，母親就送我到奎香小學讀書，曾記得有一天看見同學穿着嶄新的制服，就跑回家裏要。經母親解釋，本街并不能製，以後託人在昭通縫製。我因所求不遂，大哭起來，竟將戴的帽子扯成幾塊，藉以要挾。母親並不發怒，只牽着我

### 往事的回憶

## 往事的回憶

的手，流起淚來了。我不知所以，反而怔住。第二天母親借了錢來，要替我在昭潭去製新襯服。我不知心裏是怎麼想，竟拒絕了。母親把我攬在懷裏又流淚一場，我也不覺哭了，從此凡我心裏想要的東西，因為怕惹母親傷心，我都忍在心裏，不再說出來。

我的家裏並無識字的人，然而我現在稍稍養成喜好讀書的習慣，又不能不歸功於母親的女友王×。她是一個年出三旬的處女，每到我家裏來玩，夜間燈光下，圍團圍住，聽她唱小本子書，悲歡離合，聽者很受感動。她不到來的晚上，大家均感覺寂寞。我的心裏想着能有一天也能學她唱唱，那是多麼快樂的事啊！所以她一唱時，我總在她身旁，不轉睛的看。記不清是唱的甚麼書了，內中有幾句說：「我的夫，竟作古，年紀青青丟了奴。」她唱時，將「我」字唱成「他」字，聽的人認爲不合語氣，喊我去看看怎麼說的。我很快的答道：「是「我的夫。」」大家笑了，提出抗議，問她的丈夫那裏去了，大家笑了一場。我很高興，認爲此友的笑資，是我供給的，無形中增加了我讀書的興趣不少。

我在小學，雖讀了幾年書，家裏因為沒有識字的人，不免隨處敷衍，因之成績大受影響。試驗時期，我總在後半。這時我明白了，單看小本子書，並不能增進成

績。同王又談及，她說：「比唱書熱鬧的還多着呢。我借「征東」給你看看吧。」這是我看書的第二步。那時因為校裏禁止看小說過嚴，我只好偷着在家裏看。讀到那種熱鬧好玩的地方，有時便整夜不眠，逾時不食。

初讀水滸、看金聖嘆的批評，總覺得是「畫蛇添足。」「令人酸鼻」呀，「令人笑煞」呀等等，都是多餘的話。久看之後，每讀到生離死別的段落，啊！鼻尖不覺酸起來，心裏悲哀起來了。讀到快樂時，不覺拍掌哈哈，使旁人莫明其妙。如今回頭想想亂批評人，見識是多麼膚淺呀！

民國十三年，學校換了校長，他對我特別要好。此時我在舊制高二，夜間在校借宿，除溫習一天功課外，另讀英文等書，早晨五點鐘起床，還打打拳；年年試驗落伍的我，竟一躍而至第三名；下學期竟奪得頭彩，心裏簡直說不出的快樂。校長第二年雖卸職，可是我的學識的基礎，暨現在稍有的好習慣，都是由他而來。十餘年來，仍還維持着熱烈的師友之誼。

讀書可以改變個人的習慣，那是千萬萬確的話。我現在喝得幾口燒酒，有一份原因，就是讀了「人生有酒須當醉」，「對酒當歌」，「吾弟醉兮發狂吟」等詩句而受的影響。另一個原因，那是四五歲的事吧，大姐時刻裝滿一小玻璃瓶好酒，

## 往事的回憶

內置糖類，吃來非常可口，天天習以為常。有一天母親出外轉來，看見我跳進跳出，有類瘋狂，細問情形，才曉得我被酒醉了。除反責大姐外，并飭日後不許再喝。現在偶一端起杯來，就想起我已早死的大姐。她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我凡有受屈的事，她都要安慰我，同情我，不幸她在少年時就死了，直到現在，我的腦際裏仍深深地有她的印象。

哭是多麼懦弱而無能的表現！高小卒業以前，我不大記清了，大概是去搶爆竹吧，被人無端侮辱了一下，回家後躲在樓上，不覺痛哭。我認為社會是多麼的黑暗！敵人是多麼的惡毒！我喜歡開聽那爆竹之聲，而同伴們競搶作樂，人家為什麼要阻止我的行動呢？母親屢次告訴我，不要去搶，怕炸壞了眼，我始終不聽。真怪，這以後我再也不去搶了，間或聽着牠的音響，就好像聽着有人在罵我，有人在踢我似的，這個教訓，太傷我的心了，這是我痛哭的第一次。

民國二十五年春間，友人來信約我任教威寧太平小學，到校恰四十天，接到家信，說母親病危，只好暫時暫假還鄉，路經二姐家，談及轉家原由，彼此不免悲痛。當日天又不做美，整天愁雲黯淡，愈增愁苦。到家趕急跑到母親床前，省視問安，病雖劇烈，精神尚好，一禮拜內，無多大變化。到別人處投藥時，友人正在下課

，我「急不擇路」，虔誠禱祝後，卜了一課，結果斷定慈祥的母親，將無緣生機。返家又到母親床前看看，想起課中斷語，悲從中來，不覺哭了。無父的孤兒，又將無母了。千辛萬苦的母親，沒有過活過一天清閒的日子，沒有快樂過一天，一串串的回憶起，覆妻聽着了，跑來看見此種情形，一方面流着同情之淚，一方面勸慰着我，不要過於悲傷，使母親增加病勢。我才勉強抑制着情感，適某君來看視母親，得其義贊借助萬一母親不諱後的一切善後費用，心裏稍稍釋慮。嗣後母親得漸漸藥，回復健康，我也得返學校服務。至今回想一切，好像還在目前，這是我痛哭的第二次。

是年在校，忽患哮喘症，偶發偶愈，發時形同殘廢，轉側爲難。有一次發得太劇烈了，我爲免意外起見，曾函告永霞。大意說：「親愛的霞，我倆結婚，瞬已十載了。在這十年當中，離多聚少，屈指計來，相處之時間，不盈三年。我因我的窮途及爲家裏的生活着想，不能不捨棄了慈祥的母親，和親愛的你，寄食他鄉。我們相互諒解着，勸慰着，雖未朝夕相處，精神却永遠相依。啊！萬惡的病魔是多麼的殘酷可恨！現在他並不敢鬆我一步。時時緊逼着我，使我透不過氣來；使我俯時呼吸將要停止；使我將頭髮白髮滿頭的老母，青春未艾的你，及活潑天真的小女兒，

### 往事的回憶

往事的回憶

我心裏雖有說不出的傷心，可是除束手待斃而外，我並沒有其他辦法。以後你的責任愈重大了，母親面前要望你承歡，女兒要望你撫育，家庭要望你支持。你以孱弱之身，兼負這三種繁巨的責任，當然很難，然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你屢次來信說：你每逢久晴而陰久陰而晴的夜晚，總是睡不成眠，總是想着我舊病發時之可憐情形。你會說：你頗氣憤只有晴天或只有陰天，永遠如一日，不會轉變。宇宙間用不着晴雨機，那機我的哮喘病，豈不是永遠沒有了嗎？唉，上天高了，他何曾聽見你的呼聲？他何曾俯准你的要求？不說了，祝你戰勝一切不滿意的环境。二當時我邊寫，邊哭，墨痕淚痕，滿紙都是。聽說那女母親同她真急壞了。現在想來，總覺波浪，致使家人焦急，這是我痛哭的第三次。

我實在太懦弱了，太無能了，哭有什麼用呢？然而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情感於中，畢竟非理智所能駕馭。

我們夫婦間的婚姻，雖是舊式結合，然而在互助互諒的原則下，還維持着相當的情感，所以十餘年來，尚無什麼隔閡。至於像新式婚姻的那種整日相偎相依的情態，我們還是一望難莫及。我乾脆點，實在也沒有那種資格。年來她婚慶事的辛勞，已憔悴了不少，女兒潔已七歲，在國小讀書，小兒璞已近五歲，整日蹦蹦跳跳。

。毋親及護。因有她姊弟的活潑天真，增加了不少的快樂。

我從高中卒業以後，又經過了一次短期的師資訓練，就在教育界服務，將近十年。在個人歷史中，整整佔了壯年的三分之一。因服務的處所，經費，待遇，環境種種關係，成績毫無表現。每一回憶，殊覺汗顏。然而我始終認定：

(一) 做一件事，要不敷衍，不塞責，要盡力之所及，而盡力為之。馬虎了事真苦幹實幹，時間相差無幾，結果則大相懸殊。

(二) 勸人家學好做好，不如以身作則。要社會國家上軌道，就要細胞健全。我就是社會中的個體，則我應該自己健全，并努力站在自己的崗位。

(三)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替社會做事，間接就是替自己做事，助人即助己，數年來僕循此為做事準繩，不稍變異。但是學力不足，經驗有限，以致我有了幾個缺點：

(1) 面軟是我第一大缺點。一件事情，明明是假的，人家說得津津有味，天花亂墜，一俾真理被人污蔑了，曲解了，我雖在場明明曉得，因怕人多心，怕得罪人，竟隱忍了，不利正人家。結果不是說話人倒霉，就是被說的人受害。

(2) 過慮是我的第二大缺點。一件事情，思來想去，結果缺乏決斷力。

### 往事的回憶

身世自述

(3) 缺乏自信力，是我第三大缺點。一個機會到來，不會把握住牠。且又缺乏領導力，以致前途不能發展。我做事的觀念，雖不十分壞，惟缺點太多，所以至今仍一事無成。

我在課餘之時，回思及往，瞻望將來，我呆住了。「茫茫一片，何處是我歸宿？歸家鄉？」清脆的歌聲，喚醒了我的靈魂。「努力呀！努力呀！」啊！啊！要努力嗎！就努力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脫稿於貴州威寧太平小學——

身世自述

劉安仁

鎮雄是在滇川聯界的邊隅地方，因為交通很不便，所以文化非常低落。因此不幸的事件時常發生，尤其我們這甯馬坎更甚些，除了五家有勢力的而外，餘者全都是無知的老農人，地方只一出事，都得由地主主持處理。

我就是生在這裏，我的家庭，從前經祖父及父親的一生勞碌經營，乃購得有一五十石租子的田地，那時全家只有十餘口人，每年的用度，二十石就夠支持了。不

料在三十年前，那些惡人眼見我家，如此的豐衣足食，竟無緣無故的，將我祖父及父親捉去，實行拷打，萬般非刑拷打，硬要出錢才釋放。爲了受苦不堪，立字據將家產全行付與對方，才得保全生命。後來生我的時候，祖父已逝世了，三個叔父已分居了。而我的父親因那次的損失，將眼睛氣壞，不能完全看得明白，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全家的生活很困難，都是靠兩個哥哥去幫他人來維持生活，漸漸的下去，我與姐姐及弟弟一天比一天的長大起來，稍可補助一些，同時又添了兩個嫂嫂，我到十二歲時，家庭已可支持了。於是父親想着，送我與弟弟讀書，那時我地只有一個私塾，我們就在這私塾裏讀了三年，第四年的上季，這裏就開辦了一個初小，於是才受到稍新一點的教育，但是仍免不了要讀儒書的。在初小畢業後，除將正科書讀完而外，一共還讀有四書、幼學、詩經呢。

十七歲的那年，我就同父親說：「我要去升學」，父親還未回答，兩個哥哥已經回言不許可了，叫我在家里耕種田地罷了。雖然我再三的要求，他們總是不答應。後來我又勉強的去同父親說，才准許了，因此我才得着到本縣的城裏去進高小，至於兩個哥哥暗裏當然是很不喜歡的。

在高級小學讀到將要畢業的時候，家中傳來惡消息了，說父親病得很利害，怕

## 身世自述

的是不能好了，當時聽得這個信，我竟不知如何才好，想回家省親就不能舉業，倘不轉家呢，又恐怕不能再見親顏，想了許久仍是找不出一個好辦法來，只好收拾行李施里，但剛到家時，父親已不能說話了，他只有用兩目來視我，好似在可憐我似的。在這剎那的時間內，他的呼吸漸次的弱下了，末尾很大的吐了一口氣，就此離世去了，那時我們全家都很悲傷，猶其是弟弟與我，更傷心悽慘的像淚人兒樣。想到在此環境之下，父親一死去，我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了。後來將父親埋葬了，過了百日的孝期，而學校裏的考期已過，我意欲到校繼續讀書，但是家庭已變了樣，兩個哥哥再也不能許可，萬般無奈也只好服從兄命，但從此我的苦命就開始了。

第二年強迫我結了婚，且隨之而分居，我盡力的不贊成，但終沒有力量阻止。分居時只得幾石糧食，沒有其他任何物件，無奈只得含淚料理組織小家庭應用的一切器具，同時將母親和弟弟接來同我居住。俟家務整頓得稍有秩序後，已將糧食全行買來用完了，此時，我真是無路可走，幾乎急得想自殺呢！想與他人借請資本做生意，因為成了窮鬼，他人沒有答應的，所以更是走頭無路了。到了這個地步，已將人間的苦味嘗遍了，才知道社會是多麼的無情呀！金錢的魔力是多麼的可怕呀！此時還有何人來可憐我呢？天啊！社會上是一樣的人，為什麼有如此的不平呢？然

而我不敢怨恨天，我只得埋頭苦幹的我竟將奉之幸福，打破一切的惡劣環境，希望他人的幫助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好不顧一切的恥辱，暫將我妻子的嫁奩一床被蓋，及一籠我地的土麻布帳子，拿去出售，換得法幣一百二十餘元，用此款作資本做點小本營生，以維持生活，但却又不惜得買賣之道，兼之自己才二十餘，更缺少經驗，所以每次還不敷伙食，終於將資本都吃光了。

到了今年，本地初設立中心小學，幸得有熟人的維持，去任一個教員，月薪舊薪金，除却伙食，只有國幣四百元，這樣昂貴的生活程度，而薪金微少竟如此，但我却並不灰心，總希望從教育上去着手，改造此地之未來社會，希望將來兒童不再像我家受到惡人的打掃，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剝削，更希望再沒有像我們弟兄宏心的事件生出，那麼我雖說窮到了這個地步，來在教育只得此微薄的薪金，也是快樂高興的。

天下斷無易處的境過，  
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會國藩

身世自述

我的縮影

# 我的縮影

周君友

「回憶兒的趣事，何等的使我神往呵！」

今天（陰曆臘月初八晚）正是我滿了十九歲的一天；也就是我踏上二十歲的開始，在我個人的生日，每年都是懵懂的混過，全未發生過一次回想，今天在這十九歲將過去而殘留着的刹那的片刻里，一切的記憶湧上了我的心頭——這是我在生日歲月的增加把我生長成的，時光老人的鞭策把我叱到今日——正是炮聲怒吼，腥風四吹，血火交織的紛亂世界——我居然在簡師畢業了，知識的獲得，雖然是微乎其微，然而自學的努力，於報章什誌中所獲知識，過火一點說，也可自認是尾隨時代了。可是長到今天的我，究竟經過了些什麼階梯呢？每個階梯反映於我腦海的印象又是怎樣的呢？為這些內在原因的疑難解釋，正是我寫這篇十九歲的縮影的理由，現在我得先來說一說我的祖籍吧！根據現在尚健在的祖母時常對我的敘述，只覺簡單的寫出於后：

我的祖籍原是四川高縣屬的嘉樂場，自從我的祖父因弟兄五六人難於相處，變

各自分道揚鑣，各自另尋出路，因此在幼時歡聚一堂的祖伯父們，到了成人的時候，竟海角天涯，各走一方。當時我祖父便貿易於鎮雄，娶我現在尚健在的祖母。我的祖母姓魯乃世家女，娶祖母後幾年，便又遷到筠連居住，爲了我祖父之嗜賭，竟將家中之儲蓄，盡行輸去，幸賴祖母之苦力撐持，撫育着我現在的父親，於萬分窮困艱難的境遇中，掙扎過活。於筠連四年餘，又轉遷於現在我們居住的滇東牛街，過了三四年，祖父病逝於四川高縣屬的樂善槽的姑母家，這時我的祖母的處境更加困苦了，寡婦守孤兒，再加之家中一貧如洗，這是何等可怕之境況呵！然而我祖母却有堅韌奮鬥的精神，隻手支持家務，竭力撫養我的父親，那時父親才五六歲，祖母獨個兒賴每日替人洗衣服所得的錢以維持日需，一直到父親長到了十一二歲，祖母便送父親到糕餅舖學職業，那時的學徒生活真難忍受，不時打罵交加，於此我父親便氣憤去昆明學打草鞋，三年後返家，以此職業連同祖母替人洗衣服費的盈餘，蓄積了數年，始娶我的母親，母親蕭姓，牛街人，過一年後（即民國十年）的陰曆臘月初八戌時，我便出生了。

當我長到四五歲時，父親便棄業就商，正如陶朱公樣，因生意之如願，每次皆有益餘，便成了一個小康之家，到了今天，雖不能自認是一個富翁，但每年却足能

## 我的縮影

維持生活，這是歷年之勤勞所積。我這一篇沉痛簡短的敘述，是在我的腦海中永遠不能磨滅的，現在我之努力求知，過去家中的困苦情形給我激勵奮發不少，而對着這段歷史而苦學，雖不能一光門楣，也能使我為時代所拋棄。

## 回頭再來說我個人的小史吧。

我小的時候，是個身體孱弱的孩子，毒瘡和病魔時時攻擊着我，在醫藥不發達的我們這個閉塞的鄉鎮裏，簡直沒有良好的醫生，父母們只是崇拜偶像，保守着神權時代的氣味，不能解決的事情，總歸諸天命，在這樣的場合裏，不知犧牲了多少寶貴的生命。

毒瘡，它真是我痛恨的厭物，它阻礙了我不少的理想事業，不說別人，不知道，一小點毒瘡為什麼會阻礙人的一部份理想事業呢？

出生後的我，不時都被瘡癬病魔所迫害，最痛心最危險的便要算四歲時候的一次了。現在我雖十九歲了，然而從四歲時一起的事情，尤歷歷在目。當我四歲的時候，我的右眼角（近鼻處）生了一個毒瘡，那是很危險的，在最初的時候，右眼只是腫痛而閉着，左眼也微腫痛了，當時我的右眼球幾手因而吊落出來，眼珠已經突

出了眼眶，膨大到幾乎一倍，這時眼球也隨着劇烈的腫痛了。並且已經腫得看不見事物了，這不是已經成了一個瞎子嗎？光明不是和我永訣了嗎？幼稚孩子的我，整天整日的叫痛，害得我的祖母同父母親真是着了慌。或天成日的祈禱於偶像前，一方面當然也請了醫生給我治。唉！駭人呵！感謝上帝過了半月餘的黑暗地獄生活，始能見到和我已將永訣而渴望的光明，瘡雖好了，然而我竟因此而成了一個近視眼，做事時極感不便，還是我引為恨恨的終身憾事。

六歲我開始進學校過讀書生涯了。唉！「讀書」在幼孩的腦海中，哪裏有這個觀念？無疑義的是圖學校中兒童多好玩吧。「周君友」這個名字，是我在家中時，叔父與我取的。然而我們這個地方，雖然已經是民國十六年了，一切的事情還都支配在封建的殘餘勢力下面，真個不自由，人們還是固執成性，帶有些專制色彩，尤其是專們唸舊書的老先生們，更是利害，對學生簡直如牛馬似的施行鞭打教育，「黃金條子出好人」，就是他們處罰學生的借詞。在這樣陳腐的場合裏，不知推殘了多少聰明伶俐的孩童，這樣所造成的結果，使兒童生了「怕老師」的心理，便不想讀書了。記得七歲的那一年，爲了「怕老師」，便將書篋放在側所旁隱避，外躲老師，內哄父母，後來被父母查覺了，曾受到一次打罵，好在這次老師幸未覺得，便

## 我的縮影

又鬼混混混的乾讀白眼書，看見字便認不得，至今思之，惟有悔氣。

後來又曾在一位私塾的老先生門下讀書，記得讀的書有「三字經」、「百家姓」等類，還未讀到「四書」，有一天的下午，和我相鄰的一位學生，他的書上忽被別人丟上一濕紙團，將書浸濕，此同學便誤以為我作的，告我於這位老先生處。這位老先生，性最嗜酒，這時又正當他酒醉之際，便大發雷霆，如貓捉鼠似的掙着我的耳根，不分青紅皂白，全不問明理由，而如劊子手似的將我毒打了十餘分鐘，腳腿子登時腫了硬起來，以後我便不去讀書了。後來在第二年春季（八歲時），便入新學讀書。先生還是舊式的，也是乾混了事，下午復讀於另一所私塾，老師雖然更換，然而還是那種老派頭，仍是奴化教育，干涉學生學游泳呀，不准作有益的遊戲呀！專門叫人讀死書，最令人想起發笑的一件事情，便是這位辦私塾的教書先生，爲了避當時新學的視察員來巡視起見，便私造了一張小黑板，暗里告訴學生，如遇視察員來巡視時，各個人便將所讀之一切陳舊的書籍藏了起來，開始另外假藉教那連亞刺伯數字都寫不好的算術，以爲是他在教新學。這套把戲只好用以哄鬼，視察員走後，便又開始他本來的面目了。

小時讀書，我真走了一些曲折路，比如今年父親送去讀舊學，明年又去讀新學

，老是相互更換着，簡直沒有前進一步，直到十歲時，才開始向新學的一條路走，所以我現在竟連「四書」都沒有讀完（只讀到先進的一半），「幼學」簡直沒有讀過一篇，所以舊文學在我的腦海中的印象比較少，還是少和它接近的緣故，因此，就是入師範的時候，也來用過文言文寫文章，我說它太不普遍化了。

話又說回來，十歲時的我，方才讀初小四級，由於當局者仍出身於八股，一切教材，和教法，仍因襲着老法子，從未受過新教育之洗禮，哪裏知道什麼兒童心理呵！奴化教育仍施於常時，這是因為這兒的教育人材缺乏，沒有受過新教育的老師。

十二歲時，我始得入高小唸書，使我最痛心的是學校當局，不僅人才不良，竟還鬧着恐慌，設備嗎？空空如也，簡直沒有一點可言，書籍都是向前一班讀過該書的同學購買，校中沒有經常地向書局里購買教科書發售給學生，校中的校長和老師，每年或每學期，皆因組織未能完全常常更換，這樣一來，對於我們學生便有了很大的影響，比如第一學期的校長和老師教我們的書是高級第一冊，第二學期換來的新校長和老師卻不繼續授起，他們又從第一冊授起，這不是又將原路重走一次嗎？最可笑最痛心的事情硬要算那兩件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沿於校中有一季竟找不

## 我的縮影

到教員了，除校長個人外，只有教員二人，因此便去延請了一些全無學識的人來教授，比如從外面請來的一位算學老師，竟把二十餘位的乘法去教小學生算，談何容易呵！

我們是住宿校中的，教授我們的老師也同住校中，有兩位老師竟在學生睡靜的深夜里，被酒弄醉了，大吹哨子，招集學生，無理的藉一題目，便問難從睡夢中帶着惺忪眼睛的人們，試想怎能解答這些難題呢？於是便藉以打學生了，這不是冤枉嗎？

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季又另換來了一位校長辦理，這位校長卻稍好一點子，曾率我們作過秋季旅行兩次，管理分外嚴厲，可幸的於民二十五年春季破題兒的蘇良會致畢業了（我們這兒——牛街是分縣，蘇良是正縣，牛街學生從未去會致過）。

小學算是畢業了，升學呢？家庭是個舊式的家庭，他們不放心我遠涉關山去異地讀書，就是這樣的苦守梓里混下去嗎？又埋歿而毀去了我的前途，問題是漸漸的湧出來了，徘徊着，苦悶着。

幸福的消息從無路可走的地方又與我開了一條新的道路，那便是滇省府爲了開發邊地教育而設省立簡師於牛街，這是我的明燈，我便於是年放進了簡師，這是

培養師資人材的學校，爲改造現實而誕生的，教育國家新生的一代。

校長和教員都是省委的異地人，受過新知識的洗禮，是真心爲辦教育而來的。當然他們和我們小學的教師的相比，真是天淵之別了，這回我們好像從地獄走進了天堂。

我沒有天才，只有勤學，這是我用以克服天才低的法門，所以每次大考，我的等第總是微有上進，這是我自慰的。

去年春季我居然畢業了，沒有升學，我主張自學，所以我努力自修，研究我平日愛好的學科，我的自傳暫就此告一結束。

△——寫於二十九年陰曆臘月初八日——▽

## 我的讀書經過

楊明昌

同想到十四五年前，我所過的父母的撫育生活，是要比今天快樂得多了。不過我那些快樂，在家庭優良的同胞們三個來，也就算不的什麼快樂了。因爲我家裏本沒有所謂祖遺地，更說不到「根田」這個寶貴名詞，雖然父母雙親終年辛苦，一

## 我的讀書經過

生務農，可是除了一些山坡地之外，其他便毫無所有了。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牢記得我長大了才初進的福音堂湯立初級小學校時：吃的，穿的，都無比地粗糙，簡直簡單到再不能簡單的地步。

我在湯立小學校裏，滿四年的那年便勉強地畢了業。我是父母親的老大，就是弟妹們的大哥。所以除了我之外，其餘的都還很小，更不能幫助父母親做工。可是父親無論怎樣，都沒有耽誤我求學的機會，在初級小學畢業之後，家父便送我進高小學校，我感謝神的恩典，也感謝那粗糙無比的飲食，能刺激我勉勵我，使我爲着今天的苦楚，將來的成就，一天一天的自覺的加倍努力，於是年期滿了兩年時，又在高級小學畢了業。

雖然高小學了業，可是無法再升學了，只好孑孓揹着鋤頭在家裏幫助父親工作，父親爲我不得升學的這件事，費盡了心思，但總覺得經濟力太薄弱了，不能再升學了，於是我火熱的求學興趣便陷於絕望的地步。可巧敝縣這一年教育廳公費學校推廣來臨，隔敵村一百里左右的地帶也有了一個省立環洲小學校，我一看見招生廣告後，便一面自斟酌，一面向父親求許可。這時父親也不再三斟酌，多多負債勉強答應，便送我進了省立環洲小學校。

自從進校之後，在附屬師資訓練班肄業，自知家裏窮苦萬分，讀書不容易，因此格外勤奮，又加以學校規章嚴緊，兩年後又畢業了。到了今天已到了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到了我個人求學途程終止的境地，因感到教育有闕抗建大業，乃毅然獻身教育。充當兒童們的小先生，我希望田家良師，時常指導我這個無經驗的小先生，使我能夠應付現代的潮流，不至於盲目瞎撞，誤人子弟，那就真感激不盡了！

寫於雲南武定喜蓮鄰福普堂

## 白世光的自傳

我自畫光雲南墨江人，現年二十八歲，獨自爲生，家庭還未成立，家中代代的職業是務農，只有我的父親讀過幾年書，識字也不多。當我小孩子時候，因父親多處在找衣食，顧不得兒女，因此各自東漂西流，討生求活。到了九歲時，父子又得見面，但不得同居，舉目無親，與無衣營親人，無食存哥弟。後來不覺父子反得同居，自己還買筆墨，學寫字，又因困難應徵入伍幾個月，退伍後自靠天父，信基督

白世光的真傳

。誠心讀書，善用己心，讀書求知。

青年時期，重要有趣的事，是學會了幾個字，就放心大膽的學寫信，不料寄的信有回信，就膽子大起來了。至民國二十八年，仍沒有結婚。二十七八年，定讀田家半月報，好比得着學校裏一位最好的老師，真的，謝謝天父，又謝謝田家，但人家說謝，有禮有字，我連空話都沒有，這是我的實情。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成就；老天決不負苦心人。所以一個人只要能奮鬥，有毅力，終有一天會結出果子，現出成績。

齡九

# 安 徽 省

## 我的自傳

呂朝陽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加六14）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於我軟弱的事便了。」（林後十一30）  
 看到田家半月報的徵求讀者自傳的啓事，有些時候想寫點關於自己的事，心裏很想把自己說得很體面，但是又覺得自己吹自己，無奈太可笑了，但現在我忽然又寫自傳了，其動機完全在傳前的兩節聖經。

我是安徽阜陽東北三十五里插花廟集的鄉下人，今年三十六歲，我先祖父（何年已不悉）在浙江蘭谿內地會堂傳道人，我在七歲的那年，便同父母兄弟爺都到浙江蘭谿去，過了一年的光景，因我父母不惜那邊的生活，及其他的原因，他們便都回安徽了。我是因爲巴教士的憐愛，對我祖父說：不要叫我回去，因此我便獨自一人留在浙江蘭谿內地會的中學校讀書。

我的自傳

## 我的自傳

說到巴教士（英國教士）她很愛人很能幹，有毅力，他還有醫學的技能（我只能記得她的這些），大概在我十二歲受洗的那年，她便與世長辭了。在當時，凡是認得她的人，沒有不同深悼惜，假使她不死的話，一定要幫助我竭力求學。

我受祖父的儉省，忠實很大的影響，我到現在，仍不時的追憶與模彷彿。

我小的時候，是懦弱，老實，安分，而念書聰明的小孩子，我很想做一個典型的基督徒。現在把我的情形報告一下。

我在浙江蘭谿內地會初小畢業後，便到江西玉山內地會培德小學求學。沒有畢業，因為反對外國人，只有七天沒有舉行畢業考試，便被革除了。在當時反對外國人，也不過是打抱不平仗義執言的行爲，其實外國人很喜歡我，曾對我明白表示要補助我升學。但我那時，以依賴外人爲恥，便拒絕她的一番好意。（她是德國女教士現在已去世了。）後隨即到浙江嘉興秀州中學，因爲自己受了刺激，不久便去江西饒州博愛醫院習醫，北伐之役，隨西人由滬返浙，在浙江金華福音醫院兩年，十七年秋返皖，在家鄉以醫問世。十九年兼插花廟高小教員一學期，於十九年下半年到城內（阜陽）友太廖漢南所設之民生醫院幫忙。二十年遷安徽臨泉（其時尙爲臬署轄屬之沈邱集於二十四年設治），我現在在社會上略有聲望，尙能得到社會上的

好評與信仰。我除了行醫外，又獨自完全負擔泉內地會的一切責任，房屋經濟完全由我維持，我的錢也不時捐於國家，例如黃災善，寒衣，慰勞，救國捐等。我現在立志救主的大能，做一個完好的基督徒，並做一個愛國愛社會的基督徒，所以我的錢（因我本是窮人）：一為基督用，二為國家用，三為社會用。我現有一子一女，但決不給他們留遺產，不過我要盡我為父的責任，領導他們到基督面前，並教育他們到我的經濟力量的最高飽和點，我也不希望他們將來養我的老，只要他們能榮耀上帝，在社會上作一個基督化的好人，我便心滿意足了。

說到我的家庭的組成（結婚），我現在仍感覺很有勇敢，很有價值。我自結婚（那是我個人已三十歲）是我堅決主張的，我妻係走來，並無驕車，在禮拜堂行宗教婚禮，並沒花一文錢，恐怕人都不信，但我以基督徒的人格說話，一點沒有虛言，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教會很困難，我省了七十八元完全幫助教會了，同時我以爲假面子無所謂，所以便堅決的決定廢止虛文，把有用的錢作有用的事。

有許多人看我很不通人情，實在的，我的智識學問太少了！不過倘若沒有這些基督教訓，及公民道德，那末，只得由人笑罵吧。

## 丁在行小傳

我這種精神，並不是我給這樣（其實我也是一個自私卑鄙的人），我要以這兩節聖經作我自傳的終結。而我們有這寶貴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章九節）「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林前一章二十九節）

## 丁在行小傳

丁在行字信之皖北濠城人，生於民國前六年，祖父時家道中落，漸貧無立錫。五齡時遭饑年，終日不得一食，雖生與族，亦難療飢，因貧窘間懸有鴻溝，人情春冰，鮮有人肯傾半瓢之粟，以濟飢寒，二歲弟根，病飢相加，未幾而殤，正所謂：「黃連苦，貧窮更苦也。」無何父外出，母亦備他處，行隨寄養外婆家，外婆母係一孤孀，無恆產，僅靠十指糊口。家境至此，死亡，曠靜，何堪嗟傷！藉具惻隱心者，聞之能不酸鼻乎！

行雖幼小，記事甚早，每憶身世，輒自飲泣。有時竟在夢中失聲，極抑鬱不歡。九歲時，見鄰人子讀書，羨慕焉，立志稍知書，即投身商店學一技之長，可以養

羅足矣。商得外祖母同意。以最低之束修入塾啓蒙。因衣履之不週。常被同學藐視。爲醜態之不盡。迭遭先生白眼。行只有忍氣吞聲。自嘆命薄而已。嘗則館中收帳。夜則隨外婆製紙。謀蠅頭利。恆至斗轉方寢。至弱冠。略能書算。亟待有人援引。奈無故。長此株守。亦非善策。年十九。輟學遠奔。投軍旅。拔入軍校。習砲科。游爲陸軍准尉。在職務上時刻警惕。勤儉自持。不憚勞苦。尤恐隕越。每見同事涉於遊樂。則心中惴惴不安。恐爲其誘有負初志。月得薪餉除必需用項外。儘匯家中。此時正反對基督教最烈之時。香誤認教會爲文化侵略之機關。家社解歸（東城東南百八十里）。日久稍能溫飽。迎外祖母至歸家焉。民二十長假返里完婚。未幾出。爲商三年餘。感於社會人心。奸詐百出。私怨橫流。憂憤莫名。幸遇良機得借從前所反對之耶穌。方知自己所犯罪惡。並不次於他人。從此棄商。獻身爲主。

七七戰起。寇軍犯境。攜眷並同道數人。輾轉入川。仍繼續向各城市。漸。偵。見證基督教人講道。以期光照人心。驅逐黑暗。雖經困難。均靠主勝過。願將區區心血澆奠主前。方不虛此生。回溯往事。三十年如一日。從未忘去本來面目。今不揣鄙陋。略述生平。尙希友好同道有以教正。

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記於四川隆昌廣門美聯書堂

丁在行小傳

二十歲生活之回顧

江西省

二十歲生活之回顧

李祖泰

我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我具備着時代青年應備的條件，與完成我的抱負的條件，並不因我僅僅受到淺薄的學校教育及現在所處的低微職位而有所動搖，相反的「出自布衣方見異」的勇氣，更是我用來警惕我驕傲特性的唯一武器。

據說我四歲的時候，叔父逝世，我同母親告別住在南昌的祖母，遷回距南昌六十里的故鄉居住。母親有暇喜歡念佛，有時高興也對我談談深奧的佛理，因果循環之道，當時雖好像對牛彈琴，但事實上早深播下使我對佛尊崇的種子，尤其令我不能忘記的，是母親常把對我殷切的期望告訴我，希望我儘像競豪大學畢業後，做縣長，或者做一個帶兵的官，將來支撐門戶，光耀家庭。

記不起那一個陽曆年節，我同鄰居的朋友踢毽子，他恃着比我大一歲有力氣，抵賴他輸給我的東西，被我一拳打得吐血，他的四五個年少力壯的伯叔父親痛憤他還有的是個兒子，二十九晚上，持鎗刀和棍鞭奔我家裏來，不是母親把門關得快，

幾乎衝進屋來，演成血案，當晚我吃了母親一頓很厲害的抽香，所以我對這件事，特別記得牢。次日經母親派人講和，三十晚上，送給他十五担田的文契，及家裏準備新年接客的二百塊錢，這件事才算平息，自此母親康健的身體，就常常生病，這是母親致命之由，也是我痛悔不及的罪惡。

次年春，爲避免事件或再行轉變，母親把我送到南昌讀書，第一次同別了數年的嫡母見面，嫡母面上就有淚痕，最後嫡母生硬的喉嚨裏吐出了：「我三個小孩子，只你前途不堪設想，惠中學今年畢業，獻也在進學堂，你能否進中學都成問題。」……接着一串串的熱淚掛在嫡母慈愛的面孔上，自後我才知道我是嫡母的。

在高小讀了三年書，畢業的時候，母親同嫡母非常高興，因為我會由小學四年級直接升六年級，追過獻弟一級，省會小學會考，又列入甲等。該年更入省立第一中學，入學後三星期，嫡母病故，遂又同惠哥、獻弟扶柩返鄉，此後即未返省，我的學校生活，到此算告一段落。

七七抗戰展開後，母親力主爲我完婚，不管厭我家裏漸漸窮的岳父母，我與愛我的妻在緊張的局勢下舉行結婚儀式，至敵人陷金陵，下九江，又適值母親老病復發，在母親與妻千萬聲催促中，單獨束裝就程，赴表哥通之召，避難湖南桃源。前年

### 三十歲生活之回顧

## 母親最愛的一個

由湖南芷江入空軍服役，後又遷來成都，現在正負着一部份救國的重担，以振興實業爲前提，站在工人軍事化的場合，貢獻我微薄的能力，克盡我個人對國家民族的天職。

母親即在我由桃源入芷江途中忽然長逝，距我離家時纔三月耳。自後我笑面常開的母親，數佛珠的母親……常終夜與我夢中歡聚，偶爾醒來便回憶起過去的一切，似無窮盡的泉淚，總是浸濕了我枕頭的半邊，造物者啊！爲什麼註定着我的平生歷史中必須增多這麼慘痛的一頁？我用什麼方法來安慰我的良心呢？慈愛的上帝，請你告訴我啊！

回顧我短短的二十年人生過程中，雖然滿目淒涼，陰霾四佈，但整個國家前途已現出無窮希望，我的素志或者得以實現了。

## 母親最愛的一個

余提多

我的母親今年四十三歲了，有着十二個小孩子，男女各半，因爲生育過多的緣故，母親的身體很是軟弱，時常生病，至今還是整日躺在睡椅裏休養。

我們這十二個小孩都是由外祖母一手接下來的，小的時候，我不知道外祖母是什麼人，後來母親告訴我說：「是母親的母親。」外祖母多好啊！帶大了母親，又帶大了我們。所以母親這樣愛我，就是外祖母遺傳給母親的，母親愛我們，尤其愛我。

我生下來的時候，只會哭，母親慈愛的撫育着我。只吃了慈母三個月的乳，母親便爲我找來一個很好的乳娘。母親說：「乳娘的性情和乳汁是很關係嬰孩的。慈母多未愛我，我生下來，外祖母和母親便爲我祝福，做禱告，求天上的神保護我，易長易大，將來爲主作工，宣傳主的福音，賜我聰明智慧，像所羅門一樣。乳娘在我們的家裏，乳育了我三年，其中都是母親照顧的。乳娘來家沒有半月，便懶了起來，帶我也糊塗了，慈母每一看見，總是很難過而且安慰的教訓乳娘，叫她好好帶我。慈母因爲愛我，沒有乳，只好耐着性子教訓乳娘，一天除了照應哥哥和姐姐外，大半功夫都花在我的頭上。記得在我二週歲的時候，生了一場大病，很危險，慈母就一天到晚招呼我，臉上雖然沒有憂愁，但在背地裏，却是時常哭泣，後來幸虧請來了一位好醫生，才治愈了我的病，慈母才放下了心，很快活地吻着我，並感謝神的大恩大愛。這些事情，都是母親在生了第四個弟弟的時候，對我講的，我正是

## 二十歲生活之回顧

## 母親最愛的一個

五歲了。

六歲時，母親便送我入了附近的小學讀書，爹爹公事很忙，無暇來顧及我的讀書問題，就是我生大病的時候，也是看看就走的。初上學的第一天，母親牽着我的手，母親的另一隻手提着一個書包，在學校裏拜見了老師和同學，母親懇切的請求老師指教我，招呼我。母親走了，此後我住在母親的教訓和學校的教導下努力讀書，做個好學生。有一次，我不知怎樣的逃學了，回到家裏，母親溫柔地說：「逃不得學呀！努力讀書呀！下次再逃了，就打你的屁股！」我聽了之後，感動得很，此後便不再逃學了。

慈母待鄰舍非常的和藹，寧可自己的小孩子不要緊，先送東西給鄰家的小孩子吃，慈母愛我們，也愛鄰舍的孩子如愛我們一樣。

慈母時常引證聖經上的金言：

「你願意人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

「聽命勝於獻祭。」

「不可罵人，心中要常有喜愛人的心。」

慈母循循善誘的教導着我們，我們是基督教化的家庭，天天規定時間唱聖詩。

唸聖經，做禱告，早起，晚睡前，都要喊外祖母和父母的早晚安。待人要謙和，兄弟要彼此相愛，聽父母的話，敬愛父母，要愛人如己，口裏要常說好話，一句惡言都不可出口……慈母時常於家務之暇，這樣教訓教我們。慈母並且說：「聽話的都有獎賞，不聽話的就要挨打。」在慈母這樣的訓誨下，我們十二個兄弟姐妹都相親相愛了。家庭之中有一種嚴肅而活潑的好景象。

第十二個妹妹生下時，慈母的身體孱弱多了，家務便由外祖母和較大的哥哥，姐姐們担負。

我們的家務雖然由較大的姐姐担當了，但是大部份還要慈母指示我們做，以慈母過去的經驗引示我們：這樣做，那樣做，我們實在得到治家常識不少。

夏天到了，慈母便爲我們把做好的單衣拿出來，每人都穿得整整齊齊的，褲子就洗，鞋子破了就補，衣服破了便縫；都是慈母和太姐姐負責的，一天到晚很少休息。冬天到了，棉衣棉鞋又預備了，惟恐我們怕冷，叫我們少到外邊去玩，要好好保養身體。慈母很辛勞。時光爲慈母的額上刻下了皺紋，慈母老了，慈母是爲我們而衰老的。

慈母愛我們，偉大的母性的愛，是何等的良善而廣闊呵！慈母愛我們，也愛一

母親最愛的一個

## 母親最愛的——一個

切的人，即使別人不愛我們或是怨恨我們。慈母還是以基督的愛去愛他們，扶助一切軟弱的人，盡自己的本分，為他們做了神的工，叫他們歸向主，結出好果子來。

慈母現在是病了，天天躺在睡椅裏。慈母的愛是無止境的，是偉大的。慈母傾盡了她的愛，為我們，為人羣，為主作神工。如今母親病了，神啊！求你伸出聖手，醫治我的慈母，使我的慈母更能堅強的站起來，繼續慈母的志向，完成慈母的期望。

慈母對我們說：

「孩子啊！神賜給了我你們這許多小孩子，要我帶大你們，教育你們，使你們都能成爲神的喜愛的小羊，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爲神作見證，不要被壞的環境所驅使，違背了神的旨意……！」

我們很誠懇的哭了。我們立志完成慈母對我們的希望，做神的好小羊，做一個有用的人。

我們很爲自己慶幸，有這樣好的慈母，我們覺得世界上除了母親的大恩大愛外，是沒有別人會同樣持我們的。

慈母在我們做了不應當做的時候，總是以神的教訓來教訓我們。

慈母啊！我們十二個小孩子，是如何的敬愛你來神佑你快快痊愈。啊們！

——三十年十月十三日寫於素和基督教家庭兒童自治會

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養家之本；謹慎，保家之本；忠孝，傳家之本。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

——宋 儒 語 錄——

母親最愛的一個

一個貧苦的孩子

## 江蘇省

### 一個貧苦的孩子

蔡啓光

我是江蘇人，生於一個很貧苦的家庭裏，我有弟兄二人，我是長子。我的父母最不喜歡的就是我，我的弟弟是我的父母最寵愛不過的，愛得如掌上明珠一樣。我想一定有人問：「你的父母爲什麼不愛你呢？」那只有天曉得！從我一降生到這世界的時候，就遭了不幸，父母欲將我置於死地。我的家門口，有一條很長的河，我生下來的那天，我的父母要將那小生命的我，丟在這條河裏，幸有鄰居多人搶救下來，後來由祖母嚴氏撫養我，把我送到代奶的人家寄留。我不怕讀者的恥笑，我坦白的將我的祖母介紹一下，她是給人家做老媽子的，應每天給人家做工，每月所得的工資有限，將她辛苦掙來的工資，撫養這小孩子的。我這位祖母是多末慈愛啊！

這樣的辛苦了七年，在七年的中間，祖母不知費了多少的金錢和精神！從第八年起，祖母與我的外婆商量，將我寄留在她家，蒙外婆允許，祖母將我由代奶的人家領出來，送到外婆家裏。這時，我已能記事了，我的生活環境，也一天比一天的

好起來了。並且我的舅舅及表哥，每天教我讀書。我的家距外婆的家裏，有十幾里路。我的父母是時常到外婆家裏去玩，可是父母一見到我，就是氣沖沖的。我見了他們，如貓兒見了鼠一樣，氣都不敢喘。過這樣懼怕的生活，六年之久，這時我已十三歲了，在這一年中，不知怎的，父母有了愛我的心，想把我領回去養；我的祖母是不放心的，後來父親再三的祈求，這樣，才將我領回去。祖母曾對父親說：「你領回去，教他好好作人，將來也是你的光榮。」祖母說這話的時候，淚如雨下！

我在家裏約一年的光景，父母對我倒沒有意外的待遇，過了一年多，有一日他們的狠心復發，我的母親和我已吃過夜飯了，父親這一天沒有在家，母親就留了一碗稀飯放在鍋裏，對我說：「孩子，你的爸爸回來，將這碗稀飯給他吃啊，我出去散散步就回來。」母親剛出去，不一會父親從外面回來了，我就將鍋裏稀飯送給他吃，不料我不小心，把稀飯潑了些在棹子上，他就大大的發怒，先把我一頓的苦打，打過了之後，要把我推下河去。幸有很多人拉着，但是我的父親還是死命的拖着，我的一隻手，不肯放我，意欲折斷我的手，這時有很多人圍着我們父子二人，只聽得骨頭響了一聲，才放了我，這時我的手已不能動了。當時並不覺得怎樣的痛，後來痛得很厲害，在這苦難當中，我那慈悲的祖母又來救我了，送我進醫院。醫生

### 一個貧苦的孩子

生活短述

檢查後，方知骨節受傷很重，醫院住了兩星期，方才痊愈。

從醫院出來後，我的祖母欲把我送給人家做養兒子，我的父親是不肯的，但是他又不能再養我了。在這兩難之間，我的祖母就想了一個妥當的辦法，將我送在一個寺院裏，做了小和尚，由此，我與佛教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佛教的教理，我也明白一點兒，和尚的味道，我也嚐過幾天。我想讀者讀到這裏，一定要發問：「那末你是一個小和尚了？」不錯，我是個小和尚，可是我現在不是個小和尚了，我從一九三八年改變了。我現在是耶穌基督另外的一隻小羊，感謝主，我從前是最不信主的人，而且加以反對，現在祂用祂的慈愛，召了我到祂的面前來，為祂做工，我已經在主的面前悔改領了洗。還要格外的感謝主，祂教我在道風山研究祂的道，我願意完全奉獻給祂，榮耀歸於上帝。

——寫於香港道風山基督宗教研究院——

生活短述

劉長杰

我在二十四歲的時候，離開生長地江蘇浦鎮高里店鄉下貧寒的一個農人家庭，

承朋友介紹我服務於江蘇林場作植樹工作，那時因為環境不好，我亦不明白道理，常跟朋友一起學賭錢，抽煙，種種不好的事，所以弄到後來具月工錢不發用，這時候自己方知道覺悟「不該」，惟有聽了耶穌的道經，方得不少安慰，從此我就每天學禱告。蒙主領我到教會裏工作，因此同事們譏笑我給上帝迷昏了。

蒙主所召，當我二十七歲的那一年，感謝神，上帝果然允許罪人的禱告了。我拿了南京浦鎮聖公會江盤祖會長的介紹信到西安來，蒙慈愛的沈主教收我這無知的人為僕人。

我自到主教家裏來，有一次出去送信幾乎不能回來，把我急得要命，因在城裏的路走錯了，也是因為不識字苦了我啊。

後來承主教一家人都本基督愛人之精神，教我識字，讀經，禱告，我現在除養成宗教習慣外，知識方面亦有相當長進，淺顯的白話信也可以將就着寫了。我所得着的這些趕稿，都是教會給我的，為此情願獻身給主應用。

寫於西安聖公會

生 活 雜 著

### 蔣 委 員 長 語 錄

「……依中正個人對於國民革命前途的觀察，推究今日人心陷溺的原根，深信欲求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社會的改造，必須提倡耶穌「博愛」和「犧牲」的精神。」

「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是犧牲的，是聖潔的，是真實的，是向上的，是奮發的，而且是無在而非革命的。……」

——摘自我爲什麼要信仰耶穌？——

## 編 後 的 話

讀者自傳總算好歹出版了！徵稿時間不算，單從整稿到出版整整一年。書出版了，個人覺得了却一件心事，也鬆一口氣。

出版一本學者專家的名著，有了稿子，付印棧就算完事了。但是這本小書——田家讀者自傳——却不如此簡單。因為寫自傳的人，除極少數的曾受過正式中小學教育外，大半只是進過幾年私塾，或在中小學住過一年半載，而且還有整根本就未進過學校。錯字須爲之改正，字句須爲之標點；又因爲印刷費突形增高，頁數不得不有限制，故每篇文章須反覆斟酌，以定去留。及至付印，更以原稿大半寫得潦草率，編者自己不得自行負責校對，每篇至少須仔細校對三遍方能正式印。就是這樣，如果在平時定然不費多少時日，可是此時是戰時，章林的阻難隨時隨地發生，至終逼得失了信用，改增書價，面額計至遲二月間可以出版，竟又延遲到北平神，怪自己吧，確實是趕越了自己的力量，怪印刷機關吧，真說不怨，編者內心的苦處，只有「唾子吃黃連」是最好的形容。

編輯這本自傳，個人從整理原稿付印校對，直到最後的分析統計，全費二字。

## 編 後 的 話

編後的話

句的讀了至少有四遍，粗略翻閱有八遍。這是苦事嗎？不，相反的，個人更因之感到了難以形容的快樂與興奮。因為這樣才詳細的明白了每個作者的身世，親切的瞭解了每個讀者的個性。每讀一遍，即深深覺得無異於同知也朋友晤談一次。我們爲甚麼編輯讀者自傳，在本書開頭的序言裏有清楚的說明，用不着再重述，個人在這裏要說的是從本報的讀者自傳裏反映出幾個重大問題：

第一是民生問題——根據本書作者的自述，統計家庭生活困難者，計有七十餘人，佔全數百分之七十；據稱家道小康者，計有五十六人，佔全數百分之五。貧苦者二百零四人沒有一人是富商地主。這樣，從小說說，藉此可以推測田家的讀者至少百分之七十是貧苦大眾，真正鄉下人；從大處看，更藉此可以充分證明全國鄉下同胞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終年終身過着衣食不足的窮苦日子。這是最重問題，也是接痛事實。那一天，我們——全國最大多數的民衆——才能衣食不缺，生活舒適呢？

第二是教育問題——本書的作者，約百分之六十曾受過中小學教育（一二年級等），其中得入大學者，不過二三人，中途休學原因，百分之七十二係爲窮所迫。以窮而根本未進學校之門者計百分之十。這事實在鄉下人們的眼中是個個很清楚的

。沒有小學的地方且不論，即年年設有小學的鄉村，試想想究竟有幾個兒童能按步就班的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如果有人肯下工夫作個統計，一定會指出鄉村的孩子得受完全教育者是如何少得可憐！

「大奔奔」般憂心國家前途的有識之士，都認定「建設鄉村」為「復興民族」的基礎，是以「鄉村建設運動」一度會高唱入雲，實驗區，實驗區，也會隨之先後出現，這真是好現象。有一個時期，編者會非常興奮，認為我們幾十年來在苦悶壓迫的鄉下人有救了，然而，理想終是理想，事實一天一天的令人失望了。這原因是在中國的鄉村範圍太大，而鄉村中有知識的覺悟分子太少，只憑了外來的少數熱心人士，代他們想辦法，替他們建設，那力量太微弱了。因此個人深深感到建設鄉村，非緒萬端，但最基本，最切要的一件事，是加緊加速培養人才。從鄉村中培養鄉村建設的幹部人才。這當然不是件容易事，需要政府和社會團體共同負責計劃進行，一方面在各地普設各種各級職業補習學校，使鄉村不能升學的孩子，能利用閒暇時日有讀書求進的機會，一方面多設貧寒學生獎學金，鼓勵鄉村的優秀子弟上進，使他們不致因經濟的壓迫而埋沒天才。

一、鄉村建設運動如沒有廣大的有切身利益鄉村的自己人踴躍參加，是難得成功

反 的 話

的。過去的事實是夠反省的。

蕭蕭是宗教問題中這本白傳，作原當中，基督徒佔百分之六十。這百分之六十當中的基督徒作者，幾乎可以說全數是十之九窮苦的人，而且有幾位曾作過幾年乞兒，有幾位是鴉片煙鬼，還有幾位是幾十年來被人視為花外的苗胞。他們因為接受了基督教的福音，不只能從貧苦死亡中掙扎出來，而且有多人後來受了適當教育，做了教會中的幹部，社會上的領袖，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卻那那，湖南的楊重生，吳祖泰，陝西的龔重義，蘇軾軒，王信民，山西的武清林幾位。他們說：『我來是拯救喪亡的人。』這話真是不錯。

基督徒的福音，使灰心的人，精神振奮；墮落的人，心意更新；胆怯的人，不畏強暴；失敗的人，百折不撓；自私的人，為人捨己；本難當前，視死如歸。這話真新在，威武不屈；是非既明，富貴不淫。在本書中，這道般極不凡的基督徒的言行，充分表現出這種精神。這種福音，這種精神，是否迷信？是否我們中華民族今日所必需？讀兩兩明達之士肯虛心的想一想。

這本小小的白傳中，充滿了不平之鳴，充滿了悲憤的呼聲。編者個人是在長在貧苦的鄉間，貧苦鄉間的貧苦農家中的可憐人。本書作者的不幸，尤其是一般青年

朋友爲家境所困而不得如願以求深造的種種不幸，恰成了個人的寫照，因之有幾次不禁擱筆長嘆，而流下了同情之淚。「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天下的窮人也是同樣的一般可憐！

不過，若退一步想：正如顧頡剛先生在篇首序文中所說：「現在讀到田家報的，能寫自傳投寄的，都是些鄉村裏的優秀的智分子。也是幸運的智識分子。」這的確是實情。請閉目一想：在鄉間，多少人不識之無？多少人沒有進過學校的門？多少人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甚至終生過着求乞的生活，牛馬不如的生活？「窮鬼」不知活生生的吞吃了多少可造就的兒童，青年人，中年人……？我們能從貧窮中掙扎到能生存，能讀書識字，且能執筆寫出我們心裏的話，誠然是意外的幸運！我們不應該只拾頭往上看絕對少數的特別優享階級，我們應當看四週的無數的苦命同胞。我們應接受顧先生的指示，幫助他們也能至少成爲像我們一樣的智識分子。「天助自助者」，我們的地位不能靠着別人來替爭取，我們的幸福不能等着別人來替改善。我們鄉下人若不能從我們自己的隊伍裏造就出大量的優秀的覺悟的智識分子，用自己的力量建設自己的鄉村，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末我們的幸福日子，還是遙遠的很呢！

### 編後的話

編後的話

增高大眾的知識，加強大眾的自信力，促起鄉村智識分子的覺悟，團結鄉村大眾的力量，奠立新中國的基石，這是田家報出版的最大目的與企圖。我們現在編輯讀者自傳，最大目的還是這一個。

諾巴拉雜的說了一大堆，心頭雖然還覺得有好些話要說，但實在不該再拖長了只好就此打住。

最後特向自傳的作者及預購本書的朋友們致萬分的歉意：

- 一·未能如期出版。
  - 二·中途改訂書價。
  - 三·未能將自傳來稿完全刊印。
  - 四·錯誤未及詳細訂正。
- 除一二兩項的遺憾已無法補救外，其餘將來必有彌補之一日——讀者自傳將繼續出版續集，錯誤再版時定仔細更正。

本書的完成，賴以下幾位的協助良多：

夏省吾先生之爲封面作畫，周哲女士之代作統計圖表，華英書局印刷部朋友們的不憚煩的一而再改稿，都在這裏致衷心的謝意。

劉健

卅一，七，七。

於錦城田家編輯。



版權  
所必  
有究

田家讀者自傳 全一册

實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張齡 九岩

發行者 田家社

印刷者 華英書局

成都四聖祠北街廿三號  
四川成都四聖祠北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定價

四川省圖書館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八四號

